

第一
次世界大
戰史

第二世界大戰史

儲玉坤著

上海永祥印書館行

第二次世界大戰史

※-----※
版 權 所 有
翻 印 必 究
※-----※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五月四日初版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五月二十日再版

著 者 儲 玉 坤

發 行 人 陳 安 鎮

發 行 所 永 祥 印 書 館

上海福州路三八〇號
電話九二二一三

印 刷 者 永 祥 印 書 館 第 一 廠

上海陝西南路二三八號
電話七二七九八

本 書 實 價 元

自序

一本書的出版，不能沒有一篇序文；所以在寫完這本書之後，不能再寫一篇序文，以說明這本書從開始寫作到出版問世的經過。

我在黑暗之中，開始寫這本書，自以為「文章報國」，在抗戰期間，也是「一種神聖的事業」，和他抗戰工作，有同樣的重要。因此我把寫完這本書，成為我精神上唯一的安慰，而且作為我留在淪陷區最大的任務。所以我在黑暗裡寫這本書的時候，懷着一個極大的宏願，就是要「俟勝利來臨之後，立即就可以出版，不但是國內第一部著作，而且也是國際上最早出版的一本。過去我國出版界，常常要依賴外國人的著作，尤其關於國際問題的著作，大半是翻譯而成的。從歐戰爆發的一天起，我就立志要寫這一本書，為我國著作界開一個先例。

從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歐洲大戰爆發的一天開始，到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太平洋戰爭發生的一天為止，我搜集材料，埋頭寫作，完全自由，毫無問題；但至太平洋戰爭爆發之後，上海本來是一個孤島，到此便成為敵人的佔領都市，橫遭敵人的蹂躪，幾乎暗無天日，使我寫這本書也遭到了意外的障礙。就是國際新聞也喪失了自由，不僅外國通訊社不能自由報道，而且報紙也不能自由刊載。而通訊社所發出的消息，報紙所刊載的新聞，都是敵人所放的謠言，都不可以相信。當時我雖然仍在法國哈瓦斯通訊社任職，但是除了每天偷閱「密件」(Confidential) 而外，幾乎無法取得真實的消息，在這種環境之下寫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經過，當然是要不得的。因此便決定這本書的內容，偏重在歐洲方面，而將遠東太平洋的戰爭，略而不詳，擬另成專冊。這種辦法，當然是不得已而出此，可以說

是本書唯一的缺點，希望讀者原諒。我本來打算至勝利之後，另外寫一本中國抗戰史，但是日月重光之後，我的工作更加繁重，在新聞界，除了主持文匯報筆政而外，並兼任正言報新聞報以及上海中央日報的社論委員，平均每三天要寫社論二篇。在教育界，除了主持中國新聞專科學校的教務而外，並兼任之江大學上海法學院暨南通學院等校的教授；每星期担任了二十小時的功課，終日在外東奔西走，那裡還有時間坐下來潛心著作呢？因此這個缺陷就無法補償了。

這一本書還有一個缺點，就是對於大戰的結束，不及寫大戰爆發那末詳盡。其中原因，不得不在這裡說明一下。一九四五年六月十八日午夢，我在西愛斯路和平邨的寓所，突然來了五六個「不速之客」，我從夢中驚醒着，一聽就知道出了亂子，女僕開了門，聽見東洋人說中國話的口音，我一下床，就有三個人把手槍對我，不許我動，他們就在這個時候，檢查我的書台及衣箱，把我所有的文稿以及平時所搜集的資料，當作情報一樣珍貴的東西，一齊拿了去，所以這一本書也會蒙過難。我在瀛北憲兵隊居了十幾天，連天被毒打，灌水，電刑侮辱……盡了人間的苦楚，最後終於離開了敵人的魔窟，但是這本書的原稿，仍留在敵方憲兵隊長的台上，不許我帶走。

我脫險後，所有的朋友，都替我可惜，張國淦鄧孝可兩位老先生暨陳高傭費彝民嚴寶禮諸兄，都替我設法想把這部書救出來，可是無論如何，沒有辦法。直到勝利消息傳到上海之後，嚴寶禮兄和我同去見日本憲兵隊鈴木軍曹，才把這本書的原稿拿回來，但是所有資料一齊散失了。不得已只好草草完成後半部書。永祥書館於戰後積極擴充出版書籍的範圍，由范泉兄主持一切，他早已知道我化了八年的工夫，寫成這本書，便要我交給永祥出版，盛情難却，這本書便在永祥出版了。

自序

最後，我寫成這本書，得到內人俞炳璋女士的鼓勵與幫助不少，特此誌謝。

作者一九四五年四月十五日上海

第二次世界大戰史 目次

數 頁

自序

第一章 緒論	(一一二)
--------	-------

第二章 大戰爆發的遠因

第一節 世界資源重分配問題	(三一九)
第二節 獨裁政治的風起雲湧	(一〇一—一六)
第三節 戰爭發生的其他原因	(一六一—一九)

第三章 大戰爆發的近因

第一節 巴黎和約種下禍根	(二〇一—二四)
第二節 集體安全制的失敗	(二五—二八)
第三節 列強外交的縱橫捭闔	(二八一—三六)

第四章 歐戰第一階段

第一節 歐戰爆發的導火線	(三七—四九)
--------------	---------

- 第二節 波蘭又遭德蘇瓜分……………(四九—五五)
- 第三節 法蘭西悲劇的始末……………(五六—六八)
- 第四節 法國戰敗及其前途……………(六九—八〇)

第五章 德蘇戰爭的演進

- 第一節 翻覆無常的德蘇關係……………(八一—八九)
- 第二節 勢如破竹的閃電攻勢……………(八九—一〇二)
- 第三節 轉敗爲勝的冬季攻勢……………(一〇二—一一二)
- 第四節 東線德軍的節節敗退……………(一一三—一二一)
- 第五節 一九四四年的東線戰局……………(一二一—一二五)

第六章 黑暗大陸的爭奪戰

- 第一節 爭取非洲的意義……………(一二六—一二八)
- 第二節 北非戰爭的起落……………(一二八—一三三)
- 第三節 英美聯軍的登陸……………(一三四—一四〇)

第七章 太平洋上的海空大戰

- 第一節 美日衝突與試探談判……………(一四一—一五五)
- 第二節 開戰後美國的措施……………(一五五—一六二)

第三節 太平洋戰爭的初期……………(一六二—一七七)

第八章 美國參加歐戰的前後

第一節 從中立法到援助法……………(一七八—一八二)

第二節 美國參加大戰的經過……………(一八二—一八六)

第三節 協約國的作戰目標……………(一八六—一九三)

第九章 義大利的無條件投降

第一節 協約軍在西西里島登陸……………(一九四—一九七)

第二節 義大利的政變及投降……………(一九七—二〇三)

第三節 墨索里尼的獲救……………(二〇三—二〇六)

第四節 羅馬的解放……………(二〇六—二一一)

第十章 協約國的戰畧問題

第一節 蘇聯要求第二戰場……………(二二一—二三〇)

第二節 英國堅持歐洲第一……………(二二〇—二三四)

第三節 協約軍在法國登陸……………(二三四—二三八)

第十一章 一九四四年的戰績

第一節 巴黎的光復及法國的解放……………(一二九—一三三)

第二節 羅馬尼亞的要求停戰……………(一三三—一三七)

第三節 芬蘭向蘇聯求和……………(一三七—一四一)

第四節 保加利亞的歸向協約國……………(一四一—一四五)

第五節 土耳其的對德絕交……………(一四五—一四九)

第六節 波蘇糾紛的解決……………(一四九—一五六)

第十二章 大戰的結束

第一節 蘇聯最後一次的冬季攻勢……………(一五七—一六一)

第二節 德國的崩潰與投降……………(一六一—一六六)

第三節 日本的失敗與屈膝……………(一六六—一七五)

第四節 聯合國機構的誕生……………(一七五—一八一)

附錄

聯合國憲章……………(一八二—一三〇七)

附圖

	頁數
1 英法與德國所有物資比較統計表……………	(七)
2 英法與德國物力之比較統計表……………	(八)
3 慕尼黑會議……………	(三〇)
4 哈里法先斯外相與駐德大使	
漢德森爵士……………	(四〇)
5 史太林與德國外長里賓特洛浦……………	(四二)
6 德蘇互不侵犯條約簽字……………	(四三)
7 張伯倫首相……………	(四四)
8 英國外相哈里法克斯……………	(四八)
9 法國內閣經理達拉第……………	(四八)
10 德波前線……………	(五〇)
11 紅軍開入波境……………	(五二)
12 德蘇瓜分波蘭……………	(五三)
13 波蘭外長貝克……………	(五四)
14 英法對德封鎖……………	(五六)
15 北歐戰線……………	(五八)
16 進攻荷比而侵入法境……………	(五九)
17 法國東邊戰況……………	(六〇)
18 馬奇諾防線……………	(六一)
19 希特勒與墨索里尼晤會……………	(六四)
20 德軍開入巴黎……………	(六五)
21 貝當上將向德求和……………	(六五)
22 蘇聯併吞波羅的海各國……………	(八四)
23 蘇聯鞏固西陲防務……………	(八四)
24 德軍侵入蘇境……………	(九〇)
25 芬蘇前線……………	(九四)
26 光復後的史太林城……………	(一〇八)
27 德羅兩國的俘虜……………	(一〇九)
28 却尼亞柯夫斯基將軍……………	(一二四)
29 紅軍相繼收復失地……………	(一二四)
30 瀋陽事件……………	(一四三)
31 蘆溝橋事件……………	(一四五)
32 日本特使來栖與野村……………	(一四九)

33	珍珠港事件.....(一五三)	49	美蘇在德國會師.....(二六三)
34	美國衆議院通過對日宣戰.....(一五四)	50	蒙特戈美萊與埃森霍威爾握手.....(二六四)
35	宣佈對日宣戰的邱吉爾.....(一五五)	51	蒙特戈美萊在柏林.....(二六五)
36	日本艦隊之興衰.....(一五七)	52	日本被包圍.....(二六七)
37	華維爾將軍.....(一六一)	53	美機轟炸日本的路線.....(二六八)
38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的國際形勢.....(一六三)	54	尼米茲與佛萊士.....(二六九)
39	太平洋形勢.....(一六四)	55	原子炸彈的威力.....(二七一)
40	卡薩勃朗加會議.....(一九一)	56	波茨坦會議.....(二七一)
41	義大利地圖.....(一九六)	57	和平之宮的搖籃.....(二七六)
42	美國第五軍軍長克拉克中將.....(二〇七)		
43	英國第八軍軍長蒙特戈美萊將軍.....(二〇八)		
44	克拉克中將巡視羅馬城.....(二一一)		
45	美軍開入巴黎.....(二三一)		
46	埃森霍威爾元帥與英法將領會晤.....(二三三)		
47	克里米亞會議.....(二六〇)		
48	希特勒視察德國被轟炸之工業區.....(二六三)		

第一章 緒論

第一次世界大戰（一九一四—一九一九年）的結果，單以双方士兵的傷亡而論，死於戰役的有八百餘萬人，受傷的不下二千一百萬人；各國人民因遭受戰禍，疾病，饑寒而殞命，更是無從計算。至於物質損失的重大，則非數字所能表示。全世界的物資，都消耗在這一次的大戰裡；不是製成砲火化為烏有，就是在海上被擊沉葬身魚腹；而人民生活所必需的東西，反受到種種的限制，使全世界二十餘萬萬的人群，都在飢餓線上掙扎；就是到了大戰結束之後，不景氣的風浪，吹遍了全球，瘡痍滿目，生活程度的普遍提高，幾令人不相信這世界還是人間？所以凡是經過這次世界大戰的人士，莫不相信戰爭是人類的浩劫，匪特在物質上精神上要受到極大的打擊，就是整個文明也有被摧毀之虞。在上次大戰期間，一般人都抱着「以戰制戰」(The war ends war)的信念，最後美國參戰，威爾遜總統也說是「為民治而戰」；協約國獲勝之後，一般政論家莫不額手慶幸，咸謂人類將不復遭遇戰禍。可是上次大戰的血跡未乾，而第二次大戰的血鐘又響了。從一九一九年十一月十一日停戰協定簽字，到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德軍侵入波蘭揭起第二次大戰的血幕，僅隔二十年，而世界戰爭再度爆發了。

按之人類的歷史，每次經過一場戰爭之後，接着必有一番和平運動(Peace movement)認為上次戰爭是人類最後一次的戰爭；但是所有的和平運動，事實證明都歸於失敗了。例如一八一五年維也納會議(Vienna Conference)之後，深感到歐洲各國遭拿破崙的蹂躪和幾年戰爭的洗劫，乃有俄皇亞力山大第一(Alexander I)本着基督教的和平主義，出來發起組織神聖同盟(Holy Alliance)欲將歐洲的和平置於永久的基礎上，可是結果是失敗了。其後瑞典炸藥發明家諾貝爾(Alfred Nobel)設立和

平獎金；美國鋼鐵大王加內基 (Andrew Carnegie) 爲宣傳和平，不惜浪費大批金錢，波蘭籍猶太人勃洛克 (Ivan Bloch) 著有戰爭的將來 (The Future of war) 英人安吉爾 (Norman Angell) 著有大幻想 (The Great Illusion) 莫不宣傳和平，痛詆戰爭，可是又有什麼具體的功效呢？一八九八年俄皇尼古拉二世 (Nicholas II) 發表和平宣言，召集海牙和平會議，當時參加者有二十六國，大家都抱着無限的希望，但其結果，和平運動之後，戰爭繼起，一九一四年世界大戰終不可避免。

再如上次大戰之後，和平運動更有具體的表現，一九一九年列強組成國際聯盟 (League of Nations) 確立集體安全制，以有效的辦法，維持世界的和平，尤其重視裁減軍備一層，盟約第八條規定：「國際聯盟各會員，認爲欲維持和平，必須裁減軍備至最低限度，僅足以維持國家安全，共同執行國際義務」。從表面看來，國際間有了組織，必能保持世界和平。但按之實際，所謂國際聯盟，徒擁其虛名而已，並無實際上的作用。其後各國政治家，亦鑒於國際聯盟的有名無實，不足以保障人類的和平，爰乃發起各種和平運動，以補國際聯盟的不足：(一)一九二二年二月美國國務卿許士 (Charles Evans Hughes) 召集華盛頓會議，締結九國公約 (Nine-power Treaty of 1922) 以維持太平洋上的和平；(二)一九二五年德國外長史特萊斯曼 (Gustav Stresemann) 發表宣言，表示德國願意放棄阿爾薩斯勞蘭兩州，而與英法締結一種安全公約，使歐洲永保和平，於是乃有羅加諾條約 (Locarno Pact) 的簽字，對於法國所企求的安全，又多一重保障；(三)一九二八年八月法國外長白里安 (M. Briand) 與美國國務卿凱洛格 (Frank B. Kellogg) 共同發起，締結一種非戰公約，當時在巴黎簽字有十五國代表，其後世界各國一致表示接受，其唯的用意，乃在反對「用戰爭來解決國際糾紛，或以戰爭爲其推行國策的工具」。 (四)一九三〇年倫敦會議，討論裁減軍備的具體辦法，結果締結倫敦條約，共同宣佈「造艦休戰」。但是這些和平運動能維持和平於永遠嗎？華盛頓會議所造成的遠東均勢，至一九

三一年九月十八日即被日本所打破巴黎和會所造成的歐洲均勢，至一九三五年希特勒片而廢棄凡爾賽和約，也就開始解體了。因此有人批評，以均勢 (Balance of Powers) 所造成的和平，不過是「沒有戰爭而已」(Peace is nothing but without war)，並不是真正的和平。

我們再以國家的利害而論，戰爭的結果，不問誰勝誰敗，兩敗俱傷，戰敗國固然奄奄一息，聽人宰割；即在戰勝國，也得不償失。所以各國的賢明政治家，均不願見人類再遭遇戰禍，更不願本國捲入戰爭的漩渦。可是殘酷的事實，在國際上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停戰協定剛剛簽字，而另一次戰爭的危機又在醞釀之中了。難道人類真是愛好自相殘殺的動物嗎？其中必有緣故。茲將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的近因與遠因，分析如下，明瞭了這一個啞謎，也就不難預料到今後世界的動向了。

第二章 大戰爆發的遠因

第一節 世界資源再分配問題

我們研究大戰爆發的根本原因，很明顯的，乃在現行社會經濟制度的本身。換句話說：就是在資本主義的內層，潛伏着戰爭的危機；打開一部近代史，自從工業革命產生資本主義以還，其間不知發生多少次的戰爭，衝突，與糾紛，而研究其所以發生的原因，均不得歸罪於資本主義。布哈林 (N. Bukharin) 著有帝國主義與世界經濟 (Imperialism and world Economy) 一書，對於這一個問題，頗多獨到的見解，他的結論是：「資本主義的許多矛盾，結成了一個『結』 (Knot)，祇有用戰爭的利劍去斬斷；但其結果，這一個『結』，祇有比從前更加堅實。」但是德國社會民主黨考茨基 (Karl Kautsky) 却提出一種「超帝國主義」 (Ultra-Imperialism) 的主張，他說：「帝國主義國家間的相互關係，不一定是常常要戰爭的；如果相互間的戰爭，對於資產階級的負擔太重時，則各帝國主義者對於世界的分割與擄取，必能獲得相互間的諒解與協調；而資本主義為其本身繼續發展起見，實有採取一種新政策——超帝國主義——的可能，因此便可得到世界的和平，」這種理論固然言之成理，但是超帝國主義時代的和平，是一時的，決不能保持恒久。列甯 (Lenin) 在其資本主義最後階段的帝國主義一文中，將超帝國主義的理論，駁得體無完膚。他說：「考茨基的論調，顯然是不可靠的。資本主義的發展，已由國內獨佔進而向國際獨佔的趨勢。這是事實，自不待言。但是因此主張超帝國主義，即認為帝國主義間依賴協調而有實現世界和平的可能性。這在實際問題上，是毫無意義可言的，

良以世界各主要地方的經濟發展的速度不均衡故也。在資本主義之下，分配利益，勢力範圍，暨殖民地，除了對於參加分配者一般的經濟的金融的軍事的及其他勢力之強弱而外，沒有別種因素足以成爲分配的基礎。而且這些勢力的相互關係，即在參加分配者，也是常在不平衡的變動中。各種企業例如托拉斯加狄爾以及其他各種產業部門要求各國有均等的發展，在資本主義制度之下，是萬萬做不到的。在五十年前，如將德國的資本主義勢力，與英國相比較，德國的實力幾等於零；再以日本與俄國比較，也是一樣。所以帝國主義列強的勢力關係，在十年或二十年之間，決不會一成不變，即使國際組織發達，而成立資本主義國家的國際同盟，一定是短命的東西，同樣超帝國主義同盟，不論其出於何種方式或形態，也不過是在戰爭與戰爭之間換口氣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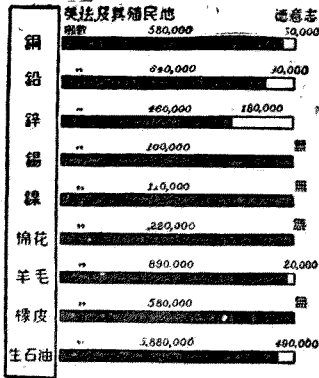
舍理論而談事實，十八世紀歐洲向外發展的結果，各國都向海外尋求殖民地，以建立殖民帝國，造成「殖民的帝國主義」，不過這時的經濟制度，只能稱爲「個人資本主義 (Individualistic Capitalism)」在「自由競爭」的原則之下，謀個人利益的發展，結果所屬，僅便宜了少數資本家，此在一般人民並無利益可言。而在國際間，常因殖民地問題，引起戰端，有時弱小的國家，因無強有力的政府保護外人的生命財產，又常常引起列強的干涉，於是國祭間的戰爭，層出不窮。經濟先進國之間，固然常因利害不同而發生衝突；就是在經濟落後的國家，也要利用保護政策，抵抗外來的經濟侵略，使國際間的關係，更加錯綜複雜。使各國不得不集中力量，以謀向外的發展，因此經濟的個人主義變爲經濟的國家主義 (Economic Nationalism) 之後，搖身一變，又成爲經濟的帝國主義 (Economic Imperialism) 在此時期，國際戰爭，更易發生，誠如夏披羅 (J. S. Schapiro) 所說，「據許多人的觀察，經濟的帝國主義，是有礙人類和平的」。因爲經濟的帝國主義的特質，乃在榨取殖民地的脂膏以自肥，它從事大規模生產所需要的原料，固然要殖民地供給；它粗製濫造出來的大批商品，也要向殖民地巨量傾銷

，其所得利潤，更不得不尋找安全的投資地。所以殖民地是帝國主義者的榮養品，對於它有六種作用：（一）使其獲得工業原料和食物的供給；（二）為其傾銷商品的市場；（三）容納其投放過剩的資金；（四）聽任其移殖過剩的人口；（五）作為軍事上的根據地（六）增加其民族的光榮。

但是帝國主義者領有殖民地，均非和平方法所達到，常因爭取殖民地而發生戰端，近代三百年來的戰爭，無一不因爭取殖民地而爆發。最明顯的，莫過於第一次世界大戰，戰後地圖變色，面目全非，殖民地主權轉讓之多，誠為空前未有。茲將戰後列強殖民地面積的增減，列表於後：

國別	時代	殖民地面積（千方哩）	殖民地人口（千位）
英	戰前	三二·六八九	三八一·六九六
	戰後	三四·三一—	四四八·六三七
法	戰前	一〇·五六七	四八·九六五
	戰後	一一·四六二	六三·八一五
美	戰前	一·八五四	九·九〇七
	戰後	一·八八〇	一六·九五二
義	戰前	二八七	一·四一九
	戰後	三〇〇	二·四七五
日	戰前	三八二	一七·四三六
	戰後	三八三	一七·五〇六
德	戰前	二·九〇八	二·九七七
	戰後	喪失殆盡	喪失殆盡

由上表看來，可知英法是戰勝國，將德國戰前所有的殖民地，分割殆盡，錦上添花，殖民帝國更加龐大了。對於各種物資，「取之不竭，用之不盡」，除欲保持現狀而外，別無他求；當然可稱為「有（Have）的國家」。此在德國，則為戰敗國，任人宰割，戰前所有的海外殖民地，喪失殆盡，並受凡爾賽和平條約的束縛，遭遇不平等的待遇；在經濟上，戰敗之餘，滿目瘡痍，國內百業蕭條，人民生活極度的困苦中，又被壓在曼曼賠款的重擔之下，幾乎連氣也透不轉來。這個窮困的「沒有」（Have not）的國家，對着海外豐富的資源，只能望洋興歎，使希特勒不得不叫出要求「生存空間」（Living Space）的呼聲。在國際上採取不妥協的政策，無往不欲打破現狀，先是退出國際聯盟與軍縮會議，繼之而起，片面棄廢凡爾賽和平條約，並向英法提出恢復殖民地的要求，最後竟以武力合併奧大利，吞併捷克，侵略波蘭，甘為戎首，揭開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序幕。其次是義大利，雖然是戰勝國，在戰後分得特倫蒂諾（Trentino）蒂羅爾南部（South Trol），特里埃斯特（Trieste）伊斯特里亞（Istria）達爾瑪蒂亞（Dalmatia）的一部份阜姆（Fiume）杜得康尼斯（Dodecanese）等地，並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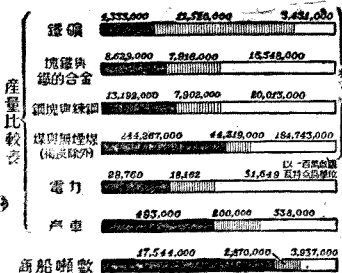
充非洲殖民地里比亞（Libya）及索瑪利蘭（Somaliland）的疆界，但是義大利的經濟恐慌，終無法解決，國內醞釀着革命運動，使法西斯蒂領袖墨索里尼得上台秉政的機會，大聲疾呼：「我國人口日增，每日所生產的孩子，以視煤鐵小麥為多。本國領土資源不豐，既不能供給增加人口的需要，則唯一的辦法，只有向別處設法擴張了。」所以義大利也是不滿現狀的「沒有」的國家。一九三五年的秋天，墨

索里尼對阿比西尼亞用兵的時候，義大利代表阿洛錫在國聯大會席上，侃侃陳辭，竟謂義大利對阿比西尼亞之所為，並非國聯盟約第十三條及第十五條所規定的戰爭行為，而是義大利對於殖民地的討伐舉動。其根本的原因，實由於目下義國缺乏煤鐵棉花羊毛等原料所致云。

日本雖然也是戰勝國，並於戰後領得代管地，但是其需要資源的迫切，並不亞於德義兩國。推原其故，有下列各項原因：（一）日本係一島國，地瘠民貧，資源不豐，而其工商業，在大戰時期，獲得膨脹的機會，一日千里，對外要求原料供給地及其商品市場，更加迫切；（二）日本人口過剩，向外移殖，到處遭白人的岐視；（三）戰後日本所取得的代管地，僅有軍事價值，而在經濟上，毫無補益。（四）日本在大戰期間，未受重大損失，尤其是日本的海軍，足以稱霸北太平洋。故欲向外發展，以增加民族的光榮。所以日本也是「不滿現狀」的「沒有」的國家。要向海外覓取市場原料及殖民地。因此乃有獨吞中國的大陸政策，造成九一八事變，打破遠東的均勢；同時更有其他企圖，南進攫取英美在南洋的屬地，北進佔領蘇聯的西伯利亞。

在「有」的國家與「沒有」的國家對峙的形勢下，世界和平危於曇卵，戰爭危機迫切，幾乎朝不伊夕，因此乃有和平主義者提出「經濟弭戰」的論調。先是英國外相霍爾爵士（Sir Samuel Hoare）於一九三五年九月十一日在國聯大會席上發表演說，承認英國已在放慮世界資源重分配的問題。他說：「英國人民擁護國際聯盟，毫無自私的目的，因為英人看到舊式的同盟制度，已不足以阻制世界

代表英國 代表法國 代表德國



戰爭的爆發，故欲創立一種有效的維持世界和平的機構，這就是集體安全制。……落後的國家，的確需要先進國家的援助，開發其國內的資源，從而繁榮其民族生活。……不過利用世界資源，却成了一個很大的問題。領有廣大殖民地的國家，因有世界資源充分的供給，獲得特殊的利益，固矣；然亦有若干國家，國內天然資源既屬有限，而又缺乏殖民地供給其工業原料。因此世界資源的分配，便成了嚴重的問題，何況沒有殖民地的國家深恐擁有殖民地的國家實行獨占而不利於自己呢？英國政府對於這個問題，已在縝密研究之中，祇要能做到世界資源自由分配與世界大工業國之間，則一切畏懼的心理就可以煥然冰釋了」。一九三六年二月，希特勒正式向英國提出恢復德國戰前殖民地的要求，於是英國議會公開討論殖民地重分配問題，並由前工黨領袖蓋斯伯雷（George Lansbury）正式提出世界資源重分配的具體方案，其要點有二（一）目下各國莫不厲兵秣馬，準備大戰，為今之計，唯有召集國際會議，討論一切國際糾紛的經濟因素，嗣後各國對於原料市場及移民，完全自由，不受任何限制；（二）由英法兩國引導國聯，重行分配世界資源及裁減軍備，將世界和平建立在鞏固的基礎上。

但是英國果能忍痛犧牲一部份殖民地轉讓與「沒有」的國家嗎？在現行經濟的帝國主義制度之下，決不會成爲事實的。不寧唯是，抑且帝國主義間的經濟戰，只有愈演愈烈。在這次大戰爆發之前，世界各國莫不對內實行統制經濟對外實行集團經濟，這完全是一種「備戰經濟」（Preparedness Economy）作爲將來「戰時經濟」（War Economy）的張本。統觀世界經濟，可分爲五個系統（一）英帝國經濟集團——以英國爲中心，（二）泛美經濟集團——由美國領導；（三）歐陸經濟集團——以德國爲主體；（四）東亞經濟集團——以日本爲核心；（五）蘇聯經濟集團——社會主義的體系。

要而言之，在現行資本主義制度之制，用和平的方法重行分配世界資源，以緩和帝國主義間的衝

突，從而保持世界和平，是不可能的。因為世界殖民地的再分割，唯有引起遍及全球的世界大戰。上次大戰的主因，固然是爲了爭奪殖民地，就是這一次大戰的爆發，也是由於殖民地的再分割所促成。所以這一次的大戰仍是帝國主義再分割殖民地的戰爭。

第二節 獨裁政治的風起雲湧

第一次世界大戰在政治上的結果，不能不說是民主政治的勝利；歐洲最有力的皇朝——哈布斯堡 (Hapsburg)，霍亨索倫 (Hohenzolern)，奧斯曼利 (Osmanli) 及羅曼諾夫 (Romanov)，都在戰後崩潰了；而重新改組的國家，如德，奧，匈，南斯拉夫，羅馬尼亞以及土耳其等國，先後都採用民主政治的憲法，所以「爲民治而戰」的英美法等國，於大戰結束之後，莫不舉國若狂地慶祝民主政治的勝利，但是好景不常，有如曇花一現，民主政治不久即開始腐爛，連擁護民治的人們，對於天經地義的民主政治，也發生了根本的懷疑。原來民主政治的特質有三。(一)多數政治；(二)民意政治；(三)法治政治。但是到了現在，還有誰相信這是民主政治的本質呢？

英國政治學者拉斯基 (Harold Laski) 在其民主政治的危機 (Democracy in Crisis) 一書說：「現在要維持民主政治，實在難有希望，因爲民主政治與戰爭，是兩國對立的矛盾的名詞。在戰時要逸出憲政的常規，採取非常的處置，所以自從歐戰爆發一直到今日，歐洲各國，均在非常時期，因此非常時期的政府，幾乎成爲通例；而尋常的政府，竟成爲例外」。美國外交政策博會會長蒲愛爾 (R. L. Buell) 主編的歐洲新政府 (New Governments in Europe) 一書，在序文中也說：「經濟恐慌使政治的衝突益加尖銳化，並使各階段均不願以和平的方法來解決各項爭端，因爲在緊急狀態之下，要求迅速而堅決的行動；而民主政治，適得其反，根本不相宜爲此行動。議會的辯論，在非常時期聽來，

固然動聽，但在危機迫切而需要敏捷和堅決的行動時，議會就變為危險的障礙了」。按在第一次大戰爆發之後，各國無不將其政府，由平時政制變為戰時政制；例如英國有路易喬治 (Lloyd George) 的戰時內閣 (War Cabinet)，其與英國傳統的內閣，截然不同，顯然逸出憲政的常規。法國在上次大戰期間，不論維維安尼 (M. Viviani) 白里安或克萊蒙梭 (M. Clemenceau) 的內閣，均有集權的表現，而且一反常規，組成他們所謂「神聖聯合」 (Union Sacrée)。就在美國，也有威爾遜總統獨攬大權的政局，和南北戰爭時的林肯一梯有「美國獨裁總統」之稱，迨至一九一八年戰爭結束，各國本可恢復其平時政制，但在戰爭之後，經濟恐慌繼之而生，為應付此種非常局面起見，各國不得不放棄了民治，而走上獨裁的道路。即在英美法諸國，雖未拋棄民主政治的原則，但在政制上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法國一九二六年的普恩加萊內閣 (Poincaré Cabinet) 係為救濟法郎貶值而成立，一九三四年二月的杜美格內閣 (Doumergue Cabinet) 也是為了應付二月大暴動而組成的。不過法國政制的變動最惹人注意的，要算是法國議會於一九三三年六月八日通過了一種全權法案，准許內閣在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以前，對於貨幣跌價問題，得以命令的方式，採取各種必要的措置，依照法國憲法的規定，絕對不許政府發表與法律同等效力的命令。此在英國，則有工黨首相麥唐納 (Mac Donald) 於一九三一年宣佈脫黨，而另外組織舉國一致的國民政府 (National Government) 以應付英國所遭遇的經濟困難，並在下議院聲明：「在此非常時期，需要非常的手段。」後來保守黨也組織國民內閣，仍未脫去舉國一致的混合內閣的形態，與其說是合於常規的，不好說是一種非常的組織，所以魏勃夫婦 (Sidney & Beatrice Webb) 在其合著 *A Constitution for the Socialist Commonwealth of the Great Britain* 一書中，公然承認民主政治在其發源地的英國，也已經失敗了。至於美國，也有以「新政」相標榜的羅斯福政府，他在一九三三年二月間宣誓就總統之職時，便揚言「經濟恐慌，和戰時的敵人

無異；余將向國會要求戰時權力，以應付這經濟的敵人。」所以英國的政治學者批評美國政治說：「現代美國的政治，實際上也是一種獨裁政治，民主政治在美國，也已經被羅斯福總統所破壞了。」

一邊是民主政治的沒落，另一邊是獨裁政治的雷厲風行。歐戰還沒有結束，俄羅斯首先發生社會革命，建立一種蘇維埃政體（Soviet Regime），實行無產階級的獨裁，另成一個系統。姑置勿論。但是最足以威脅世界和平的，就是法西斯蒂的怒潮，由義大利而德奧，以致蔓延及全世界，日本波蘭土耳其西班牙巴爾幹半島各國及波羅的海沿海各國，相率拋棄了民主政治，而厲行獨裁政治，公然向民主政治挑戰，威脅世界和平，此次英美與軸心作戰，仍舊提出「爲民治而戰」的口號，實較上次大戰時更爲切當。所以在戰前就有人說：「法西斯蒂就是戰爭」（Fascist Means War）的話，實在是一句至理名言。從政治的角度看過去，戰後獨裁政治的雷厲風行，實在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的遠因之一。茲將義大利的法西斯蒂與希特勒的國社主義，分述如次：

先論義大利，政論家柯波拉（Francesco Coppola）評論義大利外交政策說：「義大利人口的增加及其在地中海所處地理地位，殆爲決定義國今日及將來的兩大要素」。全國面積合計三十一萬平方公里，而人口達四千二百萬，密度之高，無與倫比，加以國內資源缺乏，不能「自給自足」，工業所需的原料及生存所需的食物，尤其是煤油與小麥兩項均須仰賴外國。又因受地理環境的限制，對外貿易，全靠海上交通，而地中海的東西兩門戶——蘇彝士運河與直布羅陀港，均在英國的手中，實無向外發展的能力。所以上次大戰之後，義國雖然也分得了一些土地，但仍不能解決義國的根本問題。工人爲生活所迫，相繼實行罷工，使全國工業陷於崩潰的困境；就是保守的農民，也加入革命運動。當時內閣總理齊亞利蒂（Giolitti）極力設法遏制革命怒潮，結果完全失敗。因此法西斯蒂應運而生。墨索里尼於一九一九年創立法西斯蒂黨（Fasci di Combattimenti）之後，聲勢日見浩大。至一九二二年

十月三十日黑衫黨進軍羅馬 (March on Rome) 法西斯蒂革命即告成功。義王任命墨索里尼為首相，人民尊稱他為政府首長 (Il Duce, Head of Government) 義王赦令也稱他為「墨索里尼閣下政府首長內閣總理兼外交陸軍海軍空軍四部部長」，(His Excellency, the Chevalier President Benito Mussolini, Head of Government, Prime Minister, Secretary of states for Foreign Affairs, for War, for the Navy and for Aviation) 他的任期，在首相職權法 (Law of December 24, 1925) 中規定，國王非至「使其掌握政權之經濟道德政治的力量完全消滅」(The System of Economic, Moral and Political Forces which Brought him to power, should Come to end) 時，不得免首相之職。

墨索里尼大權獨攬之後，爰乃設法控制議會，先是使議會法西斯化，受法西斯蒂大會議 (The Grand Council) 的支配，使其名存實亡；然後再進一步，將議會化為組合議會 (Corporative Parliament) 使義大利成為全能國家 (Totalitarian State) 在這種政體之下，沒有個人只有國家，誠如法西斯主義者羅谷 (Alfredo Rocco) 所說：「法西斯蒂學說，將個人與國家的關係，完全顛倒了。舊式民主的方式「社會為個人」，而我們的新公式則為「個人為社會」(Individuals for society)。」所以法西斯主義的理論，一言以蔽之，與民主政治站相反的立場；民主政治的目的，乃在伸張個人自由到最大限度，縮小國家權力到最小限度；但是法西斯主義則欲限制個人自由到最小限度，擴充國家權力到最大限度。其在經濟上，反對社會主義，反對共產主義，而實行組合制度 (Corporative System) 以便統制經濟的實施，專謀經濟的自給自足；此在思想上，反對和平主義，而提倡戰爭的理論，鼓勵人民積極備戰。此外，並基於民族的偏見，鼓動人民愛國的熱情，向外發展其勢力，欲將地中海置於義國的控制之下，成為義國的內海。故其內政政策，提倡實業，謀經濟的自足，並埋頭擴充軍備，以爲他日爭取殖民地的張本。至其外交政策，則採取不妥協的態度，不惜以武力爭取殖民地

。義國侵略阿比西尼亞及阿爾巴尼亞，其原因固然在此，即其加入軸心國與英美為敵，其原因亦即在此。

至於納粹德國呢？在大戰結束之後，德國政府在財政上瀕於破產，乃實行無限制的通貨膨脹政策，詎料其結果，馬克的價值隨着數量的增加而低落，使全國的經濟生活，陷於破產的困境，一般中產階級都淪為無產階級，迨至一九二九年世界經濟恐慌開始，很快的蔓延到德國，銀行倒閉，工商業不能進行，國內失業工人日見增加，加以國際貿易停頓，並無法取得外資。何況每年還要償付賠款呢？所以戰後德國的經濟恐慌，實較任何一國為深，而當時的政治，正是社會民主黨秉政的時期，這一部魏瑪憲法（Weimar Constitution）站在民主政治的立場上去批評，固然可以說是一部盡善盡美的憲法，但是德國人民對於民治實無基礎可言，當難獲得良好的效果；加以在此經濟恐慌的風潮之中，非有强有力的政府，不足以應付，但是民治政治，誠如門羅（W. B. Munro）在其歐洲政府（The Government in Europe）一書所說：「民主政治好比是晴天的船，當其航行良好時，人民均極相信，但遇颶風而需要有力之手操舵時，則不得不準備犧牲政治學上的原則，以達到此項目的」。魏瑪共和政府，軟弱無能，在此狂風暴雨之中，事前既不能迅赴事機，挽回狂瀾於未倒；事後又一籌莫展，使一般人民失望到極點。國社黨在此時期，向饑寒交迫的失業大眾，高呼「工作與麵包（Work and Bread）」的口號，當然容易獲得民衆的擁護。同時德國又受凡爾賽和約的束縛，每年須償付大批賠款，戰前的殖民地喪失殆盡，無法取得國內工業所需的原料；國土也已破碎，波蘭走廊將東普魯士省與本國隔離，並且不得與奧大利合併。在軍備方面，還要受到多種限制，海軍在大戰中盡被殲滅，一時不易建造強大的海軍，陸軍也受限制，常備軍不得超過十萬員名，空軍根本不許存在，這種不平等條約，對於自稱為「上帝選民」的日耳曼民族，當然是一種奇恥大辱，報復的心理，遍及全民。希特勒在

此種情況之下，向人民人口聲聲說要洗雪凡爾賽和約的恥辱，並實行重整軍備的計劃，務使陸軍不受限制，空軍世界第一，且有強大的海軍，德國人民對此，自然要熱烈擁護了。這是國社黨成功的背景。

希特勒於戰後即在巴達維亞省發起國家社會主義運動，一九三三年引起盧登道夫將軍 (General Ludendorff) 的注意，並發生啤酒廂小暴動 (The Beer-hall Putsch)，事機不密敗露，希特勒被捕入獄，一年後獲釋，加緊活動，並將獄中所著我的奮鬥 (My Battle) 一書出版，闡明國社黨於一九二〇年所發表之政綱二十五要點 (The Twenty-five Points)，茲將其最重要者，分述如次：(一) 廢棄凡爾賽和約及重整軍備，(二) 聯合全世界所有日耳曼民族，組成大德國，(三) 返還戰前所有殖民地，(四) 排斥猶太人，褫奪其公民資格及禁止其從事各種活動；(五) 推翻魏瑪共和政府，以建造第三帝國 (The Third Reich) 即在國社黨統治之下，成立高度的獨裁政府。(六) 改革社會經濟制度，取消不勞而獲及利息奴役制，沒收戰爭利潤，將大企業改為國家經營。此外，並救濟失業工人。

自此國社黨的發展，乃有一日千里之勢，一九三〇年德國議會改選，國社黨初露頭角，即當選一百另七席，一躍而為德國的第二大黨，僅次於社會民主主義。一九三二年議會兩度改選，結果國社黨均佔首席，一九三三年一月舒萊赫將軍 (Von Schleicher) 繼任本 (Vrn Popen) 為內閣總理，因未能獲得衆議院的擁護而辭職，使興登堡總統不得不任命希特勒為內閣總理，魏瑪共和政體也就此解體了。翌年興登堡總統逝世，於是希特勒乃成為德國唯一的領袖，可以獨斷獨行了。依照國社主義的理論，人民 (People) 政黨 (Party) 與國家 (State)，是三位一體的東西，人民的意志由政黨表達，而黨與國完全一致，依照一九三三年七月法律 (The Law of June 1933) 一個國家只有一個政黨，

不容其他政黨存在，這就是「國黨一致」的一黨專政。希特勒是國社黨的最高領袖，同時也是德國唯一的元首。

希特勒上台之後，即依照其預定的計劃，埋頭苦幹。在經濟上，振興工商業，解決失業問題，以充實國家的力量。自一九三六年起由經濟獨裁者戈林將軍，主持經濟四年計劃的實施，一則加速重整軍備計劃的完成，另則求經濟上的獨立，俾至戰時可以自給自足，不必再仰賴外國接濟，所以在消極方面，統制對外貿易；而在積極方面，則獎勵農工業，從事德人所謂之「生產戰」(The Battle of Production)。其在國防外交上，更是雷厲風行，不可一世。(一)併吞奧大地；(二)重整軍備；(三)德軍開入萊茵河不設防區域；(四)片面廢棄凡爾賽和約；(五)要求返還戰前所有殖民地；(六)使捷克成爲德國的附庸；(七)收回波蘭走廊。

歐洲這兩個獨裁者，天天在那裡，翻風撥雨，使整個世界鬧得雞犬不寧，而民治國家一再退讓，匪特無補於世界和平，徒然增加侵略者的氣焰，結果仍不免以兵戎相見。所以有人說法西斯蒂就是戰爭，實在是一句至理名言。戰後法西斯蒂的怒潮蔓延全世界，實爲造成第二次大戰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三節 戰爭發生的其他原因

戰爭爆發的政治的經濟的原因，既如上述。舍此而外，尚有歷史的地理的心理的數種原因。茲將其分述如下：

(一)歷史的原因——人類的一部歷史，幾乎完全是戰爭的記載。這一次戰爭還沒有結束，而另一次戰爭又在醞釀之中了。每次戰爭爆發的主要因素，無非是爲了報仇。而據歷史的啓示，以仇報仇，

則仇恨愈深。戰爭的數次也愈多。姑以法德兩國關係為例。普魯士在十九世紀初葉拿破崙帝國時代，備受法國的壓迫，乃銜恨在心，至一八七〇年俾斯麥鐵血宰相時代，於是發生普法戰爭，結果普魯士戰勝，強迫法國割地賠款，使法人遭受奇恥大辱，非報復不可。至一九一四年發生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果德國失敗，含垢忍污，遭受凡爾賽和平條約的束縛，並被壓迫在賠款的重担之下，直到希特勒上台，重整軍備，撕碎和約，冒天下的大不韙，甘爲戎首，挑起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血幕。這是循環報復的史實。此在其他史乘，這種例子，不一而足。所以人類報復的觀念一日不消滅，則戰爭就一日不會停止。而且以仇報仇的結果，徒增戰爭爆發的可能性，所謂民族戰爭（*Race of Nations*）也就無有已時了。

(1) 地理的原因——世界資源的分佈，是不均衡的；尤其是基本工業的原料如煤，鐵，汽油等。姑以英國爲例，她是工業先進國，國內工業非常發達，但在地理上，她是一個島國，境內資源不豐，所有工業的原料，甚至人民所需之糧食，均須取給於海外，英國苟無殖民地，供給其所需要的原料與糧食，即無由生存。十九世紀初葉拿破崙時代對付英國的辦法，就是採取大陸封鎖政策（*Continent Blockade*）使英國所需的原料與糧食，無由輸入，迫令其就範。而英國亦其地理地位關係，向來採取大海軍政策，擁有強大的艦隊，掌握海上的霸權，足以維持本國與海外的交通線，使其所需的原料與食物，源源而來，初無斷絕之虞。所以拿破崙有言曰：「各國之政策，在其地理之中。」（*The Policy of States is in their Geography*）

17 在經濟的帝國主義時代，列強爲謀國防上的獨立，力求經濟的自給自足，拚命向外發展，爭取殖民地。或以武力，將產業後進的國家，置於其所領導的經濟集團之中。因此帝國主義間的衝突也就更加白熱化，隨時有由經濟上的競爭演化爲武裝衝突的可能；同時產業落後的國家，也不甘爲強國的附

庸，在暗中奮發努力，展開民族解放的鬭爭。於是在國際間永無寧日了。

在交通工具不如今日發達之前，各國之間固然常常發生衝突（Conflict）或戰爭（War），但是遍及全世界的戰爭，絕無僅有；可是到了二十世紀，由於物質文明的進步，縮短了世界的距離，使四海成一家，過去認為絕對不可能的事，現在已視為尋常茶飯，這一個變動，使現代國際關係，息息相通，一髮足以牽動全局，欲使「戰爭局部化」（Localization of War），已不可能，在世界的任何一角落，如果發生了非常事變，連整個的世界，也要蒙受其不利的影響。例如美國得天時地利的恩惠獨厚，與歐洲遠隔大西洋，與亞洲則有太平洋介乎其間，絕無外來的危機，故在外交上，向以孤立主義（Isolation）為其傳統政策。但是時至今日，這種傳統政策，為時代潮流所據棄，不得不改絃更張了。即使美人本身仍欲保守孤立政策也不可能了。美國國務卿赫爾（Secretary Hull）於一九三八年八月十五日在華盛頓發表演說稱：「照目下每天情勢的發展，使事實更加顯明，就是世界任何一地發生事變，均足以影響及美國的政局；不論我們的志願與希望如何？別地發生了災難，美國是不能不受其影響的。當別的地方為破壞，貧窮，饑荒所苦的時候，不論我們如何努力，我們的經濟幸福，更無法免受到損傷，自由被破壞的地方日益擴大，也就要危及我們個人自由的理想及我們所珍愛的政治社會制度」由此可知，戰爭已打破了地理上的限制，而世界和平的不可分割，已成爲國際上公認的原則。記得一九三五年英國外相艾登訪問莫斯科時，李維諾夫就在款待艾外相的蛋糕上，用乳油寫了一個 Peace，表示和平是不可分割的。英國苟欲避免戰禍，就得設法維持世界各處的和平，只知「自掃門前雪」的辦法，今日決不會奏效的。所以第一次世界大戰於一九一八年結果之後，不及二十年，第二次世界大戰又爆發了，這是地理因素發生變質所促成的。

（三）心理的因素——列強不惜爲爭取殖民地而訴諸武力，以經濟的眼光視察，列強爲的是原料

，市場及移民。但從心理的角度去觀察，還有一種「虛榮心」(Vanity)存乎其間。例如軸心國要求擴張領土，並不完全出於經濟的需要，我求生存的空間，而抱有統治的野心，企圖建樹一龐大的殖民帝國，以增加民族的光榮，德國自稱日耳曼民族優秀，應為歐洲大陸的盟主，義大利憧憬着古代羅馬帝國時代的光榮，欲將地中海成為義國的內海，此外日本，亦以大和民族自詡，企圖做亞洲的主人。因此利慾動心，不惜以兵戎相見，使整個世界陸沈於戰爭的血渦之中。這種虛榮心，完全出於民族的偏見，例如希特勒，將德國的失敗，完全歸罪於猶大人，而自以為亞利安人(Aryan)，最優秀，最純潔，是上帝的選民(Selected People)，負有教導劣等民族的使命，故不顧一切，採取排斥猶太人(Anti-Semitic)政策。站在人道的立場，希特勒不啻為殺人的魔王，完全違反人性，自稱日耳曼民族優秀，也徒見其淺薄而已；所謂民族光榮，更是一大幻想(A Great Illusion)損人不利己，徒然增加國際間的戰禍而已。

第三章 大戰爆發的近因

第一節 巴黎和約種下禍根

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一日簽訂停戰協定之後，發表「十四項原則」(The Fourteen Points) 為協約國作戰目標之美國總統威爾遜，即興高采烈地到歐洲去，參加和平會議，以收拾戰後的世界局勢。大家都知道，在美國參戰時，威爾遜即指敵人為「普魯士軍國主義」(Prussian Militarism)，而其參戰目的，乃在「為民治而戰」；至其與德國談判停戰時，亦以十四項原則為言，更提出「不割地不賠款」(No Territory No Indemnities) 及「無勝利的和平」(Peace without Victory) 等口頭，所以至一九一九年一月十八日和平會議在巴黎開幕時，人人都抱着無限的希望，認為經過這一次會議之後，世界和平就可奠定其合理的永久的基礎了。可是事與願違，當三十二國的代表雲集巴黎討論和平大計時，各戰勝國的態度突然改變，要報復的主張膺懲德國，有野心的要求宰割戰敗國，利慾薰心的更要求分贓，把戰時所發表的作戰目標，完全置之腦後，義國代表奧朗陀 (Premier Orlando) 首先提出要求，遭威爾遜堅決反對，竟悄然退出和平會議，使和會中四大巨頭 (Big Four) 變為三大巨頭 (Big Three)，這就是美國總統威爾遜，法國總理克萊蒙梭和英國首相勞合喬治。這三位政治家，均具有遠大的眼光，尤其是威爾遜總統，是一位超時代的理想家 (Idealist)。可惜他的理論和主張，既不能獲得歐洲各國的賞識，又不能取得美國國內民衆的擁護。此在克萊蒙梭和勞合喬治，雖有聰明辦法，但是為環境所迫，不得不聽取民意，提出種種苛刻的條件，使戰敗的德國受重重的束縛，永無翻

身的一天。否則克萊蒙梭就不能代表法國，勞合喬治也就不能代表英國，而那時英國刻正舉行大選，不得不發出「膺懲德國」的論調，以博得選民的歡心。

巴黎和平會議最大的特色，就是戰敗各國均無代表參加，不像一八一四年的維也納會議，戰敗的法國代表泰列蘭 (M. Talleyrand)，也有發言的餘地。只能聽任戰勝國如何擺佈，至條約商定之後，再召集戰敗國代表，分別簽訂和約，所謂巴黎和約 (Peace of Paris of 1919—1920) 者，共包括五種和平條約，(一)一九一九年六月二十八日與德國簽字之凡爾賽和約 (Treaty of Versailles) (二)一九一九年十月十日與奧大利簽訂的聖日耳曼條約 (Treaty of St. Germain) (三)一九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與保加利亞所簽訂之紐尹萊條約 (Treaty of Neuilly) (四)一九二〇年六月四日與匈牙利所簽訂之特里濃條約 (Treaty of Trianon) (五)一九二〇年八月十日與土耳其所簽訂之塞佛爾條約 (Treaty of Sevres)。

我們研究巴黎和約，可以覓獲下列幾項缺陷。種下第二次大戰的禍根。

第一，違背民族自決的原則——威爾遜總統的「十四項原則」。其中最重要的一項，就是民族自決 (Self-determination) 但是當德國俄國及奧匈帝國的舊政體崩潰之後，波蘭人捷克人羅馬尼亞人以及塞爾維亞人，相繼設立國民政府；協約國對於這種如火如荼的民族運動 (Nationalist Movement) 自無加以抑制之理。但在和平條約中，頗多違反民族自決一項原則：例如(一)德國與奧大利的人民同為日耳曼民族，但是和約禁止德奧兩國實行合併。(Anschluss) (二)波蘭在和會中要求一海口，乃將但澤 (Danzig) 設為自由市，劃入波蘭的版圖，因此乃有波蘭走廊 (Polish Corridor) 問題的發生。一則將東普魯士省與德國隔離，另則波蘭走廊內住着許多日耳曼民族，要受波蘭的統治。終致成為第二次大戰爆發的導火線。(三)蒂洛爾南部 (Southern Tyrol) 劃歸義大利，而該地居民大半

是奧大利人，顯然亦欠公允。(四)捷克的獨立，雖如該國開國元勳馬薩立克(Thomas G. Masaryk)所謂，「爲了歐洲和平的重造，捷克也有要求獨立的必要；」但從種族方面去觀察，實在缺乏獨立國家的條件。全國人口共計一四·四七九·〇〇〇人，捷克人及斯洛伐克人僅占百分之六十五，但擁有四百萬少數民族，其中日耳曼人有三·三三一·〇〇〇人，匈牙利人有六九一·〇〇〇人，羅塞尼亞人亦有五四九·〇〇〇人。民族如此雜複的國家，自然要變成了「歐洲的火藥庫」。(五)戰後的羅塞尼亞，自蘇聯取得貝薩拉比亞(Bessarabia)，與波蘭瓜分奧大利的布柯維奈(Bukovina)，又自匈牙利取得外錫爾伐尼亞(Transylvania)並自保加利亞取得杜勃魯伽(Dobruja)領土大張，成爲巴爾幹半島最大的國家，但其境內的民衆，複雜到極點，除羅塞尼亞人而外，尚有保加利亞人希臘人羅塞尼亞人捷克斯拉夫人。南斯拉夫人，土耳其人，日耳曼人。匈牙利人波蘭人，暨猶太人，可謂各民族的大融爐。所以全國人口一千六百萬名，而少數民族却佔有三百七十五萬名，其中有匈牙利人一百五十萬名，日耳曼人四十萬名，羅塞尼亞人一百十萬名，異民族五方雜處，極易發生糾紛，引起國際上的衝突。所以羅塞尼亞一向被人視爲巴爾幹半島的隱憂。

由此可知，巴黎和約的最大的缺陷，乃在違背民衆自由的原則，造成許多少數民衆問題，遺後人以無限的禍患。美國政論家西蒙斯(Frank H. Simonds)於一九三一年著有歐洲能維持和平嗎(Can Europe Keep the Peace?)一書，評論巴黎和會失敗之處，其文有曰，「巴黎和會因未能調和歐洲大陸種族的經濟的環境與民族自決一項原則，故不能予歐洲以有效的和平機構及繁榮的基礎。又因各民族五方雜處的結果，使若干民族的權利，不得不次於其他民族的權利，大戰的結果，使中歐帝國的人民應受痛苦一層，亦益加明顯，但是戰敗各國，亦須享受其權利的絕對性，觀於巴黎和會的決定，可知其所爲，均係基於軍事勝利而爲不公平之工作而已。」

第二殖民地重分配的不平均——有人說巴黎和會，是戰勝國的分贓會議，這句話，雖然言之過甚，但也有相當的道理。原來在停戰的前後，美國會聲明「不賠款不割地」，即在威爾遜總統的十四項原則之中，僅有一次，涉及殖民地問題，就是「公正調整各國的殖民地要求。」但到了巴黎和會時期，各國的真面目完全暴露，在重劃歐洲地圖的會議中，你爭我奪，各不相讓，結果英法獲利最厚，義國所得無幾，因此深表不滿，種下義國侵略阿比西尼亞的禍根。

英國擁有龐大的殖民地帝國，已可滿足，但是錦上添花，仍分得大批土地。在亞洲方面，其保護地擴大至漢志及波斯兩阿刺伯國，又自土耳其手中取得巴勒斯坦與美索不達米亞兩地。此在非洲，其保護權擴大至埃及，並與法國瓜分德國的殖民地多哥蘭（Togoland）及喀麥隆（Cameroun）又將德屬西南非洲，併入南非聯邦的版圖，至在太平洋方面，英國又將赤道以南所有德國的殖民地，分配給澳洲聯邦及紐西蘭自治領。自此英國的殖民地遍及全世界，成爲海上唯一的強國了。其次是法國，在歐洲方面，匪特收回失地阿爾薩斯與勞蘭兩省，抑且佔有德國煤礦豐富的薩爾區。一躍而爲歐洲大陸的盟主。此在殖民地方面，得取得敘利亞代管權，並與英國共分多哥蘭及喀麥隆兩地。也可以此爲滿足了。但在義大利，僅自奧大利取得特倫特，特里埃斯特，及伊斯特里亞三地，一九二四年收回阜姆（Fiume）在殖民地方面，義屬里比亞與索瑪里蘭，均得擴張，如此而已。所以義國人民非常失望，誠如錫比加（Count Cippica）所說：「義大利爲了要幫助協約國作戰，不惜以其國運作孤注之一擲，把五百五十萬的大兵，開往戰場作殊死戰，結果死了六十二萬二千人，受傷的達二百萬名之譜。……而以物資而論，義國缺乏原料，殖民地稀少；而人口每十年增加五百萬。在這廣大的德國屬地中，義大利未分得尺寸土地」。後來義國加入軸心國，企圖打破現狀，不得不說是巴黎和會所促成的。

此外，還有一層，英法僅知分贓，割據德國的殖民地，而對於世界資源的重分配問題，竟置之腦

後，就是十四項原則中的「除去經濟障礙」(Removal of Economic Barriers)一項，也未能成爲事實。也是和會失敗的地方。

第三，對於戰敗國壓迫過甚——在巴黎和會期間。各戰勝國人民，咸以「戰爭的罪責」(Responsibility for the War)歸諸德國，一致要求「膺懲德國」。凡爾賽和約就是在這種環境中造成的。所以德國在凡爾賽和約的體系之下，受到下列各項不平等待遇：(一)賠款。要求德國賠償各國人民在大戰中所受一切損失，數目之大實爲空前未有，當非戰後民窮財盡的德國所能負擔。(二)海外殖民地喪失殆盡。(三)法國開採薩爾區的煤礦，定期十五年。(四)萊茵河沿岸五十公里以內，劃爲不設防區域。(五)德奧兩國不得實行合併。(六)解除武裝，海軍受限制，不許有潛水艇存在；陸軍亦受限制，不得實行徵兵制，常備軍不得超過十萬名；空軍根本不許存在。(八)波蘭走廊及米美爾區，使日耳曼民族受其他民族的統治。

凡此種種不平等待遇，均非自視過高的日耳曼民族所能容忍。由失望而怨恨，由怨恨而奮鬥。希特勒最初在慕尼黑時。原無籍籍之名，但是登高一呼，誓雪凡爾賽和約的恥辱，即能獲得民衆的擁護，使毫無勢力的國社黨，竟能自社會民主黨奪得政權，實行其獨裁政治。推原其故，當爲和約失之苛刻，有以致之，希特勒上台之後，即在外交上採取強硬政策，對內則驅使一般人民，暗中從事重整軍備的工作。人民雖在水深火熱之中，但爲愛國心所驅使，均能含辛茹苦，安之若素。未及數載，國社主義的德國，即撕破了凡爾賽和約的束縛，一躍而爲歐陸的強國。並且甘爲戎首，又揭開第二次大戰的血幕。使我們不得不將這次大戰爆發的責任，歸諸凡爾賽和約的起草者。

第二節 集體安全制的失敗

巴黎和約第一部，就是國際聯盟的盟約。但當各國政治家集議巴黎的時候，有許多問題急待解決，當然無暇討論國際聯盟的盟約，僅規定一項原則，就是組織國際聯盟，以維持世界和平，而促進國際間的合作。迨至巴黎和約簽字之後，世界各國對於國際組織的希望，益形迫切，人人均希望第一次世界大戰，是人類最後一次的戰爭，從此人類可以永享和平。但是此種希望如何始能實現，必待完善的國際組織，俾使在無政府狀態下的國際，變為有組織的世界。所以當時各方面紛紛提出各種計劃，例如英國，政府任命公法學家多，組織一特別委員會，專門研究組織聯盟的計劃，法國及其他各國，亦提出各種主張，形形色色，不一而足，但是最有力量的，還是美國總統威爾遜的計劃，按威爾遜總統對於國際聯盟，早已成竹在胸，於一九一六年連任美國總統時曾說：「世界各國應即聯合一致，共同保障，對於任何足以擾亂世界生活之企圖，在其發動之前，應交由全世界輿論法庭之審判。」其後美國於一九一七年參戰，他又說：「吾人應為民治而戰……並應為各弱小民族之權利與自由而戰。自民族間之協調，必能使各國均能享受和平與安全」。一九一八年威爾遜向參眾兩院闡明協約國作戰目標，列舉十四項，這就是人人皆知的「十四項原則」，其最後一項即規定：「制定特別盟約，以組成普遍的國際聯盟，其目的乃在互相提供保證。以保障各國政治獨立及領土完整，不分大國小國，一視同仁」。迨至大戰結束，威爾遜總統興高采烈地帶了這十四項原則到歐洲去，重造世界政局。至和約簽字之後，就着手起草國聯盟約，得列強批准者，共有三十二國，美國亦在其中。當時幾乎沒有人不把日內瓦的國聯，當作「和平之宮」(Palace of Peace) 盟約的要點有三：(一) 國聯之目的，在求國際間之合作，以維持世界和平。(二) 盟約第一條(一)各會員有尊重並保持所有各會員之領土完整及現行政治獨立以防禦外來侵略之義務，(第十條)(三)各會員為維持和平起見，必須將其本國軍備裁減至少之限度，以僅足以保衛國內安全及共同實行義務為度，(第八條)(四)會員之間

發生爭議時，應用和平方法解決，或呈請國聯仲裁（第十三條及第十四條）（五）國聯對於甘爲我首不惜破壞盟約者，應實行制裁辦法，包據經濟的軍事的兩種（第十六條）

威爾遜總統的理想及盟約的具體辦法，不能不說是十二分的高超，就事實而論，國際聯盟也做了不少事業，使我們相信國際合作，非不可能。戰後二十年的和平，也可以說靠國聯維持的。但到後來，和平終究不能保持，戰爭無法避免，據我們的研究，也有下列各項的原因：

第一，美國在國際聯盟之外——上面已經說過，國際聯盟的倡議者，雖然是美國總統威爾遜，但是國聯大會於一九二〇年十月間在日內瓦舉行第一屆會議時，大會席上竟找不到美國代表。美國不參加國聯，不啻是國聯的一致命的打擊，不但削弱國聯的力量，而且使國聯的基礎，也因此而動搖。後來美國國務卿凱洛格，爲弭補這一個缺陷起見，乃與法國外長白里安，簽訂一種非戰公約，使非國聯會員的美國，也加入集體安全制度之內。可是對於國聯終不能發生「起死回生」的功效。

第二，英法對於國聯，均抱着錯誤的見解——英法，雖然均有擁護國聯的熱忱，但是「各有千秋」，並不想用國聯機構來維持世界和平，而欲利用國聯來保持自身的利益。這一個錯誤觀念，致使神聖的盟約，爲侵略者破壞殆盡。我們研究近代史，集體安全制之被破壞，當自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首開其端。日本與中國，同爲國聯會員會，非戰公約的簽字國，但日本竟冒天下之大不韙，以武力侵略中國的東北四省。當時美國國務卿史汀生曾向英國建議，主張英美合作，共同制裁日本，以維護盟約及非戰公約的尊嚴。詎知英國外首西門，目光如豆，認爲事在遠東，關係歐洲者小，竟淡然置之，反而在國聯大會席上，發表縱容日本侵略的言論，以致英美步調異趨，使日本侵略初步成功。中國訴諸國聯，依照盟約，對日應援用第十六條，但英法無制裁之意，除作空洞的決議而外，從未有任何實際行動。日本侵略中國，國聯未加以制裁，乃在國際上開一惡例，此例一開，於是侵略之風大盛，

使國聯的威信掃地，以致沒有人再相信，國聯是維持世界和平的機構了。到了後來，義大利步日本的後塵，不惜破壞國聯盟約，出兵東非洲，侵略阿比西尼亞國，使英國在地中海上的生命線，也受到法西斯蒂義大利的威脅。英國以其利害有關，乃欲利用國聯機構，以制裁義國。故在日內瓦大聲疾呼，主張對義國實施制裁，但是法國另有懷抱，始終採取不合作態度，使國聯所實施之制裁辦法，不能奏效。當時英國曾以退盟威脅法國，法國總理薩勞（M. Sarraut）竟謂：『集體安全制如果失其功效，法國也勢必退出國聯』。由此可知英美對於國聯的觀念了。

第三，國聯盟約本身的缺點——以其地位而論，國聯並非一太上國家，而具有一種國際人格，僅能行使其若干職能而已。各國政府既不願國聯有更大的權力，我們如何能希望它維持世界和平。此其一。國聯為若干強國所操縱，行政院理事分為常任與非常任兩種，強國如英法義日為常任理事，而其餘國家，均為非常任理事，因此常發生爭奪理事的事情，而將地域種族，文化，宗教暨風俗等，一律置之度外，實與民治原則，根本相反。國聯大會投票表決時，竟採取一致贊成的辦法，亦與民治主義不符。此其二。國聯盟約並非絕對禁止戰爭，並有許多漏洞，聽任戰爭爆發。例如第十六條規定：『國聯會員如有不願盟約第十二條第十三條第十五條之規定而從事戰爭者，則據此事實，應即視為對於所有國聯其他會員有戰爭行為。』同時實施「制裁」時，也常常引起戰爭。例如國聯對義國實施經濟制裁時，墨索里尼首相即曰：『制裁即戰爭』（Sanction Means War）公法學家艾格萊頓（Clayde Eagleton）在其國際政府（International Government）一書中說：『國際公法既不承認戰爭，亦不否認戰爭，戰爭只是一種事變，非法律之力量所能控制。』此其三。國聯盟約中雖然規定裁軍備的條款，但是戰後政局，仍動盪不安。列強除強迫德國裁減軍備而外，迭次召集軍縮會議，終無成就。而德國自希特勒上台後，要求軍備平等的呼聲日高，同時並在暗中擴充軍備，尤其是空軍。因此戰後的裁

軍運動，僅屬紙上空談而已。此其四。要而言之，國聯本身的缺陷，也是集體安全制失敗的主因。誠如艾格萊頓所說：「綜觀國聯控制戰爭的方法，不能不承認有若干缺點。按各項計劃，在和平會議中，已被削弱，嗣後又因種種解釋，益形軟弱。惟各國如能採用盟約所規定的方法，則仍能應付自如。制裁之原則，已具形式；各國如欲制裁破壞盟約之國家，就可依法行動。即此種行動的原則，也已規定，通力合作之方法，也已齊備。所缺少者，乃在未能使各國負有採取聯合行動以制裁破壞盟約國家之義務。良以自大戰結束以來，國家主義風靡一時，各國對於此種義務，均不欲承受，而仍願依賴其國家自衛之武器，不知聯合組織強大力量。目前局勢，動盪不安，殊無安全之感，故未能向其他方面——軍縮問題，有所發展」。

第三節 列強外交的縱橫捭闔

戰後，各民治國雖抱着無限希望，以為這是人類最後一次的戰爭；並欲利用集體安全制機構，保持世界的秩序與安甯；但是二十年來，列強外交的步驟異趨，勾心鬪角，唯自己的利益是圖，因此乃為懷有侵略企圖的野心家所乘，使人類僅隔二十年再發生一次戰禍，所以我們研究這次世界大戰爆發的原因，戰後列強外交的縱橫捭闔，實為促成戰禍的重要因素之一。

第一，英法外交的錯誤，嚴格地說，戰後歐洲局勢所以每況愈下，終不免一戰，完全由於英法外交錯誤所造成。先言法國，戰後的法國外交政策，無往而不以「追求安全」(Seek for Security)為其基調。而最足以威脅到法國的安全的，就是德國的復興。老虎總理克萊蒙梭雖然主張「法德合作共同維持歐陸和平」，但是在和平會議中，仍舊提出種種要求，限制德國的軍備，將萊茵河沿岸劃為不設防地帶，並以巨大賠款的重擔壓在德國的肩上，使德國永無翻身的一天。這種策略，站在法國的立

場上而論，完全是對的，並無不利於法國之處。詎知物窮則變：戰敗的德國，精疲力盡，自無反抗的餘地，只能聽人宰割；但是德國的人民，一方面受到凡爾賽和約的束縛，另一方面又被壓在賠款的重担之下，薄氣也喘不轉來。惟由痛苦而憤恨，由怨恨而奮發，是人類的普通心理。因此全國為絕望的陰霾所籠罩，使確實具有與英法和平相處的魏瑪共和政府，不能維持長久，卒為國社黨政權所推翻。所以戰後法國過分壓迫德國，使社會民主黨政府不能安於位，反而促成國社黨的擡頭，是法國外交的第一個錯誤。迨至一九三三年一月希特勒上台秉政之後，立即要求軍備平等，並以強硬政策對付國際，頗有以武力打破現狀的可能，使法國的「安全」岌岌可危。當時法國外長巴爾多（M. Barthelemy），擬定了一個偉大的計劃，就是組織衛星群企圖包圍德國，使希特勒不能衝出重圍。乃於一九三四年夏季，不惜風塵僕僕，走訪波蘭捷克羅馬尼亞與南斯拉夫四國當局，商訂東歐互保公約（Eastern European Pact of Mutual Guarantee）同時希臘南斯拉夫羅馬尼亞土耳其四國成立巴爾幹小協商，也是巴爾都外長一手導演成功的。此外，巴爾都並極力拉攏蘇聯，促成法蘇兩國關係的接近，可是壯志未成身先死。却於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十一日在馬賽與南斯拉夫國王亞歷山大，同遭暗殺殞命，這是法國外交界的一大損失。而繼任外長賴伐爾，表面上雖然繼續巴爾都的外交政策，但是反英的情緒却非常高漲，乃於一九三五年的新年，前往羅馬訪問義國當局。在七天之內，成立法義協定（The Franco-Italian Agreement of Jan 7, 1935）不惜犧牲法國在東非洲的權益，換取義國在歐洲政治上的合作。但其結果，匪特未能收法義合作的效果，反而鼓勵義國對於東非殖民地的侵略野心，以致造成義阿戰爭。後來在義阿戰爭中，英國因為義侵阿，威脅到大英帝國的生命線，故極力主張國聯對侵略者實施制裁辦法；此在法國，因羅馬協定成立在前，故對於國聯的決議，陽奉陰違，致使經濟制裁未能奏效，引起英國極大的反感。所以巴爾都外交政策未能完全實現，是法國的一大失敗。賴伐爾存心反英

，對於國聯決議陽奉陰違，使國聯的威信掃地，是法國外交的第二個錯誤。斯得萊薩反德陣線（The Stresa Front），有如曇花一現，不久就烟消雲散了。此後英法外交，南轅北轍，益趨露骨，德國要求軍備平等的呼聲，一天高漲一天，英國又有抑法扶德的傾向，使法國朝野焦急不安，賴伐爾乃秉承巴爾都的對蘇政策，親自到莫斯科去，簽訂法蘇互助公約（Franco-Russian Mutual Assistance Pact of May 2, 1935）。一方面對付德國，使希特勒不敢貿然攻擊法國，否則德國就有兩面受敵之虞；另一方面，則在警告英國，切勿再扶抄「德抑法」的老文章。誰也不能否認，法蘇互助公約，是法國外交的一大成功；但是後來法國外交家並未運用外交手段，化爲同盟關係，這是法國外交的第三個錯誤。按在一九三八年德捷糾紛時間，蘇聯會表示態度，堅決主張援助捷克以抵抗德國的侵略；但是法國總理達拉第及外長龐萊，竟輕信英國首相張伯倫



的話，竟採取綏靖政策，在慕尼黑會議中，將捷克奉送給希特勒，後來德國外長里賓特洛甫報聘巴黎，還演出一幕法德兩國共同發表和平宣言的活劇。法蘇關係益見冷淡，法蘇互助公約在實際上亦等於名存實亡。到了一九三九年，英法蘇三國在莫斯科進行談判時：法國還沒有深刻的認識，三國談判的流產，因為英國保守黨執迷不悟所致，但是法國未能盡拉攏之能事，亦為失敗的原因之一。我們倘若打開歐洲的地圖，就可以看出，法國如欲抵抗德國的侵略，則非借蘇聯之力不為功；德國所懼者，東西兩面受敵是也。法國在戰略上採取攻勢，聽任德國傾全力進攻，自難久守；英國縱能迅速赴援，亦難轉敗為勝，而其最有效的援助，莫過於蘇聯，倘能出兵相助，拊推其背，即能解除法國之圍。

迨至義阿戰爭結束之後，西班牙內亂接踵而起，世界上兩大壁壘的對峙，益形明朗，法國當局也深知過去外交的錯誤，乃力求英法外交的一致。處處以英國馬首是瞻。實有校枉過正之嫌。至一九三八年九月間，德捷關係，突趨嚴重，達拉第追隨張伯倫之後，參加慕尼黑會議，在希特勒面前低頭，不惜把捷克奉送給德國，使希特勒得意忘形到極點，更要得寸進尺。當時一般政論家一致評論，法國亦迫隨英國之後，推行綏靖政策，而其結果，法國所受不利影響，實遠在英國之上。一則法捷之間，訂有互助公約，不能與英國同日而語，是以法國更不應對德妥協，徒然助長侵略者的氣焰。另則捷克在歐洲軍略上，處於舉足輕重的地位，捷克淪亡之後，德國在歐洲更可橫行無忌了。在法國領導之下的多許小國，均將感受威脅，而將有投入希特勒懷裡去的可能。如此法國在歐洲大陸，匪特要失去盟主的地位，抑且要陷於孤立的困境了。所以法國採取綏靖政策，縱容德國侵略，實為法國外交的第四個錯誤。

至於英國近年來的外交政策，也由於缺乏眼光遠大的外交家之故，一誤再誤，以致後來造成不可

收拾的局面。我們檢討英國外交，也有下列幾項錯誤：（一）戰後的英國，是「有」的國家，欲維持現狀，故在外交上到處表現出企求和平的苦心，認為將來戰爭的結果，不論戰勝或戰敗，對於不列顛帝國，祇有百害而無一利。因此在行動上，充分暴露出「老大」「苟且」「自私」「遲緩」的弱點。例如一九三一年日本侵略中國時美國國務卿史汀生，曾向英國建議，採取一致行動，以制止日本的侵略，可是當時英國的外相西門，目光如豆，不但未能與美國合作，戢止日本的侵略暴行，反而在日內瓦發表同情日本的論調。因此九一八事變之後，匪特九國公約成爲具文，抑且國聯盟約及非戰公約，也成了廢紙，在國際間開一侵略的惡例。自此凡有侵略野心的國家，都可以自由行動了。所以義大利的侵略阿比西尼亞，德國的吞併奧大利，都是英國縱容日本侵略所造成的。英國下議院討論義阿問題時，曾有議員指西門爲罪魁禍首，是非常合理的。英國外交不知防微杜漸，實爲一大錯誤。（二）英國對付歐陸諸國的外交政策，向以維持均勢（Balance of Powers）爲基調，認為歐陸最強大的國家，就是英國的敵人，應該設法羈縻或予以抑制，戰前英國對於俄法德三國勢力的膨脹，就是用這個「均勢」的法寶來對付的，而且收到相當的效果。所以英國在近代史上，不是助法抑德就是扶德抑法，其中最大的關鍵，不外乎維持歐洲的均勢。英國大外交家巴梅斯登（Lord Palmerston）曾說過這樣的一句話：「英國既無永久的敵人，也沒有永久的同盟；英國的利益，才是我國外交永久的目標。我們不能須臾或忘，合此利益的，便是友邦；反之，便是仇敵。」所以在上次大戰之後，德國既受到凡爾賽和約的束縛，又被壓迫在賠款的重担之下，幾乎連氣也透不轉來，根本談不到復興。此在法國方面，與小協商諸國，結成衛星群，使德國永無擡頭的一天。法國亦沾沾自喜，儼然以歐陸盟主自居，因此英國爲維持歐洲的均勢起見，常常扶德抑法。但到了希特勒秉政之後，德國侵略的氣焰，咄咄逼人，英國才想與法義組成反德陣線，但不久因義阿問題而吹折。其後英法雖能通力合作，但英國終無

法維持歐洲的均勢。研究外交的人，沒有一個不知道均勢一策，是可持而不可久持的。城如蒲愛爾 (B. L. Buel) 在其國際關係論一書中所說：「均勢一項原則，匪特不能保持正義，抑且也不能解決國際問題。因為這祇是一種外交的策略——化強為弱或化弱為強的一種政策。既無所謂國際正義，而又要支配國際政治，當然要唯武力是賴了。……：假如用它來限制戰爭，說不定戰爭爆發的範圍，便要更加擴大，結果所屆，幾于要不堪設想。」雖有人說德國的復興，完全是英國保守黨一手扶掖而成的，雖然不免言之過甚，但是按之二十年來的英國外交，扶德抑法的態度，是昭然若揭的。所以戰後英國對於歐陸仍採取均勢政策，是英國外交的第二個錯誤。(三)英國保守黨對於國際的觀點，認為兩大壘壁的對峙，是國際上大的危機。因此要維持世界和平，就得先分化這兩大壘壁。張伯倫的現實主義 (Realism) 的外交，其含義也就在此，國際間的悲歡離合，固然均以自己的利害為出發點，但是國的外交政策，應建立在合於正義的基礎上。我們檢討英國的外交政策，可知在鮑爾溫內閣時代，就推行分化政策，先是調整英義邦交，於一九三七年一月二日成立英義紳士協定，彼此遵重地中海的現狀：後有召集李翁會議 (Nyon Conference)，對於西班牙內亂嚴守不干涉政策。到了是年五月二十八日，張伯倫繼鮑爾溫為英國首相，他的現實主義的外交政策，益加明朗，一方面對法蘇表示冷淡，而對德義反取同情態度，並在法蘇之間與德義之間，均採取分化政策。照他的如意算盤，最好是廢棄法蘇互助公約及折散羅馬柏林政治軸心。但是這種分化政策的結果，非但未能拆散德義的結合，反而削弱了民治陣線的力量。(四)張伯倫的綏靖政策，也是造成這次大戰的直接因素。英國保守黨對於社會主義的國家，始終不能打破門戶之見，甚至到了侵略火焰蔓延及家門，還不願與她携手合作，而甯願向侵略者搖尾乞憐。英國對於德國吞併奧大利及重整軍備，未加以干涉，姑置不論，但英國在德捷糾紛時期，仍一味採取姑息態度，縱容希特勒為所欲為，甚至張伯倫首相親自到德國去，舉行

英法德義四強會議，簽訂了一種慕尼黑協定 (The Munich Agreement of Sept. 30, 1938)，把捷克奉送給希特勒。當時張伯倫相信希特勒的諾言：『對於歐洲不復有領土野心』 (No Futurer Territorial Ambition in Europe)。而認為歐洲的和平得救了。臨行時並與希特勒發表一種英德和平宣言 (Anglo-German Peace Declaration)，殊不知慕尼黑會議的結果，對於歐洲政局的影響實在太大了。簡單地說，有下列幾項：(1) 捷克本是住於德國勢力侵入中歐途中唯一的有力的障礙；自此中歐即失去天然屏障，岌岌可危；(2) 中歐均勢完全改觀，中歐及巴爾幹半島各小國，對於英法的信仰根本發生動搖；尤其於法國，所謂衛星羣勢將完全瓦解，法國在外交上將陷於孤立的困境。(3) 德國既獲得意外的成就，希特勒侵略野心，當然要比較以前更加氣焰萬丈；何況捷克已失去了軍略上的地位，德國向中歐發展，可無任何障礙與困難。德國鐵血首相俾斯麥會說過：『誰統治了波希米亞，誰就是歐洲的主人。』 (Who holds Bohemia is master of Europe)

第二，美國外交的美孤之一——美國國父華盛頓在外交上會有一句名言，(Alliance With none, Friendship With everyone) 被後來的政治外交家視為圭臬，乃成為美國孤立主義的張本、門羅總統於一八二三年八月三日發宣言，聲明美國對於歐洲各國及其殖民地之政治，決不加以干涉，因此不干涉政策 (Non Intervention)，就成為美國外交政策的基礎之一。迨至上次大戰爆發，美國孤立派仍絕對主張不干涉歐洲的政治。更堅決反對「參加歐戰」，至一九一七年四月二日美國參眾兩院通過對德宣戰案，美國遠征軍開往歐洲作戰。迨至戰爭結束，威爾遜總統携了他的「十四項原則」，到歐洲去參加巴黎和會，重造世界和平，並主張組織聯盟，以消弭戰禍；但至國聯會成立，美國國內發生了變化，即孤立派及不干涉派的勢力，又復擡頭。這是大戰之後必然發生的反動，也就是人心厭戰的結果。加以戰債問題，未能獲得圓滿解決，協約各國相繼「賴債」，在心理上又予美國人民以惡劣的印

象，使孤立派多一口實，大肆宣傳，咸謂參戰結果，徒然犧牲許多人力物力，毫無所獲，以後切不可再捲入戰爭漩渦，即所謂「Keep us out of War」是也。因此不捲入漩渦的觀念乃深入人心，成爲美國外交的傳統政策。我們知道美國是一個民治的國家，舉凡內政外交，均須視民意（Will of People）爲依歸。賢明如羅斯福總統，雖然具有國際主義派的見解，認爲美國孤立或中立，均不能挽回戰禍，美國苟欲保全海外權益，則對於國際上所發生的問題，不得不出面過問。但是到處仍受民意的束縛，故在孤立派與國際主義派的夾縫之中，採取平行外交政策（Parallel Policy），以致未能與列強通力合作，並謀世界的和平及秩序，這也是戰後美國外交失敗的地方。

第三，蘇聯的和平外交——在外交手段的運用上，蘇聯的外交政策雖有種種分野，但研究其目的所在，一言以蔽之，端在保障社會主義國家的和平與安全，使蘇聯得在和平的氛圍中，埋頭從事建國工作。自李維諾夫（M. Litvinov）出任外交人民委員長之後，即向世界各國宣佈蘇聯的外交政策，並於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十日向蘇聯中央執行委員會報告一年來之外交，闡明和平外交的眞義，其言有曰：『蘇維埃政府在此集中全力從事國內物資建設之際，當遵守最高當局的計劃，堅持不作任何外交活動，並避免參加任何政治軍事集團，不過對於現行國際關係的演進，必須隨時加以注意，因爲我們相信「和平不可分割」，地球上任何一部份的和平，如遭破壞，均足以引起普及全世界的戰爭，即使蘇聯不以交戰國的地位參加戰爭，但是任何國際戰爭均足以影響及蘇聯的經濟地位，並將阻制其發展。所以蘇聯政府必須特別注意及各國在國際上所作活動。』李維諾夫並認爲欲保障蘇聯的和平與安全，則非實行集體安全制度不可。故在其任內，縱橫捭闔，盡外交家的能事，匪特與世界各國保持着友好關係，而且還與法國訂有互助公約，並由法國的拉攏，加入國際聯盟。但是到了一九三九年五月三日，李維諾夫突然稱病辭職，而外交人民委員長一職，則由莫洛托夫（M. Molotov）繼任，一

變李維諾夫的主張，而改採現實主義的外交政策。據史太林與莫洛托的見解，英法對於抵抗侵略，既然沒有誠意與決心，蘇聯當不願與之組成反侵略陣線，而寧願與其思想上的敵人，釋嫌修好，反而可以取得一部份利益。即處於德義與英法兩大集團之間，居於舉足重輕的地位，左右世界的政局。蘇聯採取此種態度，即使促成歐洲大爆發，只要蘇聯不參加在內，並非絕對有害；而戰爭曠日持久之後，兩大集團不論誰勝誰敗，均將精疲力盡，即所謂「兩敗俱傷」，徒有利於蘇聯領導的世界革命。所以英法代表在莫斯科與蘇聯當局討論世界反侵略陣線時，無論英法如何讓步，終無成就，卒致流產；反而促成德蘇互不侵犯條約的成立。這不能不說史太林一時為幻想所迷，以致犯了極大的錯誤，至一九四〇年六月二十二日希特勒移師東侵時，便使史太林莫洛托夫等，後悔莫及了。

第四章 歐戰的第一階段

第一章 歐戰爆發的導火線

美國駐法大使蒲立德 (Mr. Bullitt) 於一九三八年十二月間返國述職，向羅斯福總統報告歐洲局勢，並預料「歐戰明春爆發」，當時還認為是一種危言聳聽之談；但是事後想起來歐戰果於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爆發，相差不過六個月，不能不佩服蒲立德大使的真知灼見。其實他所作預言的根據，當然是慕尼黑會議後的歐洲政局。再如美國國務卿赫爾於一九三九年四月中旬，預料歐洲將於夏末秋初爆發，當時曾遭遇孤立派參議員波拉的反對，力言「來日如何，無人可以逆料，依余所見，我們不會遇到什麼戰爭，德國也不準備作戰。」因此赫爾國務卿不得不竭力辯論：「請來我辦公室，一讀海外發來的電報，我可以斷言，那時你的結論，一定會承認戰爭的危險性，遠非你想像所及 (Altop & Kintner: The American White Paper) 所以現行歐戰爆發之由來，不得不從一九三八年九月慕尼黑會議之後說起。

緣自慕尼黑四強會議閉幕之後，英德發表和平宣言，希特勒也聲明德國對於歐洲不復有領土野心，張伯倫行色匆匆返抵倫敦後，也得意洋洋的說，「戰爭可以避免了」，「世界和平得救了」的話，此在巴黎方面，里賓特洛浦外長於十二月六日訪問法國！亦與顧萊外長簽發法德和平宣言，當時歐洲的景氣，歌舞昇平，誰能料到這是大風雨欲來之前的平靜呢？其實侵略者無信義可言，希特勒所提供諸言，決不可置信，否則由此發生的希望必有幻滅之一日。始以德奧關係而論，一九三六年七月十

一日的德奧協定，亦經明文規定，「德國政府承認奧國主權完整，兩國政府對於對方現行政體，包括奧國社黨問題在內，均認為對方之內政問題，無論直接或間接，均不加以何項行動。」但至一八三七年三月十二日，德軍開入奧境，實行德奧合併，所以德國對慕尼黑協定則因為「德國得在中歐東歐自由行動而西歐列強應熟視無睹」之協定。

一九三九年三月九日法國駐德大使古隆德電達外交部，報告與德國東進問題 關之情報，認為波蘭和羅馬尼亞兩國，已為德國今後之目的物，法國駐波蘭大使諾埃爾 (M. Noel) 亦稱：「德國在中歐採取行動之後，其後廣續東進乎？抑或向西推進乎？余在華沙，從各方面觀察，認為廣續東進，最為可能。」(參閱法國外交部所發表之黃皮書 The Yellow Paper) 所以至三月十五日，德國即向中歐開始行動，德軍乃以閃電行動，開入捷克，波希米亞與摩拉維亞兩省，自此匪特慕尼黑會議所造成之局勢，完全被希特勒一手所推翻，抑且波蘭之警鐘亦隨之而響了。先是波蘭學生，舉行反動示威運動，引起德國當局的不滿，希特勒乃於三月二十一日向波蘭提出兩項要求：(一) 將但澤自由市歸還德國；(二) 在波蘭走廊建築一條公路，置於德國主權之下，俾與德國之東普魯士省相銜接。此在波蘭方面，懲於捷克之覆轍，深恐一再向德國讓步之後，反受各種束縛，並認為無論希特勒提任何諾言，均不足信，德國一旦取得但澤自由市之後，即將進一步，將波蘭完全置於其控制之下。波蘭政府基於上述理由，乃於三月二十六日提出對案，斷然拒絕德國要求。於是德波關係惡化，中歐風雲頓趨一變，戰爭的危機，大有一觸即發之勢。英相張伯倫既受希特勒之戲弄，對於波蘭問題，當不能再採取綏靖政策，乃於三月三十一日在下議院聲明英國對於波蘭問題所抱態度，其言有曰：「任何行動，凡屬顯然威脅波蘭之獨立而經該國政府認為必須以全國力量加以抵抗者，英國政府當立即以全力援助之。英國政府業已向波蘭政府提供此項保證；同時法國政府亦授權與余，代為聲明，法國與我國

抱有同樣態度』。波蘭外長貝克上校（Colonel Beck），鑒於國難日趨嚴重，有賴英法之援助；乃於四月三日聘問倫敦，英國政府又將其對於波蘭所接受之約束，重言以聲明之；法國內閣總理達拉第，亦於四月十三日發表公報，對於英波互助協定，表示贊同，並謂「一九二一年成立之法波同盟條約，亦由兩國政府依據同樣精神，重言以聲明之，即法波兩國互相保證，一方生存有關之利益，倘遭受直接或間接威脅時，則另一方當立即予以援助」。波蘭取得英法全力支持，當可目為貝克外長在外交上的一大成功。

但是歐洲的局勢，一天嚴重一天，尤其是中歐東歐及巴爾幹半島，英法不得不發表宣言，保障希臘及羅馬尼亞兩國的安全，惟戰爭的危機並不因此減輕，美國羅斯福總統乃於四月十四日發表演說，表示美國決以全力維持和平，並於十五日分別電達希特勒元首及墨索里尼首相，呼籲和平，詢問德義能否提供保證，在未來的十年之內，尊重各國領土完整及主權獨立。希特勒至四月二十八日始發表演說，答覆羅斯福總統的呼籲，竟將德波互不侵犯條約及英德海軍協定予以廢制，並提出收回舊有殖民地的要求，將德國的野心暴露無遺，而歐戰終不可避免，至此已成爲定論了。貝克外長亦於五月五日發表演說，措辭和緩，其言曰：「德國倘能證明確有和平意向，則波蘭政府無時不準備與之進行談判」。但希特勒果具有和平意向乎？所謂但澤問題者，不過是德國以此爲侵略的「工具」而已。後來義外長齊亞諾與德外長里賓特洛浦在奧大利薩爾斯堡城會見，當時政治觀察家咸謂：「德國欲將東歐界線作一般的修正，已不復諱言，所謂但澤問題，僅是一種口實而已」。（法國駐波蘭大使諾埃爾於八月十二日會以此言報告法國外交部）

希特勒對於波蘭，雖然早已躍躍欲試，但當時的國際環境，實不利於德國有所行動，究其原因，有下列各端：（一）英法態度明朗，英國外相哈里法克斯於六月二十九日發表演說，警告德國，並聲



波蘭政府對於但澤問題所抱態度，已極明顯，毫無模稜兩可之處。波蘭政府亦於八月十一日發表聲明：「德國對但澤與波蘭間之爭議，倘再有干涉舉動，即當認爲侵略行動，並應將德國此種企圖，予以擊破。」（三）英法蘇三國談判，雖遭各種困難，但亦有急轉直下之勢，加以蘇聯外交人民副委員長波丹金（M. V. Polevkin）於五月九日訪問華沙之後，蘇波關係好轉，波蘭的安全又添一重保障。希特勒在這種環境之下，既不能貿然有所行動，當不得不在外交上宣傳上努力，俾能打開這種僵局，他所採取的方法有四：（一）對於波蘭採取恫嚇手段，企圖不戰而定。（二）向西歐各國說明，但澤爲德國最後的領土要求，此後歐洲各國可以自由呼吸，以動搖英法之地位。（三）分化英法兩國，德國各報一致抨擊英國，而對於法國僅視爲英國的助手，欲使法國人民相信，法國係受英國之欺騙，殆已成爲英國在歐洲大陸之士兵。（四）破壞英法蘇三國在莫斯科所進行之談判，里賓特洛浦外長更進一步主張，聯蘇以制英，

國社主義與共產主義，在思想上雖然是絕對不相容，但在現實主義風靡全球的今日，只要利害一

明德波一旦開戰，英國立即予以援助；同時法國外長羅萊亦向德國當局鄭重聲明：「一切企圖，無論出以何種方式，凡欲變更但澤市之現狀致使波蘭以武力抵抗者，法國不得不立即予以波蘭以援助。」（二）波蘭抵抗侵略亦具有決心，例如波蘭陸軍總監斯米格利資上將（Marshal Smigly-Rydzka）於八月六日發表演說稱：「波蘭抵抗但澤自由市參議會及國社黨不任其妨害波蘭權利之一章，茲已開始；我國決意採取「以武力對付武力」之政策；

致，「思想不同」是不會妨害德蘇接近的。法國駐保加利亞公使，在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十六日就向外交部報告，德國政府某要人，尤其是外交部首腦（係指里賓特洛浦外長而言），願與蘇聯互相接近。所以里賓特洛浦外長早有親蘇傾向，尤其對於波蘭問題，在里賓特洛浦的心目之中，一向認為波蘭之爲國，並無持久性質，遲早必由德蘇兩國瓜分。不過最初德國要人對於這一個問題，意見分歧，使希特勒元首無所適從。據法國駐德大使古隆德於五月二十一日電達外交部稱：「關於里賓特洛浦對於蘇聯所懷有之政治計劃，希特勒元首本人，聞亦表示反對，認為因思想上的關係，欲使德國政策趨入此一途徑，爲事極難。但德國高級將領及實業界方面贊成此項主張者，頗不乏人。因此希特勒元首不得不在相當程度內予以顧及，職是之故，過去數閱月來，渠所發表之演說，避免攻擊蘇聯，並聽任德國各報將反共產主義之論調，暫時予以抑低。惟在任何獨裁政制，思想觀念與威信政策，相輔而行，所處地位，極爲重要；惟當個人利益極爲明顯時，思想觀念所構成之障礙，即不復存在。是以希特勒元首在思想所持觀念，初非一成不變。緣自蘇聯外交人民委員長李維諾夫辭職之後，德蘇兩國接近之說，由來已久，且已傳遍了全國。一般人士咸皆相信，希特勒元首原恐德國民衆對於德蘇接近之說，或將發生不利的反響。但此後當可爲之釋然。此在熱烈主張德蘇接近一派，則散佈各種消息，以左右希特勒元首之意見。並向希特勒進言，德國倘與蘇聯合作，可得種種利益。故其第一步似欲蘇聯參加瓜分波蘭之工作，此與波蘭參加瓜分捷克之工作，初無二致。至其第二步，則欲利用蘇聯之人力物力，以打倒不列顛帝國是也，所以德國志願兵自西班牙返國，既然沒有反鮑爾希維克主義的表示，即在希特勒元首發表演說，也不涉及鮑爾希維克主義或共產主義，僅攻擊「民治國」，「戰爭製造者」及「包圍德國者」，身在柏林的古隆德大使，料及德蘇頗有携手合作之可能，對於三國談話的前途，益感焦急，曾迭次電達外交部，就德蘇接近所構成之危機，喚起法國政府之注意，並堅決主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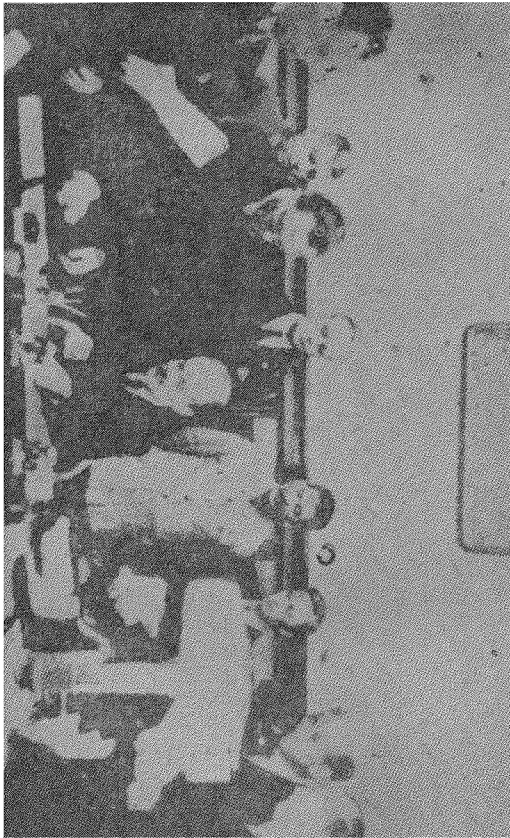
英法應與蘇聯迅速完成談判，以免爲里賓特洛浦外長所乘。法國駐漢堡領事伽羅（M. Caroux）也於七月四日電達外交部稱：「此間各界，對於德靈所進引之商務談判，均保守緘默，惟在經濟界人士，素以消息靈通見稱，咸以爲英法蘇三國協定倘不能迅速成立，則蘇聯政府即準備與德國簽訂互不侵犯條約，以五年爲期。……又據此間觀察家談稱，德蘇兩國一旦合作，則德國於最短期間侵略波蘭之危機，即將爲之增加，或將因此引起歐洲大戰，亦未可必。所以德國遲遲不發動者，實由於希特勒認爲時機尙未成熟，有待英法蘇三國談判之結果。英國駐德大使漢德森，鑒於局勢之危急，迫在眉睫，亦一再電告英國政府，力言「英法蘇三國協定之成立，愈早愈佳」。詎知事與願違，英法蘇三國談判，障礙重重，無法征服，卒致流產；而德蘇在暗中進行商務談判，反極順利，里賓特洛浦外長於八月十五日在薩爾斯堡與齊亞諾諸外長會晤，即告以德蘇接近的發展。並於八月二十一日啓程前往莫斯科，與史太林莫洛托夫進行談判，後至八月二十四日，德蘇在不侵犯條約宣告成立，茲將德蘇協定全文，抄錄如下：

蘇聯政府及德國政府，爲鞏固德蘇兩國間之和平起見，並根據兩國於一九二六年四月簽定之中立條約之基本條款，成立協定如下：

一、簽約國雙方保險避免單獨或與他國聯合，對於對方從事任何暴行，任何侵略舉動及攻擊。

二、簽約國任何一方，被第三國加以軍事行動時，他方不得以何方式之援助，給與該第三國。

三、簽約國雙方政府，今後將保持接觸，以便對於涉及雙方共同利益之事件，從事商討及交換消息。



四、簽約國任何一方，將不參加任何直接或間接反對簽約國他方之列強集團。

五、兩簽約國之間，關於各種事件發生爭執或衝突時，雙方將專以和平方法，經由友好的意見交換，或於必要時設立調處衝突之委員會，以解決此項爭執或衝突。

六、本協定定期十年，附帶規定除經簽約國一方於期滿前一年宣佈廢止外，其有效期間將認為自動延長五年。

七、本協定

當於可能最短期間內，加以批准文件，將在柏林舉行協定在簽字後立即發生效力。

「一九三八年八月廿三日，在莫斯科成立德文及俄文原本二件。

「蘇聯政府代表莫洛托夫，

德國政府代表里賓特洛浦簽字」

德蘇協定簽字後之歐洲，已到了戰爭爆發之前夕，希特勒既可無東顧之憂，對於波蘭的抵抗與英法的援助，就可不必過分重視了。即使因此而擴大為歐洲大戰，德國又無東西受敵之虞，當有「必勝」的把握，所以德國軍人聞及德蘇協定告成的消息，「對於戰事勝利的信念，因而益堅。」按之希特勒的最初計劃，係在西陲方面採取守勢，僅派兵扼守齊格斐防線，不擬向英國戰法國宣戰，即使西歐各國正式對德宣戰，德國亦避不發動攻勢，而希望英法了然干涉之無效，而接受東歐方面的既成事實。同時宣傳部長郭培爾之流，咸認為德蘇互不侵犯條約足以保持歐洲和平，英國苟不得蘇聯之助，即不致為但澤或波蘭而戰，因此使一般人民相信希特勒元首必能達到目的而不致引起戰禍。所以德蘇的突然修好，實在是「外交上的異動（Aplomatic Coup）」足使歐洲局勢益趨嚴重，張伯倫聞訊之餘，



即致函希特勒，為歐洲和平，作最後的努力，

該函內容要點有三：(一)力言英國政府履行其對於波蘭所負之義務，具有絕大決心。(二)倘能造成和平空氣，英國政府準備討論英德兩國間所有懸案。(三)在「休戰期間」(Period of Truce)願德波兩國立即進行直接談判，討論少數民族待遇問題，但在希特勒認為德蘇互不侵犯條約已造成有利於其計劃；英國援助波蘭之決心，不足以改變希特勒既定政策。英國駐德大使漢德森爵士(Sir Neville Henderson)飛往薩爾斯堡訪晤希特勒時，希特勒元首即表示不妥協，並謂一切為英國之過，去年鼓勵捷克，而今又以「空頭支單」交與波蘭，即對於張伯倫首相本人亦不復置信，余不願至五十五歲或六十歲時作戰，而寧願現今五十歲時發生戰爭，最後漢德森大使表示，「使德辱命」(Failure of a Mission)希特勒亦置若罔聞。至此曲意求和的漢德森大使也知道戰爭是不可避免的。可是希特勒在動武之前，還要在外交上玩一套把戲，這就是所謂，「先禮後兵」吧。希特勒於二十五日延見漢德森大使，提出解決時局的方案，其要點有三。(一)但澤及走廊問題，必須立即解決；波蘭採取種種挑釁行動，德國實不能容忍，不論在何種環境之下，為歐洲和平計，必須消滅德國東陸之紊亂現象。(二)德國殖民地要求倘能如願以償，則德國願與英國締結友好同盟條約。聽任不列顛帝國廢續存在。希特勒並提供保證，德國將為英國之奧援，供其驅使。(三)希特勒元首再提供保證對於西歐問題，不感興趣，故未考慮及西歐疆界問題。(Failure of a Mission P. P. 306—308)同時希特勒又於是日午後五時延見法國駐德大使古隆德，表示德國對於法國並無敵對態度，並承認法德兩國現行疆界，其言有曰：「余每念及我國或將因波蘭關係而與法國作戰，輒感苦悶」，希特勒對於英國則採取不妥協態度，而對於法國則非常溫和，顯然是一種分化政策，究其目的，乃在離間英法兩國，使其步驟不能一致，從而陷波蘭於孤立的困境。此時柏林已陷於戰前狀態，與倫敦巴黎間之電話交通，曾一度中斷，食物及日常用品，亦開始實行限制購買辦法。戰爭危機千鈞一髮，漢德森大使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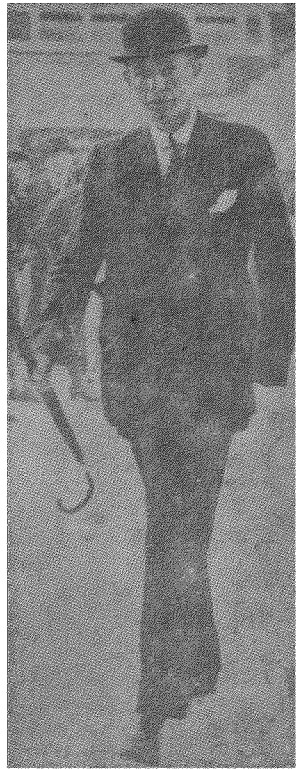
携德國照會飛返倫敦，並於二十八日返抵任所，訪晤希特勒，呈遞英國照會，內容要點有四：（一）重言聲明英國政府對波蘭所負之義務；（二）波蘭政府準備與德國進行談判，俾使德波爭議獲得合理解決；（三）英國政府當竭盡所能，從中斡旋，俾能成立使雙方均能滿意之解決方案。從而為英德兩國成立完全諒解，開一途徑；（四）波蘭問題獲得公平解決之後，即能為世界和平，闢一新途徑；倘若不幸失敗，則英德諒解無望，並將全世界投入戰爭漩渦。此時法國內閣總理達拉第，亦步張伯倫的後塵，致函希特勒，希望德波兩國直接進行談判。同時波蘭外長貝克上校，亦發表聲明，「準備在英國政府所提條件之下，與德國直接進行談判。」希特勒在此種環境之下，又於二十九日夜間，延見漢德森大使，表示在原則上接受英國所提直接進行談判之建議，並以覆文面交大使，其要點有下開各端：（一）德國要求修正凡爾賽和平條約，將但澤及走廊交還德國；波蘭境內之日耳曼民族之生命，均須獲得安全保障；（二）對於英國所提直接談判之議，德國雖然不信其有成功希望，但為保全英德兩國間之永久友誼起見，在原則上予以接受；（三）德國對於領土變更，苟未先與蘇聯商議，則未便提供或參加任何保證。但希特勒此舉，純係騙局，在德國覆文中，已有跡象足資徵信，該覆文會謂：「德國政府期待波蘭全權代表於八月三十日行抵柏林。」漢德森大使即以此文具有最後通牒性質當面詢問希特勒，德方雖以「時機迫切，刻不容緩」為藉口，曲意解釋，但此乃德國有計劃的行動，在二十四小時內，希特勒的騙局，即暴露無遺，英國當局也早已料及，漢德森大使於三十日一天之內，接獲英國政府訓令四件之多。（一）是英國政府的覆文，表示德國照會尚在縝密考慮中，至聲明德國希望英國政府於二十四小時內在柏林產生一波蘭代表，實屬無理，（二）是張伯倫致希特勒的私人函件，內稱英國政府已向波蘭政府提出交涉，促其竭力避免發生邊境事件，並請求德國政府亦採取同樣的預防措施。（三）是英國政府致德照會，聲言英國業已諮請波蘭約束行為，勿再發生事端，以免節外生枝；同時亦請求

德國採取同樣態度。(四)是英國政府向德國所提出的備忘錄，指出德國要求波蘭全權代表必須前來柏林接受德國建議，實屬無理，並提議德國政府應遵照外交途徑，召見波蘭大使，請其將德國建議轉達華沙，俾能進行談判。英國政府必盡其所能，促成德波進行談判，由此可知，英國政府雖然瞭然歐洲局勢的嚴重，但非至最後關頭，決不放棄和平，漢德森大使原定於是日午後十一時三十分訪晤里賓特洛浦外長，但至臨行時，又獲英國政府之訓令，匆匆翻譯全電，直至午夜，始能前往德國外交部訪晤里賓特洛浦，即知德方毫無進行談判之誠意，德外長將解決方案十四要點迅速宣讀一遍之後，即謂波蘭代表前來柏林之限期已滿，認為波蘭政府已拒絕此項建議，於是兩人不歡而散。漢德森大使並獲得可靠情報，德國將於三十一日午刻下令進攻波蘭。

歐洲局勢發展至此地步，誰都料及戰爭已不可避免，但「不到黃河心不死」，仍有抱萬一之希望。而此時出面斡旋時局最適當的人物，首推義國首相墨索里尼，所以齊亞諾諸外長於三十一日午刻，延見英法兩國駐義大使，告以「義國政府擬於九月五日召集國際會議，討論凡爾賽和約各項條款，並邀請德國參加。惟須英法兩國表示同意之後，始可向德國發出請柬。」英美當即交換意見，但德軍已於九月一日侵入波蘭，英法仍欲保全和平，為人類和平作最後的努力，一方面向義國提出覆文，表示贊同；另一方面則向德國外交部提出警告，要求德國軍事當局停止一切侵略行動，並立即將其軍隊退出波蘭領土；苟非然者，則英法即認為德國侵略波蘭，而為履行其對波蘭所負之義務。德國外交當局，仍置之不覆，而由義國齊亞諾詢問英法兩國，此項警告是否有最後通牒性質；但亦深知戰禍不可避免，即使召集國際會議，也不能挽回歐洲的危機。誠如貝克所謂：「因德國無故侵略，吾人已在戰爭之中；當前的問題，不在舉行國際會議，而在英法採取聯合行動，以抵抗德國的侵略。」因此義國乃放棄國際會議的主張，於是英法也完全絕望了。英國外相哈里法克斯乃於九月二日的深夜，在上議院發

國總理達拉第亦在衆議院發表演說稱：「波蘭現已遭受最不公平而最橫暴之侵略，凡會保障波蘭獨立之各國，不得不出面干涉，徒而加以保衛。英法兩國決非食言之國。」漢德森大使乃於九月三日午前九時，正式通知德國外長里賓特洛浦，英國已與德國成立戰爭狀態（Belligerent State）。同時古隆德大使亦提出同樣通知。於是第二次歐洲大戰以德波問題爲導火線而揭開其序幕。茲將英法對德宣戰書，翻譯如下：

(一) 英國宣戰書——「戰爭狀態現已存在於英德之間矣。外務部條約司司長鄧巴爾（R. Dumbarr）於今日午前十一時十五分，前往德國駐英大使館，由德國代辦谷特（T. Koth）接見，當即以照會一件面交谷特代辦，告以自今晨十一時（英國夏令時間）起，戰爭狀態已存在於英德兩國之間。此項照會即爲正式宣戰書，英國致德最後通牒所規定之答覆期限，亦於今



表演說：「我國政府對於義國政府所作之努力，深爲嘉尙，但在波蘭橫遭侵凌該國各城市慘被轟炸及但澤問題用武力片面解決之時，我國政府實未便參加會議。」此項演說會得全體議員的熱烈歡迎。同時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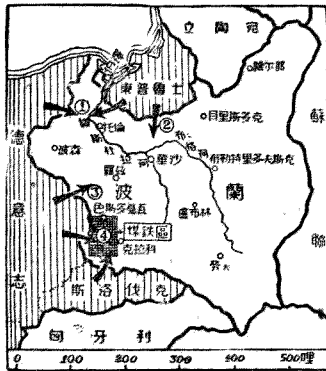
晨屆滿，而德國外長里賓特洛甫於期滿後二十分鐘，又邀請英國駐德大使漢德森爵士往訪，以德國覆文面交漢德森大使。德國覆文共計十一頁，其主要之點，乃在德國對於德軍退出波境一事拒不提供任何保證。其餘各節，均係宣傳之詞，其唯一的目的，似在企圖將現行戰爭爆發之罪責，加在英國身上。依照外交常例，應予谷特代辦以便利，俾使其本人及使館職員離英返國。但須於最短期間啓程。至於德國駐在英國各埠之領事，亦予以同樣之便利，俾能返抵德國。此在英國駐德大使漢德森及使館全體職員及各地領事，則已獲得谷特代辦之保證，德國必能予以同樣之便利。此外美國政府業已接受英國政府之請求，代為照料英國在德國之利益，即已委托美國駐德國大使館辦理。此在德方，則已由瑞士駐英公使館代為照料德國在英國之利益。』(The World Almanac 1940, P47)

(二) 法國宣戰書——「德國政府不願和平解決爭議之方法，並不願負責方面呼籲進行自由討論或調處，且不惜違背其於對波蘭及非戰公約簽約各國所負之義務，竟於九月一日以侵略行為加諸波蘭，使法蘭西共和國不得不履行其對波蘭所負之援助義務。此項義務係由衆所週知之條約發生，亦為德國政府所知者。英法兩國政府，為遏制侵略，以保全和平，已作最大之努力，但為德國政府所拒絕。故由於德國侵略波蘭之結果，自九月三日午後五時（紐約時間）起，戰爭狀態已存在於法德兩國之間矣。本照會係依照一九〇七年十月十八日第三次海牙公約第二條對於開戰所規定之辦法而送出。」

第二節 波蘭又遭德蘇瓜分

希特勒對於波蘭問題，成竹在胸，早已決定以武力解決，法國駐漢堡領事伽羅於八月二十二日即電達法國外交部稱：「德國政府希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手段，侵畧波蘭，務須於八月杪之前，予以解決；並深信英法因蘇聯態度之故，不致出面干涉。」迨至德蘇協定簽字成立，德國即開始秘密動員，

到了九月一日拂曉，德國陸軍未經宣戰就侵入波境，德國空軍亦同時出動，轟炸波蘭各大城市，尤其是波蘭的空軍根據地克拉科（Krakow）飛行場，使波蘭空軍措手不及，於轉瞬之間，即喪失其所有戰鬪力。加以波蘭境內的防空設備，簡陋不堪，經德國機群作有系統的轟炸之後，匪特各軍事目標及鐵路交通均被炸毀，抑且民氣亦因此消沉，使波蘭軍民面臨強敵，幾不知如何抵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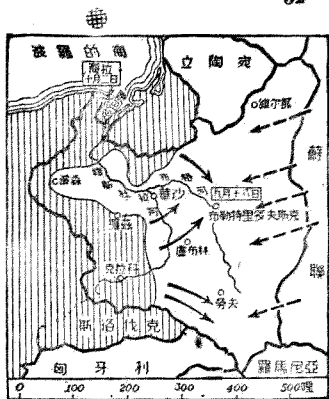


德軍既採取閃電戰畧（Lightning War），於九月一日侵入波境之後，即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佔領上西里西亞（Upper Silesia）的工業中心捷斯托科華城（Zastochowa），同時但澤市宣佈併入德國，波蘭走廊的南端亦被德軍切斷，波軍雖然英勇抵抗，但波蘭軍事當局在事前毫無準備，在德波邊界處，均未設防，使德國機械化部隊得以長驅直入，而波軍軍備陳舊，尤其缺乏平射炮（Anti-tank Gun），故對於德國坦克車之猛攻，幾無法抵抗。九月二日斯洛伐克聯邦亦乘人之危，參加德軍侵略波蘭之戰，開入約伏利奈區（Tavorina），佔領村莊二十六處之譜，希特勒元首鑒於東戰場之重要，乃於是日親赴前線督戰，並發表最後演說，將戰爭之罪責，誣諸英國之包圍政策。德國亟欲於一星期內結束波蘭之戰，故對於華沙，採取鉗形戰畧（Pincer Tactics），北路自東普魯士省出發，進攻波蘭走廊，將走廊北端之波軍加以包圍，然後再乘勝南下，九月五日德國先頭部隊離華沙僅有三十英里之遙，德國長距離大炮已能炮擊波京。使波蘭政府及外國使節，不得不相率離京他適。此在南路德軍，亦有進展，五日佔領加托維茲（Katowicz）及朱爾沙（Chorzow）兩城，六日又佔領克

拉科 (Cracow) 重鎮，希特勒會到波蘭，民族英雄畢爾蘇斯基將軍 (General Pilsuski) 之墓前獻花致敬，德軍並北向波蘭臨時政府所在地盧布林城 (Lublin) 推進。中路德軍，分三面圍攻波森城 (Poznan) 其最後目標，亦在波京華沙。惟波軍實力，集中在中路，迭次反攻，頗為得手，曾有一次德軍陣地幾被突破，波蘭騎兵作戰，尤見英勇。但遭德國空軍集中轟炸，未能乘勝西進，迨至德方開到大批援兵之後，德軍處境始能轉危為安，並將敵軍包圍，波軍仍孤軍奮鬥，至二十日聲嘶力竭時，不得已而向德軍投降，官兵共計十七萬員名。

德軍三路進攻波蘭，以北路進展最為神速，其先鋒於九月八日即已到達華沙北郊；惟波蘭民氣極旺，一般婦女均協助士兵，開掘戰壕，人人咸抱與華沙共存亡之決心。波蘭政府遷往東陸斯尼亞丁鎮 (Sztalin)，華沙於十一日遭德機猛烈轟炸，自曉達夜，先後共歷十七次之多，滿城烽火，幾成火窟，人民遭受侵略的痛苦，實不堪言狀。

在德波戰爭中，蘇聯的態度如何？當為世人注意的焦點。莫斯科始終保持緘默，其究竟意向，非外人所能洞悉。但至九月十六日波蘭軍隊實行總退却及華沙危在旦夕的時候，蘇聯政府突然照會波蘭大使格齊波夫斯基 (Waclaw Grzybowski)，表示紅軍將越過邊界開入波境，以保護蘇聯之利益及白俄羅斯烏克蘭兩少數民族。並聲明蘇聯雖採取軍事行動，但對於德波戰爭，仍嚴守中立。至於蘇波互不侵犯條約，在波蘭不復能認為存在期間，不能不目為廢除。紅軍乃於十七日拂曉開入波境，自東而西，佔領格魯波戈依 (Glibokoye) 摩洛特許諾 (Molodechno) 及伏洛斯亨 (Volozhin) 等城，未遭波蘭軍民抗拒，長驅直入，又復渡過尼埃門河 (R. Niemen)，佔領戈洛利特斯 (Korolitz) 杜勃諾 (Dubno) 及戈洛米亞 (Kolomea) 等城。波蘭遭此意外的打擊，不知如何應付才好。波蘭總統莫錫基 (Ignace Moscicki) 爰乃偕同貝克外長，出亡羅馬尼亞的塞諾蒂城 (Cernauti)。同時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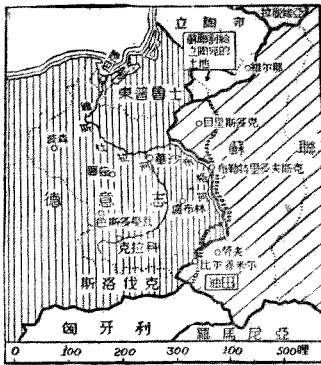


大犧牲，但仍承認現行疆界，不欲改變；或謂德國尙有其他作戰目的，實爲欺人之談。至於波蘭的命運，將由德蘇兩國決定」，同時德國軍事當局亦電令前線總司令勃勞希區中將 (Col. Gen. Walther Von Brauchisch)，宣佈波蘭戰爭已告結束，內稱：「前線將士乎！維斯杜拉河流域之大戰，即將結束，所有波軍悉被殲滅，是以波蘭戰事業已告成，我軍在東線作戰，未及三星期，即已獲得赫赫戰果，誠堪慶幸」。

華沙軍民抗戰日久，早已聲嘶力竭，加以德國飛機大炮轟擊華沙，日夜不斷，所有防禦工事悉被炸毀，衛戍司令部不得已乃於九月二十七日獻城投降。德國外長里賓特洛浦成竹在胸，早已料及華沙日內即可解決，故在華沙投降之日，里賓特洛浦已在莫斯科與外交人民委員長莫洛托夫會晤了，翌日德蘇兩國瓜分波蘭的協定，即由雙方代簽字。

軍又於是日佔領庫特諾 (Kutno) 杜勃林及布勒特里多夫斯克 (Brest-Litovsk) 十八日紅軍開到該城，德蘇雙方乃劃定臨時疆界，以勞夫——符洛特西米茲 (Wlodzimierz) ——布勒特里多夫斯克——貝里斯多克 (Bialystok) 一線爲界，波蘭戰爭發展到此階段，在實際上已告終了，華沙軍民猶負隅抵抗，英勇不屈。雖獲得世人的欽佩，但在軍事上不過將波蘭戰爭的殘局，多延長幾天而已。所以十九日希特勒在但澤市發表演說，即發動其所謂「和平攻勢 (Peace Offensive)」希望歐戰就此結束，而達到其侵略波蘭的目的，其言畧謂，「德國爲和平計，並未向英國或法國宣戰；德國西陲，雖受重

此項協定的要點有二：（一）劃分蘇德兩國在波境內的疆界。即自立陶宛南端起，向西經過奧克斯托（Augustow）城之北，而至德國邊界。再自德國邊界至比薩河（R. Pisa）流域，經由沃斯特洛勒加（Ostroloka）向東南行至布格河（R. Bug）之克利斯蒂諾波爾（Krytynopol）然後西行，經過拉華魯斯加（Rawa Ruska）之北，而至薩波普河（R. Saborp）。再自此沿桑河流域（River San）直達其水源。」（二）蘇聯從旁協助希特勒所發動的「和平攻勢」。德蘇發表聯合公報稱：「德蘇兩國深望歐洲早日恢復和平，英法應即停止其無意義的對德國作戰；苟非然者，則英法應負戰爭延長之責。」又謂「德蘇已為東歐永久和平造成一安全基礎，德國努力與英法講和倘遭失敗，則德蘇對於今後所當採取之必要措置，應隨時互相磋商。此外，蘇聯並同意，以其所需之原料供給德國」。



（一）內政的腐敗——波蘭要人大半帶有親德色彩，雖知處境困難，但不思充實國防，改革陸軍

德蘇瓜分波蘭的一幕，就此結束；波蘭總統莫錫基逃亡羅馬尼亞，亦於九月三十日提出辭呈，而由賴克維茲（Wladislaw Raczewicz）繼任，當即任命薛戈斯基將軍（Gen. Sikorski）為內閣總理，組織新閣，由法國而遷至倫敦，即吾人所稱「倫敦波蘭政府」（Polish Government in London）以期協約國戰勝之後復國。

德波戰爭未歷三星期，波軍即呈總崩潰之象，卒被德蘇兩國支解瓜分，在東歐地圖上消滅，波蘭人民又遭此空前浩劫，命運之苦，實堪世人同情。我們研究波蘭失敗的原因，有下列數端：

，使之現代化機械化；僅存僥倖心理，認為處於德蘇兩大強國之間，只要手段靈敏，就可以避免戰禍。迨至戰爭前夕，外長貝克上校仍認為德國無作戰之決心，猶勸告莫錫基總統對德讓步，後來德波談判無法進行，戰爭終於爆發，波德邊境，既無防禦工程可以扼守，且國內又無防空設備，致使波蘭軍民，對於德國飛機坦克車的猛烈進攻，幾無法抵抗。到了九月十七日紅軍開入波境之後，波蘭軍民雖仍準備負隅抵抗，但波蘭政府早已移入羅馬尼亞境內，無意抵抗，使苦守華沙的孤軍，不得不投降。



(二)外交的錯誤——貝克外長雖然也知道德蘇兩國是波蘭的敵人，應該隨時隨地加以防範；但在貝克的心目中，蘇聯比較德國更要可怕。所以波蘭於一九三三年七月三日與蘇聯簽訂互不侵犯條約之後，又於一九三四年一月二十六日與德國成立互不侵犯條約。貝克外長認為波蘭的安全，靠了這兩種條約的保障，就可以高枕無憂了。殊不知這種政策，最為危險。希特勒在德波協定簽字後，就認為德國對於波蘭的外交政策握有抵押權。時時引誘波蘭，對於蘇聯的烏克蘭邦共同行動，蘇聯看到波蘭親德的色彩日益濃厚，對於波蘭的熱情也隨着趨於冷淡，而在事實上，德波問題最為嚴重，但澤市與波蘭走廊，都是德國亟欲解決的問題。希特勒的朋友盧森堡 (Alfred Rosenberg) 曾說過一句話：『吞噬波蘭，實為大日耳曼的根本要圖。』貝克外長對於波蘭的友敵，認識不清，認敵作友的結果，至德波一旦有事的時候，波蘭就陷於孤立無援的困境了。此其一。其次，波蘭因有德波互不侵犯條約的存在，故在慕尼黑會議之前，未能與捷克締結同盟，同心戮力，共同抵抗德國東進；迨至慕尼黑會議之後，德國併吞捷克，唇亡齒寒，波蘭即成為德國的目的物，其後英法蘇三國在莫斯科進行談判，組織反侵略集團，波蘭猶拒絕蘇聯的援

助，致使三國談判流產。波蘭政治家均無灼見，須知波蘭一旦與德國有事，苟不得蘇聯的援助，決不能抵抗得住德國機械化部，英國政論家哈特（Liddell Hart）著有英國國防（The Defence of Britain）一書，對於這一層說得非常清楚，英國老政治家勞喬治（Lloyd George）在莫斯科會議時，也會大聲疾呼，認為非與蘇聯接近不可，其言有曰：「吾人援助波蘭，欲使其奏效，則非得蘇聯之協助不可。」波蘭既不與捷克法國結成同盟，又拒絕蘇聯的保障，至戰事爆發，孤立無援，實為波蘭外交的極大錯誤，此其二。

（三）軍事的失敗——波蘭的陸軍，在歐洲居四五位；尤其是波蘭的騎兵，為各國所不及。惟自上次大戰以還，未能改善，使之現代化或機械化。所以波蘭軍隊，都是一九一四至一九一八年的舊式軍隊，共計步兵三十師，騎兵十二旅，配備簡陋，尤其缺少平射砲，遇到德國的坦克車，就無法應付了，波蘭的空軍，更加可憐，加以防空設備不行，在德國空軍的猛烈轟炸之下，也無法抵抗德軍。此外，波蘭邊界三千五百英里，與德國毗鄰者，達二千英里之遙，而在德波交界處，並未設防，德軍攻入波境，毫無困難。亦為波蘭軍事失着之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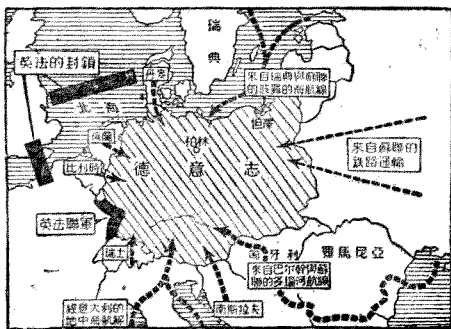
（四）地理的因素——在地理上，波蘭也很難防守。從南部的喀爾巴阡山脈起至北部的波羅的海為止，一片平原，只有幾條河流，足以構成軍事屏障，德捷與波蘭毗連，佔波蘭邊界四分之三，形成大半圓形的包圍線。故德方集中正規軍五十師及後備兵十師進攻波蘭。總數達一百萬人之衆，波軍自難抵抗。

（五）英法未援助——英法雖於九月初旬同時對德宣戰，但德軍在西線採取守勢；扼守齊格斐防線（Siegfried Line or West Wall）按兵不動，英法在戰爭初起，動員尚未完成；加以民治國不能迅赴事機，予波蘭以有效的援助。使波蘭軍民大失所望。亦為波蘭之役失敗的原因之一。

第三節 法蘭西悲劇的始末

希特勒採取「閃電戰略」(Blitzkrieg)，利於速戰速決。故德國在現行歐戰爆發之初，即集中全力在東戰場向波蘭大舉進攻；而在西線方面則採取守勢；俾在波蘭之戰(Battle of Poland)結束之後，在外交上發動和平攻勢，從早結束戰事，而達到其侵略波蘭的目的。波蘭戰事果於四星期內告一段落；而英法方面，在開戰之初，因行動遲緩，未能迅赴事機，後在德波戰爭期間，又復採取守勢，雙方僅在馬奇諾防線與齊格斐防線之間，發生小規模的遭遇戰，所有各種現象，均與希特勒的原定計劃相符。故於波蘭被德蘇兩國瓜分之後，希特勒即在外交上發動和平攻勢，一方面挾蘇聯以威脅英法，德蘇兩國會發表宣言，表示「兩國深望歐洲早日恢復和平，英法應即停止其無意義的對德作戰；否則英法應負戰爭延長之責」。另一方面則嗾使義國出面斡旋和平。惟英法對此，洞若觀火，決無棄戰言和的可能；何況英法作戰目標(War Aims)早已向外宣佈，質言之：(一)戰爭既已爆發，非至推翻德國的納粹政體不止；(二)將歐洲永久和平置於合於正義的基礎之上；(三)希特勒絕無信義可言，任何諾言，均不可置信，是以決不中途妥協；(四)準備長期戰爭，必至獲得最後勝利而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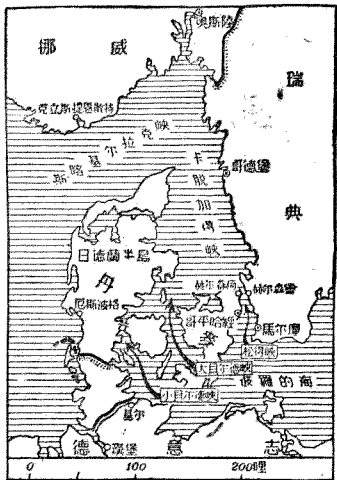
希特勒在和平攻勢失敗之後，也不得不改變論調，向國人宣佈準備長期戰爭，並揚言即將向西歐



諸國大舉進攻，可是在事實上德軍在西線，仍採取守勢，尙須俟機而動。此在英法方面，因其採取長期消耗戰，故在軍事上也採取守勢，而僅在經濟上，憑其海軍的優勢，對德實行封鎖政策（Policy of Blockade）企圖在經濟上致德國的死亡，先是封鎖其進口貿易，使德國在物資上無法獲得國外的接濟，後來更進一步，封鎖其出口貿易，使德國的商品不能在海外市場銷售。是以在西線平靜無事的時期，所謂經濟戰（Economic Warfare）却愈演愈烈，英法最初發表一種違禁品清單（List of Contrabands），通知各中立國不得以違禁品運往德國。因此德國也採取反封鎖（Anti-Blockade）的措施，這就是最有效的潛水艇政策（Submarine Policy）派遣大批潛水艇四出活動，專以擊沉英法及中立國的商船爲事。使公海（Seven Sea）竟成爲危險地帶，後來英國海軍部爲對付這潛水艇的威脅起見，又實行獲航（Convoy）辦法，俾能減少商船的沉失。

但是英法的封鎖政策，並未能使德國的來源完全中斷，其中最大的原因，乃在北歐的丹麥，挪威諸國，均在德國武力威脅之下，竟成爲德國自國外取得接濟唯一的橋樑。因此英法欲在經濟上致德國的死亡，則非加緊封鎖及擴大範圍不可。張伯倫首相於一九四〇年四月三日向下議院宣佈加緊封鎖德國之後，英法乃於四月八日正式向外宣佈，在挪威領海內安放水雷，使德國的軍艦及商船，不復能利用挪威領海，同時挪威的鐵礦砂，也不能自那維克（Narvik）及基魯奈（Kiruna）兩港運往德國了。希特勒受了英法一大打擊，當不能束手待斃，乃於四月九日，採取閃電戰略，一舉而侵入北歐，以迅雷不及掩耳之手段，席捲丹麥，挪威兩國。北歐戰爭由此爆發。丹麥國王克里斯丁（King Christian）爲避免生靈塗炭起見；命令人民採取不抵抗主義，所謂丹麥國竟於二十四小時在歐洲地圖消失了。此在挪威則予以全面抗抵，德國巡洋艦「勃魯許」（Blücher）號與「卡爾斯魯黑」（Karlsruhe）號，均被挪威沿海要塞炮台所擊沉，但德軍在那維克港登陸告成，同時挪威京城奧斯洛

(Oslo) 亦於是日陷落，國王哈康 (King Haakon) 偕同王室政府及外交人員，倉卒出走，遷都哈瑪爾城 (Hamar)，賡續抵抗。英法艦隊赴援，曾在那維克港外，與德國軍艦發生大規模海戰，雙方互有損傷，聯軍企圖登陸，但為德國炮火所擊退，挪威國社黨領袖裘士林 (Vidkun Quisling) 組織傀儡政府，一般局勢，每況愈下，挪威駐英公使於四月十六日晉謁張伯倫首相乞援，英國乃派遣海空兩軍，襲擊斯達汪格 (Stavanger) 與特隆漢 (Trondheim) 兩港。但亦無濟於事，不能挽回挪威的危局，淪陷區軍員，北歐戰爭在事實上已告一段落，協約軍猶負隅抵抗，不過將挪威戰爭的殘局，多延長幾天而已。挪威軍隊相率投降，該國南部悉在德軍控制之下，英軍僅在特隆漢與那維克兩港之間，與德軍交戰，其所扼守之港口，亦相繼淪陷，五月三日英軍自奈姆索斯港撤退，並將史坦因傑城交由挪威軍扼守，殊知該軍司令蓋特茲上校 (Col. O. B. Gatz) 竟向德軍要求停戰。德軍乘勝北開，解除那維克港守軍之圍，挪威戰爭至此完全結束。英法聯軍敗北，究其原因，不一而足，據張伯倫首相於五月七日在下議院宣稱：「協約國計劃的失敗，殆由於兩大因素所致：第一，吾人未能取得飛行場，聽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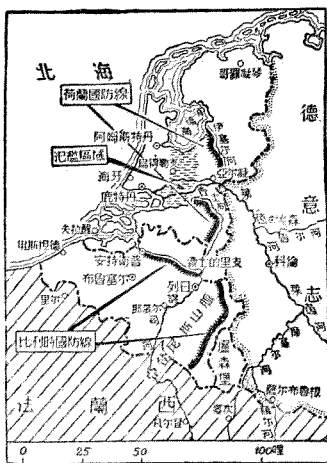


法國山地部隊一師，在奈姆索斯港 (Namsos) 登陸，開往特隆漢港作戰，俾使德軍不能呼應，同時協約軍於二十三日自德軍手中奪回格拉丹根城 (Gratangen) 並俘獲德軍多名。但在史坦因傑城 (Steinkjer) 一役，協約軍遭受挫折，二十四日希特勒任命德波文 (Josef Terboven) 為駐挪威

我國戰鬪機使用；第二，德國援兵迅速開到，實出於吾人意料之外」。

英法聯軍在北歐戰爭中又遭挫折，影響整個戰局甚大，一則予英法以一大教訓，引起英國的閣潮，張伯倫內閣由此解體，而由精明能幹的邱吉爾繼起秉政。另則德軍又獲得意外的成就，使希特勒也發生輕敵的心理，促成德軍西侵荷比法蘭西諸國。所以北歐戰爭是法蘭西悲劇的序幕。

迨至五月十日，希特勒認為時機業已成熟，乃於是日清晨五時三十分，藉口協約國企圖佔領荷比，命令陸海空三軍暨傘兵，同時侵入荷蘭，比利時，盧森堡公國，於是西歐戰爭由此擴大了。盧森堡公國，係最爾小國，當非德軍的對手，未及法國援軍開到，早已不戰而亡，夏洛特大公爵夫人 (Grand Duchesse Charlotte) 即於五月十三日偕同康索爾親王 (Prince Consort)，出奔巴黎。此在荷蘭，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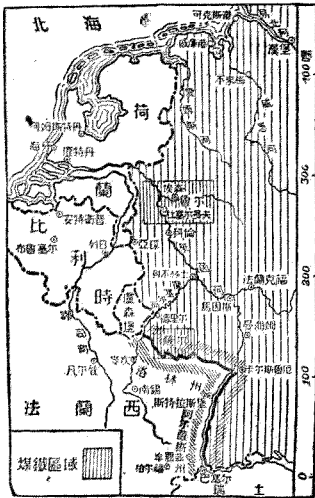


事 (Princess Juliana)，乘坐英國軍艦逃往倫敦。荷

事前雖有充分的準備，將軍事重地盡為海水所淹沒，使德國機械化部隊無用武之地，但是德國對於這個「低國」(Low Country)，也早有準備，故德軍在洛埃蒙特城 (Roermond) 侵入荷境之後，即用大批傘兵在鹿特丹 (Rotterdam) 海牙 (The Hague) 阿姆斯特丹 (Amsterdam) 等附近地方降落，佔領各重要據點，同時德國在荷蘭境內，早已組有「第五縱隊」(The Fifth Column)，以為內應。故德軍於五月十三日即開抵鹿特丹港，將荷蘭全國截為兩段，荷蘭女皇威勒明娜 (Queen Wilhel-

蘭軍事當局迫不獲已，乃向德國求和，荷蘭軍總司令溫克曼將軍 (General H. G. Winkelman) 於五月十四日自荷京發表廣播演說稱，「為避免繼續流血及犧牲起見，特下令停戰。於是西歐戰局的重心移至比利時。按比利時軍隊在上次大戰中，英勇抵抗，素負盛譽，為各國所欽佩；故在此次大戰中，比國軍民英勇抗戰，亦不減當年。但無論如何，終難抵抗得住德國機械化部隊，德軍於五月十日侵入比境之後，翌日即渡過亞爾培運河 (Canal Albert)，而迫近軍事重鎮列日城 (Liege)，英法看到比國的危急，乃派遠征軍赴援；五月十四日協約軍在剛勃羅 (Gembloux)，與德軍發生大規模的坦克車會戰 (A tank battle)，但仍不能遏制德軍向比京布魯塞爾城推進，至五月十七日，比京即告不

守。而洛文 (Louvain) 與馬林斯 (Malmes) 兩城，亦相繼陷落，比國政府遷至奧斯登特 (Ostend)，廣續抵抗，但德軍攻勢，如火如荼，銳不可當，德軍又於是日突破馬奇諾防線，而抵比國奈繆爾



械化部隊 (Panzer Units) 於二十二日開抵法國阿倍維爾港 (Abbeville)

(Boulogne) 推進，使英法聯軍在法國西北部及比利時作戰之部隊，失去聯絡，德國空軍並轟炸法國

內已獲得驚人的進展，其機

始撤退；同時德軍在法國境

遠征軍乃於五月二十日起開

勢所趨，已不能挽回。英國

但是英法聯軍在佛朗特之役

(The Battle of Flanders)

，猶欲作最後的努力，惟大

勢所趨，已不能挽回。英國

遠征軍乃於五月二十日起開

始撤退；同時德軍在法國境

內已獲得驚人的進展，其機

佔領查凡爾斯 (Anvers)。

比利時戰局雖然非常危殆，

但是英法聯軍在佛朗特之役

(The Battle of Flanders)

，猶欲作最後的努力，惟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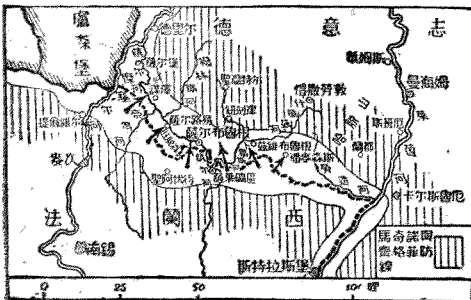
勢所趨，已不能挽回。英國

遠征軍乃於五月二十日起開

始撤退；同時德軍在法國境

內已獲得驚人的進展，其機

的鄧寇克港 (Dunkelque) 及英國的杜佛港 (Dover) 另有一支德軍，又自亞拉斯 (Arras) 進攻加萊 (Calais) 港，法國的戰局，混亂到極點，五月二十四日德軍又自剛勃萊城 (Cambrai) 進攻伐倫西恩城 (Valencienne)，將佛朗特區之英法比聯軍切成數段。協約軍為逃出德方所設之陷窰起見，與德軍作殊死戰，企圖突出重圍，但德軍仍加緊包抄行動，以巴波姆 (Bapaume)，亞拉斯，伐倫西恩，及剛勃萊四城，佈置一四方陣 (Quadrangle) 企圖將英法比聯軍五十萬至一百萬員名，一網打盡，故在各地發生空前激戰，尤其是伐倫西恩一役，雙方死傷，均極慘重，使協約軍不得不南移；此在北面之比軍，在比王利奧波特三世 (Leopold III) 統率之下，不勝德軍的壓迫，乃於五月二十八日向德軍無條件投降，德軍開入勃魯齊 (Bruges) 齊勃魯格 (Zeebrugge) 及奧斯登特三鎮，未遭遇任何抵抗，比國內閣總理比埃洛 (Hubert Pierlot) 雖宣佈國王此舉違背憲法，並下令三軍廢續作戰，但大好河山業已破碎，乃率領全體閣員，出亡巴黎。比王投降，對於佛朗特區苦戰的英法聯軍，實為一致命的打擊，英法當局在事前雖會極力勸告比王，切勿出此下策，但是比王仍一意孤行，藉口比軍彈竭糧盡，既不能自英法獲得接濟，唯有出於投降一途。所以英法聯軍在比王投降之後，立即自鄧寇克港開始撤退，當時雖有海空兩軍掩護撤退，但遭德軍不斷砲擊及轟炸，不論在人力物力方面，均受重大損失。英法聯軍狼狽不堪的情形，實非筆墨所能描寫。於是西歐的戰局重心，又復由「佛朗特之戰」移至「法蘭西之戰」(The Battle of France) 了。



法國國防軍總司令甘茂林將軍 (General Maurice Gamelin) 常常得意地說：「我們唯一的戰略，就是採取守勢，以坐待德國的消耗」。故在波蘭戰爭期間，法軍扼守馬奇諾防線，按兵不動，每天發表的戰報，千篇一律，都說：「西線平靜，無事足述。」美國人民竟稱爲 Phony War。迨至德軍於五月十日侵入荷比盧三國，除派兵前往比利時作戰而外，在軍事上仍採取守勢，大家都迷信馬奇諾防線，有金湯之固，只要能扼守此一防線，即可萬無一失，詎意至荷蘭停止抵抗之後，希特勒之視線即集中在法比兩國，並採取德國名將舒萊芬將軍 (Count Schlieffen) 的遺言，即「加重右翼」，德軍自比利時蘆森堡侵入法境，於五月十四日佔領色當 (Sedan) 與朗威 (Longway) 兩鎮。德方並未派一兵一卒進攻馬奇諾防線，但至德軍攻佔色當，朗威之後，法人自認爲有金湯之固的馬奇諾防線，在事實上就失去了它的作用了。其後德軍強渡繆斯河 (R. Meuse)，並在色當城之西南，佈置一袋形陣地，法國第九軍潰不成軍，狼狽退却，致使德軍在繆斯河流域開一廣及五十英里之裂口，於是德軍乃乘勝南下，進窺巴黎，法國政府鑒於局勢的危急，爰於五月十六日宣佈擴大戰區至法京巴黎。聯軍總司令甘茂林將軍亦頒軍令：「任何部隊，凡不能前進者，倘放棄其所保衛之國土，則當置之於死地。」同時萊諾內閣 (Reynaut Cabinet) 也實行改組，延請法國名將貝當上將 (Marshal Henri Philippe Pétain) 爲內閣協理，兼任政府之軍事顧問。惟前線戰事，每況愈下，法軍幾無法阻制德軍前進，德軍佔領色當之後，未及數日，其機械化部長驅直入，於五月十九日，已抵聖岡且城 (St. Quentin) 附近，全國輿論，爲之譁然，對於聯軍總司令甘茂林將軍，尤表不滿，政府當局乃任命魏剛將軍 (General Maxime Weygand) 爲總參謀長兼前敵總指揮，俾能振作法國軍民的精神，與敵人作殊死戰，務使前線戰局轉危爲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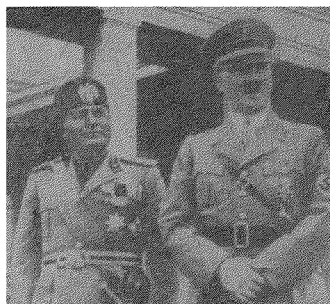
德軍佔領聖岡且城之後，即分兩路進兵。其一由東而西，直法迫國沿海，從而威脅英倫三島的安

全。其二則由北而南，進窺巴黎，企圖擊潰法國的抵抗力。茲將「法蘭西之戰」的經過，分述如次。

(一) 右翼德軍首先用坦克車二千輛進攻朗特利西 (Landricies) 及基斯 (Guise) 兩城，而抵埃斯納河 (R. Aisne)。然後向西推進，佔領貝洛納 (Peronne)，沿索姆河 (R. Somme) 西進。另有德軍一隊，以鐵甲車為先導，佔領亞拉斯城之後，迅速南下，佔領亞眠 (Amiens) 城，並與自貝洛納城西進之德軍取得聯絡。不使法軍取得休息的機會，立即乘勝向西疾進，直搗索姆河重鎮亞倍維爾城。如此匪特德軍業已迫近英吉利海峽，法國要港如波洛泉及加萊等，指日可下；抑且英法比聯軍也被切成數段了。魏剛將軍看到戰局的日趨惡劣，乃無法在索姆河及埃斯納河流域鞏固陣地，但德軍並不停止前進，又由亞倍維爾港向北進攻波洛縣港，德國坦克車隊於五月二十三日就開到該港。同時又有德軍一隊自亞拉斯西向西進攻加萊港，渡過希爾特河 (R. Scheldt) 進犯亞蒂尼 (Atigny) 亦於二十四日佔領加萊港，於是法國海岸勢陷於德國控制之下了。德軍並繼續北上，進攻格拉佛林港 (Gravelines) 從而威脅鄧寇克港，不意比王利奧波特三世又於五月二十八日投降德國，英國遠征軍不得不自鄧寇克港撤回國了。

(二) 德軍左翼，於佔領聖岡且之後，即乘勝南下，進窺巴黎，一舉而佔領拉翁 (Laon)，而至沃亞斯—埃斯納運河。使巴黎也感到岌岌可危了，法國外交部乃將重要檔案，付之一炬。二十一日德軍又佔領勒得爾 (Reims) 及索亞松 (Soissons) 兩城，德軍先頭部隊離開巴黎僅有六十英里了。迨至六月三日，德國轟炸機首次空襲巴黎，美國駐法大使葡立德險遭不測，平民死傷千餘人。魏剛將軍乃在自亞倍維爾港至拉翁城一線佈置陣地，以抵抗德軍廣續南下。希特勒果於六月五日清晨四時，下令總攻，按當時德國的作戰計劃，企圖在貝洛納，拉翁，以及亞眠三戰區，同時發動新攻勢；但是魏剛防線 (Weygands Line) 業已防置就緒，於是索姆河之戰，又揭開其血幕了。

德軍乃在西自勃萊斯爾河 (Breisle R.) 起，東至夫人大道 (Chemin des Dames) 一線發動攻勢，尤以索亞松及勒得爾兩戰區，最為猛烈，草草佈置的魏剛防線，當不堪德軍一擊，六月七日即被德軍突破。法國無法挽回危局，是非常明顯的了。暫作壁上觀的墨索里尼，又有混水摸魚之意，到了這



時候，目睹法國戰敗之勢已成，大可乘人之危，剩火打劫，乃命令外長齊亞諾於六月十日通知英法兩國駐義大使，自六月十一日起義國與英法兩國也成立戰爭狀態。同時出兵進攻法國的南部，並對英國發動非洲殖民地之戰爭，於是歐戰的範圍更加擴大了。

希特勒受到義國參戰的鼓勵，當然非常興奮，乃加緊軍事行動，集中全力以圍攻巴黎，自法國沿海一帶起，東至法國森林地帶為止，在這四百里長的一條戰線上，德國集中勁旅，不下一百師之譜，所有坦克飛機，均在一萬以上，法蘭西之戰規模的龐大，空前未有，德軍在法國沿海方面，突破了英法聯軍防線，開抵貝都納河 (Bethune R.)，逼近狄埃浦港 (Dieppe) 與哈佛港 (Le Havre) 就是盧森 (Luxembourg) 也岌岌可危了。法軍實行總退却，一瀉千里，退至夫人大道。但在塞納河流

城仍與德軍作殊死戰，惟因實力懸殊，卒為德軍渡河，迫近巴黎西郊，法國政府處於危城之中，終非善策，乃循總司令部之請，遷往都爾 (Tours) 繼續辦公，德軍圍攻巴黎日亟，法軍不得已放棄巴黎北面的夏多蒂萊 (Chateau-Thierry) 於是德軍渡過馬爾納河 (Marne R.) 巴黎益見危急，西面德軍亦已抵沃亞斯河。六月十二日德軍佔領巴桑 (Bassano) 波蒙 (Beaumont) 里斯姆 (Rheims) 盧森以及貢比泉 (Compeigne) 等城，巴黎的屏障完全為德軍所佔領，巴黎在事實上已成爲孤城了。法國政府

乃請美國駐法大使蒲立德正式通知德軍總司令部，宣佈巴黎為不設防城市（An open city），法軍源源退出巴黎，德軍乃於六月十四日開入巴黎，並未遭遇任何抵抗。



袖，織組新內閣，任命魏剛將軍為協理。新閣一經成立，貝當上將

戰局發展到此地步，匪特軍心渙散，抑且民氣亦極沮喪，對於德軍的攻勢，幾無法繼續抵抗。萊諾總理乃於十四日向美國羅斯福總統作最後一次的呼籲，請求美國派遣大批飛機越過大西洋前來法國，俾能擊潰統治歐洲的惡勢力。但羅斯福總統受參眾兩院的束縛，僅能答曰：「在不受軍事約束的範圍內，儘量以飛機大砲及彈藥接濟法國。使萊諾總理大失所望，雖欲廢續抗戰亦不可能，法國政府又自都爾遷往波爾鐸港（Bordeaux），內閣舉行會議，討論和戰問題，歷三日之久，因閣員意見紛歧，未獲成議；萊諾內閣不得已乃於十六日提出辭呈，主和派以賴伐爾為中心，即擁護八十四歲之老將貝當上將為領



於十七日以法國政府的名義，向德國求和，並致電希特勒元首稱：「我們的敵人，倘於戰爭之後，仍能以光榮待我，準備與吾人簽訂協定，猶如士兵之間；則現行戰爭即可結束」。希特勒乃邀請墨索里尼前往慕尼黑，共商法國投降問題。在此期間，前任內閣總理萊諾與邱吉爾亦在都爾會晤，英國建議：將英法兩帝國併而為英法聯合國（Franco-British Union）為法國內閣所拒絕，因此都爾會議不歡而散，英國遠征軍逐漸撤退回國，邱吉爾亦於六月十八日返抵倫敦，向下議院宣佈「法蘭西之戰業已失敗」（The Battle of France was lost）

德法兩國在貢比泉森林（Compiègne Forest）中，進行談話，討論停戰的條件與辦法，法國雖然猶日「光榮的和平」（Honorable Peace），但在戰敗之後，投降乞和，還有什麼光榮可言，祇能聽任戰勝國宰割而已。所以法德停戰協定（Franco-German Armistice Treaty）於六月二十日，就在餐室車中簽字了，德國代表計有希特勒代表即德軍總司令季德爾將軍（Gen. Wilhelm Keitel）航空部長戈林上將及海軍總司令賴特上將（Admiral Erich Raeder）三人，法方則以洪齊格將軍（General Charles Huntziger）勒魯克海軍少將（Rear-Admiral Maurice A. Le Luc）貝舍萊將軍（Gen. Jean M. J. Bergeret）暨諾埃爾（Leon Noel）四人為代表。這個停戰協定是具有歷史性的重要文件，茲將其內容要點，分述如次：

（一）西線於法義簽訂停戰協定六小時之後，下令停止作戰，

（二）德國得佔領法國西部海岸自都爾城至瑞士日內瓦一線以北之法國領土，在佔領區內，除地方行政而外，德軍所佔領之一切權利，法國政府須予以各種必要的便利；佔領區內德國駐軍之給養，由法國負擔。至於未佔領區，仍由法國政府統治。

（三）法國海陸空軍，應即遣散並解除武裝，僅得剩留一小部份，駐紮在法國南部未佔領區內，

官兵員額，由德義兩國會同決定之。

(四) 德國得向法國要求，將法國所有軍械，包括大砲，坦克車，飛機，沿海砲台以及彈藥，在良好狀態之下，交予德國；在未佔領區內之一切軍械彈藥，苟非留作法軍應用者，概須在德義管理之下，加以保存；未佔領區內的兵工廠，亦須立即停工；法國不得以任何軍械接濟英國。

(五) 法國佔領區內所有軍事用品，防禦工事，海軍船塢，砲壘工廠以及各種交通工具，均須在良好狀態之下，交予德國，不得加以毀壞。

(六) 法國政府應將本國艦隊，召回本國領海，並解除武裝，而在德義兩國監察之下，加以扣留，不得使用；但其中一部份，得由德義兩國指定，用以保護法國殖民地之利益。

(七) 德義兩國間運輸貨物，法國應予便利。

(八) 法國政府應即釋放德國戰爭俘虜；但法國戰爭俘虜，仍由德國加以圈禁，至和平條約簽字後為止。

(九) 法國佔領區內所有無線電台，均應停止廣播。

(十) 此項停戰協定，一俟法義簽訂同樣性質之協定後，立即發生效力；至法德和平條約成立後失效；法國倘不履行上開各項條件，則德國得隨時宣告廢止。

法國議和代表團：由洪齊格將軍率領，乃於六月二十二日乘坐德國軍用飛機，前往羅馬，與義國當局談判停戰條件。双方代表在羅馬郊外殿西薩鎮 (Villa Juvise) 會晤，依照法德停戰協定的內容，擬就法義停戰協定，即於六月二十四日午後七時十五分簽字。法國代表仍為洪齊格將軍等四人，而義大利方面則以齊亞諾，陸軍總司令巴杜格利奧上將 (Marshal Badoglio) 海軍參謀長加伐奈利海軍上將 (Admiral Domenico Cavagnoli) 及空軍參謀長普利戈洛將軍 (General Francesco Pricolo) 等

五人爲代表，墨索里尼本人未出席。內容要點，與法德停戰協定，大體相同，所不同者，有下開各端：

(一) 義國得佔領法國南部爲義軍進攻法國時所佔領之地域；沿法義交界三十英里內，法國應拆除一切防禦工事。

(二) 法國要塞如都隆 (Toulon) 比塞大 (Bizerta) 奧朗 (Oran) 亞約西奧 (Ajaccio) 等港，一律拆除防禦工程。

(三) 義國得享受使用東非洲法屬索瑪里蘭吉波蒂 (Jibuti) 之一切權利；並控制自該港至阿比西尼亞京城之鐵路。

(四) 在都尼西亞，阿爾熱里亞及法屬索瑪里蘭境內，劃分若干不設防地帶。(The World Almanac 1941, pp. 68, 83)

於是希特勒，於六月二十五日正午十二時三十五分，下令停戰，並宣佈全國懸旗十日，以慶祝這次德軍所獲得的『空前大勝』(The most glorious victory of all times) 此在維希方面，貝當上將一再發表廣播演說，力言停戰協定雖極苛刻，但仍不失光榮(hard but honorable) 並說明法國戰敗的原因，完全由於英國在戰時未能以全力援助所致。但其內心的痛苦，不言可知。法國政府並規定六月廿五日爲法國國恥紀念日，通令全國一致懸掛半旗以誌哀，貝當上將並向全國人民發表廣播演說稱：『因余不能同意，聽任法蘭西民族廣續流血，故政府不得不向德國要求停戰』云。法蘭西在戰前是歐陸的盟主，素居頭等強國的地位，而今法國對德作戰，未及五十日而降，像一顆明星的殞落，從此沒沒無聞了。』

第四節 法國戰敗及其前途

德軍於五月十日侵入荷比並進攻法國，未及一週，荷蘭屈服於前，比利時投降於後，於是德軍乃乘勝侵入法境，勢如破竹，亦未及一月，法國政府爲情勢所迫，不得不向德國求和，至六月二十四日下令停戰，爲時僅歷四十五日。曾煊赫一時的歐陸盟主，竟屈服於希特勒面了。按在此四十五日之中，祇見德軍的長驅直入，戰無不勝；而英法聯軍，竟一蹶不振，始終未能打一勝仗，足爲轉敗爲勝的起點，非任何人所能料及，法國的投降，尤出於吾人意料之外。以雙方的實力而論，英法聯佔優勢。據國際和平運動協會(The International Peace Campaign)的統計：(一)陸軍——德國現役軍隊二百萬員名，徵召後備兵入伍服役，至最大限度，可增加至九百萬員名，此在英法方面，英國現役軍隊七十萬員名，戰時可擴充至二千五百萬員名；法國現役軍隊二百萬員名，至戰時可增加至四百五十萬名。(二)空軍——德國第一線飛機四千架，後備飛機四千架，合計八千架。此在英法方面，英國第一線飛機三千五百架，後備飛機二千五百架，法國第一線飛機二千架，後備飛機一千架。(三)海軍——德國僅有戰鬪艦七艘，航空母艦二艘，巡洋艦八艘，驅逐艦四十四艘既潛水艇六十艘。此在英法方面，英國擁有戰鬪艦十五艘，航空母艦九艘，巡洋艦六十三艘，驅逐艦一百七十八艘暨潛水艇七十三艘；法國也有戰鬪艦七艘，航空母艦二艘，巡洋艦十八艘暨，驅逐艦七十艘潛水艇七十六艘。由此可知，雙方的軍事實力，誠可謂勢均力敵，在開戰之初，大家都以英法實力充足，對於最後勝利可操左券，就世界聞名的政論家美國記者根室(John Gunther)，在現行大戰爆發的前夕，正在歐洲大陸訪問各國朝野回國後寫了一本「希特勒的代價」(High Cost of Hitler)一書，也認爲英法實力強大，有恃無恐，並謂德國外強中乾，必敗無疑。但誰能料到法國不堪德軍一擊，就此投降乞和呢；其中定必另有其原

因所在。據我們平心研究，法國戰敗，有下開各項因素：

(一) 外交上的錯誤——法國於上次大戰結束之後，斤斤以「安全」是求，不從大處着眼，將歐洲和平建立於合理的基礎上，反而苛刻的條件，加諸德國，企圖使德國受和約的束縛，永無翻身的一天；並認為德國的衰弱，就是法國安全唯一可靠的保障。但其結果，適得其反，致使社會民主的政府，不能在德國立足，而為國社黨散下種子。迨至一九三三年一月杪希特勒上台秉政之後，法國既不欲以和平方法修正凡爾賽和約的不平等條款，又不以強硬的態度對付希特勒；反而一味追隨英國之後，聽任德國重整軍備，並縱容希特勒侵略，造成不可收拾的局面。此其一。法國於一九三五年五月二日與蘇聯締結互助公約 (Franco-Russian Mutual Assistance Pact of May 2, 1935)，誰也不能否認，這是法國在外交上的一大成功；但是法國並未運用工夫，將互助公約化為同盟條約。又不得不說是法國外交的一大錯誤。一九三八年德捷糾紛期間，蘇聯會堅決主張援助捷克，以抵抗德國的侵略，但是法國總理達拉第與外長龐萊，竟輕信英國首相張伯倫的話，在外交上完全以英國馬首是瞻，對於侵略者一味委曲求全，飛往德國慕尼黑參加四強會議，甘心將捷克當作禮物奉送給希特勒，後來德國外長里賓特洛浦訪問巴黎，還演出德法諒解共同發表和平宣言的一幕，使法蘇兩國關係益趨冷淡，法蘇互助公約也就等於名存實亡。到了一九三九年三月，英法蘇三國在莫斯科進行談判的時候，法國還沒有深刻的認識，三國談判的失敗，因為英蘇雙方各有成見所致，但是法國未能運用外交手腕，促成英蘇合作，亦為莫斯科談判流產的原因之一。吾人打開地圖，就可以看出，法國苟欲抵抗德國的侵略，則非借蘇聯之力不可。德國所恐懼的，是東西兩面受敵，希特勒所以不顧一切與其思想上的敵人簽訂互不侵略條約。其理由也就在此。法國在戰略上向來採取守勢，聽任德國傾全力進攻，自難持久，英國縱能迅速赴援，亦難轉敗為勝，而其最有效的援助，莫過於蘇聯。史太林倘能出兵相助，以撥其背，即

能解除法國之圍。法國外交家未能看清這一層，實爲一大錯誤。此其一。

(二) 國防的空虛——法國軍事當局雖然也知道欲求法國的安全，必須充實防務，尤其是法德兩國的交界處，應建築鞏固的防禦工程。所以法國國防部在戰後，會不惜耗費巨款，充實馬奇諾防線，以此一防線所耗費的人力物力而論，確爲一工程浩大的建築，誠可謂有金湯之固，但是德軍侵入法境，未必一定要突破馬奇諾防線，而可由荷比方面侵入。上次大戰時德國不惜侵犯比利時的中立，其故在此；據軍事專家的意見，戰術 (Tactics) 容有變化的地方，但是戰略 (Strategy) 却是一成不變的。德軍侵入法境，必須假道荷比廬森堡，過去如此，今後亦然，但是法國國防部，漫無認識，以爲有自瑞士邊境起至蒙梅第 (Monedy) 爲止的一條馬奇諾防線，就可以安如泰山，而不想將此防線延長，由蒙梅第起向西，沿比國邊境而抵於海岸。法國倘若早已延長馬奇諾防線至海，則比國投降之後，法國還可扼守防線，阻制德軍侵入，不致如此一敗塗地，不可收拾。此其一。其次是法國的陸軍，在歐洲大陸素負盛名，但至近年來，未能完成機械化，所以法軍遭遇到德國機械化部隊，就無抵抗，誠如巴黎晚報 (Soiree de Paris) 主筆賴柴勒夫 (Pierre Lazard) 所說：「因爲法國政治十五年來，不肯籌措經費，添設攻勢戰所不可缺少的機械配備。」甘茂林將軍還很得意地說：我們唯一的戰略，就是採取守勢，以坐待德國的耗竭。」我們從來沒有看見過只能守不能攻的軍隊能打勝仗。此其二。最後還有法國的空軍，也要負法國戰敗的一部分責任。據外人調查，法國飛機共有三千架，以視德國空軍，瞠乎其後，而且在實際上，法國的飛機總數，還不足三千架，論其品質，更不能與德國空軍，相提並論。所以在法蘭西之戰中，德國空軍無往而不佔優勢，德軍既在飛機掩護下進攻，使法軍無法抵抗；同時德國轟炸機又不斷轟炸法國大城市，使民氣沮喪到極點。法國政府在軍心渙散與民氣沮喪的情形之下，唯有出於投降一途了。至於法國空軍落後的原因，乃在飛機生產量太小。據法

國文學家莫樂 (André Maurois) 在其法蘭西大悲劇 (French Tragedy) 一書中說：「一九三六年的情形，江河日下，比一九二九年更加不如，工廠常常罷工，政府只圖苟安，官場習氣太重，竟使法國飛機生產數量，幾等於零。一九三七年，法國工廠製造飛機的數量，說來也使人不信，每月祇造成三十八架，而德國的飛機生產數量，每月總在千架以上。」他又說：「法國的戰敗，是因為飛機不足，坦克車不夠，高射炮太少；又因工廠為數有限，不能彌補這些缺點」。

(三) 內政的腐敗——以法國的政治制度而論，實有許多缺點，使法國的內閣不能久安於位，因此政潮迭起，而前後內閣的施政方針，又不能一貫其舊。這是法國政治不能清明的根本原因。按法國的政治制度，是採取的議會內閣制，原與英國的內閣制，大同小異；不過法國的政黨組織，比較英國發達，所以在法國眾議院中，小黨林立，任何大的政黨，均不能獲得過半數的議席，一黨內閣無由成立，不得不聯合其他的政黨，組織混合內閣 (Coalition Cabinet)。而混合內閣比較一黨內閣不穩定。因為一黨內閣有同一的政見，用同一政見的人為閣員，內閣自然可以統一，此在混合內閣，既由政見不同的人混合組織之，不但內閣容易瓦解，而且內閣決定政策，須參考各政黨的意見而成立妥協辦法，因此政府的施政方針，也不能本着同一的精神，循着同一的主義，貫徹始終。同時內閣總理祇能支配同黨的閣員，而不能指揮別黨的閣員，所以內閣舉行國務會議或閣議時，討論到任何問題，閣員的意見終極分歧，使內閣總理無法對付。倘若雙方堅持成見，唯有出之於辭職一途了。是以法國內閣更迭，幾為尋常茶飯，不足重視，最短命的內閣，甫經成立，明天就辭職不幹的，也屢見不鮮，試想法國政局天天在風雨飄搖之中，政治如何能走上軌道呢？加以法國的議會，採取兩院制，眾議院與參議院的權力相等，遇到兩院意見發生衝突時，內閣更窮於應付。總統解散眾議院，須徵求參議院的同意。在這種制度之下，內閣遇到困難問題時，往往不願呈請總統解散眾議院，而自動辭職下台。所以

法國的政治制度，實在是內閣制中最壞的一種。何況法蘭西民族的特性，對於任何事情，不論大小，最歡喜發表意見，故法人的思想，非常複雜，主張亦因人而不同，法國議會因意見不合而動武的，也是常事，再加一般政客黨人，最愛興風作浪，掀起政潮，使政府不能久安於位，自然不會有偉大的成就，法國二十年來的政治，就在這種情形之下混過去了。平時毫無建樹，一旦遇到緊急事變，就要手忙足亂，不知如何應付，至於一般人民，大半醉生夢死，沉緬於歌舞昇平之中。慕尼黑會議之後，世人對於四強協定，均斥為無恥，但在巴黎民衆，竟額手慶幸，誠如莫樂所說：「巴黎人民對於英法在外交上的退讓，竟當作勝利一樣的慶祝；甚至巴黎市參議會某君，還提議將巴黎某街，改名爲九州路，以紀念這個屈服的日子。」法人的心理如此，這真是咄咄怪事，迨至歐戰爆發，法國實行總動員，竟有壯丁畏戰而自殺的。此外，還有一點，就是法國國內，社會主義的思想，遍及全國，各產業部門的工人，都實行四十八小時工作制，工人方面對於資方稍有不合之處，動輒實行全國總潮工，使國家的實力，蒙受極大的打擊，尤其是法國的軍火工業，受到嚴重影響，不能加緊生產，以完成政府的重整軍備計劃。所以到了戰時，不論是飛機，大砲，坦克車，平射砲，高射砲，以及一切軍械，都要感到不敷應用了。

法國戰敗的原因，既如上述：今後法國的命運如何？亦爲決定歐洲局勢的重要因素之一。貝當和賴伐爾迭次向法國人民說：「沒有法國就沒有歐洲」，雖然言過其實；但無論如何，法國在歐洲政治中仍將處於極重要的地位，這是誰也不能否認的事實。所以今後法蘭西的命運，仍值得我們研究國際問題者的注意。

憶在義國參戰，法國南北受敵之時，法國政府在波爾澤港討論和戰問題，意見甚爲紛歧，結果主和派獲得最後勝利，向德國投降乞和；依照當時的情勢而論，法軍在前線業已潰退，巴黎也已陷落，

外援又不可期，賡續抗戰，固有極大的困難；不過德軍在法國北部所獲得的勝利，並不具有決定性質，法國朝野果有「寧爲玉碎毋爲瓦全」的決心，即使法國的領土完全淪陷，法國政府猶可遷至殖民地，賡續抗戰，轉敗爲勝，非不可能。而今法國當局竟不出此，反而向德義求和。起初猶曰希望光榮的和平，不接受屈辱的條件，但觀於停戰協定的條款，還有什麼光榮可言。因此法國主戰派領袖相繼出亡國外，例如前任內閣總理達拉第前任殖民部長芒台爾（M. Mandel）前任外交部長台爾博斯（M. Delbos）及前任海軍部長剛秉基（M. Campinchi）等，企圖逃往非洲法屬摩洛哥，後因事機不密爲當局所逮捕，僅有萊諾內閣陸軍部次長特戈爾將軍（General Charles de Gaulle）亡命英國，乃在倫敦組織法蘭西民族委員會（The French National Committee）呼籲法人賡續與英國駢肩作戰，以求法蘭西民族的解放與自由，世人稱之爲「自由法人」（Free French）惟苟安心理普及民間，一般法人在戰敗之餘，均不願再動干戈，因此危如累卵的貝當政府漸趨穩定，並着手進行修改憲法的手續。貝當乃於七月八日召集參衆兩院，舉行國民大會（The National Assembly）。參衆兩院先分別開會，衆議院以三百九十五票對三票之絕對多數，通過自行撤銷的決議案，參議院以亦二百二十九票對一票的多數，通過此項議案，於是法國的議會就此壽終正寢了。至於參衆兩院所組織的國民大會，其性質與會議不同，其唯一的任務，乃在修正法國憲法。故開會之後，立即討論內閣協理賴伐爾所提出的法國憲法修正案，因爲政府對於此事早有佈置，未經討論立即付諸表決，結果以五百六十九票對八十票的絕對多數，予以通過，全體議員中僅有十五人放棄投票，此項議案規定：「國民大會以全權授與貝當政府，俾能宣佈新憲法，以在新秩序之下保障勞工家庭及祖國之權利。此次修正憲法必須得法國人民之贊同，然後交由尙未產生之人民代表，予以通過。」（The World Almanac 1941, P. 69）自此貝當乃由內閣總理晉升爲法國元首（Chief of State），並於七月十一日宣佈新憲法，其與舊憲法不同

者：有下開各項：

(一) 政府大權集中於元首一人，元首得任命內閣閣員及各部部长；全體閣員及部長，祇對元首負責。

(二) 元首的權限如次：

(1) 在參眾兩院成立之前，元首執行閣議中之法權；

(2) 在參眾兩院成立之後，遇有內憂外患，元首有頒佈關於財政預算及徵稅代法律命令之權；

(3) 任何法令，概由元首公佈施行；

(4) 元首任命文武官員；

(5) 元首掌握全國軍權，為全國最高統帥；

(6) 元首有下令實行特赦之權；

(7) 元首有與外國進行談判，核准條約，及接見外國使節之權；

(8) 元首有宣佈全國或局部戒嚴之權；

(9) 元首得議會之同意，有向外國宣戰之權。

(三) 元首指定內閣協理賴伐爾為元首繼承人。

(四) 一八七五年二月二十五日公佈之憲法及一一八七五年七月十六日公佈之憲法，其內容有與新憲法抵觸者，一律作廢。(Decree of July 11, 1940)

自此法國的政體，又由議會制變為獨裁制了。貝當政府雖然一天鞏固一天，但是對內對外困難重重，瞻望前途實未可樂觀。

第一是法德合作 (Franco-German Collaboration) 問題，雖然貝當只講究表面的光榮與否，賴伐爾更具有濃厚親德色彩，但是希特勒對於法國的欲望無窮，除非法國做了德國的附庸，完全聽任希特勒宰割，否則在法德之間的問題，是無法解決的，德國加諸法國的壓力，也只有一天重一天。其中最重要的有：(一) 法國軍艦交與德國使用；(二) 法國殖民地由德義日西班牙四國分配；(三) 法國自由區內的海空根據地；(四) 法國的人力物力歸德國控制；(五) 法國站在德義方面，重行參戰。貝當對於這些問題，看得很清楚，內心也很明白，倘再對德讓步，則必遭國人的憤慨，徒爲特戈爾派反對政府增加一種口實。所以自始至終，沒有與德國談判的誠意，僅在外交上虛與委蛇而已。因此引起德方的不滿，一九四〇年十月二十四日貝當與希特勒在法國蒙都亞 (Montoire) 會晤，確定新政策的原則，法德雙方對於此事，均諱莫如深，賴伐爾僅謂：「此項原則，對於法國榮譽及生存有關之利益，而無妨害之處」。事後貝當也說：「抉擇之權，雖操於戰勝國之手，但亦須聽憑戰敗國。蓋所有救亡之道，若果完全不通，則吾人必知如何等待與如何受苦……吾人當知如何隱忍吾人所受之恥辱，悲哀乃至破碎。反之，若戰勝國能知如何處理勝利，則吾人亦必知如何處理戰敗」。由此可知希特勒對於貝當倚老賣老，亦無可如何，蒙都亞會晤的結果，並未能解決法德間的問題，因此對於賴伐爾漸表不滿，至一九四一年二月二日，賴伐爾也不得不辭職下野。希特勒終不能充分利用戰敗的法國，實在是他最痛苦的一件事，但是如何加緊法德合作呢？投鼠忌器，對於八十四歲的老將貝當，實在無法可想，因此又想利用賴伐爾出來主持法國的政治，爲人作嫁的賴伐爾，乃於一九四二年四月十八日東山再起，爲法國政府首長 (Chief of Government)，大權獨攬，使貝當徒擁元首的虛名，賴伐爾再行秉政後，即宣佈其政策：(一) 以完全尊重法國之榮譽及權利爲基礎，而與德國樹立諒解，實行合作；(二) 參加反鮑爾雪維克主義之鬭爭；(三) 爲歐洲新秩序而與德國共同努力。其上台的第一

炮，就是與德國商就法國戰爭俘虜與法國熟練工人互交換的辦法，一方面藉此解決德國缺乏人工的恐慌，另一方面法國戰爭俘虜也可以逐漸返國。一舉兩得，當然是賴伐爾最得意之作。迨至十一月八日英美聯軍在北非登陸，德義聯軍籍口開入法國自由區，使法國的內政外交益趨惡化，貝當乃於十八日改組政府，又指定賴伐爾為法國元首臨時繼承人，並以至權授予賴伐爾，得發表任命法令，以應付現行困難局勢。自此賴伐爾大權在握，更可以為所欲為。今後法德關係的趨向，也就不言可知了。

第二是英法關係的惡化，竟致化友為敵。先是邱吉爾首相自法返國，向下議院發表演說，攻擊法國投降的不是，並謂「波爾鐸政府會提供諾言，在開始議和之前，必將法國軍艦駛抵英國港口，但現已違背諾言，竟同意將法國軍艦獻與獨裁者。」貝當乃發表廣播演說，反唇相譏，其言有曰：「英方痛苦，實為吾人所稔知，即邱吉爾深恐法國所遭之厄運降臨於英國是也。蓋在邱吉爾首相僅能判斷英國之利益，至於法國之利益何在，初非渠所能判斷也。以事實而論，我國國旗，並未染有污點，我國軍隊曾在各處英勇抗戰，徒以軍械較次，迫不獲已而要求停戰。」迨至七月三日英國海軍為使法國軍艦不致投於敵人手中起見，乃採取強硬手段，解決法國艦隊。其時有法國艦隊一隊，計有戰鬪艦「鄧寇克」號與「斯特拉斯堡」號兩艘，依照停戰協定之規定，寄碇在北非法屬阿爾熱里亞，奧朗港 (Oran) 英國海軍要求法國艦隊司令香沙爾海軍中將 (Vice-Admiral Gensoul) 投降或自動擊沉，因此發生武裝衝突，戰鬪艦「鄧寇克」號擱淺，雙方互有損傷。英國並將法國軍艦寄碇在英國港口者加以拘留，計有舊式戰鬪艦兩艘輕巡洋艦兩艘，驅逐艦八艘潛水艇數艘，輔助艦兩百艘。貝當政府當即請求美國駐法大使蒲立德向英國提出抗議，並於七月五日與英國斷絕外交關係。自此昔日的友邦便變成為仇敵了。迨至九月二十三日英國艦隊計有戰鬪艦兩艘，巡洋艦四艘，驅逐艦數艘暨運兵艦六艘，分乘軍隊八千之一萬員名，駛抵法屬西非洲首府達加爾港 (Dakar)，要求守軍獻城投降，但法屬西

菲總督鮑亞松將軍 (General Poignon) 仍奉維希之命，斷然拒絕英國的要求，英艦乃開砲轟擊，於是英法兩國又發生海戰，歷二日之久，英國艦隊始悄然退去。此役使英法的裂痕，更加深刻。

第三是法國的分裂運動，特戈爾將軍首先在倫敦發起組織「法蘭西民族委員會」，號召自由法人，賡續與英國駢肩作戰，以擁護祖國的獨立與自由。其於六月二十四日在倫敦發表第一次廣播演說，其言有曰：『余深信法蘭西帝國各部，均願賡續抗戰；並有理由可以相信，我國海軍決不投降。余與法屬摩洛哥總監諾蓋斯將軍，近東法國駐軍司令米德霍舍將軍暨法屬越南總督賈德魯將軍諸人，時用長途電話接洽。自我日昨發出呼籲之後，旅英法僑相率請纓，其踴躍情形，幾令人難以置信，要而言之：法蘭西帝國各屬地，倘能組成抵抗力量，以反對德義兩國，則民族委員會當要求在英國境內，組織法國政府，以便繼續完成抗戰全功。』 (Hayas News Agency June 25, 1940 London) 此在貝當政府對於特戈爾派，先革特戈爾將軍之軍職，並於七月二十三日頒佈命令，凡於五月十日至六月三十日之間未奉政府命令或有效理由而私自出國者，均褫奪其公民權，並沒收其財產。特戈爾將軍及達拉第等人，均在其中。貝當為追究戰敗責任起見，又設立最高法院 (The Supreme Court of Justice) ，在里翁 (Lyon) 審訊誤國要人達拉第，甘茂林，萊諾，賴尙伯 (Guy La Chambre) 勃魯姆剛秉基暨谷特 (Pierre Cot) 但是這一筆糊塗賬如何清楚，却是一個非常困難的問題。法國人民捫心自問，都不能不稍負一些責任吧！所以對於貝當審訊誤國案，都不甚重視，徒給特戈爾派一種口實。特戈爾派以愛國相號召，聲勢日盛，對於非洲法國殖民地，久有染指之意。特戈爾將軍乃於十月九日親自前往法屬赤道非洲利勃萊維爾 (Libreville) 港，法國代管地喀麥隆 (Camerouns) 即掛起自由法國的國旗，歸附特戈爾派了。自此貝當政府與特戈爾派積不相容，更加深刻了，賴伐爾發表演說，甚至公然宣佈欲將特戈爾置之死地而後快。內心的痛恨，也就不言可知了。

第二是法國的經濟問題。法國在敗之餘，真可以說民窮財盡，尤其是糧食問題，英國對於法國的投降，既不能諒解，又復處處防制法國以人力物力資敵，對於過去的同盟國也不得不實施封鎖政策，使法國與殖民地間的交通，陷於停頓狀態，各種來源，均告斷絕，同時法國淪陷區內德義駐軍所需的給養，概由法國供給，據法國財政部報告，日需二千萬馬克，這一筆巨款，加在法國身上，不能不說是法國的重担。貝當在這種情形之下，當欲安慰國人，則非以復興法蘭西相號召不可。但其宣佈的復興政策，竟放棄了工業主義，而採取重農政策。殊不知這種政策，匪特不能復興法國，抑且只有使法國在經濟上淪為德國的附庸，永無翻身的一天。因為德國是工業國，法國倘為重農國家，則德國所需的原料，便可取之於法國；其製成的工業品，更可向法國傾銷。如此法國不但在經濟上要受到德國的剝削，淪於殖民地的地位，而且在軍事上也永無與德國對抗的一日。因為現代國際戰爭，可以說的一種工業戰爭，軍隊既須完全機械化，加以軍需浩大，工業不發達的國家，如何能參加現代國際戰爭呢？又怎樣能希望獲得勝利呢？德國要法國變成為農業國，是使法國永不能復興的一種詭計。這是非常明顯的。而貝當不察，竟大談其「農業國」，實為不智。

最後，法國單獨媾和之後，在國際上所需地位，就有進退失據的痛苦。而在交戰國双方的夾攻之中，左右皆不是。迨至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八日，協約國為先發制人起見，英美蘇軍突然在法屬北非洲沿岸登陸，貝當雖下軍令：「法國及其光榮，現已千鈞一髮；吾人遭人攻擊，自應起而自衛，」並宣佈與美國斷絕外交關係，但法國國防軍總司令達爾朗將軍竟與美軍總司令埃林霍威爾將軍進行談判，阿爾熱港立即停戰，同時法國名將季祿將軍（General Giroud）亦在摩洛哥，與美軍當局接洽，於十一月十一日要求停戰。希特勒看到局勢的惡化，乃藉口「法國不能履行條約義務，而德義兩國對於因違反停戰協定而引起之不利事情，實已不能再予容忍。預料英美聯軍於攻入北非之後，其次一目標

，當爲科西嘉島及法國南部。德義兩國政府爰乃決定採取各種步驟，俾能解除一切侵略威脅。余已命令德軍開入法國自由區，並循捷徑，以佔據地中海沿海以及科西嘉島。」（見希特勒於十一月十一日致貝當電）德軍於十一日清晨開入法國自由區，佔領里昂，馬賽等城市。貝當對於德軍此舉，雖亦在口頭上提出抗議，但亦無濟於事。惟當時最惹人注意者，厥爲法國海軍根據地都隆港，法國海軍司令早已採取防禦措置，希特勒投鼠忌器，暫時決定不佔據都隆，對於法國軍艦維持原狀，不加干涉，迨至十五日，軸心軍佔據比塞大及突尼斯兩港，英美聯軍也已開入都尼西亞，於是都尼西亞戰爭，也就由此爆發了。法國在交戰國雙方夾攻之中，唯有任人宰割而已，亡國恨使每一個法國人，均難忍受。貝當進退兩難，亦於痛心之餘，改組政府，將全權界予賴伐爾，得以發表任何法令，以應付現行困難局勢。無如希特勒猶不以此爲滿足，除派兵佔領突尼斯及比塞大兩港而外，並於二十七日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派兵開入都隆港，企圖攫取法國軍艦，法國軍艦三十餘艘，奉艦隊司令之命，自行擊沉，演出法國海軍最光榮的一幕。但是法國的陸軍既被解散，海軍又復沉失，戰敗後的法國，誠不堪設想，事後貝當於二十八日發表告法國海陸空三軍將士書：「我陸軍雖已遣散，軍艦雖已沉失，但君等之傳統光榮，我國家永誌弗忘。」誠不堪卒談。法蘭西的悲劇，愈演愈烈，固值得我們同情，但也給我們無限的教訓與啓示。

第五章 德蘇戰爭的演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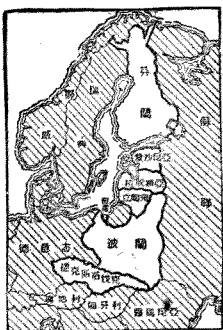
第一節 翻覆無常的德蘇關係

德蘇兩國利害衝突，思想不同，絕無妥協的可能。這是一般政論家外交家的定論；但在最近二十五年之中，爲友爲敵，翻覆無常，幾乎不可捉摸。惟其結果，至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二日，德蘇兩國終不免於一戰。誠爲歷史上的奇蹟。吾人苟欲明瞭德蘇戰爭爆發的由來，不得不將二十五年來的德蘇關係，作一個澈底的清算，先從蘇聯的外交說起；蘇聯的對外政策的演變，在最近二十五年之中，可分爲三個階段。第一個時期，從蘇聯社會革命成功之日起，至史太林實行獨裁爲止。在此期間，蘇聯外交最大的特色，就是高唱世界革命的論調，企圖領導全世界的弱小民族，聯合向帝國主義者進攻。蘇聯與德國既訂有休戰條約（Treaty of Brest-Litovsk），而且德國正是社會民黨執政的時代，彼此思想較同，故保持着友好關係。此在資本主義各國，對於蘇聯，一致表示不滿，匪特不承認蘇維埃政體（Soviet Regime），將其摒棄於國際社會之外；而且視蘇聯爲洪水猛獸，到處防範蘇聯赤化全世界的企圖。甚至列強聯合進攻蘇聯之說，也會盛傳於一時。所以當時社會主義國家與資本主義國家的對立，是非常露骨，列寧也說過這樣的一句話：「社會主義國家與資本主義國家，是絕對不能同時並存的，不是我們赤化全世界；就是社會主義國家爲資本主義國家所瓜分。」可是到了一九二二年史太林繼任共產黨書記長之後，蘇聯不論在內政上或外交上，都發生了急劇的變化，而德蘇關係也隨着進入另一階段。史太林所採取的政策，一言以蔽之：就是放棄世界革命的主張，而埋頭於社會主義國

家的建設。故在國際上，凡欲與蘇聯和平相處的國家，不問其政體如何，蘇聯均願與其恢復邦交，保持友好關係。這一個政策，就是世人所謂的「和平外交政策」，在李維諾夫爲外交人民委員長的任期內，更獲得非常的成功。不但與資本主義國家先後恢復邦交，而且與法國，捷克，波蘭，芬蘭，暨波羅的海沿海各國，均訂有互助公約及互不侵犯條約。至於德蘇關係，原可繼續保持着過去的友好關係，惟自一九三三年一月抄希特勒上台秉政之後，德蘇兩國關係，日趨惡化，有如冰炭之不相容，推原其故，有下列各項原因：（一）蘇聯外交既以和平爲基礎，對於無往而不欲打破現狀的侵略者，自不得不另眼看待；（二）國社主義自始即以反共爲宗旨，希特勒本人亦以反蘇聯的急先鋒自居；（三）德國垂涎烏克蘭的農業及高加索的煤油；（四）德國企圖征服歐洲大陸，當不容蘇聯存在。因此李維諾夫對於納粹德國，不得不稍具戒心，早作未雨綢繆之計，以資防範，乃在國際上盡其縱橫捭闔的能事，至一九三四年九月，蘇聯由法國的拉攏，便加入了國際聯盟，李維諾夫幾手成了「和平天使」(Peace Angel)到處受各國的歡迎。其後國際局勢日益錯綜複雜，法西斯蒂的怒潮，泛濫了全世界，第三國際 (Third International) 乃命令各國共產黨，聯合各黨各派，組織人民陣線 (Popular Front)，並提反法西斯蒂反帝國主義及反侵略暴行三種口號。一九三六年七月十七日西班牙內戰爆發，德義法西斯派極力援助叛軍，以進攻共和政府軍，而在法蘇兩國，則援助共和政府，俾能救平叛亂。於是國際上兩大壁壘的對峙，益加明朗，德蘇關係也隨着一天緊張一天。德日先於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簽訂德日兩國反共協定，至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六日，義國也參加反共集團所謂反共公約 (Anti-Commintern Pact) 由此成立。德義日三國雖然一再聲明，反共公約的目的，乃在對付共產國際，而非針對蘇聯而發；但是蘇聯政府對於反蘇戰爭的醞釀，自不能等閑視之，惟蘇聯外交的第三個階段，則自一九三九年五月三日李維諾夫辭去外交人民委員長之日起。那時正值英法蘇三國在莫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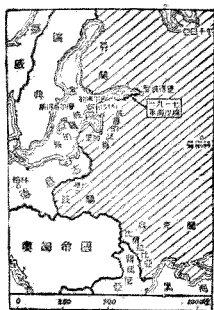
科進行談判，以組織世界反侵略集團，李氏突然稱病辭職，而所遺一職，由史太林的親信莫洛託夫繼任。這次外長的更迭，無疑的是蘇聯外交政策改絃易轍的開端。緣李維諾夫於一九三〇年繼契秋林（M. Chicherin）爲外交人民委員長以還，已有十年之久，論其才幹，眼光遠大，手段老辣，尤稱蘇聯當代第一流外交家，十年來在外交上的建樹，更是不一而足，蘇聯外交苟不改絃易轍，殊無去職的理由。至八月二十四日德蘇互不侵犯條約成立，積不相容的希特勒與史太林，突然釋嫌言歡，蘇聯外交的轉變，已獲得事實的證明。史太林與莫洛託夫採取了「現實主義」（Realism）的外交政策了。何謂現實主義？質言之，就是只顧利害，而不計其他；正義信用，可以不顧，但是利益不能犧牲。據蘇聯當局的見解，英法對於抵抗侵略，既然缺乏誠意與決心，蘇聯當不願與英法組成反侵略陣線，而寧願與思想上的仇人，化敵爲友，取得一部份利益，以便處於德義與英法兩大集團之間，居於舉足輕重的地位，左右世界的政局，即使有人將蘇聯與德國簽訂互不侵犯條約，視爲現行歐戰爆發的導火線，但是歐戰對於蘇聯，並非絕對有害，祇要蘇聯運得宜，不被捲入戰爭的漩渦，歐戰曠日持久之後，不論是戰勝國或戰敗國，均將精疲力盡，使整個的世界陷於饑荒的恐怖中，農工大衆饑寒交迫，徒有利於蘇聯所領導的社會革命。莫洛託夫外交人民委員長於十月三十一日，向蘇聯最高議會報告國際局勢，說明蘇聯對於現行歐戰所抱的態度，其言有曰：「英法深恐德國要求殖民地，實爲現行歐戰的根本原因，緣自凡爾賽和約解體之後，德國勢力日見強大，英法統治者深恐喪失其在世界上所處之優越地位，乃採取挑戰政策。所以現行大戰具有帝國主義者的性質。至爲明顯。」蘇聯對外宣傳，也說現行大戰是帝國主義者的混戰，而不承認這是民治陣線的反侵略戰爭。因此蘇聯對於英法德義，均目爲帝國主義，不尠再分軒輊。有機可乘的時候，就混水摸魚，只知增加自己的實力，鞏固自己的地位。史太林在歐戰初期完全採取這種態度。德國侵入波蘭之後，蘇聯最初宣佈中立，至華沙告急波軍抵抗力總崩

潰時，紅軍即於九月十六日開入波蘭東陸，不費一兵一卒，就佔領了波蘭的一半領土，德國亦不得不承認蘇聯之所為，與其瓜分波蘭，於九月二十八日成立協定，猶謂此項協定為「東歐永遠和平安全基礎」。蘇聯僅發表一種公報，贊助德國和平攻勢而已。自此蘇聯在東歐的勢力，益見強大，使賴特維亞愛沙尼亞及立陶宛等波羅的海沿岸各國，均惴惴不安，賴特維亞



首先於十月五日與蘇聯簽訂互助條約 (Soviet-Latvian Mutual Assistance Pact of Oct. 5, 1939) 將維爾杜 (Windau) 與里波 (Libau) 兩港，作為蘇聯的海軍根據地，賴特維亞境內的飛行場，亦供給蘇聯空軍使用。立陶宛至十月十日，步賴特維亞的後塵，亦與蘇聯簽訂十五年互助公約，規定蘇聯得利用立陶宛國所有海陸空三軍根據地。至十月十八日蘇聯又得愛沙尼亞的同意，紅軍開入

愛境，於是波羅的海沿岸各國。均在蘇聯控制之下了。因此史太林乃進一步鞏固蘇聯北部的環境，企圖染指芬蘭，蘇聯乃於十一月二十六日藉端與芬蘭絕交，紅軍即於三十日清晨八時，開入芬境，開始進攻馬納漢防線 (Mannerheim Line)。於是芬蘇戰爭由此爆發。芬軍雖英勇抵抗，但眾寡不敵，節節敗退，蘇聯派使顧錫南 (Olo Kunninen) 在芬蘭組織人民共和國政府，芬蘭實力單薄，勢難持久，至一九四〇年三月八日，內閣總理里蒂 (Risto Ryti) 飛往莫斯科求和，至三月十二日停戰協定簽字，芬蘭匪持喪失大塊土地，抑且將軍事根據地供給蘇聯使用，蘇聯之所為，雖由於自衛，藉以鞏固社會主義國家的地位。但是也可以看作蘇聯預防德國移師東侵的措施。迨至一九四



○年六七月間，法國戰敗，歐洲戰局爲之一變，蘇聯的憂懼亦隨之而增，爲鞏固其西陲邊境起見，乃向羅馬尼亞收回失地，要求羅馬尼亞將貝薩拉比亞（Bessarabia）與布哥維那（Bukovina）北部歸還蘇聯，羅馬國在此種環境之下，唯有忍痛割讓。至七月二十一日波羅的海沿岸各國即賴特維亞，立陶宛及愛沙尼亞三國，自動放棄獨立，要求併入蘇聯版圖之內，以免爲德國所垂涎，至於在此期間的德蘇關係，貌合神離，彼此互相利用而已。誠如英國幽默大師蕭伯納（Bernard Shaw）所說：「史太林自不反對利用希特勒」。蘇聯除在精神上贊助希特勒發動和平攻勢而外，並在經濟上與德國實行合作，一九三九年十月五日德國經濟代表團由經濟專家施努勒博士（Dr. Schunler）率領，行抵莫斯科，與蘇聯當局談判增加兩國貿易問題，十月八日蘇聯發表公報，宣佈德蘇在經濟上開始大規模之合作，互相以物質接濟。即德國以機器及其零件換取蘇聯的小麥及煤油。惟德蘇經濟協定（Ruoso-Gemain Economic Treaty）至一九四〇年二月十二日始簽字成立。但在實際上德蘇貿易並未能增加，而且蘇聯與英國，也於一九三九年十月十一日締結商務協定，蘇聯以木材換取英國的錫與橡膠。所以在歐戰期間的德蘇關係，仍舊保持着冷淡的關係，又因其爲利害的結合，基礎非常脆弱，兩國的利害一旦發生衝突，就有破裂的可能。

此在德國方面，希特勒的國社主義，在其本質上，就是一種反共的理論，在其秉政之前，既以反共相標榜；弱小民族的政策，是非常明顯的。其與日本侵略中國，在國際上宣傳，志在防制蘇聯赤化，完全相同。希特勒要求軍備平等；他竟說爲的是防制蘇聯赤化歐洲。所以自一九三六年七月德奧協定簽字成立之後，羅馬柏林政治軸心，即告成立，希特勒也就明目張胆地樹起反蘇聯的旗幟，並到東方來招致與國，而日本憎恨蘇聯與恐懼蘇聯的心理，正與日俱增，只要在國際上能我到與國，就願跟着她揭起反蘇聯的白旗，於是德日反共協定在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簽字成立，其後義國參加

，乃成爲三國反共公約，一九三九年五月六日，德國外長里賓特洛甫聘問義國，即與義國外長齊亞諾，將反共公約強化爲軍事同盟條約。德義日三國境內反蘇聯空氣，曾一度緊張到極點；但因德波問題使德國與英法的衝突表面化，歐洲政局一天緊張一天，德國反蘇聯的情緒漸趨緩和。迨至德蘇互不侵犯條簽字，反共公約就變爲一張紙紙了。德國採取親蘇聯政策，始於里賓特洛甫，他是德國外交界的陰謀家，在他出使英國任內，採取親英政策，力求英德關係的接近，俾能蘇英以制法。迨至英德衝突表面化之後，便將其政策改爲親蘇，他久有德蘇瓜分波蘭的計劃，藉以獲得蘇聯的歡心，就可以聯蘇以制英了，最初希特勒對於這一個外交陰謀，尙表示反對，在其一九三三年一月抄秉政之後，即於二月二十七日藉口焚燒國會，乃大捕德國共產黨份子及社會民主黨黨員，使德國共產黨無立足之餘地，因此共產黨的活動也就隨之日趨式微。希特勒在國內獲得勝利之後，他使進一步在國際上有所發動。明目張胆，樹起反蘇聯的旗幟。緣希特勒生平的宏願，要建立一個龐大的第三帝國，將日耳曼民族聚居之處，均列在第三帝國的版圖之內；但要實現他的理想，其第一步就非撕碎凡爾賽和約的束縛不可。希特勒本人也知道德國片面廢棄國際條約，必遭列強的反對，因此聰明透頂的希特勒，便玩弄玄虛，自欺欺人，叫出了反共的口號，儼然以國際反蘇聯的急先鋒自居，每次發表演說，莫不抨擊共產主義，斥爲邪教異說，流毒人群，歐洲的文明也受其威脅。揣其用意，無非在博得列強，尤其是英國的歡心而已。據左翼作家的意見，英國幫助德國重整軍備，並縱容希特勒侵略，也就是英國保守黨受德國的欺騙所致。英國首相張伯倫在一九三八年八月間，親自飛到德國慕尼黑去，不惜犧牲捷克的利益，與德國成立妥協，表面上雖說是爲了世界和平，按之實際，張伯倫的內心。實包藏着反蘇聯的陰謀，這種論調，是否公允，姑置勿論，但希特勒欲利用英國保守黨的心理，以反蘇聯反共產黨爲烟幕，實行其重整軍備及侵略示反對，認爲德蘇思想有如水火之不相容，假如要釋嫌言好，殊爲困難，但

是德國外交部甚至高級將領，均贊成這個蘇聯以制英的計劃，希特勒也不得不顧及左右的環境，加以英法蘇三國正在莫斯科進談判，企圖組織反侵略集團，希特勒深恐英法蘇三國商有成議，德國就有四面包圍之虞。其後德波關係惡化，歐洲局勢一天嚴重一天，使希特勒不得不採取親蘇政策，俾至將來歐洲一旦有事，可無東顧之憂，更可無兩面受敵之虞。於是德國乃與蘇聯進行商務談判，從中破壞英法蘇三國的結合，迨至莫斯科談判流產，國際急轉直下，里賓特洛甫於八月二十一日啓程前往莫斯科，與莫洛托夫史大林會晤，德蘇互不侵犯條約就此成立。消息一經傳出，各界對於這兩個「思想上的仇敵」突然携手合作，均表示不能理解，其實個中原因，非常單純，蘇聯方面的理由，已如上述；此在德國方面，則因希特勒的反蘇聯，本來就是一種烟幕，也就是侵略的代名詞，他的侵略政策，最初因英法採取綏靖政策（Appeasement Policy）之故，無往而不利，南下吞併奧大利，東向佔領捷克，均未遭遇任何抵抗。但至德波問題發生之後，英法的態度完全改變，張伯倫也大罵希特勒食言背信，倘再有所發表，英法必予以堅決抵抗。因此希特勒乃知衝突不可避免，不得不放棄思想上的分野，設法取得蘇聯的歡心，成立暫時的妥協，以減輕東方的壓迫。一俟無東顧之慮時，就可在西歐自由行動了。其次就經濟而言，德國需要與蘇聯合作，也是德國採取親蘇政策的原因之一。希特勒在開戰之前，即知道將來的戰爭，必為長期的消耗戰，而德國在經濟上是最弱的一國，而戰事爆發之後，英法對德國必實施經濟封鎖政策，企圖在經濟上致德國的死亡，上次大戰德國的失敗，就是前車之鑑。所以德國不得不設法與蘇聯保持着友好關係，希望蘇聯能在物質上，尤其是小麥與煤油，多多接濟德國。但是在歐戰爆發之後，德蘇雖保持着友好關係，但是希特勒對於蘇聯所懷有的熱望，均未能實現，反而僅有利於蘇聯，史大林利用時機，在多方面擴充其勢力，到處預防德國移師東侵。蘇聯勢力的膨脹，當非希特勒的願望，可是正在德國與英法作戰方酣之際，對於蘇聯的意向，不得不遷就，俾能避

免不必要的磨擦。迨至一九四〇年法國戰敗之後，國際局勢完全改變，使德國採取親蘇政策的因素，完全喪失了，德國倘與此時再度樹起反共的旗幟，大興反蘇聯的十字軍，說不定會使現行戰爭早些結束，德軍乃於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二日的清晨，侵入社會主義國家的境內，紅軍當即予以堅決抵抗，於是德蘇戰爭由此爆發了。

希特勒的侵蘇目的，端在自蘇聯手中奪取波羅的海沿海各國波蘭東部及貝薩拉比亞區。一則以鞏固德國東陲的防務；另則使德國所需資源，無匱乏之虞，從而開始其建設歐洲新秩序 (New Order in Europe) 的工作，查在德蘇戰爭爆發之前，希特勒曾以其一貫的作風，在蘇聯邊界一帶集中大軍，以壓迫蘇聯作極大的讓步。據聞戰前德國曾向蘇聯政府提出三項要求：(一) 增加蘇聯石油及小麥輸入德國之數量；(二) 允許德國在里波，里加，塔林等港，設立潛水艇根據地與造船塢；(三) 允許德國在貝薩拉比亞區內，設立陸空軍根據地，以保證上開各項條件之實施。至以當時的國際環境而論，巴爾幹半島戰爭結束之後，英國在歐洲大陸上的勢力，已完全消滅，就是希臘的最後壁壘克利特島，也已為德國傘兵所占領，所以英德戰爭的重心，已由歐洲移至近東與非洲；在歐洲方面，德國苟不向英國發務攻勢，揭起「英倫之戰」(Battle of England) 則西歐戰爭將就此膠着。德國得集中全力進攻蘇聯，不過在歐洲的南端，還有一個中立國，她所處的地位，非常重要，尤其在德蘇兩國之間，尤為微妙。德國倘不把她安排妥貼，德蘇戰爭爆發之後，仍有兩面受敵的可能。因此希特勒乃用對付蘇聯的手段來對付土耳其。德國駐土耳其大使巴本 (Von Papen) 於一九四一年六月十八日與土國外長薩拉茹格魯 (M. Sarajoglu) 簽訂德土友好條約，其內容要點有三：(一) 德土兩國互相尊重領土之完整及不可侵犯，且不得作直接或間接反對簽約國之任何手段。(二) 德土兩國日後倘遇有影響共同利益之一切問題時，應互相作友好的接觸，俾得雙方諒解以解決之。(三) 本條約在柏林調印。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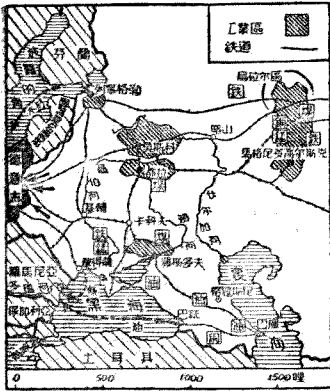
特勒獲得土國的保障之後，認為有恃無恐，不及數日，即悍然出兵侵入蘇境，此與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德軍侵入波境，初無二致。

此外，希特勒移師東侵，還懷有一種陰謀。就是想利用進攻蘇聯之舉，以博得資本主義國家的歡心，大家轉移目標，使現行歐戰變為資本主義國與社會主義國家的鬭爭，因此膠着的歐戰，就可以獲得總解決了。觀於希特勒元首之黨代表赫斯 (Adolf Hitler) 出亡英國一事，可知德國朝野對於現行歐戰的前途，均表示悲觀。在軍事上德國雖占優勢，整個歐洲大陸，均在其控制之下，但是若大的淪陷區，生吞活剝下去之後，能否消化，殆成問題。英國雖然戰敗，但是隔海抗戰，屹然未動，德國海軍遠不及英國，如何越過英吉利海峽，占領英倫三島，實非易事，加以美國援助英國，一天積極一天，國內輿情，贊成參戰者，日見增加。凡此各節，使頭腦清醒的人們，對於德國戰勝的前途，仍不得不發生無限的憂懼，德國貿然進攻蘇聯，雖然非常危險，有踏拿破崙覆轍之虞，但仍不得不採取這個苦肉計，以改變資本主義國家目標，赫斯出亡英國，就想用這一種說法，說服英國保守黨份子，俾能促成英德兩國的諒解，使這無意義的戰爭早日結束。但其結果，赫斯竟成了英國的階下囚，無法與英國要人接觸，同時德軍又陷於侵蘇的泥沼之中，於是希特勒左右為難，進退維谷了。

第二節 勢如破竹的閃電攻勢

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二日，德國會同芬蘭及羅馬尼亞，悍然出兵侵入蘇聯境內，於是交戰國雙方即在自白海至黑海一千五百英里之戰線上，展開人類歷史上所罕見的大戰。双方均傾全力以赴，規模之大，空前未有，兩方所參加之軍隊，不下四百餘萬，坦克車一萬六千輛左右，飛機更在萬架以上。這真是所謂「立體戰爭」，德國機械化部隊的銳不可當，為世人所週知，一九四〇年六月間佛朗特之

役 (The Battle of Flander)，大顯神通，震動全球；希特勒此次傾全力進攻蘇聯，不惜孤注一擲，其來勢的兇猛，可以想見。此在蘇聯，亦為歐洲一大陸軍國，常備兵在二百萬以上，紅軍配備，早已完全機械化，堪與德軍一戰。何況在歷史上，俄國有擊敗拿破崙的光榮戰蹟，使紅軍對於必能擊退侵略者的信念，益形堅強。惟在開戰之際，德軍處於主動地位，採取「出奇制勝的戰略」(Surprise Tactics)，即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予紅軍以重大打擊；此在蘇聯，因猝不及防，開戰未久，即蒙受重大損失，尤其是蘇聯的空軍，所以在德蘇戰爭爆發之初，希特勒的閃電攻勢，完全奏效，長驅直入，勢如破竹，德人竟揚言於六星期內結束德蘇戰爭。惟「勝敗乃兵家常事」，德蘇戰爭初期德軍所獲勝利，均無決定性質，尤其對於地跨歐亞兩洲的蘇聯，一城一地的得失，均與大局無關。茲將德國閃電攻勢的初期，略述如次。



德軍於六月二十二日清晨侵入蘇境，計分三路進兵，第一路自東普魯士省侵入立陶宛，進攻考那斯城 (Kaunas) 旋即陷落，德軍東開，直撲維爾那城 (Vilna)，再越過特文斯克城 (Tynsk) 占領蘇聯之普斯科夫 (Pskov)，然後乘勝北上，進窺列寧城。第二路則自華沙出發，首先占領勃萊斯特里多維斯克城 (Brest-Litovsk) 越過平斯克 (Pinsk) 湖沼，向東北推進，一舉而占領白俄羅斯邦首府明斯克 (Minsk)，七月四日德軍波里沙夫城 (Borisov) 渡過貝萊西奈河 (Beresina R.)，即至史太林防線 (Stalin Line) 之前。同時德軍又復在比亞里斯多克 (Bialystok) 及明斯克兩處，佈置袋形陣地

(Kessel) 殲滅大批紅軍，德國中路軍總司令布克將軍 (Von Bock) 乃率領精銳部隊，猛撲史太林防線，不久即在威特勃斯克 (Vitsk) 與奧爾夏 (Orsha) 之間，突破此一防線，德軍主力至此，再分三路進兵，右翼於七月四日占領摩奇勒夫城 (Mogilev)，中翼亦於七月十一日占領威特勃斯克城，右翼又於七月十六日占領斯摩倫斯克 (Smolensk) 與莫斯科相去，不過二百五十英里。史太林鑒於前線戰局的危急，乃自兼國防人民委員長一職，並起用蘇聯名將丁莫生柯將軍 (G. Timoshenko) 爲中路紅軍總司令，以阻制德軍繼續向莫斯科推進，同時並有大批紅軍開到該區增援，始能轉危爲安。此在第三路軍則以進攻波蘭南部的勒伏夫城 (Lwow) 爲目標，並於佔領該城之後，乘勝南下，佔領北布柯維那首府賽諾蒂 (Cernauti) 然後會師進攻烏克蘭都首府基輔城。迨至九月十日，布克將軍所部佔領維也慈瑪 (Vyazma)，德軍需要重行部署及配備，戰事稍停，紅軍於潰退之餘，亦無反攻力量，唯有等待德軍捲土重來。至十月二日，東線戰事又起，德軍在維也慈瑪城之東，佈置袋陣地，侵入莫斯科外衛線，於十月中旬，德軍相繼佔領加里寧 (Kalinin)，爾齊夫 (Rjev) 伏洛戈拉姆斯克 (Volokolansk) 莫亞斯克 (Mojaisk) 塞爾甫柯夫 (Serpukhov) 及喀魯伽 (Kaluga) 等六大要鎮，離莫斯科僅二三十英里，德軍先頭部隊甚至已能望見莫斯科教堂的尖頂。惟當德軍迫進莫斯科之際，紅軍抵抗力，日益堅決，使德軍不能再推進一步。同時冬季降臨，前線一變而爲冰天雪地，使戰事無法進行，德軍總司令部乃於十二月八日，下令暫停進攻，各在防地，準備一切，俾能適應冬季防禦戰 (Defensive War of the Winter) 於是勢如破竹的德軍攻勢，也就陷於侵蘇的泥沼之中了。爲使讀者易於明瞭德蘇戰局起見，特將東線分爲南中北三路，分述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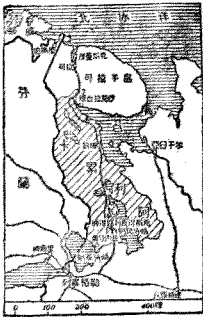
(一) 南路——以德羅勾義四國軍隊爲主體受雷特斯特台特將軍 (Gen. Rundstedt) 之節制，其任務除摧毀紅軍實力而外，並在經濟上亦負有重大之使命，即須佔領烏克蘭邦的農業工業區域。惟其左翼

遭遇盧基特諾湖沼 (Pokitno) 之障礙，而其右翼，又爲黑海所阻，所以南路德軍進展稍緩，聯軍先於六月二十七日佔領普爾齊米斯爾 (Przemysl)，三十日攻克勒伏夫城及杜勃諾 (Dubno)，七月一日經一度坦克車戰之後，又佔領魯特斯克 (Lutsk)，七月四日相繼攻克斯丹尼斯拉夫夫 (Stanislavov) 及戈洛米亞 (Kolomea) 西城。德軍至此，乃分三路進兵，左翼在盧基特諾湖沼之南，經由魯特斯克及戈洛米亞 (Korosten) 兩城，突破史大林防線，向北推進，圖攻基輔城。中路自勒伏夫城出發，在傑多米爾 (Jitomir) 穿過史大林防線，於七月中旬，攻抵基輔城之外圍線。至其右翼，則向布格河 (Bug R.) 推進，其後又沿着該河南下。惟蘇聯方面在基輔區，早已集中大批紅軍，準備與德軍決一雌雄，於是雙方乃在狄埃潑河 (Dnieper R.) 右岸，發生大戰，八月十七日德軍佔領尼戈拉耶夫 (Nikolayev) 及凱爾松 (Kherson) 兩處，而蘇聯鐵礦砂中心克里伏洛柯 (Krivoy Rog) 也早巴落入德軍手中了。迨至八月杪，紅軍沿狄埃潑河所佈置的防線，亦爲德軍所突破，紅軍乃退守台斯那河 (Desna R.)，因此雙方陣線，乃形成一 S 形。惟此時紅軍仍扼守狄埃潑河口左岸某一據點，生力軍源源開增援，企圖反攻。在高美爾 (Gomel) 區的德軍，奉命南調，聲勢因而大盛，九月一日德軍佔領台斯那河之契尼戈夫 (Tchernigov) 德軍分南北兩路，夾攻基輔城，十三日德軍在洛克維特薩城 (Lokhvitsa) 取得聯絡，十八日德軍又攻佔波爾秦伐城 (Poltava)，使經唐資河流的紅軍不能反攻，因此烏克蘭邦首府基輔，乃於九月十九日宣告陷落。此一戰役尙未終了，而亞索夫海岸之戰，又到了爆發點。緣德軍於九月十七日在貝里斯拉夫 (Berislav)，渡過狄埃潑河，即開抵亞索夫海岸，並在瑪里波爾 (Mariupol)，在自狄埃普洛貝特洛夫斯克城 (Dniepropetrovsk) 開來之德軍，取得聯絡，並在柴波洛亞 (Zaporozhe) 尼戈波爾 (Nikopol) 梅里多波爾 (Melitopol) 及瑪里波爾等處，佈置袋形陣地，十月十六日德軍佔領塔根洛格 (Taganrog) 一則德軍已迫近羅斯托夫城，另則

亞索夫海北岸，盡在德軍控制之中了。再則克里米半島也被德切斷了，德軍於十月二十四日在克里米半島發動攻勢，至十一月一日，即佔領辛費洛波爾港（Simferopol），於是克里米半島除了蘇聯的最後堡壘塞伐斯多波爾港（Sevastopol）而外，盡入德軍手中了。

(二) 中路——爲德軍主力所在，係受布克將軍指揮，自軍興以來，行軍之速，實非南北兩路所能及。德國中路軍於六月二十二日侵入蘇聯之後，一舉而佔領白俄羅斯邦首府明斯克城，旋即威特勃斯克與奧爾夏兩城之間，衝破了史太林防線，七月十六日佔領斯摩倫克城，乘勝東開，九月十日佔領維也慈瑪城，長驅直入，勢如破竹，至十月中旬，相繼佔領加里甯，爾齊夫，喀魯伽等城，十月十九日又佔領勃里安斯克（Bryansk）及奧勒爾（Orel）。迨至十一月初，德國先頭部隊會一度衝至莫亞斯克城，與莫斯科相去，僅有二三十英里之遙，赤都告急，亦可於此想像得知。這是中路的一般情況。

(三) 北路——德軍以李勃將軍（Von Leeb）爲總司令，在其發動攻勢之初，即負有三項重要任務；(1) 解放波羅的海沿海各國；(2) 使列甯城陷於孤立困境，與蘇聯其他部份，失去聯絡；(3) 掩護左翼自伊爾門湖（Lake Ilmen）及塞里格湖（Lake Seliger）進攻莫斯科。所以李勃將軍率領部隊進攻蘇聯，亦分三路進兵，其第一路，在海軍掩護之下，於七月一日佔領里加港（Riga），向北推進，經由波羅的海與貝伊普斯湖（Lake Peipus）之間，而抵貝爾諾（Bernau）費林（Felin）陶爾巴特（Dorpat）一線，惟因遭遇紅軍堅決抵抗，進展甚緩，八月六國佔領塔潑斯城，八日又攻克威森堡（Wesenberg）而抵芬蘭灣，九月一日佔領哈布薩爾城（Haapsal）沃塞爾島亦爲德軍據爲已有。第二路德軍取道立陶宛，於六月二十四日佔領立陶宛京城，二十六日又佔領杜埃奈堡（Duenaburg）攻抵貝伊普斯湖濱，猛撲史太林防線，七月九日德軍在奧斯特洛夫（Ostrov），突破此一防



線。然後再分三路進兵，左翼向北推進，八月二十一日攻抵波蘭灣上之奈爾伐港（Narva）將愛沙尼亞與蘇聯隔絕。右翼向東北進攻伊爾門湖，八月二十一日佔領諾夫戈洛特（Novgorod）再沿伏爾柯夫河（Volkhov R.），向莫斯科—列甯城鐵路線進攻。此在中路，則直接進攻列甯城，於八月二十六日佔領魯伽（Luga），因行軍困難，進展甚緩。至九月九日始佔領舒魯塞爾堡（Schlisselburg）將列甯城在陸上與蘇聯其他地點之交通，予以切斷，因此列甯城益形吃緊，此城非特為蘇聯北部的中心，抑且為莫斯科的門戶，德軍倘能攻佔該城，乘勝南下，不難直搗赤都。蘇聯當局有鑒於斯，爰乃起用前任國防人民委員長伏羅希洛夫將軍（Marshal Voroshilov）為列甯城衛戍司令，統率紅軍，死守此一危城，幸賴冬季轉瞬降臨，戰事膠着，始能轉危為安。此外，第三路軍於六月二十四日佔領維爾那城之後，即突破史太林防線，未遭受任何重大困難，七月十六日佔領波洛茨克（Polotsk）二十四日又攻克納佛爾（Nevel），陸續向東推進，並在莫斯科西北維里基魯基（Velikiye Luki）一帶，佈置袋形陣地，企圖包抄紅軍，八月六日德軍又佔領高爾姆（Kholm）而抵伏爾加河發源地伐爾台（Valdai）高原。因冬季降臨，德軍乃停止前進。

至於芬蘭前線，不得不附在這裡一述。自德軍侵入蘇境之後，芬軍即在馬納漢將軍（Von Manneheim）領導之下，揭起「收復失地」的旗幟，隨着德軍對蘇聯宣戰。因在上次芬蘇戰爭中，損失重大，元氣未能恢復，故其進展甚緩，至八月三十日始收復維堡（Viborg），並佔領加勒里地峽（Karelian Isthmus）大部份土地及奧納斯地峽（Annus Isthmus）一部份土地。九月初旬，芬軍攻抵四維爾河（River Svir），將史太林運河（Stalin Canal）之交通

，予以切斷。後至十月初旬，又佔領彼特洛柴伏特斯克 (Petrozavodsk)，使茂曼斯克 (Murmansk) 鐵路，不能使用。但芬軍實力不足，未能乘勝佔領干達拉克夏港 (Kandalaksha) 使其不能成爲英美軍械接濟蘇聯之進口。自此而後，芬蘇戰爭膠戰，芬蘭方面宣稱以收復失爲已足，對於蘇聯並無領土野心，因此芬蘭單獨媾和之說，盛傳一時，美國與芬蘭始終保持着外交關係，此其用意不喻可知。

由上所述，可知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德軍總司令部下令停止攻勢後的東線，係自列寧城附近之舒魯塞爾堡起，南至亞索夫海之塔根洛格爲止，德軍深居戰壕之中，避免與紅軍發生接觸，此在蘇聯方面，則自西伯利亞調來大批軍隊，準備冬季反攻，企圖削弱德軍的實力，使其至夏季不能再發動攻勢，當時德軍所處的地位，非常困難，希特勒爲鼓勵士氣起見，乃於十二月十九日起，親自兼任東線總司令之職，命令三軍扼守現行陣地，對於以血肉換來的土地，不得輕易放棄尺寸土地，紅軍方面。因限於物力，雖得天時地利之助，在冰天雪地的東線，發動攻勢，但是很難有驚人的發展；而日月易逝，轉瞬之間，一九四二年的春天又光臨東線了，希特勒好像已渡過了一重難關，於三月十五日很得意地說：「德國士兵及軸心國士兵，作人力所不及的努力，盡其肉體與靈魂最後一盎司力量，同舟共濟，業渡過難關，並已征服一切困難」。同時並命令德軍，秣馬厲兵，準備來日攻勢，於是春季攻勢 (Spring Offensive) 之說，盛傳於一時。惟因春季在東線，也不是作戰的時候，地面冰雪溶解之後，道路泥濘，使德國機械化部無用武之地，因此戰事無法展開，德國宣傳的春季攻勢，遲遲未能實現，引起世人對於德軍攻勢的實力發生疑竇，其實這完全由於蘇聯的氣候所致。到了四月二十七日，希特勒忽然在議會發表演說，除指謫英法爲現行歐戰的罪魁禍首而外，並宣佈德國繼續對蘇作戰，以摧毀紅軍實力，故請求議會界予全權得隨時徵發人民，命其竭盡所能，效忠國家，以完成其職責。

。世人聽了希特勒的演說，均已預料到德軍不久即將在東線發動春季攻勢。

德軍一發動春季攻勢，就展開了寇爾許之戰（the Battle of Kerch）的血幕，德羅聯軍於五月八日起，在大批鐵鳥的掩護之下，開始進攻斐奧杜西亞港（Feodosiya）東北的紅軍陣地。德軍發動攻勢的目的，顯然在肅清克里米半島的紅軍殘部，進而爭取高加索的門戶羅斯托夫城及諸伏洛西斯克軍港。是以此役對於德蘇戰爭今後的發展，有極重大的關係，希特勒甚為重視，德軍參加此役者，不下二百萬餘人，機械化部隊亦達二十四師之衆，飛機更在二三千架以上，此在蘇聯方面，紅軍總司令部也已料及德國必將在寇爾許半島有所行動，早在該處築有非常堅固的防禦工事，紅軍的實力也有相當的雄厚，一經雙方接觸，即爆發為空前大戰。德軍憑其空軍的優勢及機械化部隊的銳不可當，顯佔上風，史太林看到南路戰事的重要，乃於五月十二日發表軍令，鼓勵紅軍反攻。其令有曰：『余特命令我軍，向我勁敵，發動具有決定性質之攻勢。時至此際，吾人業已踏入戰爭的新階段，即解放蘇聯之階段是也。』蘇聯名將丁莫生柯將軍乃率領精銳部隊，在唐納資河一線，大舉反攻，向西推進，突破貝爾戈洛特——斯拉夫耶斯克（Belgorod / Slaviansk）一線，攻抵卡科夫——克拉斯諾格勒（Krasnogrod）鐵路線。企圖解除寇爾許半島紅軍所受壓迫，在其本身而言，誠可謂丁莫生柯將軍的一大勝利，但並未能解救寇爾許半島之急，五月十四日清晨，德羅聯軍即攻入寇爾許城，紅軍於任務完畢之後，從容撤退，於是寇爾許半島盡入德軍手中了。戰事重心北移，又至卡科夫一帶。德國中路軍總司令布克將軍，聽任紅軍向西推進八十英里之後，即於五月十七日，命令德國機械化部隊相機反攻，一路由鮑魯斯將軍（Gen Paulus）率領，自卡科夫向南進攻紅軍；另一路則由克里斯特將軍（Gen. Von Kleist）統帥，自巴爾文戈夫（Barvenkovo）出發，向北進攻，至二十二日南北兩軍取得聯絡，將紅軍包圍，使其反攻的迷夢，完全歸於幻滅。五月二十八日德軍總司令部宣告結束卡科夫

之戰 (the Battle of Kharkov)。但在克里米半島，紅軍仍據有「世界最堅固之陸海軍根據地」一處，這就是蘇聯在克里米半島最後壁壘塞巴斯多波爾 (Sevastopol)。使德軍不得不設法佔領此一要塞。故在卡科夫戰爭結束之後，德軍即於六月四日開始向該港猛攻。蘇聯當局亦以該港為蘇聯黑海艦隊唯一的根據地。此一要塞之得失，關係重大，不能等閑視之，所以也調集大軍，扼守塞巴斯多波爾港，惟德軍採用最新式的長頸大炮，向塞港猛烈轟擊，炮彈開花，震動全城，十一日德軍在紅軍陣地開一裂口，十四日佔領史太林砲台 (Fort Stalin)，十七日又佔領西伯利亞砲台 (Fort Siberia)，紅軍所處地位，雖然益趨困難，但猶負隅抵抗，直至七月一日，塞巴斯多波爾港始告陷落，紅軍英勇抵抗，頗多可歌可泣的壯舉，在該港失陷前二十四小時，據哈瓦斯通訊社駐塞港訪員來電稱，「塞港已成一龐大熔爐，所有船塢，汽油池，彈藥庫，均在煙火籠罩之中」。塞巴斯多波爾之戰的慘烈，可於此想見。

德蘇戰爭既已移至蘇聯的心臟地帶，這些地方的得失，關係至重且大，而德軍所發動的攻勢，如火如荼，使紅軍陷於更加困難的境地，史太林乃於七月二日通令全國軍民稱：「當敵軍向前推進之際，應將一切有價值之物，悉數加以毀壞，切不可以其為吾人所創造自有其價值而躊躇不決，在此種場合，實無憫憐及扼腕之餘地，應即加以毀滅，決不遺留一草一木以資敵，此乃真正的愛國。」

七月初布克將軍所發動的攻勢，雖可目為春季攻勢的賡續；但在季候上為夏季攻勢 (Summer Offensive) 比較適當。布克將軍所部向東推進，在第一個星期內，就突破了紅軍在庫斯克——貝爾戈洛特，——伏洛尼耶三角地帶所扼守之陣地，並在頓河上游渡河，七月七日德軍一舉而佔領伏洛尼耶城，乃在頓河東岸，據有橋頭據點，德軍主力自此向右轉，沿着頓河南下，七月九日佔領斯伏波達城 (Svoboda) 十日又攻陷羅索許 (Rososh)。德軍至此，乃分兩路進兵，一路沿頓河東進，另一路則

賡續南下，進攻米勒佛（Millerovo）。同時布克將軍所部，又自庫斯克向東南推進，七月十日佔領斯帶洛倍爾斯克（Starobelak），十一日高加索運油管之終點里西香斯克（Lisichansk），亦落入德軍手中，於是德軍即會攻米勒佛城，至七月十六日陷落，翌日伏羅希洛夫城（Voroshilovgrad）亦為德軍佔領。因此南路紅軍所處地位，益見困難，幾無法阻制德軍前進，唯有採取彈性防禦戰略（The Tactics of Elastic Defence）在各戰區，均放棄重鎮，移至新陣地作戰，俾能保全實力。佔領米勒佛城之德軍，賡續向東南推進，七月十八日攻抵頓河西岸之齊姆里安斯加耶（Tsimlyanskaya），從而進窺高加索的門戶羅斯托夫城（Rostov），因該城之得失，有關高加索的安危，雙方均傾全力以赴，發生空前大戰，德軍憑其空軍的優勢及機械化部隊的銳利，卒於七月二十四日佔領該城。翌日又佔領頓河河口的巴泰伊斯克（Bataisk）東線南路戰局發展至此階段，德軍益佔上風，移時即展開史太林城之戰，而高加索之戰亦同時發生。

德軍自七月二十三日起，即開始進攻史太林城。按當時頓河流域自伏洛尼慈城至羅斯托夫一段，已完全在德軍手中。德軍進攻史城，亦採取鉗形攻勢，北路德軍自斯伏波達及羅索許兩城出發，會攻加拉許（Kalach）紅軍陣地，八月十二日一役，予紅軍以重創，八月十五日德軍攻抵克萊特耶（Kletskaya）二十五日渡過頓河，向史城北面之杜波夫加（Dubovka）總攻。此在南路德軍，則自米勒佛城出發，向東南進攻，佔領齊姆里安斯加耶，並在該處渡過頓河賡續向東推進，八月六日佔領柯特爾尼戈夫斯基（Kotelnikovskiy）並乘勝北攻亞勃干納洛伏（Abganerovo）至八月三十一日，德軍離開史城，僅有十五英里之遙，於是戰局的重心，移至頓河與伏爾加河之間，蘇聯方面早已料及該處遲早終必淪為戰場，良田萬頃，均未耕種，可知軍事當局早有準備。迨至戰爭移近該城，蘇聯政府鑒於史城的重要，得失影響及今後戰局發展甚大，爰乃集中大軍百萬以上，破釜沉舟，背水一戰，欲

與德軍決一雌雄，所以紅軍在伏爾加河流域，雖尺寸寸地，決不輕易放棄，尤其在史城四週，築有重要防禦工事，作爲久守之計，致使史城不啻爲一座赤色堡壘，城外防線，縱深配備，綿延及於西南北三面廣大區域。此在德國方面，欲以佔領史城爲其夏季攻勢的最後一幕，亦傾全力以赴，不斷以生力軍開往增援，德國重砲隊亦自塞巴斯多波爾港調往前線，開砲轟擊史城，日夜不息，同時德國空軍亦積極參加摧毀史城的工作，據哈瓦斯通訊社駐聯前線訪員於八月二十七日來電稱：「在現行大戰中，空軍參戰，從未有如此次史太林城一線之甚者。該城係於八月十二日，首遭德機轟炸，而今迭遭敵機千架轟炸，業已司空見慣，每次空襲，在史城上空投下炸彈，輒在一千噸以上。」史城爭奪戰的愈演愈烈，亦可於此見之，紅軍總司令部鑒於史城的危急，爰乃決定在中路伏洛尼慈奧勒爾及爾齊夫等城，發動攻勢，以冀減輕史城所受德軍的壓迫。同時蘇聯盼望英美開闢第二戰場，也一天迫切一天，據英國新政治家與國家週報（*New Statesman and Nation*）駐莫斯科訪員電稱，蘇聯當局會派遣飛機至前線散發傳單，安慰前線將士，內稱「把守陣地，外援即至」，但德國亦派飛機至紅軍陣地散發傳單，以「英軍在何處」相譏，使紅軍將士對於英美遲不開闢第二戰場，益感失望。迨至九月初旬，北路德軍佔領杜波夫加城，南路德軍亦已攻抵克拉斯諾亞梅斯克（*Krasnoarmeisk*）德軍所佈置的袋形陣地已成，史城守軍僅有伏爾加河，得與蘇聯其他部份相通，德軍雖已迫近史城郊外，展開空前未有的爭奪戰，但德軍亦遭遇各種困難，使其一時不能攻陷史城，據軍事專家談稱，史太林城屢攻不下，即德軍方面，亦認爲作戰以來最感困難之一役，推原其故，約有四端：（一）蘇聯軍隊之抵抗力，非常堅強，據德報戰地記者言，紅軍士兵作戰之勇，宛如瘋狗，（二）德軍進攻史城，長途跋涉，三百餘英里，並沿路作戰，早已精疲力盡，此與德軍攻佔黑海要塞塞巴斯多波爾港，不可同日而語。（三）史太林城區，與他處不同，本城與四郊，並不彙集一處，而係若干區域，散佈伏爾加河畔且延

二十五英里，並在其中若干區域之間，繞以空地，利於守方，紅軍既可穩紮穩打，步步為營，德軍須逐一加以攻擊，殊多困難。(四)史太林城北面頓河與伏爾加河之間德軍防線足以掩護攻城軍隊，自必不惜任何犧牲，把守此一防線，但遭紅軍猛攻，幾無虛日。(申報一九四二年九月十五日)於是史太林城乃成爲世人所週知「鋼城」(City of Steel)了。迨至九月杪，德軍在史太林城區，稍獲進展，城南德軍，於佔領南郊之後，即向共產黨總部之防禦工程猛攻，於九月二十九日將其佔領；同時德軍並在城北，開始發動攻勢，並擴大其佔領區至伏爾加河西岸，以阻制蘇方，利用伏爾河作爲運輸接濟品之途徑。惟丁莫生柯將軍所部，仍在史城北部向德軍陣地猛攻，另有紅軍一支，亦在史城南部大舉反攻，企圖擊東擊西，以牽制德軍前進。迨至十月中旬，城北德軍佔領德齊琴斯基工廠 (Dzerzhinsky) 於是紅軍兩大抵抗中心，即「十月革命工廠」(Red October) 與紅色堡壘工廠 (Red Barricade)，亦爲德軍所包圍，因此史城戰事，乃以巷戰始，而以肉搏終，紅軍盤踞平房，堅決抵抗，使每一幢房屋，均成爲紅軍堡壘，德軍每進展一步或佔領一幢房屋，均須償付重大代價。而蘇聯氣候突然轉寒，十月十九日史太林城已開始下雪，戰事膠着，漸趨沉寂，德軍以嚴冬將至，乃在史城西北及南部，建築防線，以資扼守，渡過冬令，再作他計，於是史太林城就成爲列寧城第二了，德國在其夏季攻勢中未能佔領史城，不能不說是希特勒的失敗。而嚴冬一至，紅軍即於十一月杪，發動「冬季反攻」，解除史城之圍。使德國前功盡棄，更不能不說是希特勒的失算。

當德蘇兩國在史太林城區作殊死戰的時候，世人的視線雖然集中在史城，但是德軍在高加索邦所獲得的進展，也引起世人的關切。先是德軍攻抵頓河西岸的齊姆里安斯加耶，乃渡過頓河，麇續南下，又復渡過薩爾河 (Sai R.) 及馬尼許河 (Manytch R.) 七月三十日德軍佔領普萊泰爾斯加耶 (Proletarskaya) 切斷史太林城通高加索邦之鐵路，並沿着葉戈爾利克河 (Yegorlyk R.)，迅速向南推進

，行軍雖極困難，但因蘇聯軍事當局集中大軍在史太林城，高加索邦守軍的實力，未免單薄，故德軍南下，未遭遇紅軍堅決抵抗，至八月四日即佔領伏羅希洛夫斯克，至此所謂高加索之戰，也就正式揭開其序幕，據德軍總司令部的作戰計劃，德軍於攻陷伏羅希洛夫斯克之後，即分兩路進兵：一路向東，經由馬爾許河上游，攻入加爾末克草原（Kalmuck Steppes）因該處道路幅崎，草木茂盛，行軍困難，故德軍攻入加爾末克草原之後，殊少進展。另一路德軍，則自伏羅希洛夫斯克南下，佔領納維諾米斯加耶（Nevinnomysskaya）乃改變方向，沿羅斯托夫——巴庫鐵路線，向東推進，八月十日德軍攻陷比亞蒂戈爾斯克（Pyatigorsk），乘勝東進，十五日又佔領喬治夫斯克（Georgiyevsk），因而迫近高加索邦煤油中心格洛慈尼（Grozny），從而進窺高加索中部之政治經濟中心奧特約尼基特慈城（Ordjonikids）德軍侵入庫彭河上游者，雖未遭遇紅軍堅決抵抗，但是翻山越嶺，行軍非常困難，八月二十五日德軍越過歐洲最高的山峰埃爾勃魯斯高峰（Elbrus, 18, 526 feet）其後又相繼越過加慈貝克高峯（Mt Kozbek, 16, 545 feet）及勃朗克高（Mont. Blenc, 15, 782 feet）德軍進攻奧特約尼基特慈城，亦分三路會攻。北面德軍，在摩慈杜克城（Mozdok）附近，渡過特萊克河（Terek R.）南下攻打該城；西北方面德軍，亦沿特萊克河前進，九月二十四日佔領特萊克城，十月四日又攻陷埃爾戈多伏（Elkhotovo）始逼近該城。第三路德軍則自西方向東推進，十一月五日，切斷格洛慈尼——奧特約尼基特斯加耶（Ordjonikidskaya）鐵路，改向東南，進攻該城，其時紅軍集中在奈爾基克（Nalchik）方面，大舉反攻，牽制德軍，以解奧城之危。移時高加索邦氣候驟寒，雨雪交加，作戰困難，因此前線戰事陷於停頓狀態。

至於高加索邦西部戰況，德羅聯軍在八月初旬，在羅斯托夫城附近，渡過頓河，攻入高加索邦西部，紅軍扼守黑海沿岸要塞，即亞奈日（Anapa）諾伏洛西斯克（Novorossiysk）及杜亞普斯（Tuapse）

三港，均爲德軍所欲攻佔的目的。八月七日德軍佔領亞馬維爾城（Armasir），克拉斯諾達爾城（Krasnodar）亦告陷落，惟當時氣候酷暑，熱度升至華氏一百二十二度，熱不可忍，德軍深以爲苦，加以飲水匱乏，不得不暫停進攻，稍事休息，至八月杪恢復攻勢，於是頓河與庫彭河間之平原，盡入德軍手中，即梅谷浦（Maikop）之煤油區，亦爲德軍佔爲自己。同時德軍並沿黑海海岸，攻取各大要塞，八月二十五日德軍佔領特姆魯克（Temruk）九月一日羅軍亦攻陷亞奈巴港，沿海岸南下進窺諾伏西斯克城。同時德軍又自克里米半島渡過寇爾許海峽來援，德羅聯軍實力充足，聲勢浩大，會攻諾伏西斯克城，至九月七日，即告陷落，德軍開入該城。於是德軍目標乃移至杜亞普斯港，惟因地勢險要，攻城不易，尤其是高爾特克山隘（Gorkh Pass），爲德軍前進途中的一大障礙。直至十一月八日，德軍始越過高爾特克山隘，逼近該港，但時入冬季，紅軍在各地發動冬季攻勢，東線戰局完全改觀，紅軍由守勢改爲攻勢，此在德方則由主動地位變爲被動地位。哈互斯社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三十日柏林電，據德國半官方面談稱，「德軍發動夏季攻勢之結果，佔領馬克蘭邦之農業區及高加索邦北部，蘇聯所有油田，均已在德軍控制之下。此項攻勢，至本年九月初，德軍佔領諾伏洛西斯克城，及在特萊克河流域攻抵亞拉基爾（Aagir）與奈爾基克兩城，即告一般落，」（見新聞報一九四三年一月一日）

第三節 轉敗爲勝的冬季攻勢

在德蘇戰爭爆發之初，世人對於紅軍所採取的戰略，就揣測不一，莫衷一是，一般軍事家及歷史學者，大半認爲史太林必將採取拿破崙戰爭時代的傳統戰略，「堅壁清野」，不戰而退至蘇聯內地，以距離，氣候，遊擊戰（Distance, Climate, Guerrillas）三種因素來削弱敵人的力量，使其與拿破崙

遭到同一的命運，不過時代不同，今日的蘇聯，與昔日拿破崙東征時代的帝俄，當不能同日而語。昔日帝俄係一農業國，全國經濟平均發展，但在今日，蘇聯業已工業化，而其工業大半在其西方歐洲的一部份，北部以列寧城爲中心，中部以莫斯科爲中心，南部則以烏克蘭邦爲中心，倘若紅軍不戰而退，則蘇聯不論在軍事上，經濟上，精神上均將遭受重大打擊，雖有轉敗爲勝的機會。所以史太林在開戰之初，即命令紅軍起而抵抗，並謂「蘇聯軍民保衛國土，對於尺寸寸地，決不輕易放棄，雖一城一鎮，必須戰至最後一滴血，以示我人民有英勇果敢之優點。」蘇聯各報亦鼓吹抵抗，不曰「吾人不應放棄寸地，」即曰「我國邊界爲神聖不可侵犯。」故自德軍侵入蘇聯之後，即在東線各區，展開空前大戰，爲人類史上所僅見，德國軍事觀察家沙爾丹上校（Colonel Soldan）曾在柏林人民觀察報（Volksbeobachter）發表一文，分析東線戰局，其文有曰：「紅軍從不避實就虛，到處予以堅決抵抗，遏制德軍前進。」此在希特勒本人，對於拿破崙戰爭，也會下過個一番研究的工夫，深知俄軍採取的「堅壁清野」的戰略，因爲時代不同，科學上的發明，已縮短了柏林與莫斯科間的距離，一則蘇聯未必採取不合時宜的傳統戰略，另則即使紅軍實行堅壁清野，只要德軍所發動的閃電戰，能夠達到預定的目標，在兩個月內，就可使東線戰爭告一段落。所以德軍於六月二十二日侵入蘇境之後，即傾全力以赴，風馳電掣，勢如破竹，所向無敵。至十月中旬，中路德軍攻抵莫亞斯克城，其先頭部隊已望見莫斯科教堂的尖頂，幸賴紅軍在莫斯科的外圍堅決抵抗，使德軍不能再進一步，移時冬季降臨，德軍總司令部下令停止前進；但紅軍利用天時，發動冬季攻勢，卒使莫斯科轉危爲安。迨至一九四二年春夏之交，德軍又發動大規模之攻勢，尤其在東線南路，長驅直入，使紅軍幾無法抵抗，不得不採取彈性防禦戰略，轉移新陣地，史太林乃命令紅軍採取「焦土政策，」決不遺留一草一木以資敵，所以蘇聯在東線所採取的戰略，是一種綜合的戰略，具體地說，可以說是長期消耗戰，一九四二年十

月七日十月革命成功二十五週紀念日，史太林發表演說，指示全國軍民努力抗戰之方針：「吾人應完成下開各端：（一）堅決保衛前綫，阻制敵人賡續前進；並須竭盡所能，消滅敵人之人力，摧毀其軍備；（二）以各種方法，增強跌的紀律，嚴守軍令，指揮統一，完成紅軍之訓練，準備予敵人以致命的打擊。（三）在敵人後方，鼓動民心，從事廣大的遊擊戰運動，破壞敵人後方的設備及消滅法西斯侵略者。同志們！敵人在羅斯托夫，已感受我紅軍打擊之重量，敵人將遭紅軍打擊之日，離今不遠矣。我們的日子，不久將至，拭目以待可也。」迨至十一月中旬，英美聯軍在北非洲登陸之後，紅軍即在史太林城西北及西南，發動大規模之攻勢，一鳴驚人，竟將史太林城區之德軍二十二師三十三萬人，悉數加以包圍，從而加以殲滅，紅軍獲得空前大勝，使希特勒的威望，受一大打擊，並使北高加索邦之德軍，亦陷於困境。其後紅軍又復在各戰區反攻，南路克服羅斯托夫及卡科夫兩大重鎮，中路收復爾齊夫，維也慈瑪兩城，逼近斯摩倫斯克城，北路亦突破列寧城之封鎖綫，紅軍轉敗為勝之後，使協約國人民興奮萬狀，使一九四三年有成為最後勝利年的可能。

至於紅軍發動冬季攻勢成功的原因，據蘇聯政論家耶洛斯拉夫斯基（Emelian Yaroslavsky）於二月十六日在真理報發表一文稱：紅軍獲勝的原因有三：（一）紅軍將士作戰經驗增加，洞悉敵軍之優點及其弱點；（二）蘇聯軍械彈葯生產增加，軍火生產量愈大，紅軍的打擊也愈重，所以紅軍愈戰愈強；（三）蘇聯全國人民咸知紅軍最高統帥史太林，有鉄一般的意志，足以領導軍民，消滅敵人，解放淪陷區各地。（Daily War News February 18, 1943）又蘇聯軍事專家夏登哥中將（Colonel-General Shchadenko）亦曾在紅星報發表一文，暢論紅軍獲勝的原因。大意畧謂：德軍發動夏秋攻勢，在五個月之中，推進五百公里；但紅軍反攻在三個月之中，即加以克復，並賡續向前推進。紅軍進展之速，實由於紅軍實力增強，官兵作戰技術進步，及紅軍擁有大批機械化部隊坦克車隊暨摩托化步

兵，有以致之。紅軍將領已知如何將敵軍陣地截成數段，加以包圍，從而殲滅之。史太林城之役，就是紅軍採取包圍戰術而獲勝的最好榜樣，此在維里基魯基，米勒洛伏，暨伏洛尼慈城之西等處，均有敵人被紅軍包圍，悉數加以殲滅。紅軍實力之來源，殆有下開各端：（一）紅軍爲正義而戰，名正言順，而紅軍之英雄主義，又具有大衆性質，在此次愛國戰爭（Patriotic War）二十個月之中，官兵獲得獎章者，達四十三萬人之譜，因功獲得「蘇聯英雄」獎章者，亦有四百二十六人之多。（二）紅軍幹部人才出色，在蘇聯人民中，已產生出許多出類拔萃的軍事專家，集合現行戰爭發展所獲得的經驗，蘇聯將領均已表示，渠輩深知如何擊敗希特勒將領及其軍隊。（三）紅軍實力增強由於軍備增加，尤其是飛機，坦克車，大砲，自動步槍之不斷增加。（四）紅軍作戰得遊擊隊之助，實匪淺鮮，良以蘇聯遊擊隊在德軍後方，甚爲活動故也。（五）世界所有忠實人民，均擁護紅軍，爲其後盾，紅軍每次獲勝，均能鼓勵被希特勒所役使之人民，增強其奮鬥之意志，並相信必能獲得解放。（六）蘇聯後方人民，亦盡其最大之努力，以勝利所需的東西，儘量供給紅軍。前線與後方，軍隊與人民，打成一片，有共同的利益，產生單一的願望，即從事擊潰敵人是也。（Daily War News February 23, 194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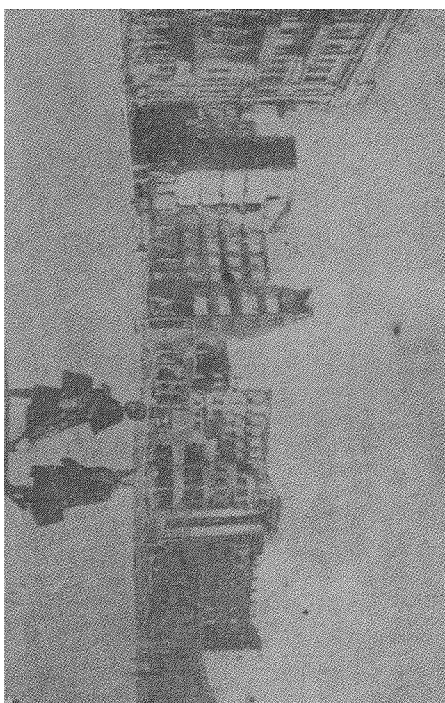
綜合起來說，紅軍冬季攻勢功的原因有三：第一是蘇聯大後方，從事「和平建設」（Peaceful Construction），爲前線組成強固之後方，據史太林報告，後方的組織工作有三：（1）將蘇聯軍用及民用工業的根據地，移至蘇聯東部，並在後方，加緊生產，供給軍民的需要。（2）擴大蘇聯東部耕地面積，俾能增加收穫，使民食無匱乏之虞。（3）澈底改革蘇聯工業之生產，俾爲前線製造一切軍用品，同時並增強後方工廠及集體農場之勞工紀律，俾能增加生產量。所以蘇聯的工業及農業的中心，雖在西方歐洲部份，盡行淪爲戰場，但移往東方歐亞交界處烏拉爾區之後，不論是軍火工業，或農業生產，均有驚人的進步，生產量莫不增加數倍，以戰勝所需的一切，供給前綫紅軍應用，使其無匱乏

之處，紅軍愈戰愈強，其故在此。第二是紅軍在前綫不論採取攻勢或守勢，均能進退自如，並能深知德軍的詭計及陰謀，匪特不爲其所乘，抑且能利用她的弱點，造成轉敗爲勝的起點。例如德軍在一九三二年夏天，利用歐洲並無第二戰場的存在，調動其所有的後備兵至東綫，取得主動地位，即在蘇聯西南部，發動大規模的攻勢，於五個月內，推進五百公里，攻抵伏洛尼慈，史太林城，諾伏洛希斯克及摩斯杜克等地。當時一般政論家，咸以爲德軍夏季攻勢的目的，乃在奪取高加索格洛慈尼及巴庫之煤油區。按之實際，大謬不然，希特勒派長進攻高加索，係屬擊西的技倆，奪取高加索的煤油，僅是他的副目的，他的主要目標，端在自側面進攻莫斯科，使蘇聯京城與伏爾加河流域以及烏拉爾大後方，失去聯絡，然後再會師進攻莫斯科，迫令紅軍屈服，結束，德蘇戰爭，蘇聯軍事當局洞燭其奸，對於南方的戰爭，始終不甚重視，甚至在高加索邦並無重兵駐守，聽任德軍翻山越嶺，長途跋涉，紅軍僅死守史太林城，只要史城不失，高加索終有挽回可能；同時在莫斯科前綫的紅軍，有增無減；並在中路伏洛尼慈區，相機反攻，以輕滅史太林城紅軍所受德軍的壓力。所以一九四一年秋冬之後，德軍正面進攻莫斯科，既告失敗；一九四二年，德軍側面進攻莫斯科的企圖，也歸於泡影了。第三是協約國援助蘇聯的積極，英美的接濟品源源往蘇聯，美國羅斯福總統於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十六日向參衆兩院報告英美接濟蘇聯的情形，共計飛機三千架，坦克車四千輛，卡車三千輛，食物百萬噸，其他原料無算。其後英國海相亞力山大（Albert V. Alexander）亦於一九四三年二月十二日向議會發表演說，報告英美以軍械接濟蘇聯的統計數字。其言略謂，英國於一九四二年一年之中，運往蘇聯之坦克車二千九百七十四輛，飛機二千四百八十架；此在美國，亦有坦克車三千二百輛及飛機二千六百架，運往蘇聯。至於載重卡車，英美兩國共有八萬五千輛接濟蘇聯。故在冬季攻勢中，蘇聯坦克車固較德國爲多，即在上空，蘇聯空軍亦佔優勢，紅軍在南路及中路暨高加索邦，大舉反攻，戰無不

克，收復許多失地，英美的援助當然也是重要因素之一。茲將紅軍發動冬季攻勢的經過情形，分述如下：

(一) 史太林城的解圍——伏爾加河上的「鋼城」史太林城，因其得失有關高加索油田的安危，德軍雖傾全力進攻，務須於冬季來臨之前佔領該城；但紅軍死守史城，不惜任何代價，終於推翻了希特勒預定的時間表。並於十一月中旬英美聯軍在北非洲登陸之後，在史太林城的西北與西南，同時反攻，激戰三日，紅軍大捷，史城西北方面，紅軍於十一月二十三日收復頓河東岸的加拉許 (Kalatch) 車站，俘虜德軍一萬三千名，斃敵一萬四千名；二十四日又在克萊特斯加耶 (Kletskaya) 西南，包圍德軍三師，全體投降。此在西南方面，紅軍發動攻勢，亦獲得初步成功，十一月二十三日克復亞克塞 (Aksai) 車站，沿鐵路線賡續向東北推進，向史太林城區的德軍，採取包圍戰略，使其陷於孤立無援之困境，於是德方乃在柯得爾尼戈夫斯基城附近集中大軍，相機反攻，但爲紅軍所攻退，十二月二十九日，紅軍佔領該城。於是紅軍聲勢益盛，南北夾攻益烈，一九四三年一月二日紅軍克復史城北面之杜波夫加 (Dubovka) 城。於是德軍二十二師，包括步兵十五師坦克車隊三師摩托化部隊三師及騎兵一師，合計三十三萬員名，盡爲紅軍所包圍，與外界隔絕，糧食彈藥，均無來源，德軍總司令部初曾派遣飛機，實行空中運輸，以軍需品接濟被圍困之德軍，但亦杯水車薪，無濟於事。德軍被困日久，飢寒交迫，加以疫癘猖獗，官兵死亡，日達四五百人之譜，至一九四三年一月八日，紅軍總司令部代表伏洛諾夫將軍 (General Voronov) 與頓河前線紅軍總司令羅戈索夫斯基中將 (Colonel-General Rokossovsky) 共同署名，以最後通牒送達德軍總司令鮑魯斯中將 (Von Paulus)，勸其率師投降，以免無謂之犧牲。但爲德方所拒絕，紅軍乃於一月十日實行總攻，至二十六日紅軍自西方攻入史太林城，克洛寧少校 (Major Kronin)，身先士卒，首入史城，乃與城內紅軍取得聯絡。孤軍奮

圖已久的守軍，聞及紅軍攻入史城，喜出望外，舉行聯歡大會，由羅狄塞夫少將 (Major-General Rodimtsev) 致歡迎辭其言有曰：『本日為余生平最愉快之一日，吾等死守史城等待諸君來援，為時已久。但至今日，諸君果然來矣，茲特代表史城守軍，向諸君表示歡迎。』



紅軍攻入史城與守軍取得聯

絡之後，聲勢益盛，乃展開空前未有之巷戰，德軍亦至死不屈，負隅抵抗，扼守古慈米許村 (Kuznich Village) 奧比諾伊波爾 (Opytnoye Pole) 國家農場暨特萊夫尼伐爾 (Drevny Val) 車站，糧食彈藥，悉由飛機輸送，惟因圍困已久，聲嘶力竭，非紅軍之敵，一月二十八日紅軍佔領特萊夫尼伐爾車站，並乘勝進攻德軍最後根據地，至二月二日史城大戰告一段落，紅軍獲得空

前大勝，德軍二十二師全軍覆沒自現行大戰爆發以來，這是希特勒的第一次大失敗。德軍陣亡十餘萬人被俘虜者達十五萬人之譜，其中包括總司令及高級將領十七人。(1) 德軍總司令，鮑魯斯上將；(2) 第十一軍軍長希特萊克中將 (Schtrecker) (oo) 第十一軍參謀長羅士寇 (Helmut Roskurt)



止，尤為慘重，據紅軍戰報稱，史太林城之役，自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十九日起至一九四三年二月二日為止，紅軍共殲獲飛機七百四十四架，坦克車一千五百輛，大炮六千五百門，卡車六萬輛。其他軍用品

於物質的損失

(4) 第八軍
軍長赫慈中將
(Walter Hei-
tz) (5) 第
七十六師師長
羅頓特格中將
(G. Rodene-
lug) (9)
坦克車隊第二
十四師師長倫
斯基中將 (G.
Lanski) (7)
第三百八十九
師師長賴特曼
少將 (Martin
Lahmann) 至

無算，這真是空前的大捷，在人類戰爭史上所僅見。對於今後戰局的發展，發生極大的影響。第一，使希特勒的威信掃地，在一九四二年秋天德軍會攻史太林城時，希特勒會揚言，史城已是他的囊中物，而今該城匪特爲紅軍所克復，成爲紅軍在東線轉敗爲勝的起點；抑且德軍二十二師，葬身於伏爾加河流域。今後德人怎能再相信希特勒的預言呢？第二，就東線的軍事形勢而論，史太林城是高加索邦的屏障，其得失有關高加索邦的安危，故紅軍克復史城之後，北高加索就成了德軍的陷穽，倘不實行總退却，則也有全軍覆沒的危機。所以紅軍在史城獲勝之後，又復在高加索邦克復重要城市多處，使岌岌不可終日的煤油區，也轉危爲安了。德軍在其夏季攻勢中，不惜長途跋涉，翻山越嶺，付了極大的代價，才能佔領幾個地方，而今實行總退却，前功盡棄，如何不要使希特勒痛心疾首呢？第三，德國在史太林城之戰，喪失二十二師，合計三十三萬員名，連總司令鮑魯斯將軍也不能幸免，單以人力而論，對於德國實爲一大打擊。德國名將盧登陶夫將軍 (Gr. Ludendorff) 在其總動員 (Total Mobilization) 一書中說：「交戰國雙方軍隊員額的多寡，常常成爲決定戰爭勝負的因素。」德國人力向嫌不足，這喪失二十二師，如何補充，頗成問題，何況這三十三萬官兵，均爲德軍的精銳部隊，即有後備兵調至前線增援，德軍的元氣一時也不易恢復，據義國晚郵報 (Corriere della Sera) 載稱，德國十五歲之少年，亦在動員之列，將編入輔助隊服役。德國人力問題的嚴重，也可於此想見。

(二) 羅斯托夫與卡科夫之規復——紅軍在史太城區反取得手之後，頓河中流之紅軍，亦於十二月十六日起，大舉反攻，在諾凡耶加里特伐 (Novaya Kalitva) 區，突破德軍陣地，深入敵軍後方，將其退路截斷，不能與史太林城區之德軍取得聯絡。二十日紅軍反攻大捷，斃敵兩萬人，並俘獲士兵一萬名，當時朔風凜冽，大雪紛飛，德軍迭次反攻，均爲羅哥洛夫斯克將軍所擊退，二十六日紅軍佔領頓河右岸波古夏城 (Boguchar) 二十八日紅軍又克復契特戈伏 (Cherkovo) 車站。乘勝南下，進

攻密勒洛伏城成，雖遭德軍堅決抵抗，但於一月十七日攻克。於是東線戰局發展至此地步，紅軍麇續發動攻勢，乃以規復羅斯托夫與卡科夫兩城爲其目標。先言羅斯托夫城，因德軍在高加索邦一敗塗地，紅軍於二月六日克復巴泰伊斯克（Bataysk）之後，業已逼近羅斯托夫城，迨至二月十天左右，馬利諾夫斯基中將（G. Malinovsky）又復在頓河下游，發動攻勢，以極大的壓力加諸敵軍，使其不得不放棄羅斯托夫城。至二月十四日紅軍即攻入高加索邦的門戶羅斯托夫城。此在卡科夫城，紅軍進攻該城，頗爲不易，緣紅軍自二月三日起，即分三路會攻卡科夫城。第一路在庫斯克城之南，發動攻勢，由莫斯科加倫哥中將（G. Moskalenko）率領，由北而南沿庫斯克——卡科夫之鐵路前進，於二月九日午前十時，克復貝爾哥洛特（Belgorod）及西貝基諾（Sherbekino）兩要點，德軍雖不惜任何代價，死守貝爾哥洛特車站，予以堅決抵抗，卒爲莫斯科加倫哥將軍所擊潰。第二路在卡科夫城之東，紅軍自克復庫比安斯克（Kupyansk）之後，向西推進，亦已逼近卡科夫城附近。第三路則在卡科夫城之東南，先是紅軍二月五日攻克伊齊姆（Izyum）與里曼（Liman）兩要點，然後向北推進，二月十日又收復，朱古埃夫（Chuguev）也逼近卡科夫城。惟紅軍愈逼近該城，德軍抵抗也愈烈。但至二月十六日，德軍死守該城，業已精疲力盡，不得已於是日放棄該城，以免再踏史太林城德軍之覆轍，高里戈夫將軍所部紅軍，首先攻入烏克蘭邦首府舊址卡科夫城，在蘇聯戰爭史上，又增添光榮的一頁。自此戰爭重心，乃移至庫斯克——奧勒爾——勃里安斯克三角地帶。

（三）高加索邦德軍總退却——一九四二年夏秋之際，正值史太林城區之戰如火如荼之時，復軍又以壓力加諸格洛慈尼及巴庫油田地帶，並越過高加索山，進窺喬治亞（Georgia）與亞美利亞（Armenia）兩邦；當時紅軍所處地位，非常危急；至八月中旬，德軍疲於奔命，及停止前進，於是高加索戰事，陷於停頓狀態。但至十二月下旬，紅軍乃利用天時，在奈爾基克城之東南大舉反攻，至

今年一月三日，紅軍攻勢大捷，收復莫慈杜克及馬爾戈貝克（Malgobek）兩地。並繼續向西北推進，一月四日紅軍攻克奈爾基克城，五日又佔領普洛拉特尼（Prohlady）及梅斯戈耶（Matskoye）等地，斃敵一萬餘人。自此紅軍向西推進，勢如破竹，一月十一日同時收復喬治夫斯克（Georgievsk）比亞蒂索斯克（Piatizorsk）與基斯洛伏特斯克（Kislovodsk）三城，二十一日攻克伏羅希洛夫斯克，二十三日德軍放棄亞瑪維爾城，二十九日德軍自克魯泡特金（Kropotkin）撤退，一月三十日連梅各浦（Malkop）也在紅軍手中了。於是紅軍乃對克拉斯諾達爾城，採取鉗形戰略，從而進攻諾伏洛希斯克城。而且在羅斯托夫城西南，紅軍於二月六日克復巴泰伊斯克之後，亞索夫與依斯克（Eisk）亦相繼為紅軍所規復，因此德軍除渡過亞索夫海及寇爾許海峽而外，別無退路了。而今馬斯倫尼哥夫將軍仍沿庫彭河繼續進攻，使德軍無路可退。紅軍現離諾伏洛希斯克僅有二十英里之遙。

（四）中路紅軍進窺斯摩倫斯克——自一九四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起，紅軍即在維里基魯基之東與爾齊夫之西，發動攻勢。迭次獲勝，據蘇方宣佈，在最初的十五天內，俘虜德軍二萬人，斃敵七萬五千人，至一九四三年一月二日，紅軍克復維里基魯基城，這是紅軍在中路反攻的第一次勝利，此在伏洛納慈方面，由高里哥夫將軍統率紅軍，亦於一月二十六日攻克伏洛納慈城，俘獲德國士兵一萬一千名，迨至三月三日，德軍在軍略上為縮短戰線起見，不得不放棄爾齊夫城，紅軍收復該城之後，繼續向西推進，四日又克復奧勒尼諾（Olenno）車站。紅軍中路所處地位日見優越，三月十日紅軍又佔領貝萊城（Bely）十三日德軍又為縮短陣線起見，放棄維也慈瑪城，於是紅軍乃分兩路進攻斯摩倫斯克城。一路自維也慈瑪城出發，向東推進，已抵杜洛伏（Durovo）車站；另一路則自貝萊城出發，由北南下，問已攻抵耶爾善伏（Yarzewo）與斯摩倫斯克城相去僅二十五英里。紅軍一旦佔領，則奧勒爾區戰局亦將完全改觀矣。

惟至一九四三年三月下旬，蘇聯氣候轉暖，地面冰雪開始溶解，道路泥濘，幾使戰爭為不可能。因此紅軍總司令部乃於三十一日正式宣佈，一九四二年的冬季攻勢告一段落。

第四節 東線德軍的節節敗退

東線戰事可以分成三個階段：即在德蘇戰爭爆發之初，德軍採取閃電攻勢，侵入蘇聯境內，進窺莫斯科，勢如破竹，使紅軍無法阻當。希特勒耀武揚威，誠不可一世。但是為時未久，就進入第二個階段，在此時期，增加了一個「天時」的因素，就是在夏季，是德軍發動攻勢的時候，自西而東，由北而南，德軍曾一度侵入高加索邦，威脅蘇聯的油田；但是到了冬季，德軍在史太林城一戰，遭受紅軍的致命打擊，從此一蹶不振，由攻勢改為守勢，並不斷的向西退却。惟德方掩飾德軍失敗，猶稱係受天時的影響所致，但是到了一九四三年的夏天，本來是德軍發動攻勢的時候，但是德軍在東線經兩年的苦戰，早已精疲力盡，所謂德國攻勢，也已到了強弩之末，因此德方又詭辯說德軍在東線所採取的戰略，端在殲滅紅軍的實力，而在擴大佔領區。此在紅軍，愈戰愈強，一反過去所採取的守勢，竟能採取敵方認為不可能的夏季攻勢，予德軍以致命的打擊，將敵人逐出烏克蘭邦東部，長驅直入，於三個月內，向西推進四百至四百五十公里，至十一月初旬，紅軍攻入烏克蘭邦首府基輔城，並將克里米半島陷於孤立無援的困境，在此短短的三個月內，紅軍收復重要城市一百六十處及村鎮三萬八千處，這真是戰爭史的奇蹟，我們研究紅軍夏季攻勢成功的原因，實不一而足。據蘇聯軍事評論家克拉佛特沙夫中校 (Lieutenant-Colonel V. Kravtsov) 分析東線戰局，列舉德國夏季攻勢失敗的原因：

(一) 德國軍力的缺乏，使德軍不得不在較窄狹的戰線前進，一九四一年德軍在長及一千公里的戰線上發動攻勢，一九四二年縮短至五百五十公里，迨至今年僅在數十公里之戰線發動攻勢了。(二) 德

軍攻勢曾見在指定突破的戰區集中空前未有的大軍，例如在一九四一年十一月間對莫斯科發動全面攻勢時，德軍三十師在九十公里的戰線上推進，坦克車在前線作戰者，亦達十三師之多，同時德軍總司令部對於海陸空三軍士兵，殊少信心，故用大批新型的強大的「T-6」式坦克車及「斐狄南」式自動迫擊砲，一則在激勵士氣，另則在迅速擊破蘇聯防線，德方相信集中大批所謂不可征服的武器作戰，必能使吾人陷於繁亂狀態，繼之以坦克車排山倒海而來，必能征服紅軍陣地，毫無困難。但其結果，使德軍大失所望。緣在德軍發動攻勢之後，即派遣飛機至前線偵察，以證明紅軍的困苦，但是攜回的消息，匪特紅軍毫無困頓的跡象，抑且亦看不出有撤退模樣。（三）德軍壓遇到的陣地，並非尋常防線可比，實在是太堅強了，準備報復，以打擊還打擊，紅軍總司令部深知德軍缺乏卓識，預料到德軍攻勢的方向，故早已採取措置，匪特避開德軍的打擊，所以在德蘇戰爭爆發之初，德方對於閃電突破的希望，即已完全幻滅。

克拉佛特沙夫中校又分析紅軍攻勢成功的因素：（一）紅軍士氣甚旺，每一個官兵，均懷有一種願望，即欲擊敗敵人，使其逐漸西退，毫無設防掘壕的時間，絕無息養恢復精力的時間，更不顧一切危險，欲將敵軍完全殲滅。（二）紅軍此次渡過聶伯河所用渡船，都是現成的，且極適用，紅軍並未因需要特別設備而等待若干時間，使德軍想不到有紅軍無須準備而已渡過該河的可能，因此紅軍攻至聶伯河右岸，實出於德軍意料之外，須知機會一經喪失，德方所有將紅軍擊入聶伯河的任何企圖，均未能逞。反使紅軍的立足點，日益擴大，步步深入右岸，從而擊破德軍防線。（三）最後的因素，乃在廣及三百五十公里的戰線上，同時渡河，使德人首尾不能兼顧，更使其猜不出紅軍主要打擊的方向，因此德軍的視線集中在整個的聶伯河上。要而言之，德軍夏季攻勢的崩潰，表示出德軍與紅軍作戰二年半之後，已遭受重大損失，匪特不能發動大規模的攻勢，抑且也不能從事堅強的防禦戰了。由於

後備兵的缺乏，德國作戰計劃，乃自攻勢改爲守勢。但在德軍採取守勢之後，也未能獲得德人所希望的結果。』（Daily War News, November 1943, Shanghai）

據作者研究的結果，一九四三年紅軍攻勢成功的原因，綜合起來，有下列各項：（一）紅軍作戰，愈戰愈強，實由於斯拉夫民族的剛毅果敢的精神，有以致之。紅軍的轉敗爲勝，在人類戰爭史上，誠可大書特書。每一個紅軍士兵，都有蘇聯必勝的信念，不論遭受到何種打擊或挫折，從不沮喪或悲觀，只知從失敗中求勝利。同時受愛國情緒的支配，日夜所期望的，是失地的收復與敵人的崩潰，後來德軍已節節敗退，但從來不以此自驕，仍想到社會主義國家的領土尚有一部份沉淪在納粹的統治下，需要繼續努力作戰，以求整個的解放，所以紅軍愈戰愈強，愈進愈速，使德軍向西敗退，沒有止境了。（二）蘇聯戰爭工業的發展，不論飛機坦克車大砲步槍以及彈藥，均能滿足紅軍之所需。蘇聯喪失了大塊土地，在物資上雖受一大打擊，但是戰爭工業東遷之後，即獲得長足進步，誠有一日千里之勢。後方民氣的旺盛，也可於戰爭工業的發展反映出來。我們知道現代戰爭是物質的消耗戰，尤其是德蘇戰爭，戰線之長，規模之大，火力之猛，在人類戰爭史上，是非常少見的。假定蘇聯的戰爭工業，不能自給，單靠協約的接濟，遠水救不得近火，那末唯有失敗了。（三）協約國的助力，也是不可輕視的因素，除了以軍火接濟蘇聯而外，並在軍事上策動，以收夾擊德國之效，例如英美聯軍在北非洲登陸，將軸心軍逐出這黑暗大陸；其後又在西西里島及義大利本部登陸，雖不能目爲第二戰線，但是解決了軸心國中最脆弱的一環，使德國不得不調兵遣將，與英美聯軍作戰，至少亦牽制住德國一部份的兵力，減輕東綫紅軍所受的壓力。（四）協約國對德戰略，先是海軍的封鎖戰，事實證明，未能發生效力，後來改爲空軍制勝的戰略，即以大批飛機集中轟炸德國戰爭工業的中心，使其生產量逐漸減低，以致不能繼續作戰，振英美方面的報告，在莫斯科會議決定縮短戰爭之後，英美機羣大批出動

轟炸法國北部，德國西北部，及奧地利，一天之內，投下炸彈，不下九千噸，德軍攻勢的衰退，不能不歸功於協約國空軍。(五)德國在納粹統治之下，與世界各國爲敵，東戰場的戰線既然太長，不易防守，而在西歐方面，到處有防協約軍登陸的必要，因此德國的兵力，即不敷分配。希特勒失敗的主因，也就在此，茲將一九四三年紅軍發動夏季攻勢的經過情形，分述如下：

(一)德國夏季攻勢的失敗——東綫的氣候，是沒有我們所謂春天的，地面的積雪溶解完畢之後，便是炎炎的夏天。德軍於一九四二—三年的冬季，雖遭受紅軍的嚴重打擊，但是發動夏季攻勢的企圖，仍未完全放棄，所以到了一九四三年六月二十六日，德國軍界人士就向外表示，預料東綫將發生空前大戰，即使德軍不發動攻勢，紅軍也要大舉反攻，絃外之音，不言可知。依照當時德軍總司令部所擬定的作戰計劃，欲自奧勒爾——寇斯克 (Orel-Kursk) 一綫側面進攻莫斯科，並圖擊潰紅軍的主力，因此德方乃集中大軍於寇斯克區，發動大規模的夏季攻勢，但是德國攻勢已到強弩之末，希特勒雖欲作最後的努力，但是心有餘而力不足，自七月六日德軍在寇斯克——奧勒爾——貝爾戈洛特 (Byelgorod) 一綫開始發動攻勢起，使沉寂一百日之後的東綫戰事，又趨於活躍。双方均傾全力以赴，戰況的激烈，在德蘇戰爭中，可以說是最精彩的一幕，例如英國廣播電台，(B. B. C.) 駐莫斯科訪員魏爾特 (Alexander Wert) 電稱：「寇斯克之戰，誠可與塞巴斯多波爾港之戰以及與史太林城之戰相比擬的，殆爲東綫最危急之一役。」同時德國軍事記者波爾加 (Hans Polka) 也評論寇斯克——奧勒爾一綫戰事稱：「坦克車與大砲之多，爲現行大戰之特徵，良以今日作戰，常將坦克車在砲火掩護之下進攻，而在上次世界大戰時，僅以步兵在砲火掩護之下進攻，此其不同也。是以奧勒爾之役，誠可謂物資的大鬪爭。」

但是德軍此次發動夏季攻勢，與一九四二年六七月間的情形，當不可同日而語，第一德軍在冬季

會遭受重大損失，即使動員全國的人力，也不能補償冬季的損失，因此使德軍總司令部不得不動員捷克、波蘭、荷蘭、比利時以及其他小國的壯丁來補充，這種雜色軍隊的戰鬥力，自不能與上年德軍相比，故以戰鬥力而論，今年德軍遠不及前年；以軍訓而論，亦復相同，不配稱訓練有素；同時軍需軍械，亦遠不如前。第二希特勒的估計，完全錯誤，未能計及德軍實力的削弱與紅軍的愈戰愈強。德國宣傳機關，並向士兵大肆宣傳，竟謂紅軍業已聲嘶力竭，一次重大打擊即足以攻破紅軍防綫，但至攻勢發動之後，與事實完全不符，因此德軍命定的要一敗塗地了，第三在德軍發動攻勢的第一天，即可知德軍閃電突破紅軍防綫的希望，完全粉碎了，以實力而論，德國在陸上調動坦克車及其他鉄甲車戰作，不下千餘輛，上空更有幾百架飛機助戰，聲勢的浩大，無與倫比，但是德方損失之大，實在太驚人，每天要喪失坦克車五百輛，飛機二百架，而其進展之緩，殊出意料之外，奧勒爾——寇斯克一綫，德軍每日推進一、四公里，貝爾戈洛特方面，爲德軍主力所在，每日推進，也不過二、一公里而已。這種情形，實在是得不償失，未及數日，德軍早已精疲力盡，七月十二日戰事達於頂點，而紅軍在奧勒爾區東北兩面，開始大舉反攻，立即突破德軍陣地，僅於三天之內，將蘇聯在德國夏季攻勢中所喪失的土地，完全恢復，奧勒爾方面於七月十七日恢復德國夏季攻勢前之狀態，此在貝爾戈洛特區，至七月二十三日，也已恢復原狀了。不寧唯是，中路紅軍羅科索夫斯基將軍（General K. K. Rokossovski），大獻神通，將德軍攻勢完全擊潰，並於八月四日攻入奧勒爾城。這是紅軍大捷的起點，史太林傳令嘉獎有功將士，蘇聯人民獲此捷報，熱烈慶祝，舉國若狂，對於抗戰必勝的信念，益見堅定。

117

（二）紅軍攻勢的進展——紅軍擊潰德方的夏季攻勢之後，乃乘勝大舉反攻，由守勢改爲攻勢，在有利的形勢下，充分發揮紅軍的戰鬥精神，此在德軍方面，在慘受重創之餘，不得不放棄攻勢，改

採守勢，苟延殘喘，企圖拖長戰爭時間，幻想英美與蘇聯之間發生裂痕，從而獲得漁翁之利。可是扼守陣地，也要相當的實力，大敗後的德軍，既無休息的時間，又未能再行配備，因此在紅軍猛烈的攻勢之下，唯有向西退却，德方為掩護其在東線所遭受的失敗起見，對外對內宣傳，猶言德軍採取彈性戰略（Elastic Tactics）前線陣地的轉移，並不能影響到整個戰局，但是按之事實，並不盡然，紅軍在發動夏季攻勢之後，即在整個的前線，即在列寧城至亞索夫海岸一線，同時向敵人進攻，長驅直入，使敵人沒有喘息的機會。茲將各路戰況分述如下：

（一）斯摩倫斯克的收復——紅軍佔領奧勒爾城之後，即向西北推進，八月十五日紅軍攻克加拉契夫（Kuratchev）。另有一路紅軍，則自維也慈瑪進攻，勢如破竹，八月三十日一舉而攻克葉爾尼亞城（Yelnya）離斯摩倫斯克城僅有五十公里。鉗形攻勢既成，德軍為避免無為的犧牲起見，唯有採取彈性戰略，節節向西敗退，九月十七日德方宣佈退出白里安斯克（Bryansk），紅軍乃沿鐵路向西北繼續挺進，猛攻羅斯拉夫（Roslav）與攻克葉爾尼亞城之紅軍相呼應，從而威脅扼守斯摩倫斯克城之德軍。同時又分一路軍隊，向西南發動攻勢，進窺聶伯爾河左岸之重鎮戈美爾城（Gomel）二十日收復馬格林（Maglin）二十三日又擊破德軍的抵抗力，攻入烏尼沙（Unecha）但在此時進攻斯摩倫斯克城之右翼，亦已獲得驚人發展。德軍雖然不斷反攻，以解斯城之圍，但是均被紅軍所擊退，九月二十日紅軍攻陷杜戈希那（Dukhovshina）及耶特塞伏（Yartsevo）兩車站，二十日又佔領埃爾尼亞（Elria）繼續西進，二十三日又克復烏尼沙（Unecha）。至此紅軍已衝入斯摩倫斯克城之外圍。德軍無力挽回頹勢，乃於二十四日夜間，同時宣佈退出斯摩倫斯克與羅斯拉夫兩大鎮。使紅軍又獲得一大勝利。但是紅軍並不到此為止，更向西追擊，企圖渡過聶伯爾河之後，佔領奧爾沙（Orsha），再分兩路進兵，一路北上進攻維特勃斯克城，另一路沿鐵路西進，攻取明斯克城。一旦達到目的，紅軍

的先頭部隊就不難一鼓作氣，衝至前波蘭境內去了。

(二)基輔的光復——攻佔寇斯克與貝貝戈洛特兩城的紅軍，爲使德軍無喘息的機會起見，乃乘勝同時推進，南路紅軍向西南進攻，至八月二十三日，再度收復烏克蘭邦首府舊址卡科夫。按卡科夫於一九四一年十月二十五日爲德軍佔領，一九四三年二月二十八日爲紅軍克復，至三月十五日又爲德軍所佔領，至此方獲得完全解放，不復有再陷於敵手之虞了，這也是紅軍抗戰史上的一大勝利，史太林曾下令嘉獎有功將士，蘇聯當局對於戰局的前途，更增加一重把握，列強駐蘇聯使節，在莫斯科危急的時候，東遷庫壁希夫 (Kuibyshev) 現在局勢穩定，乃於八月下旬，遷回莫斯科。八月三十日紅軍又攻佔任科夫 (Zenkov) 離開貝爾戈洛特城一百七十里，紅軍進展的迅速，實在太驚人了。北路自寇斯克城出發的，沿鐵路西進，九月二日示繼收復烏克蘭邦重鎮蘇米 (Sunny) 與勒倍亭 (Lebedin) 兩地，與柯諾托普 (Konotop) 及任科夫，成爲一三角形陣地，離開基輔城更加近了。德軍集中在巴克馬黑 (Bakhmach)，作爲保衛基輔城外衛之一，但至九月九日，亦落入紅軍手中，自此蘇聯軍隊規復基輔城，更加有了把握。因此紅軍乃向基輔城，發動鉗形攻勢，右翼自任科夫發動攻勢，相繼收復路勃尼 (Lubny) 普利魯基 (Priluki) 及貝萊斯拉夫 (Pereiaslav)，與基輔城相去僅二十五英里而已，此在左翼，則自柯諾托普城，出發，佔領奈琴 (Nejn) 之後，又於二十日攻陷柯柴萊茲 (Kozaletz) 離開目的地，也只有三十英里了。同時又有紅軍一隊，沿台斯那河推進，激戰三晝夜，又於九月二十日佔領契尼戈夫 (Chernigov)，三面包圍基輔城的形勢已成。紅軍攻佔基輔城，易於反掌，惟因聶伯爾河河套激戰方酣，基輔區的戰爭，不得不暫時停頓。加以德軍奉有上峯的命令，死守基輔城，德軍的抵抗，也有相當的堅強，希特勒曾下手諭稱：「基輔爲烏克蘭邦的心臟，應不惜任何代價死守該城，非至最後，決不可放棄」。所以紅軍在基輔城附近，進展較緩。直至十月杪，蘇聯

調動步兵七師坦克車二師到前線，向基輔城下總攻擊命令，先由聶伯爾河右岸的蘇聯炮隊，開炮轟擊德軍陣地，炮聲隆隆，不絕於耳，即在十餘里之外，亦可聞及；蘇聯步兵乃在坦克車掩護之下，進攻德軍第一道防線，並有蘇聯飛機數百架參加作戰，更予敵人以致命的打擊。德方急調後備兵至前線增援，但敗勢已成，無法挽救，十一月五日蘇聯坦克車師衝破森林及地雷陣地，攻入斯維亞多希諾 (Sviatoshins) 切斷公路，德軍陷於四面楚歌之類難，唯有向西撤退了，六日拂曉，紅軍在基輔南北兩面，同時攻入城內，於是淪陷二十五月之久的基輔城，被紅軍解放，得重見光明了，此事正發生在十一月革命紀念日的前夕，更值得蘇聯人民的熱烈慶祝。

(三) 克里米德軍的孤立——南路紅軍發動攻勢較遲，至九月初始在唐納資河下游出動，八日圍攻史太林城 (Stalino) 自此羅斯托夫區完全獲得解放，不復有德國一兵一卒了。亞索夫海方面，紅軍亦佔領倍狄安斯克港 (Berdiansk) 要塞；此在北高加索邦紅軍部隊，得蘇聯黑海艦隊之助，與德軍惡戰五日，亦於九月十七日佔領諾伏洛希斯克港 (Novorossiisk) 於是亞索夫海北岸及東岸，均不受德軍威脅了，紅軍並乘勝向西北挺進，二十三日佔領亞那巴港 (Anapa)，十月八日攻佔泰曼港 (Taman) 因此黑海東岸亦完全解放了。戰事的重心，乃移向波爾泰伐 (Poltava) 區，紅軍佔領波爾泰伐城之後，又沿着伏爾斯克拉河 (Vorskla R.) 進攻聶伯爾河左岸的重鎮克萊門格格城 (Kremenchug)，激戰三日，擊潰德軍的抵抗，乃於九月二十九日佔領該城。戰爭廣續南移，渡過聶伯爾河，而以克里伏亞洛格 (Krivoi-Rog) 區為中心，十月十四日紅軍又佔領烏克蘭邦工業中心柴波洛齊城 (Zaporozhye) 同時亞索夫海北岸之梅里多波利 (Melitopoli)，亦發生巷戰，自該城至克里米半島的交通，亦被紅軍切斷上十二日紅軍肅清梅里多波利城內的殘敵，向西推進，企圖攻入貝萊戈普 (Perekop) 地峽，同時另有一隊紅軍，沿聶伯爾河南下，佔領該河左岸的貝利斯拉夫 (Berislav) 之

後，唐續攻取寇爾松（Kheison）從而威脅德國在蘇聯境內的最後根據地敖特薩（Odessa），可使克里米半島完全陷於孤立。所以紅軍攻勢的目標，改爲解放克里米半島了。其所採取的戰略，也是一種鉗形攻勢，一方面自貝尼戈普城，向南進攻，另一方面，則利用蘇聯的黑海艦隊，協助步兵在寇爾許半島（Kerch）南北兩岸實行登陸。

第五節 一九四四年的東線戰局

東綫的戰爭發展到一九四四年的開始，氣候已喪失了她的重要性；在過去季候似乎是決定戰爭勝負的重要因素，夏季有利於德方，故在一九四二年的夏季，德軍長驅直入，幾乎到達高加索邦；但是到了冬季，紅軍靠了她「天然的盟友」，便能轉敗爲勝，予侵略者以致命的打擊，經過情形，既如上所述。可是到了一九四四年，東綫戰爭已到了最後決定的階段，蘇聯軍政當局一再宣言，決不讓德軍再在東綫過冬，在當時聽來，似乎太誇大了，可是戰事的演變，實在太驚人了，紅軍匪特完成了他「驅逐敵人出境」的任務，抑且到了一九四四年的下半年，竟自波蘭舊境攻入東普魯士及匈京布達佩斯，加速德國侵略勢力的崩潰，所以一九四四年的東綫戰事，不僅使德蘇戰爭步入最後決定的階段，而且對於個的大戰也有極大影響，有使其提早結束的可能。

（一）三月攻勢的經過——一九四四年初春，紅軍在東綫北路及中路發動攻勢，均獲得重大成就，例如北路紅軍一月十八日相繼克復諾夫哥羅特（Novgorod）與斯太拉耶魯薩（Staraya Russa），並乘勝西進佔領普斯戈夫（Pskov），從而侵入愛沙尼亞與拉脫維亞兩國的舊境。中路紅軍亦於一月十四日攻克什多米爾城南之貝狄契夫（Berdichev）維尼薩（Vinnitsa）等地，已迫近布格河（The Bug River）。獨有南路紅軍進展較緩，史太林乃任命裘哥夫將軍兼任烏克蘭第一線軍總司令，即大

舉發動攻勢，這就是我們所謂的三月攻勢，依照其預定計劃，其主要任務有三：（1）南路紅軍突破德軍陣地之後。即包圍德國南路軍，從而殲滅其主力。（2）規復蘇聯失地，務使德軍從布格河退至喀爾巴阡山。（3）與英美在西歐開闢第二戰場相呼應，以收東西兩面夾攻德國之效。

南路紅軍於二月二十四日佔領克里伏洛格（Kryvo-Pog）之後，在陣地上很少進展；但至紅軍發動三月攻勢之後，勢如破竹，紅軍自克里伏洛格向西南進攻尼戈萊夫（Nicolajew）即攻抵布格河中流，在其南岸設立橋頭據點，進窺敖特薩港（Oltaga）未歷數日，紅軍佔領奧沙夫城（Oshakow）德軍退守伏斯納森斯克（Vosnesensk）至蒂拉斯波爾（Tiraspol）一線，迨至四月十日德方宣佈放棄敖特薩港。所有港口設備，均付之一炬，凡足為蘇聯所利用的東西，也被德方運走一空。但紅軍佔領這一個黑海要塞之後，使克里米半島的形勢，完全為之改觀，成為紅軍的囊中物。紅軍當即在克里米半島發動攻勢，四月十三日紅軍首先佔領克里米半島東部的門戶寇爾許港（Kerch）同時紅軍又佔領齊奧杜西亞（Theodosia），向辛佛羅波爾港（Simferopol）進攻，從而進取克里米半島最後的要港塞巴斯多波爾港（Sebastopol），經過二十餘天的苦戰，德軍敗勢已成，無法挽回，卒於五月九日退出塞巴斯多波爾港，於是克里米半島的戰事乃告一段落。紅軍發動三月攻勢的目的，也獲得局部的實現。

此在中路方面，在紅軍的「三月攻勢」期間，也獲得相當的進展。最初紅軍在魯特斯克（Lutsk）羅夫諾（Rowno）與杜勃諾（Dubno）三角陣地，發動攻勢，自三月七日開始以來無日不發生劇戲，按之紅軍統帥部的目的，北取科威爾（Kowel）南窺波蘭南部重鎮勒羅夫（Lwow）。同時又有一路紅軍，自泰諾波爾（Tarnopol）向東南進攻，渡過聶斯特河（Dniester River）攻入羅馬尼亞境內，企圖一舉而佔領首諾維茲（Cernowitz）與雅西（Jassy）等城。所以三月攻勢結束之後，紅軍匪特已將

敵人逐出蘇聯境外，抑且其部隊已攻入羅馬尼亞與波蘭兩國的舊境了。

德國對於紅軍攻勢的成功，猶諱言德軍戰敗，而宣稱這是德軍改變戰略的結果；質言之，就是德國寧願在東線放棄若干土地，俾在西歐作充分的準備，以應付英美侵歐的任何企圖。例如德國代理情報部長森特曼 (Helmut R. Suendermann) 所撰述「東歐與西歐」(East and West) 一文，公然宣稱，「蘇聯的成就，不能視為史太林的勝利，而是德國重行佈置軍隊的結果。」這種論調，當然非常牽強，但是過分樂觀的人，認為紅軍三月攻勢的成功，足以加速德軍抵抗的崩潰，也犯着同樣的毛病，英國每日郵報 (Daily Mail) 的軍事評論家赫德 (Liddell Hart) 詳論東綫戰局稱：紅軍三月攻勢的順利，並非德軍抵抗力崩潰的象徵。其理由有下列各項：(1) 紅軍攻抵泰諾波爾城之後，德軍不欲將其自身置於危險的境地，乃退至聶斯特河，實屬必要。(2) 紅軍俘獲德國士兵，為數不多，故不能謂德軍抵抗力已經崩潰。(3) 德軍沿聶斯特河佈防，因春水泛濫，河流甚急，有險可守。(4) 德方宣稱德軍之後退，係解脫運動 (Detaching Movement) 秩序井然，毫無紊亂現象。總之，擊敗希特勒統治下的德國，還是一件非常艱難的工作，誠如史太林於一九四四年五月一日發表演說說：「唯有紅軍自東方進攻，同時又有蘇聯的盟軍自西方進攻，始能擊敗德國。」

(二) 夏季攻勢的成就——東綫到了五六月之交，就算是夏季，冬季剛剛過去，積雪溶解之後，就是炎炎的夏天，不過在過渡期間，地面泥濘，不利於作戰，紅軍不得不暫時休息，等待夏季的來到。此在德國方面，德軍早已失了反攻的能力，現在受了天時的影響，也只能抑旗息鼓，準備應付紅軍行將發動的夏季攻勢。德方對外宣稱，德軍的戰略又有變動，而其目的乃在以少數的部隊與紅軍作戰而企圖在西歐獲得一具體的結果。所以在五月底六月初之際，東綫平靜無戰事，雙方僅在那裏秣馬厲兵，準備來日大戰，但是到了六月下旬，蘇聯西陲已到了初夏的季節，地面堅固，宜於作戰了，紅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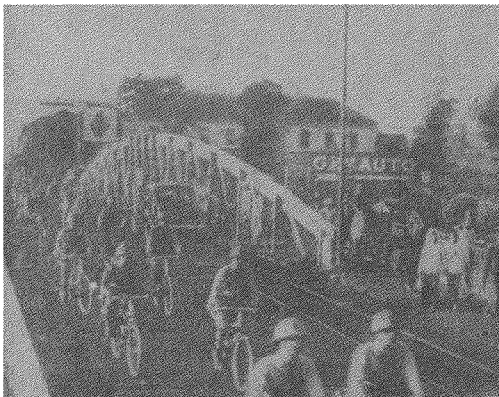
乃於六月二十二日發動夏季攻勢，實力浩大，單以陸軍而論，達二百師之衆，坦克車與飛機，均在五千以上。首先從維特勃斯克—奧夏（Vitebsk-Orsha），公路開始，聲勢浩大，二十九日即佔領維特勃



斯克與奧夏兩城。繼續向西推進，即在波勃魯伊斯克（Bobruisk）與莫奇勃夫（Mogilev）之間，發生空前大戰，七月二日斯魯特斯克城（Svetlogorsk）

亦發生爭奪戰，戰事重心，逐漸移至明斯克區（Minsk Sector）紅軍分兩路進兵，以切斷明斯克西南與西北所有鐵路公路的交通，使德軍

不得不速向西撤退，故紅軍未經大戰而攻入明斯克城。同時明斯克城北面之波羅特斯克（Polotsk）亦經一度激戰之後，德軍被迫放棄，至此紅軍便侵入波蘭舊境，得進窺波蘭北部重鎮維爾那（Vilna）德方爲縮短陣地起見，又放棄科威爾（Kovel）。德軍移至新陣地後，雖欲反攻，均未得逞。七月六日紅軍佔領摩洛特許諾城（Molodetchno）離其目的地維爾那城僅及五十公里。當時德軍總司令史泰蓋爾中將（Lehr-General Von Mikkel）率領德國壯健男兒，血戰五日，終不支而退，維爾那城乃入紅軍手中。另一路紅軍於七月十四日，佔領格洛特諾（Grodno）紅軍即在森林地帶進攻東普魯士，七月二十日紅軍攻抵奧格斯多伏城（Augustovo），迫



近東普魯士邊境，並以里克（Lyck）爲其進攻之目標。

此在中路紅軍，則以攻取華沙爲最終任務，自夏季攻勢發動以來，節節推進，七月初佔領科威爾城，乘勝西進，廿五日杜勃林（Lublin）城內發生巷戰，翌日德軍又放棄希特爾資（Siedlce）離華沙僅七十五英里。至次紅軍乃對華沙發動鉗形攻勢，北路於七月二十六日佔領比亞里斯托克（Bialystok）同時勃萊斯特里多夫斯克（Brest-Litovsk）城方面之德軍，也不支西退。華沙益見危急，德軍總司令部任命莫特爾上將（Field Marshal Model）統率戈林師團，開赴華沙之東，極力設法阻制紅軍繼續西進。華沙之危殆趨緩和。於是東淺戰事，又陷於膠着狀態。究其原因有回：（1）德方調到大批生力軍增援，使紅軍無法西進，更難攻入普魯士。（2）德軍任命古特利安中將（Colonel-General H. Guderian）爲陸軍參謀長，長於韜略，對於東淺作戰，頗多策劃。（3）蘇方迅速西進之後，交通困難，接濟不便，尤其是普利貝特湖沼（The Pripet Swamps）縱橫，使紅軍輸送軍需品益感困難。（4）蘇聯作戰目標，由華沙移至巴爾幹半島。自羅馬尼亞保加利亞以及芬蘭三國之國相繼退出戰團之後，蘇聯的敵人除德國而外，僅有匈牙利一國，因此紅軍之主力，便移至喀爾巴什山脈，攻入匈京，至九十月間，匈京布達佩斯城，也在紅軍炮火的射程之內了。

第六章 黑暗大陸的爭奪戰

第一節 爭取非洲的意義

非洲土人有一句流行的俗話：「沙漠是上帝的樂園」，人們到了那裏，就會忘懷了一切。所以自從歐洲人士發現了這個「黑暗大陸」之後，每年終有不知多少的商人，遊客，教士，殖民者，探險家以及身心不快者，陸陸續續到這個大陸去觀光，和這些無知無識的黑人，在一起生活，呼吸一些沙漠地帶的自由空氣，領略些「夕陽西下」時的美景，或者睡在草地上做些和平甜蜜的美夢，以期逐漸恢復身心的健康，就是那些唯利是圖的商人及懷有野心的冒險家，到了那裏，和這些黑人往來，都不難滿足他們的欲望。因為非洲的總面積，有三千萬平方公里，而人口僅及中國三分之一，約一萬萬四千萬人，平均每平方公里祇有五個人。以其出產而論，埃及棉花，南非的金礦及金剛鑽，蘇丹的穀類，羅德西亞的錳，黃金海岸的錳，西非的花生，以及各地所出產的椰子，咖啡，象牙，駝鳥毛，均為歐洲缺乏原料的國家所垂涎，但是這些無知無識的土人，匪特懶惰成性，不圖奮發自強，抑且受了宗教的麻醉，一直沉浸在迷夢中，不能自覺，因此非洲，不論在政治上經濟上文化上軍事上，均較落後，人們對於它的印象，總不外是沙漠，棕樹，金字塔，黑人及毒蛇猛獸而已。一般人常稱之為「原始大陸」或「殖民大陸」，自一八八五年柏林會議以來，非洲一直是歐洲人角逐的場所，到上次世界大戰結束，列強割據的局面，才得暫時奠定，在這樣廣大的大陸之中，獨立的國家，只有利比亞，阿比西亞和半獨立的埃及。可是到了近年，阿比西尼亞又被義大利所併吞，所以這個原始大陸，自從有史以

來，牠祇知受人宰割侵略及剝削，自己從來沒有欺負或壓迫過別人。

迨至現行大戰爆發，因為德國在非洲的殖民地早已完全喪失之故，原無發生戰禍的可能。但是好景不常，到了一九四〇年六月法國戰敗之際，墨索里尼乘人之危，乃毅然參戰，其用意原在投機取巧，企圖不消耗一點人力物力，即能與德國分贓。但是希特勒決不會聽任義國佔便宜，故在義國參戰之後，即欲利用義國的力量，予英國以打擊；迨至德法停戰而英國宣佈作戰到底之後，希特勒乃嗾使義國，以義屬利比亞，索瑪里蘭及埃利特里亞為根據地，發動非洲戰事，以威脅英國在非洲的地位，並對於英國在地中海上的優勢，予以嚴重打擊。可是非洲戰爭爆發之後，因為地理上的關係，一籌莫展，結果義國賠了夫人又折兵，將阿比西尼亞，埃利特里亞及索瑪里蘭等屬地，均奉送與英國。不過在德國非洲軍團開抵北非之前，非洲的戰事，時起時落，並不十分惹人注意。

可是因為戰場的推移，由西歐而東歐，又由東線而移至近東，非洲乃成為一九四二年冬至一九四三年春的大戰場，雙方爭取非洲大陸，一則由於非洲地位的重要，因為非洲，一方面與歐亞兩洲銜接，另一方面距離南美洲最近之點，不過二千五百公里。乃成為世界的重心，不論軸心國方面或協約國方面，均需要爭奪非洲的據點，即能切斷對方交通線，從而增強自己的地位，所以非洲戰爭的勝敗，對於大戰的結局，實有決定性質的影響，雙方非傾全力爭取不可。另則由於軍略的因素所造成：先從軸心國方面說起；德軍於一九四二年五月八日在東線發動夏季攻勢之後，勢如破竹，德軍攻入高加索邦者，亦進展神速，希特勒為呼應東線戰爭起見，同時亦發動北非攻勢，按其作戰計劃，本想通過埃及，與白高加索邦南下之德軍，互相呼應，以期爭取高加索邦和近東各國的油田，並可切斷英國往來歐亞之聯絡線，如此德日兩軍會師印度洋的計劃，就不難實現，而英美與蘇聯之間的交通，也要被切斷了。此在協約國方面，當史太林城告急之際，開闢第二戰場之呼聲，曾響入雲霄，但是英美欲於一

九四二年內在歐洲開闢戰場，匪特登陸不易，抑且事後的接濟，也非常艱難，決非協約國輪船所能勝任，何況軸心國的潛水艇，出沒無常，故在消滅潛水艇威脅之前，侈談在歐洲大規模登陸，實非得計。所以英美不得不另闢途徑，爭取非洲，當然比較在歐洲登陸的計劃，來得輕而易舉。而在軍略上仍有極重大的意義。誠如美國軍事評論家馬克斯威爾納（Max Welne）所說：「確保大西洋航線，只要有英美合作，並無多大困難。英美在地中海及非洲，共同作戰，因為德國可以調用的兵力有限，故有成功之可能，協約國倘能在非洲地中海沿海，建設強大之海空根據地，當然非常有用，在此情況之下，軸心國方面，與英美對抗的，必為義大利，倘能予義大利以打擊，則英美控制北非洲近東及地中海之後，便可領導西班牙法國義大利及巴爾幹半島各國，結成反德陣線了。」所以交戰國雙方「各有千秋」，因此非洲命定的要遭受一次戰禍的浩劫了。

第二節 北非戰爭的起落

北非洲的戰爭，從一九四〇年六月十一日起，至一九四三年五月十二日為止，歷時三年之久。在這三年之中，雙方均欲爭取這個黑暗大陸，輪流發動攻勢，進進退退，達六次之多，沙漠戰爭的困難，使雙方均蒙受重大損失，茲將其經過情形，分述如次。

自從義大利參戰之後，即發動北非戰爭。一九四〇年六月二十日法國要求停戰，歐洲前線已無戰事，但在里比亞與埃及的邊界，仍有大規模的戰事發生。未幾英國宣佈廢續作戰到底，自此戰爭的重心，從歐洲移到非洲了。六月三十三日一役，義屬里比亞總督巴爾波將軍（Air Marshal Italo Balbo）陣亡，自此可知北非戰事的激烈了。義大利遭受到意外損失，便任命名將格拉齊亞尼將軍（Marshal Rodolfo Graziani）為義軍總司令，厲兵秣馬，準備為巴爾波將軍報仇。時隔兩月，備戰就緒，乃於

八月十三日發動攻勢，自喀甫索要塞 (Fort Capuzzo) 出發，越過邊界，攻抵索倫 (Solima)。其時英軍總司令華維爾將軍 (General Wavell)，統率英軍澳洲軍紐西蘭軍南非軍暨印度軍作戰，雖堅決抵抗，但義軍來勢凶猛，銳不可當，使華維爾將軍不得不後退，至十二月十七日，義軍侵入埃及境內一百二十公里，佔領巴朗尼 (Sidi Barrani)，並在其東面之馬克蒂拉 (Maktila)，佈置陣地。戰事暫趨和緩，華維爾將軍一方面在開羅會商反攻計劃，另一方面並自近東調到大批生力軍，將素問盛名之尼羅軍 (Nile Army) 增加至四萬員名，十二月十日英軍乘義軍不備，出奇制勝，戰時風沙 (Sandstorm) 甚烈，義軍如入五里霧中，方向不明，因此潰不成軍，英國鐵甲車部隊會攻巴朗尼，里比亞師團抵抗最烈，師長馬勒蒂將軍 (General Pietro Maletti) 亦戰死沙場，同時英國艦隊。自亞力山大港開到海岸，用大炮轟擊義軍陣地，英空軍亦參加作戰，義軍勢單力薄，不得不放棄巴朗尼，此役義軍損失甚大。英軍乃乘虛而入，乘勝進攻巴迪亞 (Bardia) 因在海軍義護之下，進展神速，一九四一年一月五日，英軍佔，巴迪亞港，賡續西進，一月二十日又佔領里比亞，英軍重入杜勃魯克港 (Tobruk)。捷報傳出，舉世騰歡，尤其在英國。前線英軍勇氣百倍，又自杜勃魯克港，分兩路進兵，一路沿海岸前進，另一路則在特傑倍爾區 (Djebel) 之南，經由埃爾梅基里 (El Mechili)，夾攻班加齊 (Benghazi) 一月六日完成大包围運動，使班加齊港陷於重圍之中。另有英軍兩隊，同時向西推進，一隊進攻亞奇達比亞 (Agedabia) 另一隊則進攻埃爾亞奇拉 (El Agheila)，至一月十一日即取得聯絡，義軍形勢緊急，危如累卵，義國軍政當局對於負責指揮軍事的格拉齊亞尼將軍，深表不滿，乃調任加里波爾狄將軍 (General Italo Gariboldi) 爲北非義軍總司令。其時巴爾幹半島戰爭，愈演愈烈，英國自北非洲抽調出一部份軍力，因此北非戰事乃趨和緩。

德國鑒於非洲地位之重要，乃派羅美爾將軍 (General Erwin Rommel) 爲軸心軍總司令。三月

二十七日羅美爾將軍行抵北非前線，就職視事，詎意一鳴驚人，大獻神通，德國奔帥部隊（Panzer），在亞奇達比亞與英軍交戰之後，即獲得意外戰果。並採取側面戰略（Outflanking Tactics），一戰而收復埃爾亞基拉與亞奇達比亞兩地。至此軸心軍乃乘勝進攻，四月三日英軍放棄班加齊港，九日竇爾那（Derna），亦落入軸心軍手中，羅美爾將軍乃自馬塞斯（Misus）進攻埃爾梅基里（El Mechili），此役尼羅軍軍長沃孔諾將軍（General Sir Richard Nugent O'Connor），竟為軸心軍所俘獲，巴迪亞港因此陷落，四月十三日羅美爾軍已抵索倫外圍，激戰旬日，又將英軍逐出索倫之外，深入埃及境內十公里，並佔領里比亞門戶哈爾法耶山隘（Halfaya Pass）。戰局至此，埃及危殆，華維爾將軍乃在開羅召集軍事會議，決定自他處調動生力軍前往埃及增援，準備反攻，並在巴迪亞港附近登陸，以解杜勃魯克之圍。但均未能獲得成功。及至五月初，軸心軍又向杜勃魯克港下總攻令，雖然突破英軍第一道防線，但英軍扼守第二道防線，屹然不動。後因沙漠戰爭，雙方損失均重，不得不稍事休息，藉以遣兵調將準備來日大戰。例如美國商船二十六艘，裝備軍械，駛抵蘇彝士運動，轉往埃及，接濟英軍；此在軸心國方面，則有德國容克式運輸機一百架飛至班加齊港，亦運到接濟品不少。未幾華維爾將軍又集中大批坦克車，在沃馬爾（Sidi Omar），與德軍發生激戰，又未能奏捷，當時杜勃魯克港陷於重圍，無法解圍，同時馬爾泰島又迭遭軸心國轟炸，英國形勢非常危急，乃下令將華維爾將軍免職，而由奧慶萊克將軍（General Sir Claude Auchinleck）繼任，準備反攻，挽回危局。到了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初旬，英軍經長期準備之後，乃在里比亞傑達比亞（Jedabia）區，發動攻勢，二十日佔領竇爾那港，並乘勝向西進攻，對班加齊港進行包抄戰，德軍迫不得已，乃於二十六日放棄該港。據德方解釋稱：『此次德軍陣地西移，完全由於里比亞之地理形勢所致，德軍為避免被包圍計，放棄該港，實屬必要。』自從此一要塞陷前之後，北非戰局又恢復到一九四一年二月間的情形

了。

其時太平洋戰爭雖已爆發，英國在遠東的地位日益危急，但是英國對於北非戰事，仍極重視，英軍佔領班加齊港之後，又在海軍掩護之下，進窺巴迪亞港，一九四二年一月三日，英國出動大批坦克車猛攻，獲得空前大勝，除佔領巴迪亞港而外，並俘獲軸心軍多人，德國鐵甲師參謀長史密德少將，亦在被俘之列。當時英國在遠東迭遭挫折，議員質向遠東局勢時，邱吉爾首相則以北非勝利答覆。英國的重視北非戰事，亦可於此見之。而德軍總司令羅美爾將軍適患熱帶病，返國養病，軸心軍主持無人，在作戰上的弱點暴露無遺，例如在索倫及哈爾法耶山隘兩戰區的德義守軍，經不起英國海陸空三軍的襲擊，卒於一月十八日完全投降，同時糧斷水盡，也是軸心軍失敗的原因。據當時的形勢看來，英國大有席捲北非之勢，英國中東軍總司令部也擬就了一種作戰計劃，欲在里比亞繼續向西進攻，直搗特里波利港（Tripoli），決將北非洲的軸心軍，全部肅清，使埃及不復有受威脅之虞。可是這一個計劃，為因英軍實力的單薄，終究未能實現，不甯唯是，抑且到了一月下旬，軸心軍在里比亞大舉反攻，企喬規復失地。惟其作戰計劃，不欲直迫班加齊港，而以彭巴灣（Bomba Gulf）為其第一目標。此一戰畧若告成功，則英軍勢將不戰而放棄班加齊港。故軸心軍在埃爾亞克達（Djebel El Akher）廣大戰場發動攻勢之後，即獲得進展，一月二十九日德方宣佈克復班加齊港。自此里比亞戰事又陷於膠着狀態。德國航空部長戈林上將與墨索里尼首相會晤，決定於春季發動大規攻勢，不僅進攻埃及，且須控制整個地中海。於是雙方乃乘前線戰事沈寂之便，秣馬厲兵，準備未來大戰。羅美爾將軍亦病愈返防，軸心軍即於五月下旬發動攻勢，將侵入里比亞的英國第八軍擊退。據其作戰計劃，一方面直逼埃爾亞登（El Aden）與杜勃魯克港，六月十六日德軍攻抵杜魯克港西六十英里之加柴拉（Gazala），英德双方在亞克洛瑪（Akroma）與賴斯埃爾丁（Ras El Tin）之間，發生大規模的坦克車戰，至111

十一日德義機械化部隊攻入杜勃魯克港。而另一方面軸心軍自哈賡 (Bir Hakein) 之東，進攻喀浦索砲台，自由法軍扼守哈賡城，苦戰十六日之後，始奉命撤退。六月二十五日軸心軍佔領喀浦索砲台及索倫，並越過錫狄巴朗尼而攻入埃及境內。羅美爾將軍作戰有功，晉陞爲上將，非洲軍團乃有鐵軍之稱，同時「埃及之戰」(Battle of Egypt) 亦由此發生，英軍在瑪薩瑪特魯港 (Mensa Matruh) 附近，佈置新陣地，時人稱爲華維爾防線 (Wavell Front)：此一防線自地中海海岸起，以直線伸至南面之瓜泰拉 (Quota) 平原，長約五十英里。双方均以此役，有關埃及的存亡與近東的安危，咸以全力相週旋，惟軸心軍於大勝之後，士氣益旺，一舉而下瑪薩瑪特魯港，並乘勝向東推進，二十九日攻抵比爾福加 (Bir Fuka)，與英國海軍根據地亞力山大港 (Alexandria) 相去僅一百公里，笠日軸心軍又突破英國第二道防線，並佔領埃爾達巴 (El Daba)，離開亞立山大港祇有一百英里了。於是埃及京城開羅亦告危急，埃及總理那哈斯 (Nahas Pasha) 甚至請求英軍退出開羅，以免生靈塗炭，埃及情勢的危急，不言可知。七月一日英軍在埃爾阿拉眠 (El Alamain) 之最後防線，亦被軸心軍突破，因此前往亞力山大港的通路完全洞開了。幸賴英軍死守阿拉眠區，德軍攻勢稍緩，英軍總司令奧慶萊克將軍一方面改變戰略，力爭時間因素，俟至援軍開抵之後，大舉反攻，另一方面則在陣地後方，收拾殘部，重行配備，準備繼續作戰，不久英國第九軍自里利亞開抵埃及境內，同時又調到大批新式巨型坦克車，足與德國馬克式坦克車相匹敵，於是埃及戰局始趨穩定。

自七月至九月，可謂埃及的休戰期間，惟双方仍遣兵調將，秣馬厲兵，準備來日大戰。英國中東軍總司令亦由緬甸總司令亞力山大將軍 (General Harold Alexander) 繼任。至九月十三日夜間，英軍即企圖在杜勃魯克港附近登陸，惟爲德軍所擊退，英方稱爲大戰前的「試探行動」，故未發展爲大規模的戰爭。延至十月二十三日夜間，英國第八軍始在埃及前線埃爾阿拉眠區發動攻勢，同時另有英

軍一隊在瑪薩瑪特魯港附近登陸，事前第八軍軍長蒙特戈梅萊將軍（General Bernard Montgomery）曾向戰地記者發表談話稱：「今夜及明晨，行將發生最恐怖之戰爭，屆時對於吾人之形勢，即可更加清楚。總之，吾人現已開始發動南非聯邦總理斯末資將軍所稱之攻勢。克寧漢將軍所部空軍，已能與我陸軍部隊通力合作。過去吾人在北非前線，勝敗皆有；但今余敢斷言，我國將士莫不用命，必能再接再勵，勇猛前進。」

英軍在埃爾阿拉眠前線發動攻勢之初，聲勢非常浩大，先以步兵衝鋒，殿以坦克車一百五十輛，以減少摩托化部隊之損失，故在初次進攻，即在戰略上獲得重大成就，惟因亞力山大將軍所部，尙未完全開到前線作戰之故，未能充分利用其先發制人之便利，經軸心軍猛烈反攻之後，即被擊退原來陣地。英軍實力除第八軍而外，尙有亞力山大將軍所部，不下六七師之衆，計有鐵甲車隊第七第十兩師，南非聯邦步兵第一師，紐西蘭步兵第二師，澳洲步兵第九師，印度步兵第五師，特戈爾派自由法軍混成旅一旅。而軸心軍僅有十萬員名。同時又有英軍在瑪薩瑪特魯港之東實行登陸，企圖進攻阿拉眠軸心軍左翼。所以在埃及與里比亞的軸心軍，早有寡不敵衆之勢，而義國生力軍開徒北非洲特里波利港增援，並不向東調至埃及前線，反而向西北開往法屬都都尼西亞之海岸地帶，軸心國似乎早有放棄埃及與里比亞之意，所以英國第八軍於十月三十一日拂曉，又在埃及前線發動攻勢，以錫地埃爾拉希姆（Sidi El Tassim）爲目標，沿着狹長地帶推進，經過兩次猛攻，即突破軸心軍陣地，羅美爾將軍乃採取「彈性防禦戰略」（Elastic Defensive Tactics）命令其部隊退至新陣地作戰，於是埃及乃轉危爲安，第八軍的初步成功，即奠定其在北非獲得空前大勝的基礎，十一月八日英美聯軍在法屬北非洲登陸，北非戰局完全改變。使煊赫一時的羅美爾將軍也無法挽回非洲軍團的厄運了。

第三節 英美聯軍的登陸

希特勒在東線發動夏季攻勢之後，史太林要求英美在歐陸開闢第二戰場的呼聲，也隨着史太林城的危急而增高。協約國爲分散德國侵略勢力起見，即使不履行其在歐洲開闢第二戰場的諾言，也該在其他戰線發動攻勢，聊以減輕軍所受德軍的壓力。所以英美兩國在七月初即已開始準備爭取北非洲的計劃，至八月杪決定發動北非戰事的日期。

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八日午前三時，英美聯軍在埃森霍威爾將軍（General Dwight Eisenhower）指揮之下，在法屬北非洲阿爾熱奧朗（Oran）薩費（Safi）暨卡薩勃朗伽（Casablanca）等地，實行登陸。同時發表「告法國人民書」，請求法人對於英美聯軍進攻法屬北非洲，勿予抵抗，並謂此舉目的，乃在消滅該處軸心國之勢力，法國對於北非洲各屬地，仍有主權，毫無損害。其時法國海陸空三軍總司令達爾朗上將（Admiral Darlan）適在阿爾熱港，乃派遣代表與美總司令談判，旋即成立停戰協定，至十一月十一日北非洲法軍完全停止抵抗。英美聯軍未償付重大代價，一舉而佔有法屬阿爾熱里亞與法屬摩洛哥，對於里比亞及埃及境內的軸心軍，即可採取夾擊戰略，羅美爾將軍鑒於戰局的急轉直下，乃命令其部隊自埃及方面沿海退却，退至埃及與里比亞交界線處，稍事休息，十四日軸心軍放棄杜勃魯克港。於是北非洲的軍事形勢，完全改觀了。所以英美聯軍突然在北非洲登陸，意義重大，有下開數項：

（一）英美聯軍此次在北非登陸，其主要目的，乃在分散德國的侵略勢力，藉以減輕蘇聯在東線所受德國的壓力。據美國總統府發表聲明稱：「美國爲預防敵人侵入法屬北非洲起見，不得不在該處實行登陸。軸心軍侵入法屬北非洲，將足以構成對於美洲一大直接威脅，良以法屬西非洲與巴西國，僅

有一水一隔故也。是以我國此舉，不啻爲開闢第二戰場，藉以援助我英勇作戰之蘇聯同盟國。」羅斯福總統本人也會向報界談稱：「吾人對於北非戰事，不應過分樂觀。惟此役爲開闢第二戰場之替身，吾人必須以現行大戰中一種單獨的行動觀之，故不可過分樂觀。加以北非地面崎嶇，我軍將遭遇地理上的困難，吾人自亦不可不顧及。至於英美發動此項攻勢之計劃，遠在一九四一年杪，美國參戰後兩星期，即已擬就。英相邱吉爾首次來美訪問時，曾討論及此。原有一項計劃，係取道英吉利海峽進攻歐洲大陸，惟據軍事專家之意見，認爲在一九四二年內發動此種行動，其成功之機會殊鮮。迄至邱吉爾首相再度來美訪問，又復討論此項問題，究將待至一九四三年再向歐洲發動新攻勢，抑或在一九四二年發動小規模之攻勢，最後決定，採取第二種辦法，故在本年七月初，即已開始準備，至八月杪，決定發動戰事之日期。」

(二) 英美聯軍在法屬北非洲登陸之後，對於埃及與里比亞境內之軸心軍，即可採取夾擊戰畧，不難一鼓消滅羅美爾部隊，所以英美聯軍一經在北非登陸之後。軸心軍即放棄杜勃魯克港，磨續向西撤退。

(三) 英美聯軍在北非登陸，一方面可以目爲開闢第二戰場的「取巧辦法」，另一方面也可以認爲協約國進攻歐陸的先聲。緣自英吉利海峽進攻歐陸，因德方在沿海帶一案有「大西洋長城」(Atlantic Wall)，成功的機會較少，但在地中海方面，協約國苟欲在巴爾幹半島或義國境內，選擇一弱點登陸，比較輕而易舉。但是此事有一先決條件，就是須在北非洲設立進攻歐陸的根據地。

(四) 軸心軍侵入埃及之後，匪特開羅告急，抑且蘇彝士運河也感受威脅，協約國在地中海上的交通即有被切斷之虞，英美爲肅清地中海上的障礙以通暢協約國的交通淺起見，不得不在北非登陸，剷除軸心國在非洲的勢力。

不過英美聯軍在法屬北非洲登陸，牽涉到各方面，尤其是法國和西班牙，惟英美在登陸之前，即向西班牙保證，英美聯軍進攻法屬北非洲，決不危及西班牙在北非洲之利益及丹吉爾港之暫時狀態。弗朗哥元首當即表示滿意。否則西班牙如有所行動，威脅英屬直布羅陀港，那末地中海的形勢，又要完全改變了。至於法國，影響所及，更不言可知了。維希首先宣佈，美國既在法屬北非挑戰，顯已與法國絕交。這還是小事，但是到了十一月十一日，希特勒元首與墨索里尼首相，藉口防制英美聯軍在法國境內登陸，乃命令德義軍隊，開入法國自由區，因此法國匪特喪失了大批殖民地，抑且半壁苟安的局面也不能維持了。這是戰敗國的悲劇。法國中途投降，遭此厄運，似乎是咎由自取。此外，還有法國海軍的解決，在法國停戰的時候，法國的海軍，有一部份寄碇在埃及亞力山大港，另一部份，則停泊在都隆海軍根據地，當德軍開入自由區時，希特勒猶保證不佔領都隆港，所有法國軍艦可保原狀，不受干涉；但至十一月二十七日，德軍突然佔領都隆，並下令法軍，實行復員。法國軍艦大半自行鑿沈海底。法國在戰前向以第二海軍國自居，但是多年慘淡經營的結果，均已付諸來流了，戰後非有十年百年的努力，終難恢復舊觀了。

軸心國爲抵消英美在北非登陸的作用起見，除命令其軍隊開入法國自由區而外，並於十一月十六日在都尼西亞境內登陸，佔頭比塞大 (Bizerta) 與都尼斯 (Tunis) 兩港，佈置陣地，準備在北非洲負隅抵抗。惟因都尼西亞北端與西西里島，相去僅八十五英里，軸心軍佔領比塞大和都尼斯兩港之後，即能控制地中海的東西交通。加以比塞大港海空運輸，均極便利，軸心軍的接濟，絕無問題，而都尼西亞北部，鐵道公路，四通八達，便利行軍，朝發夕至。此外，氣候溫和，飲水充足，有利守方。因此軸心軍乃有放棄比利比的計劃，十一月二十日羅美爾將軍放棄班加齊港，廢續向西退却。其所處地位反見好轉，誠如德國軍事評論家所稱：「北非戰爭之困難階段，現已過去，羅美爾將軍所部，雖

會遭遇額員衆多軍械精良之勁敵，但賴其大膽計劃，避免與敵軍接觸，現已完全成功，協約國將領企圖迫令軸心軍在有利於英國第八軍之陣地作戰，但軸心軍總司令部充分利用其高超能力及其在沙漠地帶作戰之經驗，移轉陣地，使協約國之作戰計劃，完全歸於泡影。所以當時協約國對於戰局的前途，實不能過分樂觀或樂觀過早，美國海軍部長諾克斯曾警告美國輿論界稱：「吾人對於埃及前線羅馬兩部隊之撤退，不能過分樂觀。至於法屬北非洲事件，一切舉動，均係依照預定計劃進行；但吾人不應忘懷此舉，亦充滿了危險及困難，仍須吾人艱苦作戰，始克有濟。例如以軍需品接濟北非前綫之軍隊，不無困難，德國必將集中潛水艇，以之進攻協約國之交通綫，並企圖切斷北非登陸部隊與美洲大陸之聯絡。北非戰役，雖類似第二戰場，但尚未發展至廣大範圍，因此吾人必須準備長期奮鬥。」

英美聯軍既在都尼西亞北部佈置陣地，其防線自西部尼格羅角（Cape Negro）與塞拉角（Cape Bernat）間之某一點（即在比塞大港西四十英里處），向東南沿鐵路至馬都亞（Mateur）城附近，再沿鐵路，至特傑狄達城（Djedeida）離都尼斯港僅有十英里；又自該處再向南行，至都尼斯港南面三十英里之番主橋（Pont du Faus）。軸心軍於十二月二日在特波巴城（Tebourba）附近，大舉反攻，三日佔領特傑狄達城，四日又佔據特波巴城，因此軸心軍的地位，益見鞏固，英美欲於最短期間結束北非戰事，也就不可能了。邱吉爾首相於十二月五日在約克郡發表演說，涉及北非戰事，其言有曰：「北非戰爭，離勝利之期尚遠，吾人必須廢績奮鬪，良以德軍抵抗力，尚未崩潰故也。吾人在北非洲，雖已推進一千英里，但尚有二十英里，未及完成，在吾人達到目的之前，必須發生空前激戰。要之，吾人欲通過此短短的二十英里，並欲擊潰敵方的抵抗力，實爲一艱難的工作。但余對於最後結果，具有充分信心。」

協約軍聽任軸心軍在都尼西亞境內從容佈置陣地，實爲英美在軍事上的失計，誠如英國軍事專家哈特少校 (Major Hart) 在每日郵報 (Daily Mail) 發表一文所稱：「協約國軍隊在都尼西亞之良機，業已失之交臂，此皆吾人軍事行動過於遲緩所致。蓋我方軍事行動遲緩，使德軍得在該地樹立強固陣地。我軍未能及時抽調大批軍隊，馳往前線，以破壞敵軍之抵抗，遂致聽任德軍依據優良之防線，都尼斯與比塞大兩要塞，盡在德軍手中，即其明證。」不過英國第八軍仍依照預定計劃作戰，自十二月十日起，乃在塞萊奈加 (Cyrenaica) 埃爾阿克達區，發動攻勢，至十二月下旬，里比亞戰爭發展至最後階級，軸心軍「按照其預定計劃自動撤退」，十二月二十六日，羅美爾將軍竟將米蘇拉泰 (Misurata) 之防務，交與義軍扼守，而德軍步步後退，至一九四三年一月二十三日，軸心軍放棄特里波里港，所有軸心軍完全由特里波里丹尼亞 (Tripolitania) 退入都尼西亞境內，羅美爾將軍並在馬萊斯防線 (Mareth Line)，集中部隊，佈置新陣地，於是里比亞戰爭告一段落，而都尼西亞戰線之爆發了。

在都尼西亞戰爭的過程之中，雙方陣地的轉移，固然值得世人的注意，但是外交上的大事，最能轉移世人的視線，何況是英美領袖的會晤？美國總統羅斯福與英國首相邱吉爾於一九四三年一月十日至二十四日在卡薩勃朗伽會晤，英國中東軍總司令亞力山大將軍及北非洲美軍總司令埃森霍威爾將軍，均曾參加會議，當時曾邀請蘇聯國防委員長史太林及中國軍事委員長蔣介石將軍參加，二人均因在前線指揮軍事，不能分身，故未出席會議。羅邱會議之後，僅發表一簡短之公報，聲明除非軸心國「無條件投降」(Uncondition Surrender) 協約國決不棄戰言和。至於詳細內容，未經官方宣佈，外界無從探悉。僅能以常識來推測，對於今後的作戰計劃，必有所決定，尤其對於北非戰事。

都尼西亞戰局至二月中旬，軸心軍形勢逐漸好轉，並在各線發動攻勢，均獲若干成就。茲將一殺

情形分述如下：(1)北路軸心軍扼守比塞大至突尼斯一線，屹然未動，英國第八軍迭次進攻，均未奏效，殆亦為德國主力所在。(2)中路德軍在凱魯茲城(Karouan)西南要地畢助(Plhon)，發動攻勢，佔領封杜克(Fondouk)，離阿爾熱里亞邊境僅十五英里，德軍乃長驅西進，侵入阿爾熱里亞境內之勢，(3)南路德軍佔領馬萊斯防線之後，即進攻加夫薩鐵路線，曾一度佔領加夫薩城(Grafia)不過軸心軍在都尼西亞早已成為強弩之末，二月中旬的反攻，僅能目為一種迴光反照而已，英國中國東軍總司令亞力山大將軍就任北非洲協約軍副司之後，曾在前線向戰地記者發表談話，說明都尼西亞戰局，其言有曰：「羅美爾將軍已退守馬萊斯防線。查此一戰線係自地中海起，越過沙漠地帶，至都尼西亞南部之鹽湖區域，全線共長四十英里。該線倘為我軍所突破，則羅美爾將軍大抵將在加勒斯城(Gabes)防近佈防。蓋以該地鹽湖縱橫，幾及海濱，氣候惡劣，對於英軍頗為不利。」

二三月是都尼西亞的雨季，英美聯軍及自由法軍，在前線作戰，均少成就。但是到三月三十日，實行總攻，第八軍在南路，進攻馬萊斯防線，並攻佔埃爾哈瑪(El Hamma)與加勒斯港，使軸心軍不得不迅速北退。中路美軍反攻，亦極得手，未幾收復封杜克，士氣大振。同時英國第一軍亦在傑貝爾阿比奧區(Jeb el Abio)發動猛烈攻勢，於是都尼西亞戰局，發展到了最後階段。德軍總司令部也知道軸心軍的厄運已無法挽回，而進行其準備放棄都尼西亞的工作，羅美爾將軍悄然離防，軸心軍總司令由阿爾明中將(Col.-Gen. Juergen Von Arnim)繼任，就是一個絕好的證明。

到了五月一日，協約軍經一個月的準備，早已就緒，首由英國第八軍發動攻勢，由南而北，軸心軍退守查費達維爾(Enfidaville)，北路德軍不勝美軍的壓迫，也就在五月四日退出馬都爾城。於是比塞大的爭奪戰就此開始。不過當時軸心軍猶以查費達維爾，特波巴，及番主橋三處為抵抗的中心，

聯成突尼斯與比塞大的外圍。但是英國第一軍自梅傑柴爾巴勃 (Medje zel Bab) 區向突尼斯進攻，一舉而佔領突尼斯港的門戶馬西哥爾鎮 (Masticoale)，五月七日即攻陷突尼斯港，軸心軍退往好角半島 (Cape Bon Peninsula)，佈置新陣地，準備負隅抵抗。同時美軍亦攻入比塞大港，自由法軍佔領番主橋，於是都尼西亞的戰事至此乃告沒落，退往好角半島的軸心軍，雖然企圖利用輕捷快船汽艇魚雷艇暨手底辛貝爾 (Sibbel) 渡船，將軸心軍運往西西里島，但是海面盡在英美海軍控制之下，匪特生力軍不能開到增援，抑且軸心軍也無法撤退至西西里島，因此陷於絕境，抵抗至五月十二日，早已「糧絕彈盡」，乃於午後八時一刻，停止抵抗。據北非協約軍總司令部宣佈，此役德義兩國官兵被俘者達十五萬員名之衆，其中德軍佔十一萬人，義軍四萬人，軸心軍總司令阿爾明將軍在好角半島被俘，故亦在內。

都尼西亞戰爭結束之後，在這個原始大陸上，不復有軸心國的勢力了，假如說英美蘇軍在北非登陸是開闢第二戰場的取巧辦法，那末協約軍在都尼西亞的勝利，當然是英美進攻歐陸的先聲，使現引歐戰轉入另一新階段。

第七章 太平洋上的海空大戰

第一節 美日衝突與試探談判

近五十年來的美國遠東政策，完全建立在三項原則上：一是一八九九年國務卿海約翰所宣佈的門戶開放政策（The Open Door Policy）二是一九一二年九國公約（Nine-Power Pact）與四強海軍條約（Four-Power Navy Treaty）三是一九三二年國務卿史汀生的不承認主義（Doctrine of Non-Recognition）所以我們要明瞭美日突的由來，非作一簡單的敘述與說明不可。

第一，門戶開放策——一八九七年九月麥克金萊（William Mac Kinley）當選爲大總統之後，便積極從事於海外貿易的發展，並採取「大海軍政策」（Big Navy Policy），至一八九八年四月十九日，即與西班牙發生美西戰爭（The Spanish-American War）。當時美國對於遠東問題，自然無暇兼顧，而列強在中國，均乘中國戰敗之後，企圖瓜分中國，強佔中國港口，並劃分勢力範圍（Sphere of Influence）美國國務卿海約翰（John Hay），鑒於遠東局勢日趨惡化，爲維持美國在遠東的利益起見，乃向列強提出維持中國門戶開放與機會均等一項原則。這是遠東外交史上的「門戶開放政策」。美國提出這一項原則，乃在使列強不得以既得的特權，妨礙他國的自由貿易，也就是反對強列在其勢力範圍內對於別國的歧視（Discrimination）。迨至美西戰爭結束之後，美國在太平洋上的地位，亦大見增強。夏威夷群島既於一八九八年八月十二日正式併入美國版圖，而關島（The Island of Guam）亦於十二月十日由西班牙割讓與美國，一八九九年美西兩國簽訂和約，西班牙又以菲律賓群島讓與美

國，自此美國即在太平洋上奠定其鞏固的基礎。

第二，九國公約與四強海軍條約——日本於一九〇四年戰敗帝俄之後，朝鮮與滿洲，即完全在日本控制之下，加以日本地居形勝，足以稱霸於北太平洋上，進而與美國爭取太平洋霸權，於是美日關係日趨惡化，尤其是美國資本家哈里曼（E. H. Harriman）要求國際共管南滿洲鐵路，使日本懷恨美國入骨，同時美國參眾兩院又通過一種排斥法案（Exclusion Act），限制日人及其他有色人種入境移民，日本在種族上也遭遇到不平等的污辱，更加鼓動起日本民衆的反美情緒。迨至一九一四年上次歐戰爆發，日本以爲千載一時的良機已屆，便乘各國無暇東顧之時，向中國提出二十一條亡國條件，於是日本企圖獨吞中國及稱霸遠東的野心，乃暴露無遺，使美國的門戶開放政策，遭遇到空前難關。當時美國國務卿白里昂（W. J. Bryan），即發表宣言，重由「門戶開放」的原則，並聲明拒不承認有損中國主權領土完整個的任何條約。日本認爲此時有機可乘，對於美國雖有戒心，但亦不願示弱，對於美國的聲明，淡然置之，所以在上次歐戰期間，太平洋上風雲緊張，美日戰爭不可避免之說，也會盛傳於一時。不過美國不欲在此時與日本發生衝突，一九一七年威爾遜（Woodrow Wilson）總統當選輝聯之後，參加歐戰之心益亟，爲緩和美日兩國間的惡劣空氣起見，乃與日本成立妥協，並承認日本在中國享有特權，這便是有名的蘭辛石井協定（Lansing-Tsui Agreement）美國對日妥協，並非出於真誠，實在是一種權宜之計。既欲參加歐戰就不得不在太平洋上有所讓步。何況在美日兩國之間還有着一種同盟關係？所以到了歐戰結束之後，美國即須設法挽救太平洋上的危局，美國國務卿許士（Secretary Hughes）乃於一九二一年邀請太平洋有關係各國，舉行華盛頓會議（Washington Conference 1921—1922）討論遠東局勢與裁減軍備問題。其結果成立了兩種國際條約。其一爲九國公約，保障中國領土完整及維持門戶開放。其要點有四：（1）尊重中國的主權與獨立暨領土與行政的



完整，給予中國一個完全沒有障礙的機會，得以發展並保持唯一的鞏固的中央政府；（2）各國一致遵守並切實施行門戶開放及機會均等的原則。（3）遇至中國置身事外的戰爭發生時，尊重中國的中立地位；（4）各國不得利用中國的現狀，取得特殊的利益或特權。其二是四強海軍條約，規定英美日

三國主力艦噸位的比率五五三。所以美國召集華盛頓會議的目的，一方面打破英日同盟的關係，而粉碎日本獨吞中國的迷夢。另一方面借用國際協調的合力，保障中國主權領土的完整，以維持門戶開放與機會均等的原則。同時又限制海軍，美國「五」的優勢，抑制日本橫行於太平洋上。

第三，史汀生的不承認主義——此項原則的由來，又不得不追溯到一九三一年的「九一八」事件，原來日本是最善於投機的國家，在華盛頓會議的時候，對於美國挾各國的合力來打擊日本的「東亞門羅主義」，當然憤慨萬分，不過想到美國的大海軍，加以戰後各國的態度，唯美國馬首是瞻，因此不得不暫時屈服於「金元」之前。不過日人心胸中所懷有的憤怒，匪特

未消滅，反而如火如荼，有增無減，一俟機會來到，這不可抑制的憤怒之火，就要爆發的。所以到了一九三一年，世界各國都沉浸在經濟恐慌的怒潮裏，自顧不暇，遑論其他，不要說英美對於遠東是鞭長莫及之感，就是蘇聯，因為建設社會主義國家尚未完成，也不願在遠東多事。因此日本便認為時機已到，乃於是年九月十八日，悍然出兵我國東三省，佔領了奉天省的瀋陽，視九國公約與非戰公約為廢紙，於是日本的東亞門羅主義，便在大砲聲中向前猛進了，而美國的門戶開放與機會均等的原則，又遭到了一重難關。當時國務卿史汀生，看到遠東危機日深，美國在遠東的權益有被日本根除之虞，一方面於一九三二年二月七日，照會中日兩國政府，宣佈美國對於遠東政治的態度。質言之，即美國對於違反了非戰公約所造成的任何局面，均不予承認；這就是我們所稱的不承認主義。另一方面，並與英國進行談判，擬在遠東採取聯合行動，以抑制日本的侵略暴行。無如英國外相西門爵士，目光如豆，拒不與美國合作，以致英美兩國步驟異趨。(To See Stimson: The Far East Crisis) 美國政府僅能消極地遵守史汀生的不承認主義。

此在日本看到英美無力干涉，益增其侵略野心，並輕視英美在遠東的地位，一九三四年四月十七日的「天羽聲明」，將日本獨佔遠東的野心，暴露無遺，美國苟不設法加以糾正，則所謂門戶開放的原則，就要成為歷史上的名稱了，迨至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日本駐美大使齋藤，又將日本政府廢棄四國海軍條約的聲明，送達美國國務卿赫爾，日本顯欲與美國爭取太平洋上的霸權，益加露骨，因此自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起，太平洋便踏入無條約狀態。日本出此大膽行爲，顯然是日本的一貫計劃，除在外交上對英美採取不妥協態度而外，在遠東並加緊其侵略行動，企圖獨吞中國，從而將英美列強完全摒棄於遠東的門外。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中日戰爭的導火線，終於在河北省宛平縣的蘆溝橋畔爆發了。日本冒天下之大不韙，視九國公約與非戰公約為廢紙，悍然採取軍事行動，匪特



是中國生存的一大危機，抑且對於英美列強在遠東的權益，也是一個嚴重的威脅。所以中日戰爭爆發之後，美日衝突也隨着尖銳化。最初，羅斯福總統仍秉了史汀生的不承認主義，一再發表聲明，美國的遠東政策一仍其舊，並希望中日戰爭早日結束，到了是年十月中日戰爭已由局部的戰爭擴大為全面的戰爭，羅斯福總統亟欲用和平的方法來恢復遠東的安寧與秩序。加以國際聯盟正於十月六日通過中日問題諮詢委員會的議決草案，譴責日本的侵略暴行，在精神上表示同情中國；並向九國公約簽字各國建議，召集九國公約會議，以解決中日問題。於是羅斯福總統一面在芝加哥發表驚人演說，聲明放棄傳統的孤立政策，而改採國際協調政策，願與愛好和平各國，通力合作，俾能及时制止一切戰爭的爆發與蔓延。同時國務院亦發表正式文告，指斥日本為侵略國，且違反九公約與非戰公約。另一面羅斯福總統又鼎力贊助九國公約會議的召集，並正式派遣美國駐歐特使台維斯 (Norman Davis) 為首席代表，出席九國公約會議，不過美國對於此項會議，並不懷有過分的幻想，僅欲藉此試探日本的意向而已。所以比京白魯塞爾的九國公約會議命定的流產了，使美國獲得一種教訓，就是用和平的方法來解決中日問題，無異緣木求魚。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南京陷落時，在美日關係上，又發生了嚴重事件，美國泊於下關的炮艦「潘南」號 (Gunboat Panay)，竟為日本飛機所炸沉，美國輿論界大譁，一致主張強硬對日。後來日本雖向美國當局道歉及賠償損失，並目為「不幸事件」，但在美國人民心胸中的憤怒，並未能因

此而淡忘。所以一般政論家常說：「潘南」號的被擊沉江底，實爲美國輿論界主張強硬對日的開端。不過一九三八年一月十日赫爾國務卿致函副總統加納（John N. Garner）對於遠東方面會稱：「至於遠東局勢，美國對於以和平方法維持或促進遠東有秩序的進程，必須深表同情，並當予以支撐。」由此可知美國尙未完全放棄以和平方法來解決中日爭端的幻想。所以美國在現行歐戰爆發之前，對於中日戰爭所抱的態度，歸納起來，有下列各項：（1）堅持不承認主義，即不承認日本用武力所造成的任何局勢；（2）同情中國抗戰，以物質源源接濟中國，尤其是中國抗戰所需的軍械彈藥及醫藥用品等；（3）貸款與中國，以穩定法幣的價值；（4）鼓勵人民自動抵制日貨，俾在經濟上削弱日本侵略的力量；（5）埋頭建設兩洋海軍（Two-Ocean Navy）俾能同時對付大西洋與太平洋上的敵人。惟日本排斥英美，愈演愈烈，尤其對於英國，一方面封鎖天津的英租界，另一方面又煽動中國淪陷區的人民，發動反英運動。此在英國則因歐洲局勢的嚴重，無暇東顧，乃訓令駐日大使克萊琦爵士，與日本外相有田進行談判，美國在這時不得不有所發動，作爲英國的後盾，因此乃於一九三九年七月二十六日宣佈廢棄美日通商航海條約（The American-Japanese Treaty of Commerce and Navigation of Feb. 21, 1911）按此項商約係塔虎脫總統（President Taft）時代國務卿諾克斯（John Knox）與日本駐美大使內田男爵所簽訂，其內容頗爲廣泛，關於通商、旅行、居住、納稅、住宅的不可侵犯，領事官，自由通商通航，進出口稅，過境稅，最惠國待遇，專利的商標等，均有詳細的規定。實爲美日兩國間最重要條約之一，不過片面廢棄，須宣佈六個月之後，始能發生效力。日方在此六個月之中，雖極力設法，企圖與美國成立臨時協定（Mondus Vivendi）但終告失敗；即在美國輿論界，也有一部份人士，認爲美國在兩洋海軍未完成之前，應偏重大西洋，而與日本暫時妥協。例如格里斯伍爾特教授（Professor Griswold）在哈布斯雜誌（Harpers）發表論文，以地理上的理由，主張與日本妥協

•同時退伍海軍上將史蒂林 (Yates Stirling) 也在紐約泰晤士報 (New York Times) 發表論文，主張先解決日本的經濟問題，以促進美日兩國邦交，後來泰晤士報於九月三日發表社論，以「戰爭在兩大陸」(Wars on the two Continents) 爲題，對於這些協安謬論，予以有理性的抨擊，力言美日利害衝突，絕無妥協餘地。共和黨要人威爾基 (W. Welkie) 參加總統競選，亦無住而不言：「美國需要一個强有力的自由的中國」(American Needs a strong and free China)，主張鼎力援助中國抗戰。同時美國遠東問題專家畢森 (T. A. Bisson) 亦有美國遠東政策 (American Far East Policy) 一書，暢銷全國，該書結論是：「日本因戰爭的消耗業已精疲力盡，現在處於枯竭的困境。美國苟欲保持原有的强大地位，則必須維護九國公約」此在賢明的羅斯福總統，對於其所採取的反侵略政策，當有一貫的計劃，不論對德或對日，自無推行綏靖政策 (Appeasement Policy) 之理。

此在日本方面，近年來因爲缺乏眼光遠大的政治家及外交家之故，僅知在國際上輕舉妄動，而不顧其後果如何。所以日本的外交政策，翻覆無常，自從中日戰爭爆發之後，這種舉棋不定的現象，尤爲顯著。例如近衛文麿於一九三七年出任首相之後，即闖下滔天大禍，致使日本陷於侵華的泥沼之中，不能自拔。因此唯有出於下台一途。而由平沼繼起組閣，當時因爲少壯軍人的氣燄萬丈，追令政府採取軸心路線，平沼首相亦以「強化防共軸心」相標榜。可是到了德義軍事同盟成立邀請日本加入時，平沼內閣却首鼠兩端，徘徊於十字路口，僅向希特勒表示日本有參加同盟的願望，但未見諸事實，使德義大失所望。其後歐洲局勢急轉直下，至八月下旬德國竟與蘇聯締結互不侵犯條約，而使所謂反共公約變爲一張廢紙，因此主張強化防共軸心的平沼內閣，不得不自認外交失敗而引咎辭職。所遺首相一職，則由阿部大將繼起，並起用野村海軍大將爲外相，大吹大擂，要調整美日關係，要改善蘇日邦交，殊不知日本的侵略政策一天不放棄，日本與英美法蘇的衝突，即一天不能緩和。所以野村外相出

馬之後到處碰壁，毫無成就，於是阿部內閣也就無疾而終，乃輪到米內出馬組閣，但是也是一個平庸的內閣，生不逢辰，歐戰爆發後的世界大勢，千變萬化，幾乎不可捉摸，當非平庸的米內內閣所能應付，他僅知墨守「不介入歐戰」的政策，錯過許多良好的機會，迨至一九四〇年六月，法國戰敗向德義投降乞和，世界形勢完全改觀，使日本朝野受一重刺激，莫不將日本外交的失敗，歸咎於米內內閣，尤其是少壯乘機活動，抨擊米內內閣的庸弱無能，使其不能安於位，而擁護帶有法西斯派色彩的近衛文麿東山再起，組織新閣，完全仰仗軍部的鼻息，在內政上發起「新政治體制運動」，消滅國內各大政黨，而企圖以本人為中心組成統一黨，實行其獨裁政治。此在外交上，則起用松岡洋右為外相，以軍部的意志為意志，公然聲明放棄「討好英美政策」，而重採軸心路線，松岡外相上台後的第一砲，就召回駐英美蘇等國大使，以為調整外交陣容的先聲。並以「南進」相號召，企圖獲取英美法蘇在太平洋的屬地。至九月二十七日日本加入德義同盟，揣松岡外相之用意，乃在恐嚇美國，使其改採妥協政策；可是此舉的結果，適得其反，使美國的態度，更加强硬，甚至對日抱敵對態度，不惜與日本「攤牌」(Showdown)以決一雌雄。松岡看到這種情形，自知外交錯誤，因此將輻內大使召回之後，不得不再任命著名親美派前外相野村海軍大將為駐美大使，企圖緩和美國人民的情緒。可是野村赴美履新之後，雖極活動，但仍一籌莫展，無法緩和美日兩國間的緊張空氣，松岡也知道美日衝突已不能避免，爰乃追求史太林的青睞，以免他日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兩面受敵，於是乃於一九四一年四月初，親自到柏林羅馬去，與德義當局會商三國同盟今後的動向。歸來路過莫斯科時，即與莫洛托夫外委員長，簽訂蘇日友好中立條約。其內容有下開四項：(一)簽約國約定，維持兩國間之和平友好關係，彼此尊重簽約國領土之完整及不可侵犯。(二)簽約國一國，成爲一個或兩個以上第三國軍事行動之對像時，另一簽約國應在其糾紛全部期間，嚴守中立；(三)本條約自兩簽約國批准之日起實施，有效期

間爲五年；簽約國之一國，若於期滿前之一年內不通知廢止本約，則繼續有效五年，（四）本條約儘速批准之，批准文件應在東京交換之。（The Shanghai Times April 14, 1941）由此可知，蘇日友好中立條約不論在文字上精神上以及在作用上，與歐戰爆發前的德蘇互不侵犯條約，初無二致，簡直可以說是太平洋戰爭的導火線，不過日本軍閥遠不及德國國社黨，有決心有勇氣，日本雖欲南進，但仍有所顧忌，故戰事未立即爆發，使太平洋上的和平，多苟延了幾個月，雙方均得從容準備的機會。

美國國務院於一九四二年二月二十七日接獲駐日大使格魯（Mr. Grew）的報告，謂日本有大規模襲擊珍珠港的可能。（閱美國白皮書 Peace and War）美國對於太平洋應早有戒備，因此遠東英美兩國海陸空三軍將領，於四月初，在馬尼刺舉行軍事會議，討論太平洋防務，出席者有英國遠東軍總司令樸芳上將（Air Marshal Robert Brooke-Poplan），美國亞洲艦隊司令赫德上將（Admiral Thomas O. Hart），美國駐菲律賓高級委員賽爾（Francis B. Sayre）暨美國駐菲律賓陸軍司令格倫納少將（Major-General George Grunart）等，對於英美聯防，當有所決定。不過日本在事實上早已南進，其第一步就是壓迫戰敗後的維希政府，強迫其准許日本得利用法屬越南南部的海空根據地。法國適在戰敗之餘，對於遠東屬地，自然無力保衛，乃在「聯防」的煙幕之下，斷送了越南，日軍開入越南之後，再進一步即可威脅暹羅，足使日本在太平洋上的地位更加堅固。美國對此，更不得不採取強硬態度對日，國務副卿威爾斯先於七月二十四日發表聲明，譴責日本佔領越南足以威脅美國的安全；二十六日羅斯福總統又下令凍結日本在美國的資金，此在英國亦於是日宣佈廢棄一九一一年之英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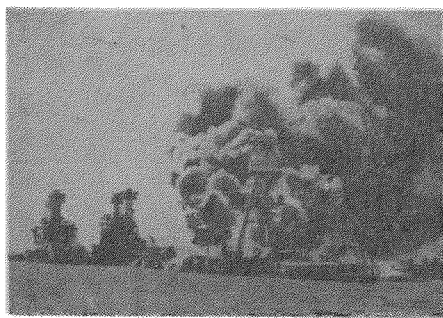
商約，一九三四年之英日商約暨一九三七年之緬日商約，並凍結日本英國境內之資金。同時荷印當局，亦廢止荷日煤油協定，並步美國後塵凍結日本資金。至八月一日，羅斯福總統又下令禁止液體燃料及一切油類出口。於是美日關係益趨嚴重，日本既不欲於此際毅然南進，則唯有與美國進行談判，商就妥協辦法，以打開當前的僵局。所以美日兩國間的外交活動，不絕如縷，不過外界知之甚鮮，八月十四日羅斯福總統與邱吉爾首相在大西洋某處洋面會晤，討論世界政局，會涉及遠東問題，邱吉爾返國報告羅邱會讓之經過情形，對於遠東局勢有曰：「英美現正以無限忍耐，設法謀取一種公允和平的解決辦法，對於日本合法利益，予以極大的保證。吾人希望此項談判，可告成功；但此種希望倘不能實現，則吾人當毫不猶豫，趨向美國方面，共同對付日本。」至此太平洋局勢益趨明朗，誠如中國外交部長郭泰祺評論邱吉爾首相演說稱：「邱吉爾日昨發表演說，對於日本在遠東之更進一步之侵略，會予以嚴厲之警告。中國對此，甚表歡迎。此項警告及美日兩國分別在東京華府舉行之談話，已使日本明瞭，此乃民治國家對於日本侵略政策之一種紅色信號，日本如若忽視此項警告，則將與「武裝警察」，發生衝突。故在此際，正可視為日本選擇放棄或繼續其侵略之最後機會，余個人認為日本是否接受此項警告，殊屬可疑。」（新聞報八月二十六日重慶電）太平洋已到了「和戰的最後關頭」，雙方均須為太平洋和平作最後的努力。最初美日談判，毫無進展，近衛首相乃於八月二十八日致書羅斯福總統，表示兩點：（一）向美國保證，美日兩國倘能成立協定，則日本內閣必能獲得國內各界之充分擁護，以實施此項協定；（二）兩國間並無不可用談判方式解決之問題。並希望美日糾紛可獲得圓滿解決，要求美國恢復對日貿易，放寬凍結日本資金命令，暨放棄包圍日本的 A. B. C. D. 陣線。但近衛文麿的私信並未發生任何效力，羅斯福總統於九月二日美國勞動節發表演說，警告軸心國，力言美國與侵略者，絕無妥協餘地，不啻暗示美國在美日談判中，採取強硬態度，決不對日妥協，九月五日國務

卿赫爾接見中國駐美大使胡適博士，向其保證，中國對於美日談判，毋庸憂慮。據消息靈通人士所知，美國政府會坦白告知日本當局曰：「日本對於太平洋問題，若欲獲得諒解，則必須退出軸心國及變更其擴張領土之政策。」同時美國軍事代表團仍照預定計劃，前來中國，以實施「民治國援助法」，在此種環境之下，美日談判實無法進行，近衛首相乃於十月十六日辭職，而由憲兵出身的東條大將組織戰時內閣，其上台後第一砲，就公然宣言：「某某挑釁國家，阻礙日本發展」、然對美採取敵對態度，惟從演辭全文看來，外強中乾，東條首相仍要求美國聽任日本自行結束中國事件，並希望美國緩和經濟封鎖，由此可知日本猶未放棄與美國進行談判之努力，並決定加派來栖前往美國，協助野村大使，與美國進行談判。關於此事，日本政府於十一月初旬通知華府稱：「此次決定派遣來栖為特使，前來美國，協助駐美大使野村，與美國進行談判，實由於現行局勢，非常嚴重，而亟欲美日談判，獲得友好解決，有以致之。」殊不知美國方面對於日本此舉，態度冷淡，並未表示熱烈歡迎，例如國務卿赫爾向各界談稱：「日本政府決定派遣來栖前來華府，與美國政府無涉；惟對於渠之來美，自當予以便利，故已電令飛剪號飛機，展期起飛，以便載其來美。」當時大家預料到這一次的美日談判，是太平洋和戰的關頭，所以美國一邊準備與日本進行談判，同時另一邊亦秣馬厲兵，以備萬一；可於下開各項事實見之。（一）美國陸軍於十一月四日向參眾兩院提出法案，要求國會授權總統，於發生緊急狀態或遇有侵略威脅時，得在夏威夷羣島及波多黎各島兩地，宣佈戒嚴，俾能充分保護此兩地之安全，並防制一切破壞行動，（二）關島及中途島之美國婦孺，開始疏散。（三）參眾兩議院於十一月十三日通過中立法修正案，准許美國商船武裝，並得駛往戰爭區域及交戰國港口。（四）美國撤退在華海軍陸戰隊。（五）共和黨要人威爾基於十一月十一日發表演說，嚴告國人稱：「德日兩國之行動，隨時有將美國捲入戰爭漩渦之可能，國人對於國際局勢的發展，不應置若罔聞。」到了十一月

十五日來，赫爾特使行抵華府，曾向報界發表談話稱：「余之工作，雖極困難，但相信余所負使命，仍有成功機會。」十七日午後，即偕同野村大將，晉謁羅斯福總統及赫爾國務卿，進行談判，交換雙方對於遠東問題所抱見解。美日談判自此開始，官方對於談判的經過情形，保守緘默，赫爾僅向報界表示，「美日談判係限於一般性質之交換意見，雙方尚未企圖作何決定」。惟據消息靈通人士所知，赫爾國務卿曾向來赫爾特使表示：日本如能放棄侵略政策，美國可將各種原料供給日本。良以公平分配世界資源，為赫爾的一貫主張，惟日本如欲以武力攫取之，則屬侵略政策；反之，日本如能放棄此種政策，並與軸心國脫離關係，自可取得其所必需之原料。二十日赫爾延見中國大使胡適，英國大使哈里法克斯，荷蘭公使勞登暨澳洲公使略緩，舉行A B C D會議，討論太平洋問題，首由赫爾報告美日談判之經過情形，然後澈底交換意見，但未作任何具體決定，二十五日紐約泰晤士報載有美日談判之特別消息，謂赫爾曾向來赫爾提出局部妥協方案，其要點有四：（一）日本放棄其在南太平洋及西伯利亞東部之領土野心；（二）日本自越南撤軍，俾能解除民治國對於泰國及荷印橫遭侵略之憂慮，同時且可減少緬甸公路遭受攻擊之危機；（三）美國將日本在美資金之一部份，予以解凍，並局部取消商業限制辦法；（四）日本得向海外，尤其是向越南及荷印，取得其所必需之原料。（*New York Times* Nov. 25, 1941）此項消息，雖係揣測之詞，但有相當的根據。赫爾之二十六日又接見日本特使來栖，將其所擬就之「文件」面交來栖特使，載有美國對於解決太平洋問題所提出之條件，內容雖未經官方發表，但據外交界人士所知，要點有三：（1）美國不承認日軍佔領中國任何土地；（2）日本應即與軸心國脫離關係；（3）英美澳荷四國撤銷對日經濟封鎖。來栖特使接獲此項照會之後，有如晴天霹靂，竟因此為最後通牒，立即電達政府請示辦法。據東京觀察家談稱，美日兩代表所進行之「外交戰」，自此已進入極端微妙之階段，日本代表之所以不願操切從事表示決裂者，徒因奉有該國政府

之訓令，尙有所待而已。惟其所用策略，顯在延宕時日，俾使東條內閣，得以從容準備，至適當時候，即發動軍事行動。此在美國方面，亦料到日本不能接受美國所提出之條件，羅斯福總統於二十八日向報界談稱：「美日談判並未決裂，但隨時有發生嚴重發展之可能。惟此項談判，究能繼續多久，日本政府對此，必較余更能明瞭。余認爲太平洋和平關鍵，完全操諸日本，故余暫不與日本特使，繼續會晤。」英國駐美大使哈里法克斯亦於二十九日談稱：英美兩國對於遠東問題，業已商得完全同意，英國政府對於美國政府所抱態度，完全贊同。時至此際，太平洋是否捲入戰爭漩渦，抑或仍能保持和平，其關鍵完全操在日本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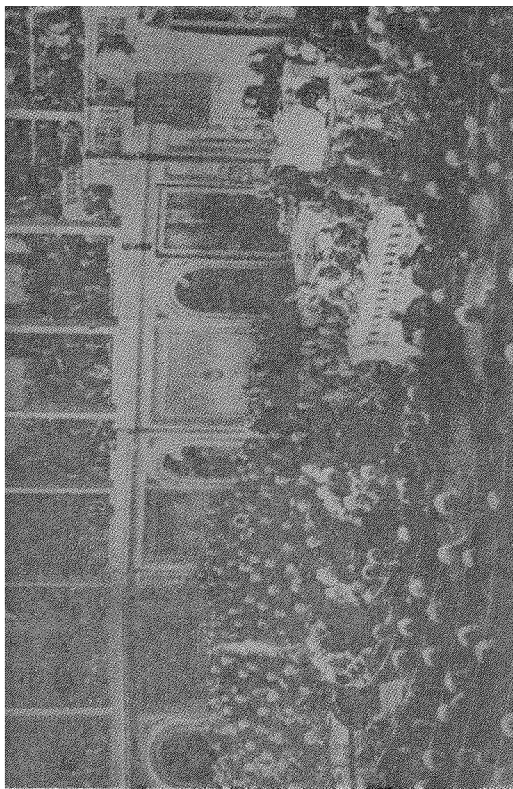
美日談判陷於僵局（Standstill）之後，東條首相又發表反英美言論，同時日軍在越南調動頻繁，使太平洋局勢益趨緊張，美國參議院外交委員會主席康納萊（Senator Connally）於十二月二日發表驚人演說，其言有曰：「吾人並不欲戰，惟在數日前，日本首相東條會曰，欲排除英美在亞洲所有勢力，余茲向東條答曰，吾人在亞洲，自有權益，並不懼一戰以保護之。美國決不在任何人之前退却，此乃全院議員之情緒也。」同時羅斯福自溫泉返京，連日召見軍政要人會商遠東大局之後，乃於十二月五日延見來栖特使，詢問日軍在越南之意向，事後來栖猶向報界曰：「美日兩國，豈非友邦乎？」但局勢的嚴重，已不堪設想，羅斯福總統鑒於正常外交途經均已証明無效，乃以美國元首之資格，於六月十二日致函日本天皇，爲保持太平洋和平，作最後的呼籲。惟猶不信戰爭將於二十四小時爆發，誠如赫爾於六日所說：「美日談判，可望繼續進



行，在過去四十八小時，全不信局勢已發生重大變化。」十二月七日來栖特使與野村大使，向國務提出日本對於美國十一月二十六日照會之覆文，其內容據赫爾談稱，「滿紙謊言，曲解事實，地球上竟有如此趨於極端之政府，殊屬不可想像。」未及兩小時，日本即向美國開戰，總統祕書歐萊宣佈「日機襲擊珍珠港」時，來栖及野村尚在國務院中，要求接見赫爾國務卿。這真是外交史上所罕見之現象。

誠如赫爾國務卿說：「日本進攻美國，實屬違背信義，且未經挑釁。」

日本帝國大本營於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午前六時（東京時間）對英美宣戰，日本海軍即以閃電行動，襲擊珍珠港，菲律賓關島，威克島中途島暨香港，日軍並在馬來亞北部各港登陸。美國參眾兩院通過「對日宣戰案」，內稱「日本對美國各屬地



，未經挑釁，即已採取戰鬥行動，參衆兩院茲於本日，舉行聯席會議，議決對日宣戰。並授權總統，統率美國海陸空三軍，並利用全國資源，以從事戰爭，俾獲勝利，參衆兩院代表全國人民，一致擁護總統，謹此宣言。」於是太平洋戰爭正式揭開其血幕了。

此在英國，於美日談判時期，態度明朗，不容日方發生誤會，除宣佈英國對於美日談判，悉聽美國全權辦理及主張召集A B C D會議而外，並聲明誓爲美國之後盾，英國駐新加坡大員特夫古柏（Alfred Duff-Cooper）曾發表演說，公然主張對日採取強硬政策，邱吉爾亦於十一月中旬宣佈，倘若不幸美日兩國一旦開戰，英國當於一小時內站在美方參戰。是以日本於十二月八日向英美宣戰之後，英國亦立即向日本宣戰。關於此事，邱吉爾首相曾向下議院發表演說稱：「予曾與美國總統



羅斯福數通電話，接洽採取一致行動之步驟。羅斯福曾電日本天皇，呼籲和平，詎知日本政府一方面訓令來栖特使，留美繼續談判，另一方面出以襲擊行動，美國態度始終鎮靜，並極忍耐，現在戰事既已突然爆發，凡我民治各國，唯有以全力應付之一法。時機迫切，無庸再待美國宣戰，美國內閣今日業已決定，立即對日宣戰」。

太平洋戰爭既已爆發，於是歐洲的戰爭與遠東的衝突混而爲一，成爲名符其實的世界大戰了。

第二節 開戰後的美國措置

作者於一九四〇年冬，撰述「一九四一年的美日關係」（載於東方雜誌第三十八卷第一號），討論英美澳實行聯防後之太平洋形勢，會謂「英美澳實行聯防之後，美日在太平洋上的形勢，將完全改

觀，美國佔優勢，可將日本四週加以包圍，使其不能動彈，即以目下美國海軍實力，亦足以擊敗日本。不過美國還要隨時防範日本先發制人，一舉而佔領馬尼刺新加坡，及荷屬東印度。否則太平洋形勢，又要改觀了。」想不到一年之後，日本竟敢如法泡製，於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對於美國太平洋艦隊根據地珍珠港（Pearl Harbor），出以閃電行動，使猝不及防的美國艦隊遭受極大的損失，一時不能反守為攻。所以日本海空兩軍突然襲擊珍珠港，是太平洋戰爭的第一幕。日本處於主動地位，企圖先發制人，一舉而擊潰美國太平洋艦隊的主力。美國對於日本懷有此種陰謀，早已洞悉，海軍部長諾克斯於一九四一年一月二十日函陸軍部長史汀生，即謂美日關係緊張，倘若發生戰爭，則日本或將企圖突然進攻美國集中在夏威夷島的艦隊，其方式不外乎下列各種：（1）以轟炸機進攻；（2）以空中魚雷進攻；（3）破壞陸上軍事設備；（4）以潛水艇進攻；（5）敷設水雷線；（6）以砲火進攻。應即採取措置，俾能保護該羣島不受襲。迨至一九四一年十一月下旬，美日談判陷於停頓狀態，海軍參謀長史帶克上將（Admiral Harold Stark），亦致電美國太平洋艦隊總司令基末爾將軍（Admiral Husband E. Kimmel）稱：「日本將於日內採取攻勢，菲律賓羣島或將遭受海陸軍攻擊，馬來亞甚至婆羅洲，亦將有遭受攻擊之虞，應作戒備。」無如基末爾將軍漫不在意，並未採取戒備措置。及至十二月七日上午六時三十分（夏威夷時間）日本海空軍出動，計有航空母艦三四艘潛水艇數艘及其他軍艦多數暨戰鬥機轟炸機空中魚雷機二百架，對美國太平洋心臟，出以襲擊行動。美國巡邏隊首先在珍珠港附近海面，發見怪艇出現，於查明為日本潛水艇之後，立即加以擊沉；並將此事報告陸上值班軍官。轉呈總司令部，但未發出警報。迨至七時五十五分，日本飛機至珍珠港上空，開始轟炸；同時並有日本潛水艇多艘，駛入珍珠港內，襲擊美國軍艦。美方猝不及防，遭受重大損失，據海軍部長諾克斯宣佈，美國喪失戰鬥艦一艘，驅逐艦三艦，水雷敷設艦一艘暨老式訓練艦「烏泰」號（Utah）

官兵陣亡二千七百二十七人，受傷六百五十七人，美國太平洋艦隊其餘軍艦，均安然無恙，日方喪失潛水艇三艘及飛機四十一架。此事發生之後，美國輿情譁然，羅斯福總統乃派遣最高法院法官羅培德（Owen Robert），組織調查團，前往珍珠港調查真相，至一月二十五日公畢，反京復命，提出報告書，證明太平洋艦隊總司令基末爾上將及夏威夷軍區司令旭特中將（Lieutenant General Short）『玩忽職務，接獲

日本艦隊之喪

艦名	種類	噸數	損失日期	損失地點
大和	戰艦	72,000	4月28日	菲律賓海
武藏	戰艦	72,000	5月31日	菲律賓海
赤城	戰艦	7,000	4月18日	菲律賓海
加賀	戰艦	7,000	4月18日	菲律賓海
蒼龍	戰艦	19,000	4月18日	菲律賓海
飛龍	戰艦	24,000	4月18日	菲律賓海
龍鳳丸	油輪	163,700	5月31日	菲律賓海
大瀨丸	油輪	14,000	5月31日	菲律賓海

此表係根據美海軍部之報告，其間或有錯誤，但大體無誤。此表係根據美海軍部之報告，其間或有錯誤，但大體無誤。

警告，猶未能磋商及時戒備辦法，應負全部責任。』此事雖使美國蒙受重大喪失，但在另一方面，使美國人民估計日本實力過低的通病，却獲得一帖良藥。過去美人均認為美日一旦開戰，日本於數月內即將崩潰，但是現在受了日本的一大擊，不啻獲得一個良好的訓教，從此可以不再「輕敵」了。從整個戰局上看來，對於美國也是有利的。美國不輕敵而要戰勝這勁敵，唯有團結一致同舟共濟一策。所以太平洋戰爭爆發之後，美國政治漸趨統一。例如前任總統胡佛（President Hoover）於十二月九日在紐約發表演說，擁護政府之抗戰政策，其言有曰：『美國已遭受日本背棄信義的攻擊，吾人所作決定，至為明顯，吾人務須以所有一切作戰，余對於政府外交政策，素持反對態度，持余與政府間之分野，已為歷史的事實，一掃而空。此際美國人民唯有一種任務，就是使日本之侵略行動，歸於消滅，並在各處地方，與日軍作戰，吾人務須團結一致，吾人必能做到此點，吾人必能戰勝。』一九三六年共和黨總統候選人蘭登（Alfred Landon）亦於二月十一日前往華府謁羅斯福總統致敬，並向報界發表談話稱：『余當以全力擁護政府，從事抗戰。』參眾兩院的孤立派，對於政府向來抱反對態度的，至此也銷聲匿跡了，故在美國政治上，只有一個政府，一個國策。此在美國民間，在開戰之前，工潮澎湃，幾乎遍及全國

，但至戰爭爆發之後，人人均有「國家興亡匹夫有責」的認識，尤其是工人階級，美國工人向分兩派，一爲左派的工業組織聯合會（Congress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C. I. O.），另爲右派的美國勞工聯合會（American Labor Confederation—A. L. C.）但至戰爭發生之後，即携手合作，一致對外，同時美國工潮，也獲得解決，美國各防工業的勞資雙方代表於十二月二十四日，即商定合作辦法。（1）今後勞方不得罷工，資方不得停閉工廠；（2）一切爭議，當用和平手段，予以解決；（3）由總統設置勞工務局，俾在對外作戰期間，仲裁一切勞資糾紛。於是美國乃得集中全力，從事戰具的生產，羅斯福總統並任命克努生（Williams S. Knudsen）爲國防生產管理局長。一方面擴充軍備，增強美國本身的實力，另方面製造軍械，以接濟各民治國作戰。同時美國政府並採取下開各項措置，俾能爭取最後勝利。

（一）擴充軍備——太平洋戰爭爆發之後，美國海軍部會提出海軍擴充法案，主張將兩洋海軍造艦計劃，自九十萬噸，增加至一百另五萬噸。海軍經費之鉅，實爲空前未有，達三百三十八萬萬美元之譜，海運委員會經費亦有三十八萬萬之多，用以製造商船二千八百七十七艘。此在陸軍，全部經費，則爲二百二十八萬萬美元，俾於一九四二年底，武裝三百萬軍隊，可調往世界各戰場作戰，其中包括空軍經費九十萬萬美元，用以製造飛機三萬三千架。

（二）加緊援助各民治國——太平洋戰爭爆發之後，美國即向德義宣戰，於是美國在現行大戰中所處地位，益見重要。過去僅站在戰爭之外，援助各民治國艱苦作戰；而今美國已被捲入漩渦，與其他民治國的關係，格外密切，除自身力努作戰而外，並應加緊援助各民治國，爭取最後勝利，誠可謂「殊途同歸」也。所以美國參眾兩院於二月中旬，又通過實施民治國援助法一案，增加經費五十四萬萬美元。

(三)修正徵兵法——凡年在二十一歲至四十四歲之壯丁，均應入伍服役，預計至一九四二年年底，除有武裝軍隊三百萬名可供調遣而外，並可有大批後備兵。

(四)確保西半球之防務——美國於一月十五日召集泛美洲二十二共和國，在巴西京城開會，重言聲明「聯帶一致關係 (Solidarity)」俾能確保西半球的安全。美洲各國不向軸心國宣戰，即與軸心國絕交，保持中立者，僅有阿根廷一國而已。

(五)統一軍事指揮——在太平洋戰爭爆發之初，日本處於主動地位，協約國迭遭挫折 (Beitach)，自在意料之中；而協約國當務之亟，首在統一軍事指揮，所以英國首相邱吉爾於十二月二十二日前往華府，與羅斯福總統會晤，討論世界局勢，談話內容雖嚴守秘密，但據消息零通人士所知，羅邱二氏所討論之問題，有下開項：(1)如何調整各協約的國間之努力，尤其是調整關於促進生產及共同利用資源之各項事宜；(2)協約國應如何共同防止德國在歐洲採取新軍事行動；(3)應如何與蘇聯在各處戰場密切合作；(4)若德國或將襲擊土耳其抑或派遣軍隊假道西班牙襲擊直布羅陀港，以便完全控制地中海，協約國應如何未雨綢繆，加以防範；(5)應如何援助蘇聯，俾使其力量足以應付明春德國新攻勢；(6)統一軍事指揮，在華府設立協約國最高軍事委員會，主持一切，俾能統一事權及決定任何作戰計劃。

協約國最高軍事委員會於十二月二十三日在白宮舉行第一次會議，英國代表除邱吉爾首相本人而外，尚有海軍參謀長龐特上將 (Admiral Sir Dudley Pound) 陸海參謀狄爾中將 (General I. G. Dill) 空軍上將波爾泰 (Air Marshall Charles Portal) 供應大臣皮浮勃魯克勳爵。美方代表除羅斯福總統而外，尚有美國海軍部長諾克斯陸軍部長史汀生陸軍參謀長馬紹爾，海軍參謀長史達克海軍總司令金上將等人。此外，蘇聯中國荷印暨英國自治領，均有代表參加，事後據諾克斯向報界談稱，「會

議經過，極爲滿意」，所討論之問題，以海陸戰事爲主，至於供應及生產問題，則居於次要地位。會後官方發表公報，對於統一軍事指揮，決定三項辦法：（1）太平洋戰區協約國聯軍總司令，由美國遠東軍總司令麥克沃塞上將（General Douglas Mac Arthur）繼任；（2）太平洋協約國艦隊總司令，由美國艦隊總司令金霍奈斯特上將（Admiral Ernest Joseph King）担任；（3）大西洋協約國艦隊總司令由英國海軍上將担任。按金上將對於潛水艇戰略及空軍各項問題，均有特殊研究，今後太平洋戰爭，既以海空軍聯合作戰爲基幹，所以金上將出任海軍總司令，自屬極端重要。據金上將談稱：「走向勝利之路，匪特甚長，抑且非常艱難，吾人必須竭盡所能，好自爲之。但吾人需要更多的飛機與軍艦，一俟吾人擁有大批飛機及軍艦之後，即可迎頭痛擊，假以對日，吾人必可獲勝。」當時輿論界對於羅邱會晤亦極端重視，紐約泰晤士報於十二月二十八日發表評論稱：「我國匪特與日本作戰，抑且吾人對於若干更爲迫切而重大之標目，不應置若罔聞，吾人行動之範圍，必須擴大至全世界所有各戰場，並須積極爲反軸心各國之共同目的而努力，苟欲達到此項目的，吾人必須擬定共同行動及統一戰略之聯合計劃。每一個國家，務須準備爲全體利益而有所犧牲。此在美國，更應作重大犧牲，甚至放棄美國民族素來之自傲，亦屬必要。」（New York Times Dec 28, 1942）邱吉爾首相與羅斯福總統會晤之後，乘便前往加拿大聯邦一行，十二月三十一日向加拿大聯邦上下兩院發表演說，其言有曰：「余在華府時曾與羅斯福總統及美國軍事領袖進行談判，所望此項會議，對於將來作戰計劃，能在軍略上成立重要決定。余定於日內重返華府，與羅斯福廣談討論作戰計劃。惟將來戰爭大抵可分爲三個主要階段，第一階段乃在統一作戰之努力，在此期間，最可注意者，即爲艱苦作戰。吾人必須集中全力，在海空兩方面，均能獲得優勢。至於第二階段之主要工作，端在調整努力，吾人行見協約國起草一般計劃，將爲共同利益而盡量使用其所有力量。第三階段可稱爲自由時期，凡受人役使之

各國人民，均將恢復自由，並將被征服之領土，重行組織。此次余前來華府，與羅斯福總統進行談話，其目的乃在使協約國作戰，獲得統一指揮。

一九四二年一月二日

反軸心二十六國在華府

締結反軸心同盟 (Anti-

Axis Alliance of Jan.

21, 942) 同時白宮發表

英美談判統一軍事指揮

之結果：(1) 英美兩

國參謀部會議向英國首

相邱吉爾美國總統羅斯

福，提出建議，已決定

在西南太平洋設立統一

指揮部，此項決定，並

已得荷屬東印度及英國

有關係各自治領之同意

，(2) 此一戰區，包

括新加坡馬來亞荷屬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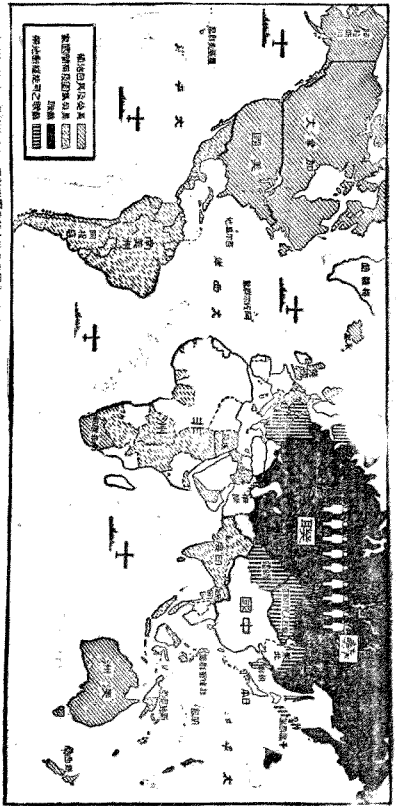
印度及菲律賓等地，所有陸海空三軍，均由西南太平洋聯軍總司令負責指揮。此職經羅邱二氏提議，並得各方同意，決定由英國印度軍總司令華維爾將軍（General Sir Archibald Wavell）担任。（3）任命美國空軍參謀長勃萊特少將（Major-General George Brett）為聯軍副司令，協助華維爾將軍，並任命英國遠東軍總司令波諾爾將軍（Sir Henry Pownall）為聯軍參謀長。（4）任命美國亞洲艦隊總司令赫德上將（Admiral Thomas G. Hart）為西南太平洋協約國艦隊總司令，受華維爾將軍之節制。（6）中國蔣介石將軍業已允就中國戰區（包括越南泰國在內）陸空軍總司令。

美國是被攻擊者，在戰前並無切實準備，故於開戰之初，不免手忙腳亂，但經過這一翻佈置之後，一切就緒，足以應付敵人作進一步的攻擊了。

第三節 太平洋戰爭的初期

在太平洋戰爭的初期，日本處於主動地位，先發制人，到處佔着優勢；加以日本在西南太平洋地据形勝，藉其強大的海空軍，自可橫行無忌，使毫無準備及行動遲緩的民治國，一再遭受挫折，未及數月，香港，菲律賓，緬甸，馬來亞，新加坡暨荷屬東印度群島，均為日軍所席捲，這確是歷史上所未有的事實，無怪日人要以此「赫赫戰果」自傲了。茲將太平洋戰爭初期的經過情形，分述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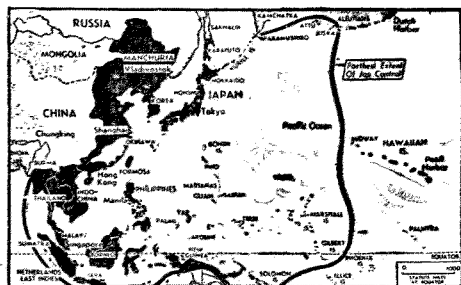
日本大本營於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午前六時（東京時間）對英美宣戰之後，日本海空軍即以閃電行動，襲擊夏威夷珍珠港，菲律賓，關島，威克島，中途島及香港等地，並在英屬馬來亞北部港口登陸。其時英國有戰鬥艦「威爾斯親王」（Prince of Wales—35,000-ton）號與「驅逐」（Bepulse—32,000-ton）號兩艘，駐在新加坡軍港，乃於十一月十日出動，搜索敵艦，詎知在途中，竟為日機所擊沉。查威爾斯親王號為英國最新式之戰鬥艦，係於一九三九年五月三日下午，裝有三百八十公厘口



英國海軍在遠東之戰事

厘口徑之中砲十二尊及小砲若干尊，全艦官兵一千三百四十名。英國在西南太平洋有些二巨艦，原足以抵抗日本任何戰鬥艦，惟因缺乏強大空軍爲之保護，竟爲日機所炸沉海底，甚至英國遠東艦隊總司令斐列浦上將 (Admiral Sir Thomas Philips) 威爾斯親王號艦長李許上校 (Captain John C. Leach) 暨驅逐號艦長特南脫上校 (Captain William G. Tennant) 均以身殉職。匪特英國在遠東的戰畧地位，受一嚴重大打擊。抑且爲英國海軍史上的一幕悲劇，此事應由何人負責，據前任海軍大臣却德飛爾勛爵於一九四二年一月二十八日在上議院發表演說，力言英國在遠東之挫折，應由政治家負責。其言有曰：『我國戰鬥艦「威爾斯親王」號與「驅逐」號，在遠東被擊沉之後，一般人士咸以此

徑之大砲十尊，一百三十公厘口徑之中砲十六尊及小砲若干尊，艦內官兵共計一千五百員名。此在驅逐號則係一九一六年下水，一九三六年改造翻新，排水量三萬二千噸，裝有三百八十八公厘口徑之大砲六尊，一百另二公



種戰鬥艦何以無輔助艦及護衛艦隨行保護爲問。按之事實，余不信該兩艦係奉海軍當局之命令駛往遠東，而之所以調往該處者，實出於政治的理由。蓋以軍事的觀點而論，在如此危險情勢之下，該兩艦決不宜調往遠東也。同時下議院也辯論遠東局勢，議員紛紛提出質問，末由邱吉爾首相答覆：「關於我國戰鬥艦威爾斯親王號與驅逐號兩艘被日機擊沉一事，我國派遣此兩戰鬥艦前往遠東，乃在希望藉此能使日本置身戰爭之外。至少可使日軍司令部不敢派遣商船隊駛往暹羅灣，美國有事於夏威夷，無暇他顧，故當時西南太平洋並無美國戰鬥艦，而威爾斯親王號實爲當時駛抵該處應付大局之唯一的戰鬥艦。」由此可知英國戰鬥艦駛來遠東，僅爲英國在政治上的一種示威舉動，並未準備與日本軍艦作戰，這是英國政治家的錯誤。其次英國戰鬥艦出動，並無充分之空軍保護，亦爲英國戰畧上的一大謬誤。英國海相亞力山大（Alexander）於二月二十六日在下議院宣稱：「單以英美兩國海軍，即足以爲民治國獲得勝利。乃引起各議員之反響，紛紛以派遣此二巨艦前往遠東而無充分空軍保護爲問，亞力山大海相僅答曰：『日本空中魚雷之非常重量，已造成一大問題，關於此一不幸事件，首相業已發表聲明，余未便有所增益，惟吾人自此事所獲得之經驗，足使吾人明瞭，吾人必須改善我國軍備，俾能對付此種武器之襲擊。至於我國海軍損失，政府業已組成特別委員會，俾明查明失敗之原因，並使此項頗可扼腕之錯誤，不復重演。』」

英國遭受此項挫折之後，其在西南太平洋即喪失其海軍優勢，影響所及，使馬來戰局爲之改觀，日軍得在陸地威脅新加坡港，同時英軍亦

不能久守香港。不過日軍進攻香港，並非正面進攻，而先在九龍登陸，從陸地威脅香港的安全。十二月十五日英軍即自九龍退至香港，於香港成爲日軍的甕中之鼈，不論在高空方面，日軍均佔優勢，惟香港地據形勢，日軍登陸不易，大舉進攻，更非易事，十二月十九日，日軍要求守軍投降，爲香港總督楊格(Sir Mark Young)所拒絕，並發表聲明稱：『香港總督兼總司令，茲特鄭重表示，對於投降之議，拒不討論，並正式通知日本海陸軍司令：關於此事，倘再有建議，將置之不理。』但是英國守軍負隅抵抗，至十二月二十五日已不能支持，不得已乃於是日午後七時三十分屈服，英軍被俘者一萬一千名。我們研究香港戰事未及兩星期而告陷落的原因，計有下開各項：(1) 英國遵守一九二二年華盛頓條約，在香港不設防，至一九三六年此項條約失效，英國才開始設防，一切工事，均未完成，尙在興建之中。故英軍不能堅守香港。(2) 英國戰鬥艦兩艘爲日機擊沉之後，日本在海上佔優勢。同時日本的空軍實力，亦遠在英國之上。(3) 英方未能堅守九龍，待至華軍開到，中英共同拱衛香港，必能持久。至少可以支持相當時日。(4) 英國對於香港有觀長莫及之感，過去英國的遠東政策，向來採取對日妥協態度，並認爲太平洋戰爭不幸爆發，英國唯有放棄香港，所以放棄香港是英國的預定計劃。

至於馬來之戰，於日本向英美宣戰之後，立即爆發，日軍先在馬來半島北部大年(Patani)及古打巴魯(Kota Bharu)等港登陸，將吉丹(Kedah)，吉連丹(Kelantan)暨霹靂(Perak)等區，化爲戰場，日軍以機械化部隊爲先導，而由坦克車隊殿其後，沿公路及叢林推進。守軍雖堅決予以抵抗，惟其員額，遠在日軍之下，寡不敵衆，至十二月二十日，英軍迫不獲已，自動退出檳榔嶼(Penang)，秩序井然，損失甚微。二十三日日軍佔領吉連丹飛行場，馬來北部英軍的防線又復南移。因此馬來戰局益見危急，英國軍事當局乃在新加坡召開遠東軍事會議，由英國內閣駐遠東大員特夫古柏，主持

一切。英國遠東軍總司令樸芳上將免職，所遺一缺由潘諾爾將軍繼任，亦於二十七日就職視事，在麻河一帶，佈置新陣地，俾能阻制日軍繼續南下。但日軍又於二十八日佔領怡保 (Ipoh) 及關丹 (Kuantan)，使馬來戰局毫無挽回希望，英國遠東艦隊總司令萊登上將 (Sir Geoffrey Layton) 爲保全實力計，乃於一月七日命令英國軍艦駛出新加坡港，俾至某地與協約國軍艦會合。一月九日日軍渡過麻河，於是所謂「潘諾爾防線」(Pownall Front)，也被日軍突破了，日軍由北而南，勢如破竹，無法遏制，所謂「遠東的直布羅陀港」，更加危急了。英國輿論界對於遠東戰爭，也非常焦慮不安，戰時內閣乃召特夫古柏返國述職。但是希望馬來亞戰事能够轉危爲安，仍極渺茫，一月十一日午前十一時三十分，日軍佔領馬來聯邦首府吉隆坡 (Kuala Lumpur) 大勢去了一半，已瀕於絕望，日軍乘勝南下，長驅直入，十五日又攻佔馬六甲港 (Malacca)。戰局重心康續南移，日軍在陸上威脅星島的壓力，日甚一日。一月二十六日日軍佔領柔佛省 (Johre) 之居鑾 (Kluang) 於是砲火迫近新加坡門口了，日軍自在馬來北部登陸之後，作戰五十五日，戰無不克，卒於一月三十一日佔領星島對面的新山 (Johre Bahru)，從而進窺星島，此與日軍在九龍登陸威脅香港，初無二致。自二月一日起，日軍開始進攻星島，相持一星期之久，日軍始能渡過柔佛海峽，而在星島登陸。二月九日又有日軍一隊，在星島西部登陸，佔領得加飛行場，於是星島乃陷爲孤島，危在旦夕，英國軍事當局亦知戰局惡化至此，無法挽救，即開始撤退人民。當時情形，據美國電訊社駐新加坡訪員於十一日午後十時三十分電稱：『余已接獲通知，務須於十分鐘內，整裝他去。自英帝國此一破碎要塞發電，此乃最後一次矣。余當設法安然離去星島，未閱及官方公報，不知戰事業已逼近城下，飛機翱翔於上，炸彈爆炸之聲，不絕於耳。自我辦公室瞭望，戰事在何處進行，清晰可見。日本飛機用機關槍向英軍掃射，並有俯衝式飛機轟炸英軍陣地。而星島守軍，並無擊退敵軍所必需之戰鬥機，爲之掩護。但英軍仍作殊死戰，英

國雙葉式飛機亦轟炸日軍陣地，惟其速度最高不過每小時一百十英里，此次離去，不知何日始能再與星島相見，思之淒然，」原來日軍於是日午前八時，即突破了守軍的外衛線，衝入市區，發生巷戰，至十四日塞勒泰飛行場 (Soltau) 也在日軍手中了，彼西伐爾中將 (A. E. Percival) 所部，完成其抗戰任務之後，乃於二月十五日午後七時五十分，向日軍投降。據日方宣稱，此役英軍陣亡一萬五千名，被俘九萬五千名，同時英國首相邱吉爾也於是日向議院宣佈，「新加坡業已陷落，馬來各地，現均為敵人所蹂躪矣。」

新加坡的陷落，當有種種原因，但其中最要，還是英國軍政當局的腐敗，戰前既無準備，戰時又不能戮力合作，據美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駐新加坡訪員於二月十二日在雪梨電台發表廣播演說稱：「新加坡英國軍政當局，一向認為日軍永遠不敢進攻英國，迨至太平洋戰爭爆發之後，英國仍無準備，官方雖以準備迎頭痛擊為言，但在負責方面，從未想及如何阻遏敵人。是以新加坡之陷落，乃失於英國之惰性疏忽及毫無準備。良以空間之距離，既不能構成日軍之障礙，協約國即一無足以截堵日軍前進之處，時至此際，日本潛水艇已準備至印度洋活動矣。回憶余在新加坡時，每次遇見飛行員，彼等輒請余，轉告世界各國，日機衆多，遠在協約國之上。英軍在新加坡，莫不英勇作戰，雖無準備，但仍堅決抵抗。此稱精神，殊可稱道，無如英國當局，一向認為日本決不敢進攻英國，直至經過三星期。「馬來戰爭」之後，英國軍事專家始知日軍所用之輕坦克車及輕鐵甲車，頗能越過被水淹沒之稻田。加以英軍員額太少，遠在日軍之下，英方對於莽叢戰爭，又毫無準備。以其體質而論，亦無法在赤道地帶，繼續作戰三星期之久。何況第五縱隊，到處活躍，大批食糧，完全不知加以破壞，均落於日軍手中，渡船小船甚至輪船，均未擊沉，悉為日軍所得。最可驚奇者，莫如檳榔嶼稅務局保險箱內，存有現款二十五萬美元，亦未撕毀，如數奉送日軍，該處之廣播電台，亦完整無缺，已為日軍

所佔領，英國當局下令疏散平民時，僅限於歐美人士，對於馬來人印度人以及華僑，均置之不顧，時會引起強烈之反感。此外，英人雖以實施「焦土政策」爲言，實際上純屬自欺欺人之談，例如在廣丹，英軍自該地飛行場撤退四十八小時之後，始派遣飛機前往轟炸機棚及其他設備。華僑領袖一再請求英方，准許華僑參戰，直至最後關頭，始分發步槍；但爲時已晚，無濟於事，至於檢查新聞，反極嚴厲，沒煞事實，使新加坡人屢，真相莫明。要而言之，日軍現已侵入星島，推原其故，殆因英方缺乏先見之明，不早作準備，有以致之。星島之陷落，對於吾人，實爲一大教訓」。馬來半島澳軍總司令裴納特少將(Major-General Gordon Bennett)於新加坡失陷之後，逃出星島，在蘇門答臘西部巴唐城發表談話，亦謂星島之陷落，其主要原因，厥在敵方以多數飛機，不斷轟炸該城，以致飲水缺乏，有以致之，至於日軍員額衆多，亦爲星島陷落原因之一。

至於星島陷落的後果，對於今後戰局的影響，更有極端重要的關係。以經濟而言，星島的陷落，對於民治國實構成一大浩劫，經濟力量的均衡，亦因此改觀，而有利於日方，蓋馬來半島及荷屬東印度所出產之橡膠煤油錫礦以及其他熱帶的出產品，均不復爲英美所有；而日本所需甚殷的各項重要原料，今後均可自南洋取得了，過去美國各界對於日本均抱有一種幻想，認爲僅使日本經濟的財政的資源耗竭，即有使日本崩潰的可能。但到了星島陷落之後，物資豐富的南洋群島均將爲日本所佔有，今後日本對於物資，就無匱乏之虞了。其次以軍略的觀點而論，星島爲日軍佔領之後，北太平洋的形勢，完全改觀，日方不論在領空或海上，均佔有絕對優勢，可以利用新加坡港，作爲廣續南進的根據地，匪特荷屬東印度群島失去了一重可靠的保障，就是澳洲紐西蘭兩自治領，也感受日軍的威脅。此在協約國，失去了這「東方的直布羅陀港」之後，英美聯合艦隊不得不南移，祇能在澳洲，印度各次要的根據地作戰，邱吉爾首相曾在華府預言，協約國可望於一九四三年大舉反攻，收回遠東失地。但星

島的陷落，對於協約國將來收復遠東失地，實爲一大障礙，最後，星島的陷落，對於協約國的航運，也是一大打擊。自日軍佔領新加坡之後，日本潛水艇與軍艦，即可出入印度洋，因此印度與澳洲間之交通暨英美在太平洋上之前哨站與其本國之交通線，均遭受直接威脅，此種情勢，使協約國前所擬定的護航計劃，有立即修正之必要。何況德國潛水艇在美國東部沿岸一帶巡邏，而日本潛水艇則在美國西部加里福尼亞沿岸出現，自此而後，航運日見困難，而商船的喪失，亦將與日俱增，影響整個戰局的發展，實匪淺鮮。

在馬來戰事進入決定階段的時候，緬甸戰局亦急轉直下，英國此次在遠東一再遭受「挫折」，實爲英國歷史上的奇恥大辱，而滇緬公路又是中國抗戰的大動脈，所以緬甸的得失，對於遠東戰爭也有極大的影響。緣日本於十二月八日午前六時向英美宣戰之後，即以壓力加諸泰國，強迫其同意日軍假道過境，進窺緬甸。英軍不得已乃自泰國撤退，集中力量以保衛緬甸。同時日本又以暴力威脅法屬越南，令其與日本簽訂軍事協定，美其名曰聯防，實際上法屬越南淪爲日軍進攻緬甸的根據地。迨至日軍佈置就緒之後，乃於十二月十三日首先對緬甸採取空中攻勢，掩護日軍在顛拿紗廉省 (Tenasserim) 沿海一帶登陸，並佔領維多利亞 (Victoria) 飛行場。英國每日民聲報 (Daily Herald) 空軍專家，即認爲日軍爭奪緬甸境內之飛行場，對於今後戰局的發展，有重大關係，所以英國印度軍總司令華維爾將軍，乃自印度調動軍隊至仰光，開往泰國邊境增防，同時中國精銳部隊亦於一月二日開入緬甸，與英軍駢肩作戰，共同拱衛緬甸。新任緬甸英國空軍總司令斯德文生將軍 (Vice-Air Marshal Donald F. Stevenson) 行抵仰光就職之後，立即命令英國空軍轟炸泰國京城盤谷各軍事目標，俾能擊潰日軍侵略力量。惟因英國近年來在緬甸所推行之政治，頗多欠善之處，英緬之間未能水乳交融，打成一片

；所以日軍侵入緬甸之後，緬甸內部即呈不穩現象，甚至內閣總理烏蘇，亦懷有與日本妥協之企圖，幸爲英方所發現，乃加以逮捕，英國當局對於此事，曾發表聲明稱：「烏蘇此次被捕，因其企圖發動政變，欲將遠東堡壘之緬甸，交與日本。並要求日本畀予自治領之地位。」此事發生之後，對於緬甸人心，當有極端嚴重之影響。同時日本對於緬甸，又採取恐怖空襲政策，使緬甸的民氣更加銷沉。例如仰光迭遭日機轟炸，第一次平民死傷六百餘人。當地防空設備並不完善，而軍事當局猶不欲疏散平民。一九四二年一月日軍開始進攻，因各地均有第五縱隊活動之故，至一月十七日下緬甸英軍不勝敵軍壓迫，乃放棄顛拿紗廉省之塔伐城 (Tavoy) 退至新陣地作戰，於是戰事北移，乃擴大至慕爾鳴區 (Moulmein) 日軍一鼓作氣，由南而北，來勢兇猛，銳不可當，而泰國又於一月二十五日對英美宣戰，並派兵侵入緬甸，與日軍駢肩作戰，因此英軍地位益形危急，西南太平洋聯軍總司令華維爾將軍乃前往仰光，與緬甸總督史密斯爵士 (Sir Smith) 暨陸海空將領，討論緬甸防務，決定採取各種措置，俾使下緬甸的戰爭漸趨穩定，先在緬甸南部，作軍略上的撤退，放棄墨吉，而將該處所有軍械及軍需品，均於撤退前運走一空；然後英軍自東北方面切斷通往慕爾鳴城之公路，以阻撓日軍陸續前進，但至一月三十一日，緬甸第三大鎮慕爾鳴城，乃落入日軍手中。日軍並乘勝北進，二月十日渡過薩爾溫江 (Salween R.) 向西推進，又佔領瑪打萬 (Martaban)。據日方宣佈，此役英軍陣亡三千五百三十七人，被俘二千三百九十八人。美方對於瑪打萬城之陷落，甚爲重視，咸以爲仰光之陷落及滇緬公路之被切斷，均將接踵而至。英軍司令部於二月十五日發表戰報稱：「瑪打萬城西北五十英里巴安一線，日軍曾兩度進攻，而瑪打萬灣東岸爭奪戰，乃入決定階段。」日軍於五日之內，推進五十英里，仰光終不能守，似乎是命中注定的了。其時日機不斷轟炸仰光，於一日之內，連續七次之多，物質損失，當極重大，一般軍事觀察家，均以爲日機猛炸仰光，殆爲日軍進攻該城之前奏，故一致預料日軍將

在伊洛瓦底江 (Irrawaddy R.) 三角洲登陸，直接進攻此一滇緬公路之終點——仰光。是以戰爭重心，已移至西塘河 (Sidon R.) 與薩爾溫江之間，英軍爲穩定左翼起見，又不得不繼續北撤；而日本生力軍源源開到前線，於二月十七日，又渡過與西塘河平行的比林河。戰局發展至此地步，英軍倘不能向日軍側面發動攻勢，則仰光勢難堅守。新加坡既已陷落，仰光倘有再失守於後，遠東戰局前途黯淡，未可樂觀。所以到了三月七日，日軍佔領仰光東北的勃臥城 (Pegun) 兩地相去僅有五十英里，日軍繼續前進，於八日清晨六時，攻入仰光城。使緬甸戰爭告一段落。惟日軍仍向北掃蕩，英軍一敗塗地，士無鬪志，節節敗退，日軍於五月一日佔領曼德萊 (Mandalay) 四日又攻佔緬甸西部的亞基亞勃飛行場 (Akyab Air Field)。中國勁旅雖在緬甸艱苦作戰，但「英軍未能取得聯絡，後來英軍一再敗退，知大勢已去，無法挽救，乃於五月五日撤退回國。於是這一個遠東堡壘緬甸便完全在日軍手中了；同時中國抗戰的大動脈滇緬公路，也被日軍切斷了。依照協約國的作戰計劃，擬於一九四三年間大舉反攻，俾能收回遠東失地，其中最重要的一着，就是由中英兩國會師收復緬甸，保持中國與英美之間之交通。英軍自印度進攻緬甸，對於中日戰爭而言，也就是遠東的第二戰場。

日本南進的目的，首在奪取荷屬東印度羣島的天然資源，尤其是煤油橡膠與錫等物。故日本向英美宣戰之後，即向南洋羣島各處，展開全面的攻勢，首先進攻香港菲律賓賓納馬來亞，然後再圖荷屬印度羣島。香港，馬尼刺，仰光，新加坡是英美在太平洋上的前哨站，同時也是荷印的屏障。這些根據地次第喪失之後，荷印自然難望堅守，所以荷印之戰 (The Battle of Dutch East India) 自爆發至結束，不滿兩月，實爲勢所必至」。緣自日軍於十二月二十八日在英屬婆羅洲桑都旁河河口登陸佔領薩拉瓦克 (Sarawak) 之首府古晉 (Kuching) 之後，荷印即直感受日軍之威脅，迨至一月十一日，日軍海軍陸戰隊及傘兵，乃在荷屬西里伯島 (Celebes Is.) 之東北萬雅著港 (Menado) 登陸，於是礁那

港 (Turkan) 亦在控制之下。荷印軍事當局雖擁有大批勁旅，但因荷屬東印度羣島，東分西散，在日軍企圖未明之前，分配駐軍頗爲困難，而西里伯島之防務，尤見脆弱，故未能阻制日軍登陸，更使日軍對於荷印發生覬覦之心，乃於一月二十四日，在荷屬婆羅洲東岸峇厘巴板 (Balikpapan) 登岸，亦未遭遇堅決抵抗，二十七日又佔領三發 (Sandakan) 飛行場，因此日方在上空亦佔優勢，二十九日荷屬婆羅洲的重鎮坤甸 (Pontianak)，又告陷落，於是婆羅洲不復爲荷爾所有矣。荷印海軍，原有巡洋艦兩艘，驅逐艦八艘潛水艇十二艘砲艦兩艘水雷敷設艦五艘，及水雷掃除艦八艘，其後太平洋風雲緊急，荷印當局亦加緊擴充海軍，故其實力相當雄厚，足以保護沿岸之安全，日軍既已侵入荷屬東印度羣島，荷印當局乃出動海軍，襲擊日本海軍，以阻撓其登陸，二月四日在爪哇島沿岸，與日本海軍，發生大規模的海空大戰，因空軍實力單薄，未能制勝，據日本大本營宣佈，擊沉荷印六千六百七十噸爪哇式巡洋艦一艘及巡洋艦「特魯透號」(排水量六千四百五十噸)另有爪哇式巡洋艦一艘受傷，此外美國巡洋艦「馬勃勒漢特」號 (Marblehead)，亦受微傷。初次交鋒，即告敗績，推其原因，殆因指揮未能統一所致，西南太平洋協約國艦隊總司令赫德上將乃於二月十三日辭職，而由荷蘭海軍總司令赫爾弗里區海軍中將 (Vice-Admiral G. Helfrich) 繼任。惟日軍又於二月十四日，開始進攻蘇門答臘 (Sumatra)，曾用傘兵先在巨港 (Palembang) 降落，企圖佔領荷印的油田，降落之傘兵，不下七百名之譜，同時又有日軍數千名在巨港登陸，守軍實力單薄，勢難擊退日軍，爰乃採取焦土政策，將所有一切重要設備，悉數加以破壞，以免資敵，十五日巨港陷落，爪哇告急，巴達維亞廣播電台會於是日發出此項不幸消息，並警告爪哇人民稱：『日軍業已佔領蘇門答臘之巨港，敵人現已逼近吾人家門，不久即將開始進攻爪哇。』蘇門答臘守軍亦知大勢已去，無法挽救，自二十日起開始撤退，二十一日孟占灣 (Benkoelen) 亦爲日軍所佔領，世人視線已自蘇門答臘移至爪哇。查日軍於佔

領新加坡之後，即開始準備進攻爪哇，企圖使整個南洋羣島盡入其掌握之中。日軍當局一面派遣海軍傘兵隊在荷屬蒂摩爾島（Dutch Timor）首府古邦（Koepong）及葡屬蒂摩爾首府帝力（Dili）降落，佔領整個蒂摩爾。另一方面則企圖進攻爪哇之東峇厘島（Bali），協約國艦隊駛往攔截，未能奏效，蒂摩爾與峇厘兩島，先後日軍所佔領，於是爪哇三面受敵，自此日軍可北自婆羅洲西自蘇門答臘，東自峇厘島三面進攻爪哇矣。按峇厘島與爪哇僅有一水之隔，相去不過一英里。荷印當局鑒於爪哇已被日軍三面包圍，形勢非常嚴重，除將其主力集中爪哇而外，並向美國乞援。此在日方亦認爲進攻爪哇之時機業已成熟，乃以海陸空三軍，開始發動大規模攻勢，日本海軍在克拉灣（Krawang）之西北海面，與協約國發生海空大戰，結果未分勝負，據日方宣佈，此役擊沉敵方巡洋艦三艘及驅逐艦兩艘，日本僅有驅逐艦一艘受傷。而日本陸軍則在爪哇東部西部及中部，同時登陸，據荷印總司令部於三月一日宣佈，「日軍昨夜開始進攻爪哇，首先在爪哇西北部萬丹港東北及印特拉馬胡灣登陸，其後又復在倫班港東三十英里處登陸，合計登陸日軍，不下八萬五千員名之衆。」由此可知日軍進攻爪哇，係分兩路進兵，一路在耶特拉馬胡灣登陸，企圖直撲沙班，從而威脅巴達維亞與萬隆，並將爪哇北部海岸之鐵路，予以切斷，因此巴達維亞與泗水（Soerabaya）間之鐵路交通亦告中斷，僅能以南岸海道是賴。另一路日軍則在泗水港西面之倫班登陸，向南推進。於是爪哇三大重鎮，即首府巴達維亞，協約軍總司令部所在地萬隆（Bandong）及荷印海軍根據地泗水港，均陷於孤立無援的困境。戰局發展至此地步，爪哇已瀕於絕望，匪特爪哇南北兩岸附近海面，均已在日軍控制之下，即其境內所有飛行場，亦爲日軍所佔領，因此外援無法開到爪哇。此其一，以地理位而論，爪哇係一大平原，公路鐵道，四通八達，交通極爲便利，但守軍並無天然障礙，可以扼守。所可堅守者，僅有萬隆高原一處而已，勢難久守，此其二。日軍進攻爪哇，係採用「滲入戰略」，同時在爪哇東西及中部登陸，戰事

普及全島，雙方陣地，犬牙相錯，難於區別，此其三。再以雙方實力而論，日軍員額衆多，遠在協約軍之上，不下十萬之衆，守軍苟不能獲得生力軍增援，則寡不敵衆，僅有盡些人事而已。此其四。迨至三月三日，巴達維亞形勢益見危急，荷印當局爰乃決定遷都萬隆城，以示荷印具有抗戰到底誓死不屈之決心。五日午後九時三十分，巴達維亞陷落，日軍攻入該城，並乘勝向東南萬隆城推進，因此萬隆亦告急，三月七日，美國與萬隆間之電報交通中斷，華府接獲最後一電稱：「此乃吾人發出之最後一電，女王萬歲！再會！希望局勢，不日好轉。」紐約泰晤士報記者馬丁（Mr. Martin）自爪哇行抵澳洲談稱：「荷印並未能自美國獲得有效援助，該處美荷人士，鑒於美國軍需接濟，爲數有限，深爲憂慮。上星期間，雖有美機運抵荷印，但爲時已晚，且有一部份飛機，運到澳洲之後，並未運往爪哇。且有一部份，因受空襲影響，未能裝置。」所以爪哇已瀕於絕望，是毫無疑義的了。三月八日，日軍佔領萬隆之飛行場，並於夜間攻入萬隆市區，發生巷戰；同日本機械化部隊，亦於是日攻佔泗水。爪哇之戰已到了尾聲，荷印代理總督范莫克（Hubertus Van Mook）乃於三月九日自萬隆飛抵澳洲，荷印軍事當局乃向日軍投誠，據日方宣佈，爪哇之役俘獲荷軍六萬六千人，澳軍四千九百人，英軍一萬另六百人暨英軍八百人。惟倫敦荷爾蘭政府猶發表聲明稱：「目下荷印所處地位，情況不明，該處軍事當局，業已接獲訓令，抵抗到底；但仍得自由行動，以完成其任務。茲特聲明，爪哇軍政當局之權力，僅能與對方商議局部停戰。至若商議全面停戰，則爲荷蘭中央政府之事。此層在目前尙談不到。」由此可知，爪哇之戰至三月九日就告一段落。

太平洋戰爭，顧名思義，當以美日戰爭爲主體。所以日本英美宣戰之後，日軍即向美國在太平洋的前哨站菲律賓群島，威克島，中途島，關島暨阿留地群島，大舉進攻。關島於十二月十三日首先陷落，當時美國海軍部會發表之公報稱，「日軍於十二月十三日起佔領關島，似屬可能。美國駐軍，共計

四百員名，其中一百五十九人爲海軍陸戰隊。」美國輿論界聞訊之餘，並不詫異，一則駐軍實力單薄，僅有四百員名，當難堅守；二則關島位於日本屬地之中，四週受敵，在軍略上不得不予以放棄；三則美國遵照一九二二年的華盛頓條約，從不設防，迨至一九三六年此項條約失效之後，美國雖欲在關島設防，僅由參衆兩院通過關島設防案，迄未實施。所以關島的陷落，自在吾人意料之中。其次是威克島 (Wake Island)，於十二月十九日，被日軍兩度猛烈進攻，在附近海面，會發生小規模之海空戰，日本海軍掩護陸軍登岸時，曾被美方擊沉驅逐艦兩艘，不過自十二月二十四日起，威克島與美國間之電報交通，即告中斷，美國海軍亦承認「日軍佔領威克島，頗有可能。」至於威克島駐軍的實力，以視關島尤爲薄弱，僅有軍官十三人及水兵三百六十五人，戰具方面則有驅逐機十二架，五英寸口徑之大砲六門，高射砲十二門及高射機關槍四十八挺，於十二月十一日及十二兩日，威克島迭遭日機轟炸，所有飛機早已被毀。所以威克島的陷落，也在吾人意料之中，不過威克島在關島與夏威夷群島之間，以軍事形勢而論，威克島的失守，足使夏威夷群島感受直接威脅。且至將來英美收復太平洋失地時，亦將因此大感不便。

美日兩軍在關島及威克島，僅會發生小規模的接觸。而大規模的戰爭，則在菲律賓羣島展開。緣日軍於十二月二十日首先在岷答峨島 (Mindanao) 大瓦奧港 (Davao) 登陸，該港即陷於情況不明的境地，據美國遠東軍總司令部於二十一日發表公報稱：「由於大瓦奧港與遠處交通不便之故，目下該港情形，不能發表確切消息。」日軍完成其第一步行動之後，即企圖進攻呂宋島，馬尼刺港之尼古爾斯 (Nichols) 飛行場，遭日機猛烈轟炸，大家都知道這是日軍大舉進攻呂宋島的前奏。至十二月二十二日，日軍果然在呂宋島西部仁牙因灣 (Lingayen Bay) 登陸，美菲聯軍立即迎頭痛擊，兩軍乃在阿古鎮 (Agoo) 附近，發生激戰。同時另有日軍一隊在馬尼刺港東南盎蒂摩囊港 (Antimonan) 登陸，

企圖直撲馬尼刺。日軍在呂宋島南北兩部登陸者，合計八萬至十萬人之衆，美菲聯軍雖英勇作戰，但寡不敵衆，無法遏制日軍繼續前進。當時日軍因等待援軍源源開到，故不急急推進。十二月二十五日美菲聯軍大舉反攻，因日軍佔有空中優勢，飛機四出活動，使美菲聯軍不能集中，因此反攻計劃，未能實行。而北路日軍之輕捷部隊與輕坦克車隊，已攻抵平奈龍鎮（Pinelogan），並沿公路繼續南進，對馬尼刺採取鉗形戰略，此在南路日軍，自盎蒂摩囊港出發，向馬尼刺推進，二十九日攻抵馬尼刺東南附近地方。戰局發展至此地步，馬尼刺益見危急，菲島當局爲避免生靈塗炭起見，乃宣佈馬尼刺爲不設防城市（Open City），惟美國遠東軍總司令麥克沃塞將軍所部，仍不惜任何代價，堅守馬尼刺，在其四週，佈置一半圓形陣地，好在加維特（Cavite）與柯里吉多（Corregidor）兩要塞仍在美軍手中，可資扼守，但是日軍不斷增援，員額衆多，不下二十萬人，遠在美菲聯軍之上，加以日本空軍又佔有優勢，故日軍於一九四二年一月二日攻佔馬尼刺，加維特軍港亦告陷落，麥克沃塞將軍率領殘部，退至八打半島（Bataan P.）及柳里吉多島，負隅抵抗。勝敗爲兵家常事，原不足介意，惟馬尼刺與加維特兩港，爲美國在中國海最前綫之潛水艇根據地，美國軍事當局，對於潛水艇戰爭，原抱有極大希望，意欲藉此以擾亂日軍的運輸，而今馬尼刺與加維特兩港同時陷落，美國潛水艇即須借重較遠之根據地，此在作戰方面，自然更多不便。所以日軍佔領馬尼刺之後，「菲律賓之戰」的第一幕，就此結束了。在第一幕閉幕至第二幕開幕之前，雙方均須從容佈置，故菲島戰爭暫時陷於停頓狀態。美菲聯軍乘此良機，在八打半島與柯里吉多島佈防，使其陣地，堅不可拔；此在日軍亦須休息，待至援兵開到之後，再發動新攻勢。迨至一月杪，日本生力軍開到呂宋島仁牙因灣增援，企圖向八打半島再度發動攻勢，但美國陸軍部早已料及，命令美菲聯軍嚴陣以待，故自二月初起至三月杪爲止，菲島戰事愈戰愈烈，惟以双方砲戰爲主。不過戰爭的本身，已喪失其重要性，美軍總司令麥克沃塞將軍，乃於三月

十七日偕同沈特爾少將 (Major-General Sutherland)，自菲島飛往澳洲，就任西南太平洋聯軍總司令之職，所遺菲律賓濱美軍總司令之缺，則由溫萊特少將 (Major-General Jonathan Wainwright) 繼任，仍受麥克沃塞將軍節制。迨至四月三日，山下中將所部精銳部隊，向八打半島美軍陣地，開始總攻，將美軍第二軍團之右翼加以包圍，溫萊特將軍乃命令第二軍團反攻，以冀解圍；惟因美軍久戰之餘，聲嘶力竭，反攻未逞，因此八打半島南端之馬里佛爾港 (Mariveles)，乃於十日被日軍佔領。同時日軍又復在宿霧島 (Cebu Island) 登陸，自此該島與美國間的無線電交通，亦告中斷。十一日日軍完全佔領八打半島。據日方宣佈：此役日軍俘獲美軍四萬人，八打半島美軍總司令金少將 (Major-General King) 第一軍軍長瓊斯少將 (Major-General Jones) 第二軍軍長派克少將 (Major-General Parker) 暨菲軍司令佛朗西斯哥少將 (Major-General Francisco) 均在其中。至於美軍放棄八打半島之經過情形，會田溫萊特將軍於四月十日電告羅斯福總統稱：『美軍保衛八打半島，業已盡其能事，近因日本砲隊及陸空軍實力，遠在美軍之上。加以美軍官兵久戰之後，餓渴交迫，精疲力盡，不得不放棄抵抗。目下八打半島所有戰事，均已停止。』美國既已放棄八打半島，柯里吉多島乃成爲美軍在菲島的最後堡壘，自四月十二日起，日軍向柯里吉多島，實行總攻，溫萊特將軍扼守該島，屹然不動，使日軍無法可施，十五日日軍又在班乃島 (Panay Island) 登陸，因此菲律賓群島盡在日軍控制之下，碩果僅存者，唯有柯里吉多一島而已，惟溫萊特將軍所部的處境，每況愈下，日益困難。故至五月五日午後十一時十五分，日軍在柯里吉多島，獲有立足之點，美軍抵抗力，完全崩潰，迫不得已溫萊特將軍所部，乃於五月七日午前八時，向日軍投降，據日方宣佈，此役日軍俘敵一萬二千四百九十五人，五月十日岷答那峨島美軍司令蕭爾澄少將 (Major-General William F. Sharp) 亦以軍力薄弱，孤立無援，而向日軍投降。於是。菲律賓各島盡入日軍手中，所謂「菲島之戰」，亦由此告終。

第八章 美國參加歐戰的前後

第一節 從中立法到援助法

我們研究美國的外交政策，不得不從美國人民的傳統觀念說起。美國第一任總統華盛頓（George Washington），在外交上曾發表一句名言：“Alliance with none, friendship with everyone”被從來的政治家外交家視為圭臬，乃造成一種「不捲入漩渦」的主義，一八二三年門羅總統（President Monroe）發表宣言，向歐洲各國聲明三點：（一）歐洲各國不得以美洲任何一地作為殖民地；（二）歐洲各國不得干涉美洲各國的政治；（三）美國對於歐洲各國及其殖民地之政治，亦不干涉，這就是外交史上最著名的門羅主義（Monroe Doctrine）以美國對歐政策而言，也就是一種「不干涉政策」（Non-Intervention Policy）其後在事實上美國對於歐洲政治雖仍直接間接加以干涉，但在美國國內却因此形成了一種孤立派（Isolationist）墨守成文，主張絕對不干涉歐洲政治。一九一四年歐洲大戰爆發，孤立派深恐美國獨被捲入戰爭漩渦，乃大肆活動，反對參加歐戰，當時政府為尊重「民意」（Will of People）起見，對於歐戰乃宣佈中立，坐待歐戰的演進迨至一九一七年四月二日，威爾遜總統（President Wilson）始向參眾兩院聯席會議，要求對德宣戰，該案當即由兩院予以通過，於是美國遠征軍（Expedience）乃在「為自由而戰」及「為民治而戰」的口號之下，開往歐洲大陸作戰，所謂「不干涉」「孤力（Force of United States）立」暨「不捲入漩渦」等傳統觀念，至此都無形消滅了，可是到了大戰結束，威爾遜總統親目携了他所擬定的「十四項原則到歐洲去，重造世界大局；並主張組織國際聯盟，以

消弭戰禍，迨至國際聯盟正式成立，美國國內却發生了變化，即孤立派及不干涉派的勢力，又復抬高，威爾遜總統不得已，只好敗興而歸，發起組織國際聯盟的國家，却不是國聯的會員國。戰後又因戰債問題，不能獲得圓滿的解決，協約國相繼「賴債」，在心理上又給美國人民一個惡劣的印象，咸皆認為美國參戰的結果，徒作重大犧牲，而一無所獲，以後切不可再捲入戰爭漩渦。於是「置身戰爭之外」(Keep us out of war)的觀念，乃深入人心，又成為美國外交政策的基調。一九三五年五月間，義大利侵略阿比西尼亞之野心日亟，頗有引起第二次大戰的可能，美國朝野為防患於未然起見，乃有人提出美國不捲入戰爭漩渦的有效辦法。就是上次大戰美國艦隊司令西姆斯海軍上將(Admiral W. S. Sims)，也主張美國應採取戰時商業政策，一切危險的責任，均由商人自行負擔，國家不予保護，這個辦法在各報發表之後，頗得美國輿論界的好評。其後義國竟訴諸武力，出兵侵略東非，英，義在地中海衝突尖銳化，頗有演化為歐戰的可能，美國參眾兩院乃於一九三五年八月二十四日通過一種中立法(Neutrality Law of August 24, 1935)這就是歐行中立法的前身。可是在另一方面，美國廣大人民之中，也有不少賢明之士，看到國際局勢的發展，消極的「孤立」或「中立」，決不能改善局勢，更不能挽回戰禍。而認為美國如欲保障海外的權益，維持美國在世界政治上的威望，對於歐洲所發生的問題，不能不出面過問，即使需要武力保衛，亦應有不辭一戰的決心，這一派人我們稱為國際主義派。政府當局處於孤立主義與國際主義夾攻之中，常常採取一種拆衷辦法，一方面認為，處於今日的世界，國際關係息息相通，世界的任何一角，如若不幸發生戰禍，美國勢必受到不利的影響，所以對於美洲以外的事情，亦不得不出面過問。同時在另一方面，也認為干預世事如果太積極了，其結果勢必被捲入漩渦，欲置身事外而不可得。這種辦法，我們稱之為「平行外交政策」(Parallel Policy)可是美國外交在羅斯福總統領導之後，隨着國際風雲而發生變化。例如在遠東方面，自一九三一年九

月十八日日本佔領中國瀋陽之後，即在動亂之中；此在歐洲方面，自一九三三年一月底希特勒上台秉政以還，歐局一天緊張一天，到處充滿了戰爭的謠言。羅斯福總統看到國際間的危機日深，戰禍快要臨頭，對於國內盛行的孤立思想，不得不先設法予以肅清。一九三七年五月十日羅斯福總統在芝加哥發表驚人演說，公然攻擊孤立主義，並謂在目前紛擾的國際形勢之下，「欲避免此種混亂與不安局勢之波及，初非嚴守孤立與中立所能奏效。良以今日任何國家欲完全孤立，殆為不可能之事故也。吾人雖已決定置身戰爭之外，但也不能担保永不被捲入戰爭漩渦，」美國國務卿赫爾於一九三八年八月十五日在華盛頓發表演說，闡明美國外交政策的基礎，把孤立派的理論，批評得體無完膚，其言有曰：「照目下每天情勢的發展，使事實更加明顯，世界任何一地倘若發生事變，均足以影響及美國的政局；不問我們的志願與希望如何？別處發生了災難，美國是不能不受影響的。當別的地方為破壞，貧窮饑荒所苦的時候。不論我們如何努力，我們的經濟福利，亦無法避免受到損失：自由被破壞的地方日益擴大之後，就要危害到我們個人的自由及社會政治制度，可是孤立與中立的思想，將入人心，牢不可破，到了一九三九年九月現行歐戰爆發之後，美國政府為尊重民意計，仍不得不宣佈實施中立法，不過此一中立法與最初的中立法，在立法精神上，頗多不同之處，尤其是增加了「付現自運」的條款（*Clause of Carry and Cash*），對於歐戰而言，徒有利於英法協約國方面，與不偏不倚的純粹中立，截然不同。迨至一九四〇年六月間法國戰敗，求和之後，歐戰的驚人發展，又給美國一個絕大的教訓，使孤立派更無立足的餘地。緣自法國戰敗之後，英國在歐洲的地位，日見微妙，其後巴爾幹戰爭結束，英國在歐陸，已無立足之點，地中海東部以及中東近東，均岌岌可危，英國倘若戰敗，則西半球亦將受德義的威脅。這是美國來自大西洋的危機。同時太平洋上，德義日三國已締結三國同盟條約，使歐亞戰爭混而為一。中國倘若不幸為日本所征服，則美國在太平洋上，亦遭受極大危險，美國

爲將來同時能對付這兩個危機起見，除趕造兩洋海軍（Two Ocean Navy）而外，並須積極援助中英兩國，對軸心國作殊死戰。所以美國政府擬定了一種租借法案（Bill of Lease and Loan），於一九四一年一月十日由參議員巴克萊（Senator Barkley）與衆議員麥柯馬克（Representative Macomack）分別向參衆兩院提出，原案規定：

「不論其他法律如何規定，總統認爲有利於美國國防時，得隨時授權海軍部長及陸軍部長暨其他部長，執行下開各項事宜：（一）美國兵工廠所製造之任何戰具，均可供給總統認爲與美國國防有重要關係之民治國；（二）任何國防用品，均可以出售，轉讓，交換，暨租借等方式，供給各民治國；（三）各民治國在美國訂購之國防用品，均須予以試驗考查修理裝置較準及調換。（四）以國防情報，通知各民治國政府。（五）所謂國防用品，係指軍械，彈藥，飛機，軍艦，機器工具，原料，暨製造生產及修理等所需要之物而言」所以此項租借法案又稱爲民治國援助法案（Bill of Aid Democratic States）孤立派議員當然表示反對，在參衆兩院討論此案時，橫加阻撓，政府當局乃請全國的政治家出動，向兩院議員及全國人民，說明此案之重要，到了一九四一年三月八日，始由參議院修正通過，其內容有下開多端，（一）總統處分美國軍用品時，應先與海陸軍參謀長商權。（二）總統處分美國軍用品，每次不得超過十三萬萬美元，其價值應由主管機關加以決定，（三）以美國國防用品供給各民治國，完全由總統決定之，（四）其有效期限，至一九四三年六月三十日爲止，但參衆兩院認爲須提前終止時，得隨時以大多數之票決而終止之。（五）移讓與某國之物品，不得再移讓與他國。（六）總統執行此項法律，至少須每隔三個月向參衆兩院報告一次。（七）參衆兩院應撥付經費，以購買各種物品，以供給各民治國。（八）不得使用美國軍艦，在戰爭地帶護送商船。（九）對於美國現行各種兵役法，不得加以變更，三月九日衆議院亦將此項修正案予以通過，於是民治國援助法乃由羅斯

福總統簽署而成爲正式法律，並立即付諸實施，函請參衆兩院撥款七十萬萬美元，作爲實施此法之經費，規定其用途如下：（一）飛機引擎及零件二，〇五四，〇〇〇，〇〇〇美元；（二）軍械及彈藥一，三四九，〇〇〇，〇〇〇美元；（三）坦克車鐵甲車，汽車卡車及其他車輛暨零件三六二，〇〇〇，〇〇〇美元；（四）軍艦及商船六二九，〇〇〇，〇〇〇美元；（五）工廠設備土地及農產物等一，三五〇，〇〇〇，〇〇〇美元；（六）試驗視察及修理各民治國之國防用品二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美元；（七）其他用途二六〇，〇〇〇，〇〇〇美元。羅斯福總統爲增進實施此法之效率起見。又任命前任商務部長霍甫金（Harry Hopkins）爲專員，主持其事，加緊將各種戰具接濟中英兩國，其後德蘇戰爭爆發，美國對於蘇聯，亦實施民治國援助法，未及數月，第一批經費七十萬萬美元，即告用罄，羅斯福總統又向參衆兩院再撥款六十萬萬美元，作爲實施民治國援助法之用。

第二節 美國參加大戰的經過

美國實施民治國援助法之後，即加緊援助中英兩國尤其是英國，美國將大批國防用品去接濟牠，如何始能安然運抵目的地，當然也是一個極嚴重的問題，英國的海軍雖足以控制大西洋，但是德國的潛水艇，飛機以及襲擊艦，在各處海面海底活躍，襲擊英國的商船，仍無法遏制。英國首相邱吉爾於一九四一年四月九日向議院發表演說稱：「我們只要在大西洋戰爭中獲得勝利，同時能够確保美國接濟品的源源輸入，則無論希特勒如何進攻，或者虐待數百萬人以至數千萬人民，我們終能以正義的消耗之劍，阻止其前進。」所謂大西洋戰爭，就是英德兩國之間的封鎖戰與反封鎖戰，也就是德國的潛水艇飛機暨襲擊艦對英國商船護航隊的戰爭，在一九四一年三四月間，英國商船的損失，實在太驚人，自一九三九年九月開戰以還，英國及其同盟國的商船，被擊沉者，合計五，五九〇，二〇六噸

，英國當局雖極力設法補救，但仍無濟於事。美國以戰具運往英國，倘若不能安全到達目的物，則美國勢將前功盡棄，決不能貫徹其援助民治國的目的，羅斯福總統有鑒於斯，乃於一九四一年四月九日，派兵在丹麥屬地格林蘭島（Greenland）登陸，接收防務，作為英美兩國間的跳板，就是將美國接濟英國的貨物，先運到格林蘭島，然後再由英國運回本國去，如此即可縮短英國商船的航線，並間接增強英國護航隊的力量，辦法甚佳，但在德國潛水艇戰爭愈演愈烈的時期，並未能收到顯著的效果，更未能改變大西洋戰爭的面目，美國實有作進一步行動之必要。羅斯福總統乃採取下列各項行動：（一）一九四一年四月二十五日宣佈擴張美國中立巡邏區，並將德國軍艦移動的情報，隨時通知英國當局；（二）羅斯福總統又表示，美國軍艦維持西半球利益，遇有必要時，亦可駛入戰區；（三）美國將歐洲各國寄棧於美國各港內之輪船，悉數加以扣留，準備他日轉讓與英國，以增強英國的航運力量；（四）羅斯福總統宣佈紅海為非戰區，美國商船得出入該處。其後德國雖宣佈紅海為戰區，但又為赫爾國務卿所否認。

美國實施上開各項措置之後，雖然也收到相當的效果，但是仍不能減輕英國在大西洋上的危機。因此美國不得不廢棄中立法而實行護航了。先是美國陸軍部長史汀生於一九四一年五月六日發表演說，首先主張美國應派遣軍艦護送商船運輸戰具前往英國，並慷慨陳詞曰：「我國之自由，為無價之寶，或有人以為無須犧牲即能保全此項自由者，但余不作如是想，並認為不犧牲而欲保全自由，決不可得。」時至此際，英國軍艦分散各處，而地中海，大西洋，太平洋，均已受威脅，英國海權一旦喪失，西半球亦將遭遇危機，是以吾人匪特須控制毘連我國海岸之海洋大道，抑且須控制環繞西半球之整個海洋大道」云。五月七日海軍部長諾克斯發表演說，宣佈美國海軍已準備實行護航，其言有曰：「美國所有資源，應用於一個最高目的。此一目的，乃在使英國在大西洋上的海權，不致為其敵人所

毀滅。良以海上航線一旦不能維持，則美國必將遭受災禍故也。美國兩面臨洋，一為大西洋，另一為太平洋，必須將此兩洋置於美國控制之下，我國安全，始有保障。是以目下英國海軍所遭威脅，亦即美國之危險也。要而言之，英國在大西洋上的海權，一旦消滅，則吾人之命運，亦將不堪設想矣。

業經海陸兩部長一吹一唱主張實行護航之後，護航之說即哄動全國，同時輿論界也一致予以好評。至五月二十七日羅斯福總統發表爐邊談話，又力言美國全部歷史無不繫於「海上自由」。其言有曰：美國全部歷史無不繫於海上自由，在前次大戰中，美國海軍保護海上自由，卓著成效；但在現行歐戰中，此一問題，尤為嚴重。緣至此際，海洋已受三種威脅，一為新式潛水艇，二為剽襲艦，三為轟炸機。目下德國擊沉英國商船之數目，較英國所能補充者大三倍，吾人對此，唯有加緊實施吾人之造艦計劃，並極力設法，援助英國，務使其減少海上的損失。」在其語氣之間，亦暗示美國實行護航勢在必行。不過美國實行護航之後，美國軍艦在大西洋遇到德國潛水或剽襲艦時則將如何，我們不能想像到，美德海戰就有在大西洋爆發的可能，希特勒對此，曾接見美國生活雜誌（Life Magazine）的記者古達希（John Gaddy）公然警告美國，「護航即戰爭」（Convoy Means War），在國際法上，不乏先例，以軍艦公然護送軍火至交戰國一方，不啻為戰爭行動，此乃任何國際公法學者所公認者也，所以我們也可以說美國實行護航之日，也就是美國參加歐戰的一天。

由上所述，美國對於歐戰的態度，歸納起來，有下開各端：（一）以任何方式「除戰爭而外」（Short of War）援助中英兩國以及其他民主國抵抗暴力侵略；（二）不惜以任何手段，維持海上自由；（三）保衛西半球，務使西半球各國不受任何侵略的威脅；（四）加緊製造軍械彈藥，成為民主國最大的兵工廠。不過現行歐戰與上次世界大戰爭的情形，迥然不同，當不可同日而語，單靠了美國的接濟，能否挽救各民主國治國的危運，殊難斷言。但有各種跡象，足資徵信，美國一步步走向戰爭，遲

早終不免於參戰。我們從各方面觀察，即可獲得這一個結論。第一，我們爲美國本身的安全及利益着想，假定英國繼法國之後，亦告戰敗，則大西洋的海權，勢將由英國轉讓與德國，希特勒雖會對美國記者說：「謂德國行將進攻美國，何異謂德國將進攻月球」；但是在美國，對於德國控制大西洋，其安全必感受威脅，何況希特勒懷有征服全世界的野心，統治歐洲各國，不過是他侵略計劃中的一部份而已。誠如羅斯福總統於一九四一年五月二十七日發表「爐邊談話」所稱：「軸心國之最高目的，端在控制海洋，惟欲貫徹其目的，必須先擊敗英國，美國人民對於軸心國於戰勝英國之後不致進攻美國，決不相信。希特勒企圖伸長其勢力至西半球，是昭然若揭的。」其次，就經濟而論，美國是資本主義最發達的國家，產業繁榮，但基礎却建築在海外市場，德國倘若戰勝英國而稱霸於歐洲，則美國必將喪失歐洲市場，影響及國內產業，至重且鉅。所以美國爲本身安全及利益打算，也有參戰的必要。第二，美國上次參戰，係爲民治而戰，爲自由而戰；但至現行歐戰法國屈之後，軸心國的氣燄萬丈，不可一世，而民治國的命運益見黯淡，及至巴爾幹戰爭結束，歐洲民治國碩果僅存者，唯有英國一國而已。何況英國早已陷於困境，風雨飄搖，大有朝不保夕之概。美國對於這一民治國最後壁壘，倘仍不予以有效的援助，而聽其淪亡於軸心國手中，則世界民治將有壽終正寢之慮，而使全人類均受納粹的統治，至此美國亦不能例外。但是美國自獨立以來，一直實行民有民治民享的政治，自由慣了，一旦要受納粹威脅，則其未來的生活方式，亦將發生變化。誠如美國駐日大使格魯(J. O. Crow)所謂：「美國匪特爲本身利益而戰，抑且爲美國將來安全及生活方式而戰，藉以保証世界享有公允的和平與秩序」。再就民族而論，英美兩國人民，同屬於盎格魯撒克遜民族，同文同種，思想雷同，習慣類似，誠可謂兄弟之邦，而今英國已處於險境，生死存亡，繫於一髮，美國人民對之，不論在道義上情感上，自有「授手援溺」的必要。第三，英國在歐洲的處境，雖極困難，但未完全絕望，倘有海陸空三軍強

大如美國的國家拔刀相助，則不難轉敗為勝。緣德國在軍事雖佔優勢，但在經濟上仍無辦法，征服了的土地不能消化，終有崩潰的一天。美國為促使協精國勝利起見，也有參戰的必要。

這是從美國方面的觀察，可知美國遲早必將參戰。再以國際環境而論，軸心國既然明知美國為其第一號敵人（Enemy No. 1）倘不設法對付，終必為後患，一俟環境許可，必須先發制人，使美國不能動彈。德國因地理上的障礙，遠隔重洋，固難進攻美國，但是在太平洋上的日本，至其明瞭美日戰爭不可避免時，就要先下手為強使美國措手不及了。所以在現行大戰中。美國有被迫參戰的可能，屋時不問其意向如何，唯有以打擊還打擊了。美國這一次參戰，就是出於這一種方式。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午前六時，日本突然向英美宣戰，並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突擊珍珠港菲律賓及香港，英國，荷蘭，及中美洲尼加拉瓜哥斯達黎加，立即對日宣戰。十二月九日宣戰，中國重慶政府亦於是日向德義日三國宣戰，加拿大，澳洲，墨西哥，古巴，薩爾伐多，洪都拉斯，海地，聖多明果，亦先後對日宣戰，尚有埃及，哥倫比亞，比利時及希臘四國與日本斷絕邦交。德義日三國爰乃於十一日重訂協定，相約『在軸心國獲得完全勝利之前，不得單獨媾和』。十二日美國對德義宣言，於是歐洲大戰太平洋戰爭以及中日戰爭，便混而為一，成為名符其實的世界大戰了。規模之大，參戰國之多，遠在上次大戰之上。這人是類歷史上空前的大戰。協約國二十六國乃於一九四二年一月二日華府締結『反軸心同盟』（Anti-Axis Alliance）彼此約定，戮力同心，駢肩作戰，非至完全戰勝不已。

第三節 協約國的作戰目標

英法向德國宣戰之後，即宣佈其作戰目標（War Aims），計有四項：（一）戰事既已爆發，非至推翻德國的納粹政府不止；（二）須將歐洲永久和平，置於合於正義的基礎之上；（三）因希特勒

絕無信義可言之故，決不中途妥協；（四）準備長期戰爭，必至獲得最後勝利而後已。故希特勒於波蘭戰事結束之後發動和平攻勢（Peace Offensive），終歸於失敗，實由於英法早已宣佈作戰目標所致，不過英法的作戰目標，似乎太空洞了，非但容易引起對方發生幻想，就是英美人民對此，也有些含糊不清。所以到了法國停戰之後，英國決定單獨抗戰到底，欲求抗戰勝利，則對於作戰目標，自有重行檢討的必要。一九四一年八月十日左右，英相邱吉爾與美總統羅斯福，在大西洋某處海面會晤，商討世界大勢，乃於八月十四日發表英美兩國聯合宣言，闡明作戰目標八項：

（一）英美兩國並無擴大權力，攫取領土及其他野心；

（二）英美兩國不願見有違反人民的自由意志之領土變更；

（三）英美兩國尊重各國人民均有選擇政府方式之權利；並願見被武力所剝奪之各國，均能恢復主權及其自治政府；

（四）英美兩國當將設法使所有各國，不論大小，不論勝敗，一律平等，均得享受其經濟繁榮所需之貿易及世界資源；而各國對於現行條約所負之義務，均應予的尊重；

（五）英美兩國願意促進世界各國實行經濟合作，所改善勞工生活，並謀經濟的進步及社會的安寧；

（六）在摧毀納粹暴政之後，英美兩國希望能建立一種和平，足使各國在其疆界之內，均能安居無事，不復有恐懼與不足之虞；

（七）英美兩國仍主張公海航行自由，任何一國之人民，均得自由橫渡公海，不受阻礙；

（八）英美兩國相信世界各國，基於現實及精神上的理由，必須放棄使用武力；良以各國如仍使用海陸空三軍威脅或侵略外國，則將來即無和平可言；兩國又深信，現欲建立一廣大及永久性質的一

般安全制度，則各國一律裁減軍備，實屬必要；是以兩國極願援助及鼓勵各種切實辦法，俾使所有愛好和平之民族，得減輕其負擔。

這就是人人皆知的「大西洋憲章」(Atlantic Charter)。我們看上開八項原則，就不難聯想起一九一九年美國參戰時威爾遜總統所提出的「十四項原則」，軸心國雖然亦以此反唇相譏，認為大西洋憲章絕無實現的可能，與「十四項原則」初無二致，但我們認為時代不同，當不能同日而語。第一，美國人民對於世界政治的認識，與二十年前，完全不同；那時孤立派的勢力浩大，一般人民對於世界政治，也沒有正確的認識，威爾遜總統雖有先知先覺的知慧，但離開民衆太遠了。因此他自歐洲返國之後，即無法獲得民衆的擁護，結果他的主張，均被參衆兩院所否決，對於凡爾賽和約，拒不批准；再如國際聯盟是美國所發起的，但其結果，美國站在盟外，如何能希望它能奏效呢？此在羅斯福總統，完全不同，他是美國當代唯一的大政治家，腳踏實地，雖然站在民衆之前，領導人民前進，但是跑得太遠，觀於一九四〇年總統競選，羅斯福仍能壓倒共和黨威爾基，蟬聯第三任總統，打破美國歷史上的成例；可知羅斯福在國內的威望與信譽，遠非威爾遜總統所能及，加以美國人民於最近二十餘年來，對於國際局勢的發展，均有深刻的認識，威信美國苟不參加國際集團，與其他各國共同維持世界和平，則未來世界永無和平可言，再隔一二十年，第三次世界大戰又不可避免了。第二，歐洲各國的政治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均無澈底解決歐洲各項問題的誠意，一切僅求其表面而已，凡爾賽和約可謂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禍根。但在此際，英相邱吉爾也是近代偉大政治家之一，對於現世界的各項問題，均有正確的觀念，對於大西洋憲章的實踐性，曾作愷切的說明。『此次余與羅斯福總統在某處海面會晤時，即抱有一種見解，雖不欲擬定最後的和戰目的，但不可不對於各國人民有所說明，俾能攜手邁進。惟吾人與協約國在上次大戰後所抱態度，截然不同者有二。(一)英美兩國並不假定，

今後決不再發生戰爭，所以吾人應作充分的準備，以阻制再度發生戰爭。一方面以有效方法解除犯罪國家的武裝，另一面則自己保留相當實力。此其一，(二)吾人不欲在商業上，以種種障礙破壞德國貿易，有如一九一九年之所為，良以任何一國苟不能繁榮，即非世界之福，亦非英美之利。由此可知，大西洋憲章，是協約國作戰的共通原則，匪特在理論上未可非議之處，抑且在實際上，頗有實現的可能。

不過大西洋憲章也有一個不可挽救的缺點，就是英美兩國首揆在起草八項原則的時候，並未在事前與協約國其他各國商議，尤其是堅苦抗戰的中蘇兩國，對於世界和平已有無上的貢獻，僅於事後通知中蘇及其他各國，我們不能不引為遺憾的。中蘇兩國都是被侵略者，被迫而自衛戰，作戰目標，至為明顯，就是為保衛本身的自由與獨立而戰，非戰至完全擊潰侵略者的實力不止。所以蘇聯自德軍於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二日侵入蘇境之後，並未正式宣佈其作戰目標。不過為使全人類明瞭協約國的作戰目標起見，史太林於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六日蘇聯革命紀念日發表重要演說，曾宣布協約國的作戰目標，其言有曰：

「在納粹德國加諸各國之戰爭過程中，已將世界劃分為兩大對立的壁壘：一方面是德義的軸心國，另一乃是英美蘇的協約國。觀於兩大壁壘的行動程序，截然不同，有如水火之不相容。例如德義的行動程序，有下列各特點：(一)種族間的仇恨；(二)控制其所選中的國家；(三)使別國淪為屬地，並攫取其領土；(四)在經濟上役使屬國並剝奪其國富；(五)破壞民主的自由；(六)普遍設立希特勒政體。此在英美蘇協約國之行動程序，則有下開各端：(一)取銷種族的獨佔性；(二)民族間的平等與領土的完整；(三)解放已被役使之各國並恢復其主權；(四)每一國家均有自由處理其內政之權；(五)在經濟上援助備受痛苦之各國，並協助其建立物質幸福；(六)恢復民主的自由；

(七) 毀滅希特勒政體，是以蘇聯之任務有三：(一) 毀滅希特勒國家及其激勵者；(二) 消滅希特勒軍隊及其將領；(三) 摧毀可憎的「歐洲新秩序」並膺懲其創始者』(Daily War News, November 7-8, 1942)

由此可知協約國作戰目標，似乎太含糊太空泛了，以此與軸心國的「新秩序」(New Order)比較，遠不及德義日三國宣傳來得動聽。美國共和黨領袖威爾基，於一九四二年奉羅斯福總統之命，訪問歐亞各國之後，著有「四海一家」(One World)一書，論及作戰目標亦謂：「史太林於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六日，會說明蘇聯的作戰目標，羅斯福總統亦會宣佈美國的作戰目標，並與邱吉爾首相發表大西洋憲章。但其中有一個共同的錯誤，就是恢復西歐戰前各小國，並分別賦與政治的經濟的軍事的獨立主權，這種舊觀念，終不能與希特勒的「新秩序」相對抗，為歐洲本身與世界和平計，恢復歐洲各小國，作為政治單位自無不當之處；但欲使歐洲各小國復活，作為經濟的軍事的單位，實為一大錯誤。」

協約國所宣佈的作戰目標，是否合理？姑置勿論，其中最重要的，乃在能否收安定後方民心及鼓勵前線士氣的功效。我們知道現代戰爭，是全面戰爭，最後的勝敗，並不完全取決於物質，而須視双方的民心與士氣而定。一般從事國際宣傳的人，莫不認為協約國宣佈戰爭目標，應收下列幾項功效：

- (一) 加強協約國內在的團結；
- (二) 鼓勵淪陷各國人民的意志，決不失望；
- (三) 使中立國變為協約國的盟國，使親敵者化為中立；
- (四) 分化軸心國的聯合。

羅斯福總統與邱吉爾首相於一九四三年一月間在北非洲卡薩勃朗加會晤的時候，發表兩句有力的

口號：（一）協約國作戰到底，非至軸心國「無條件投降」不已；（二）戰後解除軸心國的武裝，使侵略戰爭不致再度發生，簡單明瞭，是協約國最佳的作戰目標，足使人人興奮，對於戰局的前途發生無限的希望，自不難收激勵前線士氣及後方民心的功效。

自北非戰事演化至義大利事件，協約國雖然無

往而不利，但是進展的速度仍難令人完全滿意，不論是前線將士後方民衆，對於戰局的前途，均不能有十分的把握，因此協約國調整作戰努力及重言聲明作戰目標，又屬絕對必要的了。英國外相艾登與美國國務卿赫爾，乃於一九四三年十月下旬聯袂前往莫斯科，與蘇聯外交人民委員長莫洛托夫，於是國際上所謂英美蘇三國外長會議，乃於十月十九日在莫斯科開幕了。連日開會討論各項問題達十二次之多，至十月三十日閉幕，發表公報及宣言：會議的結果有下開各點：

（一）英美蘇三國互相合作，以解決與戰爭努力有關之各項問題。



(二) 三國會議中各國代表均能推誠相見，決定各項措置，俾能縮短對德作戰之期間。

(四) 乘三國軍事領袖出席會議之使，討論若干種作戰計劃，通過決議案多件，並作準備，以便三國將來通力合作：

(五) 三國會議決定在倫敦設立歐洲問題諮詢委員會 (European Consultative Committee) 俾能確保三國間之密切合作，共同研究因現行戰爭發展所引起之各項歐洲問題，擬就聯合建議分別通知三國政府遵照辦理。

(六) 對於義大利問題亦設立一諮詢委員會 (Advisory Council) 由三國代表及法蘭西民族解放委員會代表組織之，又因義大利問題涉及希臘，南斯拉夫兩國利益，故亦得派遣代表參加，解決各項問題，並擬定調整協約國對義大利政策之方案。協約國對義大利政策，仍以根除法西斯主義為基礎，而須設法恢復義大利民主主義。

(七) 對於奧地利，三國亦以恢復其獨立為己任。三國並發表宣言，鄭重聲明，三國願望奧地利自由獨立，並予奧地利人民以便利，俾能覓獲政治的經濟的安全。惟奧國站在德方參戰不能辭其咎，至最後解決時奧人所作之解放努力，均在考慮之列。

(八) 英美蘇三國會同中國發表宣言，闡明廣泛國際合作及安全制度之原則，世界各國不論大小強弱，凡屬愛好和平各國，均得參加在內，地位一律平等。

關於此項宣言，可以目為協約國作戰的最後目標，對於戰後國際政治的動向，又有極大的關係，茲將此項宣言的原文翻譯如次：

「英、美、蘇、中國，依照一九四二年一月一日協約國所發表之宣言，決定發表下開宣言，俾能廣續對德及其同盟國作戰，茲特共同聲明下開各點：(一) 四國之共同行動，其目的在對各國敵人作

戰者，應繼續組織並保衛和平及安全；（二）各協約國凡與共同敵人作戰者，對於有關各該敵人之一切問題，應和衷共濟，協力行動；（三）四國應採取一切必需措置，以防破壞向敵人所提出之條件；（四）四國認為有早日設立一共同的國際組織之必要，其目的在保障和平與安全，並以所有愛好和平各國主權平等一項原則為基礎，不論大小，凡屬愛好和平各國，均得參加為會員國；（五）四國將互相磋商，如為環境所需，當與協約國其餘各國磋商，惟及慮局部行動時，應顧及協約國之共同利益，其目的乃在保障和平安全；（六）簽約國互相保證，非戰至軸心國無條件投降，決不單獨媾和；（七）四國將互相會商，互相合作，並與其他協約國磋商及合作，俾能達到相互間的同意。簽署者莫洛托夫，赫爾，艾登，傅秉常，一九四三年十月三十日莫斯科。

這一個宣言，可以視為協約國作戰目標最明白的表示，英國首相邱吉爾在倫敦市長招待席上，會說明四強宣言的含義稱：協約國的作戰目標，最先在大西洋憲章中表白無遺，而最近莫斯科會議所發表之四強宣言，更是協約國作戰目標的說明云。親自參加莫斯科會議的英外相艾登返國後，亦向下議院報告三國會議的經過情形，涉及四強宣言稱：此項宣言殆可目為莫斯科會議重要成就之一，係由美國國務卿赫爾所提出者，赫爾在政治上的才幹，亦可於此獲一明證。此外，美國參議院通過美國戰後國際政策案，其內容亦以中，英，美，蘇四國宣言為基礎。易言之，即戰後美國將採取國際政策，與中，英，蘇各國通力合作，共同保持世界和平是也。

第九章 義大利的無條件投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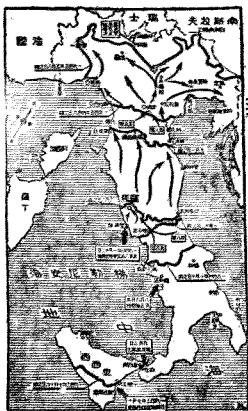
第一節 協約軍在西西里島登陸

英美聯軍在北非洲登陸，雖可謂開闢第二戰場的替身，但是與蘇聯所期望者，不啻大相逕庭。史太林於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六日發表演說，籲請英美從速開闢第二戰場，其言有曰：「德國本年在東線戰略成功的主要原因，乃在歐洲並無第二戰場，故其能將所有的後備兵集中東線，尤其在西南兩路，造成絕對的優勢。假定歐洲有第二戰場，一如上次世界大戰時的情形，則第二戰場足使德國自東線調回德軍六十師及其同盟軍二十師。果爾則今日德軍在東線將處於何種地位乎？吾人不難猜到，德軍必陷於困境」。所以英美的小規模行動，未能分去德國一大部份軍隊，實難使蘇聯完全滿意。迨至都尼西戰爭結束，蘇聯要求英美開闢第二戰場的呼聲又起，同時英美輿論界也一致主張，對於歐陸應有所行動，以挽回協約國人民的頹喪之氣。因此英美軍事當局即開始準備新的行動，俾能予軸心國以一大打擊。德國不勝英美神經戰的紛擾，亦流露出慌張的情形，除抽調大軍在德義邊界白倫山隘一帶增防而外，並在法國南部亞維濃 (Avignon) 區，設立防禦侵略總司令部，由德國名將羅美爾將軍主持一切，以防協約軍在法國南部海岸登陸。但是英美聯軍侵入歐洲大陸的可能途徑，不一而足，頗使德國有防不勝防之感。可得而言者，祇少有下列各項：(一) 進攻北歐，首在挪威登陸；(二) 直接進攻德國，在德國「潮濕三角地」(Wet Triangle)，即在斯喀基拉克 (Skagerack) 區赫里哥蘭島 (Heligoland) 以及北佛里西安群島 (The North Frisian Islands) 所構成的三角地帶登陸。(三) 越過英

吉利海峽，侵入法國西北部海岸；（四）自由法軍由特戈爾與季祿二將軍率領，自北非洲侵入法國南部海岸。（五）協約國集中海陸空三軍，在地中海中部，開闢第二戰場，即在義大利半島登陸。（六）英軍在土耳其加里波利港（Gallipoli）登陸，經由土耳其境內，攻入保加利亞。（七）聯軍在奇臘薩洛尼加港（Salonica）登陸，從而侵入巴爾幹半島。惟據義大利軍界人士的意見，協約軍不論在何處登陸，而佔領西西里島及撒丁島，殆為協約軍侵入歐陸的先決條件。同時英國首相邱吉爾在倫敦市商會發表演說，公開宣佈，「在秋葉凋落之前，地中海及其他地方，即將發生激戰。」更令人相信，協約軍採取新的行動，為期不遠了。據德方所得情報，七月初協約國在地中海，即自北非洲至敘利亞一帶，集中大軍，計有步兵四十四師及坦克車隊十五至二十師，新的戰爭迫於眉睫，使軸心國日夜不安。尤其是義大利，早已受到英美的直接威脅，加以義大利是軸心國中最脆弱的一環，英美為拆散軸心國的結合起見，早有先解決義大利的計劃，尤為英國輿論界所贊同，例如英國歷史最久的雜誌「十九世紀及以後」（*Nineteenth Century and After*）於七月份上發表一文，論及義大利問題，竟擬定了一種對義大利所當提出的「和平條件」（*Peace Conditions*）（一）交出海軍及空軍；（二）將潘得勒里亞島及其他軍略要點，讓與英國；（三）將伊斯特里亞（Istria）讓與南斯拉夫；（四）將若干小島讓與希臘；（五）放棄海外殖民地帝國；（六）裁減陸軍至僅足以維持公共秩序之數；（七）將義大利排除出列強之外；（八）放棄其在巴爾幹半島軍略的政治的經濟的地位；（九）根本消滅法西斯主義。

山雨欲來風滿樓，已有多種跡象足資徵信，義大利將為協約國進攻的目標了。緣在都尼西亞戰爭結束之後，協約國即以空軍的威力，不戰而克義屬潘得勒里亞島（Pantelleria Island）及朗貝杜薩島（Iampudusa Isl.），作為他日進攻西西里島的根據地。到了七月九日，英國第八軍美國第五軍暨加拿大

軍隊，乃在西西里島東南部喀泰尼亞（Catania）與錫拉古斯（Syracuse）兩港之間暨西部馬爾薩拉（Marsala）與特拉巴尼（Trapani）兩港之間，同時登陸。德方猝然不防，乃自義國南部急調精銳部隊戈林師團十萬人，渡過梅西那海峽（Strait of Messina），前往西西里島前線，會同義軍抵抗英美部隊。惟因事出倉卒，協約軍在西西里島登陸，並未遭遇任何困難。據美國陸軍次長潘得森（Mr. Patterson）談稱，協約軍在西西里島登陸時，損失之微



，幾乎出意料之外，協約軍佔領奧格斯泰港（Augusta）及錫拉古斯港，未經激戰，所有港口設備均完整無缺，義軍士氣，較北非尤低，義大利人民對於協約軍，莫不抱友好及合作態度，「由此可知協約軍在西西里島登陸的順利了。惟西西里戰爭，悉聽北非洲協約軍總司令埃森霍威爾將軍的指揮，英國第八軍，由蒙特戈梅萊將軍統率，美國第五軍則由巴東中將軍率領，均係英美兩國的名將，當時扼守西西里島的德義軍隊，共計四十萬人，但士無鬪志，尤其是古松尼將軍（General Guzzoni）所部三十萬人，均係老弱殘兵，不戰而退。至於協約軍此舉目的，乃在（一）調整英美蘇三國的戰略，俾能減輕東線蘇聯所受德國的壓力；（二）使西西里島不復為軸心國空軍威脅地中海航運之根據地；（三）佔領西西里島作為協約國陸空兩軍侵入歐陸之跳板（jumping board）；（四）直接威脅義大利，迫令義大利無條件投降，從而拆散軸心國的結合。所以西西里戰爭，不論在政治上軍事上心理上，均有極大的作用，協約國處心積慮，準備西西里戰爭，由來已久，誠如羅斯福總統於七月杪發表談話稱：「吾人計劃西西里島之戰，已歷一年有餘。余承認本人，向有急不可耐之皮氣，但余又不能拾

起電話聽筒，下令於一星期內，發動新的戰事。此次協約軍在西西里島登陸，共用船艦三千艘，載運英美加聯軍十六萬人，携有卡車一千四百輛，坦克車八百輛，以及大砲一千八百門。」

茲將西西里戰爭的始末，分述如下：

(一)西西里島的東南部，英國第八軍在錫拉古斯港登陸之後，即向北推進，佔領奧格斯泰港，先頭部隊攻抵喀泰尼亞平原，僅於五天之內，佔領區的面積相當西西里島十分之一。奧格斯泰一役，義國海防軍第二百〇六師，全軍覆滅，第五十四那不勒斯師，全體棄械投降。協約軍進展的迅速，雖出於意料之外，但其原因，實由於協約國擁有海空優勢所致。一俟協約軍攻佔喀泰尼亞港之後，即可進窺梅西那港。從而控制梅西那海峽，西西里島戰爭即可告一段落。協約軍開往增援，源源不絕，實力遠在守軍之上，經數次激戰之後，第八軍於七月二十日即已攻抵喀泰尼亞近郊，軸心軍乃向梅西那港撤退。

(二)西西里島西北部，美軍在馬薩拉與特拉巴尼之間登陸，向東北進攻西西里島首府巴勒摩 (Palermo)，至七月二十四日守軍向美軍投降，不戰而佔領巴勒摩城。於是西西里島戰事，進入決定階段。英美兩軍會師進攻喀泰尼亞港，亦可長驅直入，馬到成功，惟因英美欲以外交途徑解決義大利，墨索里尼適於此時辭職，義大利無條件投降，似極可能，因此西西里戰爭乃時陷於停頓狀態，至八月四日，軸心軍退出喀泰尼亞港，八月十七日，軸心軍越過梅西那海峽，撤退至義大利半島，美軍首先攻入該城，於是西西里島戰爭乃告終了。此役協約軍死傷二千五百人，喪失坦克車一百另三輛以及大砲二百五十一門。

第二節 義大利的政變及投降

西西里島戰事至其首府巴勒摩港淪陷之後，在事實上已告一段落，義國在軍事上的無能，特使軸心國大失所望，抑且使國內人民不滿墨索里尼的情緒，益趨高漲。同時協約國對於義大利又採取恐怖的轟炸政策，企圖以空軍的威力，迫令義大利屈膝，使其不得不向協約國無條件投降。美國機群於七月十九日首先轟炸羅馬，人民死傷甚衆，達一千八百人之多，羅馬警察局長哈松 (Sgt. Hanson)，亦被炸斃。因此義大利人民在空襲的威脅下，渴望和平的心理，像春水的泛濫，深入人間，幾乎不可收拾，反法西斯蒂反墨索里尼的運動，由醞釀而且體化。至七月二十四日義大利法西斯最高議會開會時，首由議長格蘭第 (Count Dino Grandi) 動議，請求國王親自統率海陸空三軍，並遵照憲法之規定，採取一切措置。此一炸彈性質的議案提出之後，使出席會議的人，尤其是墨索里尼本人，大驚失色，議員史戈柴 (Corio Secorza) 及法利那希 (Sgt. Farinacci)，相繼發言，各有所主張，討論十小時之久，至二十五日午前三時，始將此案付諸表決，除一人棄權而外，以十票對七票之多數，予以通過，事後政府發表公報稱：「法西斯最高議會於七月二十日開會，首由墨索里尼報告最近軍政局勢，旋即由法西斯大議會議長格蘭第宣讀渠與其他要人聯名提出之動議。內稱「法西斯大議會在此嚴重期間，舉行會議，當即想及我國海陸空三軍與西西里島人民英勇作戰之事實，已充分表現出義軍之英勇及其不可動搖之犧牲精神，推在研究義國內政外交局勢及軍事情形之後，認爲不惜任何代價保衛義國之統一及獨立，殆爲每一個義大利人民之神聖責任。故在此危急之秋，義國人民在精神上物質上保持統一，實爲決定義國國運之所繫。各政府機關均有立即恢復工作之必要，依照憲法之規定，將各項工作及責任，分配與國王政府議會以及所有職業團體。茲特請求國王，遵照薩伏亞皇室條例第五條之規定，應即親任統率海陸空三軍。」

墨索里尼遭此意外的打擊，唯有自動辭職下野，並被監禁，喪失行動自由。義王愛麥虞跟三世除

親自統率海陸空三軍而外，並任命義國宿將巴杜格里奧上將 (Marshal Pietro Badoglio) 爲內閣總理，全國宣佈戒嚴，着手改編法西斯民團 (Fascist Militia)，任命亞梅里尼將軍 (General Quirino Arnellini) 爲民團司令，併入正規軍隊，接受巴杜格里奧將軍之指揮。惟在政變之後，義大利政局動盪不定，急待政府設法定。巴杜格里奧政府乃於七月三十日舉行第一次內閣會議，通過重要議案多件：(一) 廢止法西斯最高議會使義大利恢復憲政；(二) 在戰爭期間，禁止人民組織任何政黨，故人民不得攜帶黨旗黨徽；(三) 解散法西斯黨，將一九二八年十二月九日所頒佈之法律，即規定設立法西斯最高議會者，明令廢除；(四) 解散法西斯職業議會，俟至戰爭結束四個月之後，改選衆議院議員；(五) 對內政策：(1) 釋放政治犯；(2) 逮捕法西斯黨負責人員，以防其逃出國外；(三) 新聞政策：(1) 各報一律不得檢討過去；(2) 不得攻擊墨索里尼及法西斯主義；(3) 不得再討論戰爭之繼續問題；(4) 對於新政府不得過分歌功頌德。(四) 外交方面：新任外長古里格利亞 (Baron Raffael Guariglia)，係義國駐土耳其大使，與軸心國方面素有聯絡，而自土京返國就任外交之職，必有與英美外交人員接觸之機會，藉此明瞭協約國對義態度，然後再決定外交方針，自屬最爲適當。

巴杜格里奧將軍雖在暗中與協約國進行談判，但在表面上仍裝着作戰到底的樣子，使一般人士墮入五里湖中，對於義大利政局，看不清楚。義大利既欲廢續作戰，爲何要迫令墨索里尼辭職，又爲何要肅清法西斯蒂而走上民主的途徑呢？這是一個猜不透的啞謎，就是在德國當局，也莫明其妙，德國外長里賓特洛甫及陸軍參謀長季德爾爾上將於八月初旬，在德義兩國邊界，與義國外長古里格利亞暨陸軍參謀安勃洛希奧將軍 (General Ambrosio) 會晤時，古里格利亞外長猶一再聲明：義國廢續與德國聯肩作戰，並履行義國所負之國際義務，希望德國諒解。初不料巴杜格里奧將軍，早已通知英美軍事當

局，一俟協約軍在義大利半島登陸之後，渠即願加入協約國陣線。

巴杜格里奧將軍代表，分別在里斯本及馬德里兩地，與英國大使剛倍爾（Sir Ronald Campbell）及霍爾爵士，接洽投降事宜；惟因英美蘇三國堅持義國須「無條件投降」，而義國猶盼望光榮的和平，因此發生了許多困難與障礙，使義大利政局一時不能明朗化。協約國民衆，更莫明其究竟，對於義大利的動向，益感焦急，英國上議院於八月中旬開會討論戰局時，政府發言人克蘭朋勳爵（Lord Cranborne）也只能說：英美對於義大利新政府之態度，爲蘇聯政府所完全贊同。協約國在對義作戰中所採取之任何措置，均隨時通知史太林，目下戰事的緩和，非出於軍事的，而係政治的原因云。絃外之音，不言可知。八月下旬邱吉爾前往加拿大奎倍克，與羅斯福總統會晤，商討對義態度，外界人士綜合各方情報，亦可知義大利遲早必將棄戰言和，現所成問題者，不過是條件上的爭執而已。德國當局惴惴不安，亦日益露骨，飭令德國駐義代辦賴恩（Mr. Raab）訪問義國當局，查明義國真正意向。賴恩奉命後，於九月一日訪晤義外長，並立即電告柏林，內稱「本日會晤古里格利亞外長，渠正式表示，巴杜格里奧政府決不投降，並繼續與德國駢肩作戰，余將竭力與義國軍界人士接洽，務使此項決心，得以實現，且使德義兩國軍事合作，更加密切，更加具體」云。由此可知，身在羅馬的德國代辦賴恩，對於巴杜格里奧將軍在暗中接洽投降，完全不知情。且絕對相信古里格利亞外長之言，毫不懷疑。迨至九月三日英國第八軍於拂曉時，在高空軍掩護之下，渡過梅希那海峽，在義大利南部海岸實行登陸，巴杜格里奧將軍履行諾言，其代表在西西里島與埃森霍爾將軍簽訂停戰協定，惟其時羅馬尚在德軍控制之下，不得不保守秘密，爲安慰德國計，巴杜格里奧將軍乃延見德國駐義代辦賴恩，向其保證義國軍民永不屈服，其言有曰：「余爲巴杜格里奧將軍，將以行動使君相信，殆無不可信任余之處。義國人民渴望和平，自不待言，尤其是一般婦女，但在吾人，當將繼續作戰，永不投降。」賴恩聞

奮，深信不疑，乃電告政府，勿信外界流言。九月四日又訪晤義國陸軍參謀長安勃希奧將軍，亦獲得同樣印象，電告德國外交部稱：「安勃希奧將軍對於德國人士不復相信德義同袍，深表不滿，並力言渠仍具有賡續共同作戰之真實願望，請余要求德國軍界人士，應即加緊交換意見，渠之所為，使余發生一種印象，渠欲使吾人對於義國繼續聯肩作戰之決心，相信毋疑。」至九月八日義大利投降的消息，愈傳愈盛，德國代辦見形勢不佳，心知不妙，爰乃覲見義王愛麥虞限三世，義王也伴稱賡續與德國聯肩作戰，決不中途屈服。據賴恩代辦報告政府稱：「就余初次覲見義王之便，即與義王討論一般軍事局勢，渠謂對於東線戰爭之發展，甚為注意，對於德軍之作戰精神以及士兵之傳統組織，深為欽佩，不幸義國軍隊從未能及此，深感慚愧；至於義國政局，希望德國政府能相信巴杜格里奧政府及義國軍隊之好意及忠忱，過去數日已開始忠實合作，不久在軍事上即能產生效果。義國決不投降，預料若干困難之處，即可完全解決，巴杜格里奧將軍係義國名將，忠勇過人，曾參加壓制左翼活動。最後義王又重言聲明，義國實具有與德國繼續作戰到底之決心。」直到八日正午，美國正式宣佈義軍投降的消息，各無線電台均廣播這一個驚人消息，德國代辦賴恩於午後五時三刻，也收聽到了這一個消息，如大夢初醒，立即用電話詢問義國陸軍總司令羅加泰將軍（General Rocca），接獲的答覆是：「此乃紐約消息，係英美宣傳之詞，憑空捏進，不足為信，余本人對此，當不能接受，且極憤慨」，賴恩代辦半信半疑，但亦無可奈何，只能靜待時局之發展。未幾賴恩又聽到同樣消息，再用電話詢問外交部代表羅沙（*Dr. Rossi*），渠亦口口否認，並謂「義國外交部對於英國所發出的欺人之言，將正式予以否認」。

但是到了午後七時，消息傳遍了全世界，義國當局對此，再也不能自欺欺人，隱瞞德國了，因此古里格利奧外交長乃請德國代辦往訪，告以實情，賴恩代辦受了義國當局之欺騙，一怒而去，實在是

現行大戰中的一幕滑稽劇，據賴恩代辦電告柏林稱：「八日七時，訪晤義國外長，羅沙大使時亦在座，古里格利奧對余宣稱：「茲余正式通知閣下，巴杜格里奧將軍鑒於軍事局勢之無望，不得不要求停戰」。至此余答曰：「此舉實違背諾言」。因此義國外長又曰：「余對於違背一字，表示抗議」。余又答曰：「余並不責難義大利人民，但對於不顧名譽之人，不得不表示不滿，余必須告知閣下，此次違背諾言，將為義大利歷史上一大重擔，本日國王語余，義國將繼續作戰，並信守前所提供之諾言，即在巴杜格里奧將軍，亦會提供同樣之諾言，但至此際，余知國王之言以及巴杜格里奧將軍之言，均不可信矣」，至此余乃不別而去。」

時局發展到此地步，義國政府不能再保守緘默，因此正式發表公報稱：義大利政府認為「廢續與實力優越之敵人作不平等的鬭爭，實為不可能之事；爰乃向英美美聯軍隊司令埃森威爾將軍，要求停戰，已蒙接受，是以各地義國軍隊，應即停止反對英美之一切敵對行動；惟我軍倘自他方遭受襲擊，則當起而自衛」云。九月三日簽訂之停戰協定，亦由華盛頓，倫敦兩地同時宣佈，其內容如次：

- (一) 義大利海陸空三軍立即停止一切軍事行動。
- (二) 科西嘉島及義國全境包括各群島與本部，一律交與協約國，作為協約國作戰之基地及其他用途。
- (三) 將在各戰區之義國海陸空三軍，立即調回義大利，對於現行戰爭，完全不參加。
- (四) 停戰協定之條件，使義大利負有義務，不得不竭盡所能，使德國不能有利利用義國以進攻協約國之任何可能性。

(五) 義大利境內所有飛行場及海軍根據地，均歸協約國使用。

(六) 義大利海空兩軍立即開往協約軍總司令所指定之地點，關於解除武裝之詳細辦法另訂之。

(七) 協約軍總司令為協約國利益計，得在義大利領土任何一部份，設立協約國軍事行政機關。

(八) 協約軍總司令對於解除武裝，遣散軍隊，以及拆除防務等事，均有獨裁之權力，並得採取渠認為必要之任何行動與措置。

(九) 協約國之戰爭俘虜及所有被拘禁之人，均應立即交與協約軍總司令；不得將其中任何一人移往德國。

(十) 其他政治的經濟的以及財政性質之條件，日後得隨時通知義大利遵行。

(十一) 上開各項條款，在未經協約軍總司令同意之前，不得對外發表；又此項文件僅以英文本為有效。(Shanghai Times Sept. 14, 1943)

第三節 墨索里尼的獲救

義大利無條件投降後之局勢，最惹人注意者，殆有二事。一為義大利的軍艦如何處置，二為墨索里尼的出處問題。關於前者，英美正式宣佈義大利投降一項消息之後，英國地中海艦隊總司令克寧漢將軍，即發表廣播演說，要求地中海內的義國軍艦，立即駛往直布羅陀港，特里波利港，馬爾泰港，海法港以及亞力山大港，聽候發落；至在黑海中的義國軍艦，則駛往蘇聯各港口。所有義國商船，凡在愛琴海黑海以及其他各海者，倘受德國威脅，或有被德方捕獲之虞者，應即自行鑿沉或炸毀。因此義國軍艦乃遵命駛往克寧漢將軍所指定的地點，自泰蘭多港馳往馬爾泰港者，計有戰鬪艦「安特萊亞」號 (Andrea) 「杜萊亞號」 (Dorea) 「基利奧」號 (Giulio) 及「塞薩爾」號 (Cesare) 四艘，巡洋艦「龐貝奧」號 (Pompeo) 「馬格諾」號 (Magna) 「呂伊奇」號 (Luigi) 及「加杜那」號 (Cadorna) 等七艘，驅逐艦「達萊加」號 (Darecca)。另有戰鬪艦「薩伏亞」號 (Eugenio de Savoia)

自斯比齊亞港 (La Spezia) 駛往馬爾泰港。駛往直布羅陀港者，計有輕巡洋艦二艘，驅逐艦二艘，輔助航空母艦二艘。但據德方消息，義國軍艦自斯比齊亞港逃去之後，在撒丁尼亞與科西嘉兩島之間，企圖襲擊德國商船，被德國空軍擊沉戰鬪艦一艘巡洋艦一艘，另有戰鬪艦巡洋艦驅逐艦各一艘受傷。不問這一個消息是否確實，但是義國的海軍已全部解決了。軸心國方面在義國軍艦投降之後，曾謂英美海軍不能使用義國軍艦，這是一個技術問題，自不難解決，無論如何，義國海軍的投降，即使不能增加協約國的海軍實力，但是稱霸於東地中海足以威脅英國航運的勁敵，從此已不復存在了。英國可以從地中海抽調出一部份軍艦至別的戰場作戰，殆無疑義了。至於義大利的商船，自行鑿沉的，不一而足，例如大郵船「雷克斯」號 (Rex) 鑿沉於特里斯脫港，華貴郵船「薩伏亞」號 (Conte de Savoia) 則在威尼斯港鑿沉。寄棧在上海黃浦江上的義國郵船「康特凡爾第」號 (Conte Verde)，無法衝出敵人的範圍，也只好自行鑿沉，演出一幕悲壯的慘劇。

至於巴杜格里奧政府投降後之軍政大局，因羅馬尚在德軍控制之下，義方宣佈羅馬為不設防城市，乃在誘騙德軍退出羅馬，故德軍聞及義國投降消息後，立即回師進攻羅馬，其時協約軍僅在那不勒斯港登陸，一時不能攻抵羅馬，與義國聯肩抵抗德軍。又因義國坦克車隊二師及步兵五師，均被德軍解除武裝，羅馬乃入德軍手中，巴杜格里奧將軍以情勢危急，乃借「出巡」名義，潛離羅馬，而至西西里島首府巴勒摩，設立政府。倫敦泰晤士報評論德軍佔領羅馬稱為「大膽的一擊」 (Bold Strike)。義大利法西斯黨徒在德國的卵翼之下，乃得以繼續存在，仍以墨索里尼的名義，在義國北部某地，設立國民法西斯政府 (National Fascist Government) 並發表宣言，指謫巴杜格里奧將軍的賣國行為，其文有曰：「巴杜格里奧將軍已有叛國行為，義國法西斯政府，對於負戰敗責任之叛徒，將予以嚴懲。吾人亦將竭盡所能，使義國置身戰爭之外，但須使國家光榮，不受任何影響；並須保證

義國人民之將來生活。全國將士乎？切勿服從叛徒之偽令。」於是義大利也就走上了她拉丁姐妹花法國的危運，分裂爲兩派，互相殘殺，不惜將義大利半島淪爲大戰場。但是法西斯政府與巴杜格里奧政府對立之中，最令人關切的，就是墨索里尼的行踪。他在七月二十五日辭職之後，即爲巴杜格里奧將軍拘禁在撒丁島北端的桑且馬格達勒那小島（Santa Margalena）上，至八月二十八日移解義大利中部亞勃魯齊山（Abruzzi Mountain）格蘭薩沙高峯（Gran Sasso）的古堡裡，由憲兵數百名，日夜輪流看守，並奉有巴杜格里奧將軍之命令，倘有營救墨索里尼的任何企圖，即將其槍殺。墨氏幽居古堡中，亦知早已絕望，埋頭寫作，爲其本人辨護，不負此次戰敗之責任。殊不料有德國衝鋒隊長，獲悉墨氏被拘禁的地點之後，即乘坐飛機前往義國中部偵察，查明遺高及二千九百公尺的高峯的地理形勢，乃決定於九月十二日設法營救墨氏。渠於是日午後二時十分，率同傘兵九名，至格蘭薩沙高峯降落，先佈置一機關槍陣地，作爲退身之計，然後率領傘兵兩名，各執自動手槍，衝入古堡，首先破壞無線電台，以隔絕守兵與外界的交通，其時德國傘兵陸續降落，並携有重兵器。渠更有持無恐，乃衝入墨氏之臥室，以手槍指守兵高呼曰「舉手」，守兵猝不及防，倉惶失措，均舉手投降。因此墨索里尼乘坐德機而出，這一幕富於戲劇性的話劇，由此告終。

墨索里尼脫險之後，乃與希特勒會晤，並休息數日，於九月十五日就任法西斯黨最高領袖之職，同時頒佈命令五道：

（一）自一九四三年九月十五日起，余就義大利法西斯黨最高領袖之職，此致全國同志。墨索里尼」。

（二）「自即日起，本黨改名爲共和法西斯黨（the Republic Fascist Party）並任命巴伏里尼（Alessandro Palolini）爲共和法西斯黨臨時祕書長。墨索里尼」。

(三)「余本日命令所有軍事的政治的行政的學校的以及其他一切的人員，凡為投降政府所免職者，一律立即復職，照常視事。墨索里尼」。

(四)余命令本黨各級黨部，在下列情況之下，立即恢復：(1)德國軍隊凡在義大利境內與共同敵人作戰者，應視為同志，予以協助；(2)對於人民應在精神上物質上予以助力；(3)本黨黨員在此次事變中所抱態度，應予以追究，倘有懦弱叛亂之行爲者，應予以嚴懲。墨索里尼」

(五)凡為國家安全所設立之民團以及其他一切部隊，余命其立即恢復。墨索里尼」。

至九月二十八日，義大利法西斯共和政府舉行第一次內閣會議，由墨索里尼主席，通過重要議案五件：(一)解散義王愛麥虞根三世所任命之參議院；(二)遷都義大利北部某地，以保持羅馬為不設防城市之狀態；(三)仍信守德義日三國同盟條約；(四)廢續與德國駢肩作戰；(五)努力復興工作，以恢復義大利過去之光榮。翌日墨索里尼就義大利法西斯共和國家元首之職，並發表命令如次：「一九四三年九月二十六日之宣言，業經內閣會議批准，是以新共和法西斯國家業已成立，惟其職權，須得將來召集之國民大會核准，在國民大會開會之前，余暫攝新共和法西斯國家元首之職務。墨索里尼」。

從此義大利也和法國一樣，有了兩個政府，這一對拉丁姊妹花，在這一次大戰中遭到同一的厄運，殊堪浩歎。

第四節 羅馬的解放

自西西里島戰事結束之後，海通社軍事記者塞多利奧斯 (Ludwig Sartorius) 即預料到協約軍將在義大利南部西岸登陸，其地點不外乎那不勒斯與勒翁恩 (Ischlorn) 兩港，從而侵入義大利的亞奔寧

山脈，時隔三星期，協約軍果然於九月九日在那不勒斯港附近，實行登陸，德方早有準備，當即發生大戰。惟在該處登陸的協約軍，以美國第五軍為主體，銳不可當，於擊潰德軍抵抗力之後，即佔領那不勒區的德軍陣地，同時美軍又在伐多登島 (Isle of Ventotene) 登陸，守軍不加抵抗，即向美軍投降。此在英軍，則於九月十二日在義大利海軍根據地泰朗多 (Taranto) 港登陸，並未遭遇何種困難，即佔領該港的一部份，按協約軍在義大利南部登陸，是協約國預定的計劃，據羅斯福總統表示，此項計劃，遠在卡薩勃朗加會議，即已擬就，迨至奎倍克會議，又繼續商定軍略計劃，作最後的決定。德國方面自西里島戰事發生之後，即在義大利中部採取預防措施，七月下旬羅馬政變，德軍一舉而佔領羅馬，並未發生何種困難，並積極在羅馬之南，尤其在薩勒諾 (Salerno) 港一帶，佈置防禦工事。由凱士林將軍 (Field Marshal Albert Kesselring) 統率精銳部隊，扼守要塞。美國第五軍在該處登陸後，曾遭遇德軍堅決抵抗，幾乎有被擊退至海內的危險，幸賴第五軍軍長克拉克將軍 (General Mark Clark) 指揮若定，不惜任何代價，死守海灘陣地，等待英軍自南方開到增援，當時情勢，千鈞一髮，非常危險，據美國陸軍部長史汀生談稱，「此役殆為地中海戰爭中最危急之一幕，其結果尚在平衡中。目下我軍陣地，仍極嚴重。協約軍與軸心軍雙方，損失均重，可謂勢均力敵，不相上下，惟德軍利用內地交通線，頗能迅速調到生力軍增援。」





可是苦戰一星期後，至九月十八日英國第八軍由蒙特戈美萊將軍率領，自南而北，攻至薩勒諾區，與美軍取得聯絡，因此一戰而定，乃獲得空前大勝，使德軍不得不為「縮短陣地」而退。

，見伏爾都諾河（Volturno R.）流域，崇山峻嶺，愈北愈高，吾人須時時刻刻作攀山越嶺之戰鬥，故在我軍攻抵羅馬之前，必須經過堅苦之血戰。此在英軍當局，也認為戰爭前途不容過分樂觀，據英軍司令亞力山大將軍於十月下旬向報界談稱：「戰爭進行，尙稱順利，但其進展之速，自不能完全如吾人之意。我軍攻勢之目標，端在攻取羅馬，吾人應竭盡力之所及，俾能早日攻抵羅馬。惟通往羅馬所有道路，均已安置地雷，橋樑亦被炸毀，再加地理上的困難，將來戰事，似為非常艱苦之鬭爭，德

協約軍獲此勝利之後，即重行配備，繼續北進，企圖奪取羅馬。惟因天時地理種種客觀因素，此項工作實非易事。美國財政部長毛根曹於視察義大利前線之後，發表談話稱：「美國人民對於戰事，過於樂觀，待至余返國之後，將以此項苦難工作仍在目前，告知國人，余在義大利前線視察

業已瞭然協約軍佔領義大利，必須償付如何重大之代價，故在義國北部準備佈置堅強陣地。預料我軍爲爭取義國其他部份，勢將發生苦戰，殆無疑義」。至於德方在義北佈防的情形，據羅美爾將軍談稱：「義國北部沿海，築有堅固工事，足以防範任何登陸企圖。各軍略要點，均築有防禦坦克車之工事，海濱要衝，亦設有堅強之碉堡，內置有機關槍陣地。此在砲兵陣地，則置有高射砲陣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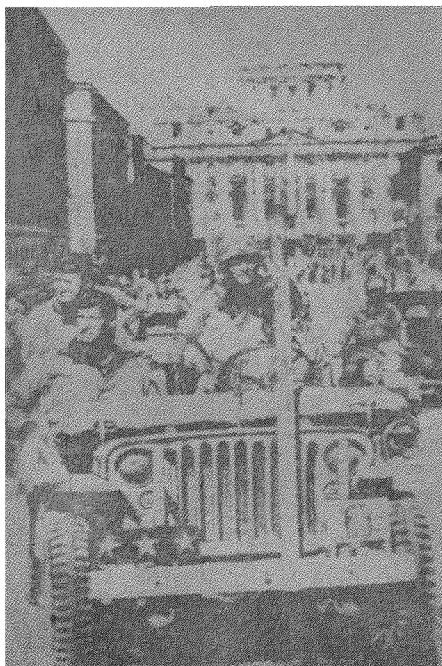
一九四三年的冬季，義大利戰事陷於膠着狀態。協約軍雖然廣續向北推進，但是進展甚微，誠如新任英國第八軍軍長李斯將軍 (Lieutenant-General Sir Oliver Leese) 談稱：「協約軍在義大利前線，一步一步向前推進，業已瞭然前往羅馬之路，較吾人所希望者尤爲遼遠，義國南部之英軍現已遭遇到最嚴重的問題，因此協約國欲打破義大利前線的僵局，則非在別處登陸不可。所以到了一九四四年一月杪，協約軍乃在蒂勃河 (Tiber River) 口之南納都諾 (Nettuno) 及安齊奧 (Anzio) 兩港，實行登陸，該處德軍雖沒有非常堅固之新陣地，但因協約軍在海軍砲火掩護之下登陸，當易奏效。英美人士咸以協約軍此舉，必能切斷德軍防線，足使羅馬早日陷落。可是事實與理想，大相逕庭，經德軍大舉反攻之後，協約軍不勝受其壓迫，乃退守海難陣地，與德軍作殊死戰。二月十二日羅斯福總統與海陸空三軍將領會商義大利戰局之後，出見記者亦承認納都諾區戰事激烈，協約軍陣地嚴重。據美國陸軍次長潘特遜 (Robert Patterson) 談稱：「德軍在大批坦克車掩護之下，大舉反攻，協約軍不勝其壓迫，已不得不放棄若干陣地，德方攻勢，非常凶猛。協約軍所受威脅，不容輕視，德方已自義大利北部調到大批生力軍增援，包括坦克車大砲及飛機無算。」英國廣播電台亦由軍事評論家加特 (Thomas Cadet) 發表演說稱：「此次協約軍在納都諾港登陸，不容吾人期望義大利戰事能迅速結束。緣以敵方並未按兵不動，吾人又將遭遇堅苦之戰爭，現有各種現象，足資證信，大戰刻正開始，在義大利所發生之事，均足爲吾人將在他處發動水陸戰爭 (Amphibian War) 之教訓。」

納都諾區戰事雖極嚴重，但是協約軍實力充足，對付敵軍而有餘。同時依照英美方面的作戰計劃，由納都諾港北上攻佔羅馬，不惜任何代價，勢在必行，所以該處戰事，不容悲觀。邱吉爾首相因國人對於義大利戰事咸表失望，乃於二月十二日向全國人民發表廣播演說，其言有曰：「安齊奧海灘陣地之軍事形勢，並不像協約軍總司令部以外人士所稱之危險，目前實無悲觀之理由，協約軍在義大利前線，軍械優於敵人，尤其是大炮及坦克車之多，遠在敵人之上。」

德軍最堅固的陣地，厥爲加希諾（Castello），協約軍欲進窺羅馬，亦必先佔領加希諾城及加希諾山。三月中旬協約軍即用大批飛機，集中轟炸加希諾之德軍陣地，俾能擊潰德軍抵抗力，惟德軍憑山地的天險，陣地鞏固，非空軍所能擊潰。可是到了五月中旬，開闢第二戰場的呼聲，甚囂塵上，德方不得不不在西歐海岸，從事防禦工事的建設，而忽視義大利的戰事，而協約國方面又慣用所謂「神經戰」（War of Nerves）使德方防不勝防，因此削弱了義大利境內之德軍實力，協約軍乃乘機大舉進攻，至五月二十五日德軍後退，扼守安齊奧至加希諾之北一線，自此德軍有退無進，並在各戰區採取其所謂「避不接觸運動」（Disengagement Movement）乃自希斯特那（Cisterna）退守伐勒特里（Velletri），英美聯軍相繼攻克塞普拉諾（Ceprano），亞普里里亞（Aprilia）等地。至六月初，協約軍又在坦克車及飛機掩護之下，發動最後次的攻勢。美國第五軍即於六月三日攻入伐勒特里城，離羅馬僅十公里。

當羅馬告急之際，英美準備「侵歐」（Invasion of Europe）業已就緒，大有山雨欲來風滿樓之勢，因此德國不得不作放棄羅馬的打算，而抽調出一部份軍隊到西歐去，防禦協約軍登陸，故德方於六月五日宣佈退出羅馬。公報內稱：「因戰事重心移轉，戰線已移近羅馬，使世界上最古的文化中心，亦有陷爲戰場之虞。爲避免此項危險計，德國元首爰乃命令德軍向西北撤退，惟對於義大利戰事，仍

當以不可動搖之決心，磨績進行，以達到擊潰敵軍攻勢之目的，與我同盟國獲得最後勝利。但勝利的先決條件，乃在我國與義國暨其他同盟國通力合作，將使敵人潰退。」義軍首先攻入羅馬，



未遭遇任何抗抵，於是歐洲第一個軸心國京城乃落入協約軍手中，軍心民氣，為之一振。六月六日協約軍在法國北部海岸實行大規模的登陸，使德國措手不及，更不得不放棄義大利，因此協約軍乘勝北進，如入無人之境，六月八日義軍佔領羅馬北面四十英里之勃拉希安諾（Bracciano）十一日又攻克維特波（Viterbo），並渡過福利亞河（Furia R.）迫近波爾塞那湖（Lake Bolsena）德軍有退無進，幾乎在義大利站不住足了。

性，不復為世人所重視了。西歐的戰事愈演愈烈；東線蘇聯也發動大規模的夏季攻勢，因此義大利戰事也就失去了她的重要

第十章 協約國的戰略問題

第一節 蘇聯要求第二戰場

自從法國棄戰言和之後，希特勒即移師東侵，德蘇戰爭由此爆發，德軍閃電攻勢，在最初數月之中，勢如破竹，幾無法遏制。及至太平洋戰爭發生，美國亦向德國宣戰，於是歐亞戰爭擴大為世界大戰。惟在西歐，因法國的退出戰場之故，除有遊擊隊的小接觸而外，戰事陷於完全停頓狀態，德方乃得以全力集中在東線，與蘇聯軍隊作殊死戰。因此蘇聯方面以紅軍的失敗，歸罪於西歐沒有戰事，乃要求英美在西歐開闢第二戰場，以分散德軍的主力，而減輕紅軍所受的壓力。這是蘇聯要求開闢第二戰場的由來。一九四二年六月下旬英首相邱吉爾第三次訪問華盛頓，與羅斯福總統會晤，亦曾討論第二戰場問題，事後官方發表公報稱：「英相邱吉爾與羅斯福總統此次進行談話，歷時一星期之久，總統與首相二人，曾就協約國在各大陸各海洋作戰所發生之各項主要問題，加以全面的研求，對於敵方所佔優勢，莫不知之甚諳；對於敵人的實力，從未估計過低。並在此次談話過程中，完全計及敵人之實力與資源，今後英美兩國定當竭盡所能，加緊戰時生產，且鑒於戰線之漫長，深知調動軍隊及輸送軍械，實為協約國所當應付各項主要問題之一，加以軸心國從事潛水艇戰爭，使我方商船蒙受重大損失，是以今後兩國應作最大之努力，以發展造船工業，至於蘇聯軍隊之英勇抗戰，英美兩國實深欽佩。」

英美的輿論界，對於此一問題，可分為三種不同的見解。（一）同情蘇聯英勇抗戰的人們，咸以為在西歐開闢第二戰場以減輕蘇聯在東線所受壓力，刻不容緩，估計協約國所可調動的商船總噸位當在

四千五百萬噸以上，有如此龐大的運輸力量，用於運送遠征軍及其所需軍械至歐陸作戰，綽綽有餘。（二）穩健派對於開闢第二戰線則採取謹慎態度，認為開闢第二戰場，若欲奏效，至少需要二百萬兵力，三百萬噸商船，以目下情形而論，遠非協約國所能勝任。（三）空軍制勝論者認為侵犯歐陸，亦可以空軍爲之，即利用英美空軍，大規模轟炸德國工業區，不謹可以挽救蘇聯，且可左右戰局之最後發展。

在英美人士之中，以第一派最佔勢力，東線戰局愈危急，蘇聯的呼聲愈迫切，英美人士爲此奔走呼籲也愈烈。惟在一般頭腦冷靜的人們眼中，軍事問題應由軍事專家決定，不能在政治上施以任何壓力。開闢第二戰場的問題，並不是一個單純的問題，其中最困難的一點，厥爲運輸問題。據專家的估計，協約國在西歐登陸，如欲奏效，必須有二百萬大軍，軍隊運送，既需船艦；姑置勿論，即在登陸之後，各項軍需品源源運往，亦需要船艦；單以此項而論，需要商船三千萬噸，而協約國在大西洋，實在沒有如許商船，可資調動，何況軸心國的潛水艦在大西洋中，出沒無常，更是一種嚴重的威脅。美國民主黨參議員戴廷斯（Senator Tidings）曾向報界發表談話稱：『英美兩國將領均贊成在歐陸開闢第二戰場，惟在此種大規模戰爭發動之後，苟不能予以支持，則英美兩國勢將再度遭遇「鄧寇克撤退之命運；果爾則協約國之處境，必較目前尤爲困難。故英美對於此種冒險行動須有相當把握而後可。』這種說法，正可以代表英美軍政當局的見解。因此開闢第二戰場之說，雖然甚囂塵上，但是終難見諸事實，使蘇聯當局更加焦急，一九四二年六月間莫洛托夫訪問英倫，曾正式提出開闢第二戰場的要求；及至八月間，邱吉爾訪問莫斯科與史太林會晤時，史太林亦曾力言在西歐開闢第二戰場的迫切。但是也未能使英美兩國立即有所行動，因此全世界的輿論鼎沸，史太林於十月四日向美國記者發表書面談話稱：「本人公務繁忙，未克與諸君謀面，深以爲歉，茲將諸君所提出之各項問題，答覆如

次：（一）諸君問蘇聯輿論對於第二戰場問題，有何見解？余答曰：蘇聯輿情對此，極端重視。（二）諸君問協約國援助蘇聯，效力如何？擴大援助時有無可以改進之處？余答曰：若以協約國之援助與蘇聯所用以對抗敵人者相比較，則協約國之援助效力甚微，至擴大此次援助時，其唯一要點，厥為協約國充分並及時履行其接受之義務。（三）諸君問蘇聯抗戰實力如何？余答曰，余以為蘇聯抵抗德國侵略者之實力，較之希特勒德國或其他侵略者之征服能力，實有過之而無不及也。」

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初，英美決定採取非洲第一（Africa First Policy）之政策，擬先將軸心軍逐出非洲，以解除埃及之危險，從而保護英國在地中海之生命線；但史太林對於這個取巧辦法，猶不能認為滿意，堅持英美在北非登陸並不是開闢第二戰場，十一月六日史太林發表演說，向英美呼籲開闢第二戰場。其言有曰：「本年德軍在東線仍能處於主動地位，並能獲得具體的成就，吾人對此將如何加以解釋乎？推原其故，始因德國及其同盟國能將其所有後備兵調至東線作戰，在一方面造成陸空兩軍的優勢，有以致之，苟非然者，德軍即不能在東線獲得任何成就，但德國如何而能集中其後備兵於東線乎？實因歐洲並無第二戰場，故其集中全力在東線作戰，絕無後顧之憂，是以德國本年在東線戰略成功之主要原因，乃在歐洲並無第二戰場，足使其將所有後備兵集中東線，尤其在東南方面造成絕對優勢。假定歐洲有第二戰場存在，一如上次世界大戰，則第二戰場將使德國自東線調回德軍六十師及其同盟軍二十師，果爾則今日德軍在東線將處於何種地位乎？吾人不難猜到，德軍必陷於困境；不寧唯是，抑且今日將為德國法西斯軍隊末日之開始，紅軍決不致防守現有陣地，而將移至普斯戈夫（Pskov）明斯克，什多米暨奧德薩等地矣。此事所以未能發生者，實因歐洲無第二戰場所致也。世人常問，歐洲終將開闢第二戰場乎？吾人答曰然，遲早必將見諸事實，匪特吾人需要第二戰場，抑且我協約國亦需要之，況其迫切之情，以視吾人，有過之無不及。良以我協約國不能不明瞭自法國停戰

之後，即無第二戰場以反對納粹德國，結果所屆，將使愛好自由各國（包括協約國來身在內），均蒙受不利影響。」

英美聯軍在北非洲登陸之後，蘇聯的呼聲稍趨緩和。及至一九四三年六月都尼西亞戰爭結束之後，要求英美開闢第二戰場的呼聲又起，同時英美輿論界也一致主張，協約國對於歐洲大陸，應有一致行動，一則可以挽回協約國人民的頹喪之氣，另則稍可安慰蘇聯人民的心理。當時大有山雨欲來之勢，德方亦在各處戒備，以防不測。可是英美的戰略，仍以小心謹慎爲上策，不欲貿然作大規模的軍事行動，故決定以義大利爲新行動的目標，協約軍及於七月九日在西西里島登陸，揭開義大利投降的活劇，最後英美聯軍與軸心軍相持於義大利南部，戰事膠着，難有急轉直下的希望。這種行爲，使蘇聯方面發生一種錯覺，認爲英美對於現行大戰，極力設法避免作重大的犧牲，更沒有冒險精神，不顧一切，予德方的致命的打擊，所以不願在西歐開闢第二戰場，僅在北非登陸，西西里島登陸及在義大利登陸；而在作戰的過程中，又不願以武力取勝，常以政治手段謀得軍事上的成功。這種辦法，自不能謂澈底，北非如是，義大利亦復如此。在犧牲最大的蘇聯軍民的眼中，當然要認爲極大的不滿，因此蘇聯與英美在軍略上發生了極大的誤會，苟不設法消除，則對於大戰的前途，將發生惡劣影響，因此英美蘇三國舉行會議之說，由此而生，一九四三年八月杪，邱吉爾首相前往加拿大聯邦奎倍克(Quebec)與羅斯福總統會晤，雖以遠東對日作戰爲主題，但亦會討論及第二戰場問題，公報中會稱，「除籌備與蘇聯舉行三國會談而外，並將吾人對於與德義兩國作戰所通過之決議，詳細電告蘇聯政府。」於是

一般政論家咸盼望英美蘇三國會談早日舉行，將蘇聯與英美兩國間的誤會與蒂芥，一掃而空，當時蘇聯與英美意見不合的地方：有下開各項：（一）關於第二戰場問題，蘇聯朝野一致要求，倒如紅軍機關報紅星報載稱：「唯有在西線，始能擊敗德國，按之第一世界大戰所獲得之經驗，可以證明行現大

戰唯有在西歐開闢第二戰場，始能獲勝。』但是美國陸軍參謀長馬歇爾將軍評論蘇聯堅持開闢第二戰場一事稱：『蘇聯對於水陸戰爭（Amphibian Warfare）之技術問題，顯然估計太低，但在英美聯軍，曾在非洲西西里島義大利以及在太平洋，已獲得痛苦經驗。』九月八日呈報陸軍部長史汀生上校時，又力言『美國應續密準備，爭取勝利，務使吾人之性命，勿作不必要之犧牲。』這種論調，在英美人民聽來，自極歡迎，但在犧牲已多的蘇聯，當然不能贊同，戰爭非空言所能制勝，唯有犧牲才能取得勝利，這是英美與蘇聯在戰略上的不同見解。（二）思想問題，蘇聯雖已放棄世界革命的理論，並已下令解散第三國際，但是蘇維埃政體，仍屬共產主義的政府，此在英美資本主義的政府，在思想上自然站在水火不相容的地位。利害相同的時候，固然可以合作，但是這種結合，自難持久，一旦利害衝突，即瀕於破裂，這種思想上的矛盾，也是英美與蘇聯合作的一重障礙。（三）東歐及北歐問題，蘇聯要求，將波羅的海沿海各國以及芬蘭波蘭羅馬尼亞等小國，均置於蘇聯控制之下，英美倘不承認蘇聯的『軍略邊界』（Strategic Frontiers），則英美蘇三國合作，勢必破裂。反之，英美倘對蘇聯讓步，則必須放棄大西洋憲章所規定的民族自決的一項原則。實使英美兩國進退兩難。

英美與蘇聯間的矛盾既如上述，但在現行大戰中，蘇聯軍隊的英勇抵抗，對於世界戰局的貢獻最大，英美不得不遷就蘇聯，俾能同舟共濟，獲得勝利。美國國務卿赫爾首先表示，英美不論在戰時或戰後，均須與蘇聯合作，以維持世界和平，對於英美蘇三國會談，除親自前往蘇聯參加而外，並擬就一項計劃。其要點有三：（一）英美蘇三國締結一項協定，將所有政治糾紛，提交特別委員會解決之，日後其他各國亦得參加此項協定。（二）設立國際法庭，按照國際公法之規定，以解決各種爭議。（三）英美蘇三國締結防守同盟，美國前任駐蘇聯大使台維斯（Joseph Davies）前往墨西哥京城，與蘇聯大使烏曼斯基（Constantin Umanuski）會晤，為未來三國外長會議有所接洽。此在英國，艾登

外相甚至主張在領土上對蘇聯讓步，是以三國妥協是不成問題的。至於蘇聯態度，誠如美國泰晤士雜誌（Times Magazine）載稱，「蘇聯極願與英美合作，但以戰後協約國同意蘇聯通至地中海及波斯灣暨控制歐洲某區域之要求為條件，英美倘若不能接受蘇聯要求，則蘇將採取孤立政策，為所欲為，企圖控制整個歐洲了。」

三國外長會議決定於十一月二十一日在莫斯科舉行，蘇聯方面除莫洛托夫為首席代表而外，尚有伏洛希羅夫上將（Marshal K. E. Voroshilov）外交人民副委員長維辛斯基（A. I. Vyshinsky）及李維諾夫三人，英國代表計有艾登外相駐蘇聯大使寇爾爵士（Sir Archibald Clark Kerr）外次史得朗（V. Strang）美國則以赫爾國務卿羅斯福總統顧問哈里曼及國務院顧問鄧恩（D. C. Dunn）三人為代表，當時開會的情形，保守秘密，外界不得而知，據蘇聯銷路最大的新聞報載稱，三國外長會議所當討論的問題，計有下開各項：

- （一）作戰的基本問題；
- （二）設立協約國經常接觸之永久機關；
- （三）增強經濟聯系之基本問題；
- （四）戰後各項問題；有如（1）協約國對德日兩國之態度；（2）巴爾幹半島之政局；（3）各小國之地位；（4）希特勒之幫兇羅馬尼亞匈牙利暨芬蘭等國之前途。

三國外長會議至十月三十日結束，十一月一日發表公報，宣佈這次會議之成就：（一）三國同意設立確保三國政府密切合作之機關，以研究因戰事發展而引起之歐洲問題。故三國決定在倫敦設立歐洲諮詢委員會，以便提出聯合建議。（二）三國政府承認至戰爭結束之後，仍有廢續通力合作之必要。（三）此次會議儘量坦白討論所當採取如何縮短對德作戰期間之措置，乘各國軍事顧問出席會議

之便，討論若干作戰事宜。(四)三國發表特別宣言，鄭重聲明，廢續對軸心國作戰，至其無條件投降爲止。(五)以羅斯福總統邱吉爾首相暨史太林三巨頭之名義，發表聯合宣言，提出嚴重警告，在協約國准許德國任何政府停戰期間，德國人民凡爲任何屠殺案有關者，或在淪陷區執行殺戮者，均須送至該國開審，並加以懲罰。(六)恢復奧大利之獨立；(七)設立義大利問題諮詢委員會，由英美蘇及自由法國四國代表組織之，協約國之對義政策，仍以完全根除法西斯主義爲基礎。(八)中、英、美、蘇四國聯合發表關於普遍安全的宣言，確定國際和平組織的原則。

公報內容略而不詳，幸艾登外相返國後，曾於十一月十一日向下議院報告此次三國外長會議之經過情形，大意略謂，此次莫斯科會議之主要目標，乃在「縮短戰爭及澄清歐洲問題」。所得結果，實超出吾人所期望者，緣在吾人進行談判之過程中，吾人互相信任，隨之增加，使大會之工作，益加順利，故會議中途，較開始時良好，最後較中途尤佳，回顧吾人在莫斯科十五日之工作，余敢斷言，此次會議，在吾人與美蘇關係上，產生一新的諒解與信任，莫斯科會議之具體成就，實極重大。余會與史太林會晤，雙方態度之友好及互相信任，爲莫斯科會議生色不少。余相信凡出席會議之代表，莫不瞭然數百萬人民之命運，將視吾人工作之結果而定，是以吾人咸以極大之決心，力謀會議獲得最大之成功。吾人出席此次圓桌會議，以完全平等爲基礎，吾人應努力在最短期間，獲得勝利，早日結束現行戰爭，並在戰後，達到完全調整，俾能確保世界各國人民之和平生活。至於如何縮短戰爭時期，此次會議，當有所決定，唯有至吾人之共同敵人完全明瞭時，始能發表。吾人對於集體安全，中、英、美、蘇四國會訂簽一項宣言，原稿係美國國務卿赫爾所提出者，可謂此次會議最大之成就。良以此項宣言，力言四國政府在戰後仍有廢續合作之必要，故有關世界安全未來組織，吾人對於重慶政府亦爲此項宣言之簽字國，深爲愉快。關於歐洲問題，雖未能成立任何協定，但已明瞭有關係各國之意見矣。

。三國諮詢委員會不久即可成立，對於歐洲問題之解決，均得向三國政府提出建議，必可避免誤會或錯過時機矣云云。

由此可知，莫斯科舉行之三國外長會議，僅就各項問題，包括第二戰場問題在內，澈底交換意見，並爲羅斯福總統邱吉爾首相與史太林會晤，開一準備會議，在事前作一切必要的接洽。誠如邱吉爾首相在倫敦市長宴會席上發表演說稱：「吾人對於莫斯科會議的結果，深感愉快，此次三國外長會晤，推誠相見，盡量討論，已使友邦蘇聯完全明瞭英美人民莫不盡心竭力，和衷共濟，務使戰爭早日結束。並以互相尊重及道義精神爲基礎，互相合作，俾能重造世界和平，且余對於來日英美蘇三國領袖會晤，抱極大之希望」。

迨至十一月下旬，羅斯福總統邱吉爾首相在開羅與中國蔣介石上將會晤之後，即聯袂前往伊朗京城德黑蘭，與史太林會晤，自十一月二十八日起，三國巨頭及軍事外交政治家，在埃爾勃魯茲山（Elbruz）蘇聯大使館內，舉行三國會議，規模之宏大及性質之重要，殆爲現行戰爭中最大最重要之國際會議，除羅邱史三巨頭而外，蘇聯方面尚有外交人民委員長莫洛托夫及紅軍參謀長伏羅希洛夫上將；英國亦有外相艾登，海軍總司令克寧漢海軍上將（Admiral Sir Andrew Cunningham）陸軍參謀長勃魯克上將（General Sir Allan Brooke）空軍參謀長波秦爾空軍上將（Air-Marshal Sir Charles Portal）及駐蘇聯大使寇爾爵士；此在美國方面，則有陸軍參謀長馬歇爾將軍羅斯福總統特使霍布金及駐英大使魏南特（John G. Winant）等。當時戒備森嚴，佈有天羅地網，使懷有陰謀者不能逞其野心，會議情形，因會場與外界完全隔絕，無從探悉，蘇聯塔斯通訊社於十二月三日首先宣佈：「協約國三巨頭，即羅斯福邱吉爾史太林三人，於數日前在德黑蘭會晤，三國軍事外交人員，均曾出席會議，討論對德作戰各項問題以及其他各種政治問題，均已採取決定，不久即可宣佈。」直至十二月七

日倫敦華府始將三國會議之公報予以發表，內稱英美蘇三國對於「對德作戰之範圍及時間」，已商得完全一致之意見，各國軍事外交人員，均曾參加會議，決定將自東西南三方面，同時發動攻勢。並在空中炸毀德國戰爭工業，海上消滅德國潛水艇，及在陸上擊潰德軍主力。」但對於會議的情形，並未詳細說明，頗使外界揣測不一，及至十二月中旬，艾登外相返抵英國，向下議院報告此次德黑蘭會議之經過情形，其言有曰：「上次余自莫斯科返國後，曾向下院報告稱，余相信此行已為英美蘇三國永久合作，奠定鞏固基礎，時至今日，余又自海外歸來，信仰倍增，蘇聯真理報評論之國會議稱：「英美蘇三國在戰後共同努力之途上，業已走前一大步矣。綜合德黑蘭會議之結果，首在戰爭可望提早結束，各種計劃，均已獲得密切合作，在每一行動之間，均有密切聯系，相信吾人必能好自為之，此次會議，已為此項目的，擬定各項計劃，每項計劃，均已同意，即以時間而論，亦已商定，不寧唯是，所有決定並不以戰爭為限，四強匪特在戰時合作，抑且至戰後，仍將合作，此事早已在莫斯科決定，現又在德黑蘭，重言以聲明之矣。」

由此可知，德黑蘭會議已接受蘇聯對於開闢第二戰場之要求矣。接着協約國宣佈，埃森霍威爾將軍調任歐洲戰區協約軍總司令，準備於一九四四年春，在西歐登陸，開闢第二戰場，早日結束現行大戰。

第二節 英國堅持「歐洲第一」

現行大戰爆發之初，英美與日本尚保持着正常外交關係，英國採取「歐洲第一」(Europe First)的政策，自不待言，且為理之當然。但是到了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太平洋戰爆發，日本同時向英美兩國宣戰，因此英美在軍略上乃發生了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就是歐洲戰場與太平洋戰場的同時存

在。德國的陸空軍固然可怕，日本的實力也不可輕視，估計英濫自己的實力，決不能同時對付這兩個勁敵，因此對德作戰與對日作戰，就發生了一個先後問題。究竟先解決德國然後對付日本呢？抑或先打敗日本然後再打倒希特勒呢？以英國的情形而論，英國的第一號敵人是德國，它直接威脅到英倫三島的安全，非先打敗德國不可。所以堅決主張歐洲第一的政策。但在美國方面，情形就完全不同了，自從一九三八年德國併吞奧國之後，美國人民雖然痛恨德國，但是無論如何終不及反日情緒的高漲，除了珍珠港的恥辱要洗雪而外，還有許多失地，例如菲律賓，關島，阿留申羣島等地，需要收復。而美國在歐洲沒有屬地，德國的侵略對於美國，並無切膚之痛，所以美人民大半認日本為其第一號敵人。一九四三年二月二十四日民意測驗的結果，百分之五十表示日本是美國第一號敵人，僅有百分之三十四，認德國為其第一號敵人。所以英美對於這一個問題，自始至終，就站在互相衝突的地位，邱吉爾的對美外交，一言以蔽之，人在使美國亦採取「歐洲第一」的政策。例如在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下旬，邱吉爾首次訪問華府，與羅斯福總統會晤，即企圖利用其個人的力量，說服羅斯福總統，共同採取「歐洲第一」的政策，所以美國海軍部長諾克斯會率直宣稱：「協約國的政策，乃在先打敗希特勒」(The Policy of the Allies Was to beat Hitler first)這可以說是邱吉爾首次訪美的結果。不過在協約國之中，因為地理環境之不同，各國意見頗不一致。例如蘇聯，與英國的利害完全一致，亦主張歐洲第一，並要求英美從速在西歐開闢第二戰場，蘇聯外交人民委員長莫洛托夫，於一九四二年五六月間訪問英美，曾表示蘇聯久有此意，及至邱吉爾於八月間訪問莫斯科，史太林亦力言歐洲第一戰略之急切。我們研究蘇聯所以抱這種態度，主要原因有二。第一是蘇聯不勝德軍的壓力，如欲減輕德軍的壓力或企圖擊敗德軍，則非要求英美開闢第二戰場不可，史太林會一再表示，「唯有東西兩方面同時發動攻勢，夾攻德國，始有打擊希特勒之希望。第二是蘇聯與日本訂有互不侵略及友好條約，對於

太平洋戰爭尙置身事外。

此在澳洲聯邦，因其地位關係，居於太平洋中，首當其衝，澳人對於歐洲第一的政策，當然表示不滿。澳洲總理寇丁（John Curtin）於一九四二年三月底發表演說，闡明戰爭形勢，其言有曰：「澳人必須明瞭吾人已遭遇一長期戰爭，以視歐洲戰爭，尤爲長久。良以協約國在希特勒失敗之前，不能調到太平洋擊敗日本所需之軍力故也。是以吾人將遭遇一長期戰爭，日復一日，月復一月，三年四載，甚至更加長久，亦未可知。協約國擊敗德國，必須集中全力，吾人所能爲者，乃在以吾人所有力量，不惜任何犧牲，拖長戰爭。」此在中國亦復相同，對於德義雖已宣戰，僅屬一種形式，並未實際參加作戰，而在遠東太平洋，單獨與日本作戰，已歷多年，艱難困苦的情形，非任何一國所能及。爲自身的利益計，當然希望協約國採取太平洋第一的戰略。在這一點上，正與美國的利害相同，重慶政府會派遣熊式輝宋子文蔣夫人赴美，向朝野呼籲，請美國改採太平洋第一的戰略，頗得美國人士的歡迎，尤其是美國的新孤立派議員項特樓（Albert B. Chandler）布爾東（Senate Burton）魏勒（K. Wheeler）以及赫斯特報團，均反對英國所主張的「歐洲第一」的戰略。並警告國人勿受人之愚。美國在歐洲爲英國而戰之時，應注意及美國在太平洋上的利益。美國軍政當局也有改絃易撤之意，一九四二年四月十八日美國空軍由杜立特爾將軍（General Doolittle）率領，首次轟炸日本各地，就是美國想改採太平洋第一的先聲。可是到了六月中旬，邱吉爾二次來訪問華府，與羅斯福總統會晤，共同檢討時局，邱吉爾忽然改換口吻，提出非洲第一的口號，因此發表公報稱，英美領袖認爲應將軸心軍驅逐出非洲，以解除埃及之危險，從而保全地中海生命線，乃決定採取「非洲第一」，並盼望史大林亦能認此爲第二戰場的代替，迨至一九四三年一月下旬，羅邱二氏在卡薩勃朗加會晤，當時北非戰事行將結束，二十七日發表公報，雖避不言及歐洲第一，但仍謂：「吾人之主要目標，係在盡量減輕蘇聯紅

軍所受的壓力」。英美仍採取歐洲第一，顯而易見。同年三月二十一日邱吉爾更露骨表示，英國至歐戰結束之後，僅能動員一部份軍隊，至太平洋作戰，而其大部份士兵，因健康關係，不能用以對日作戰，加以交通困難，調兵前往太平洋，更成問題云。此項演說使協約國人民深感不安，尤其是美國人民。其時英國外相艾登訪問美國，親見美國人民的心理，乃於三月二十六日在美發表演說，保證英國決與美國對日作戰到底，以慰人心，同時五月十一日羅邱又在華府會晤，仍以歐洲第一為討論的中心。二十八日發表公報稱：英美參謀部人員最近在華府開會，討論各項軍事問題，業已結束，對於每一戰場上之未來戰事，均已商得完全同意。」事後邱吉爾在白宮語人稱：「吾人在歐洲及太平洋兩大戰場上，將以同樣的實力作戰」。似乎有同時並重之意；但至六月十九日邱吉爾向美國參眾兩院發表演說，力言援助蘇聯的迫切，對於收復緬甸公路事，僅謂一俟時機成熟，英國必援助美國進攻日本，言下之意，邱吉爾仍着重歐洲戰場，不言可知。但至同年八月中旬，邱吉爾首相又前往加拿大奎倍克（Quebec）與羅斯福會晤，中國外交部長宋子文亦參加會議，八月二十四日羅斯福發表聯合宣言，內稱「協約國自八月十一日起在奎倍克舉行會議，至本日結束，出席者有邱吉爾羅斯福及蔣委員長代表宋子文。所討論者，以對日作戰及援助重慶為主體。惟其所通過之決定，不欲以文字發表，而將由行動表示。對於歐洲戰場部份，亦有所決定，均已隨時通知蘇聯當局，倘若必要，英美蘇或將舉行三國會談。」由此可知，奎倍克會議的結果，「太平洋第一」代替了「歐洲第一」的戰略了。可是後來因為英國的不努力，收復緬甸公路的企圖，終成泡影，而太平洋第一的戰略，也就無法實現了。後來英美蘇三國元首在德黑蘭開會，結果仍採了歐洲第一的戰略。

在「歐洲第一」的戰略下，美國海軍在太平洋上作戰，不得不採取消耗戰略，其目的不在收復失地，而在消滅日本海軍的實力。在運用上，便採取所謂「跳島」（Hopping Island）的戰略，即自一

島跳到另一島 (hopping from island to island)，同時引誘日本的海軍出來應戰，從而一鼓而殲滅之。但是狡猾的日本海軍，採取逃避戰略，始終不敢出來與美國艦隊，決一雌雄。因此太平洋戰爭也就陷於長期膠着狀態之下了。

第三節 協約軍在法國登陸

德黑蘭會議決定從東南西三方面進攻德國之後，英美兩國軍事當局即積極準備，俾在法國海岸登陸，以履行其開闢第二戰場的諾言。到了一九四四年六月六日的午夜，協約軍終在一萬一千架飛機與大小軍艦四千艘的掩護之下，在法國北部海岸自哈佛港 (Le Havre) 至奢埠 (Cherbourg) 一帶，實行登陸。規模之大及其聲勢之盛，實為空前未有的水陸戰 (Amphibious Warfare) 倫敦會於當夜發表最簡單的第一號戰報稱：「協約國海陸空三軍已在法國北部海岸登陸，所有協約國登陸部隊，概受埃森霍威爾將軍之節制。」但對於登陸的詳細經過，未有隻字提及。法國情報局 (French Information Office) 對於此事，却有比較客觀的敘述。據哈瓦斯世界電訊社 (Havas Telemondial) 於六月七日發出消息稱：「六月六日午夜後，美國軍隊奉埃森霍威爾將軍之命，在法國海岸加爾伐杜省 (Calvados Department) 自哈佛港至奢埠一帶，實行登陸。此項戰爭帶有水陸戰之性質，會有強大的海空軍，協力作戰；戰事重心似在克恩 (Caen) 區與維爾河 (Vire River) 河口。惟在塞納河口亦管見有登陸艦隊一大隊，係由武裝漁船特別船艦所編制而成，並有主力艦六艘及驅逐二十艘，隨行保護，德國駐在哈佛港之輕捷艦隊，立即出動予以轟擊，但哈佛城遭空軍猛烈轟炸，同時德國沿海砲台亦向英美艦隊開砲轟擊。英美傘兵部隊，當其陸軍在各處企圖登陸時，亦由飛機在各地降落，尤其在塞納河口之特絡維爾 (Trouville) 與狄夫 (Dives) 之間。柯丹當半島 (Cotentin Peninsula) 之北端奢埠附近，亦有

傘兵着陸。據德國方面所悉，英美傘兵之降落，其目的乃在佔領飛行場，俾能利用滑翔機運輸部隊。惟傘兵部隊之努力，似未獲得重大成就。在柏林方面聲稱，若干部隊業已肅清，英國傘兵第一師，大抵遭受極重大之損失，此在下諾曼第(Lower Normandy)省沿海，加萊(Calais)與鄧寇克(Dunkirk)兩地，均遭遇猛烈之轟炸，德國高射砲隊非常活動，截至目下為止，該處尚未有企圖登陸的消息，此外又悉，英國艦隊一大隊，保護協約軍登陸，停泊在波洛臬(Boulogne)港外，監視敵方軍艦的出入。要而言之，各處戰況，尙未完全明悉，僅知英國加拿大及美國之部隊，在各地作戰，均受埃森霍威爾將軍的直接指揮，目下戰事，仍在進行中。」

由此可知，協約軍在法國北部海岸登陸，一舉奏效，是不可否認的事實；至其成功的因素，乃在依賴其海空兩軍的優勢。據英美軍事觀察家談稱，協約國此次在法國北部登陸，曾用第一線飛機一萬一千架，同時襲擊法國海岸，獲得絕對的制空權，使德國飛機不敢迎戰，深入法國內地七十英里的上空，幾無德機踪跡，急得德國航空部長戈林將軍立即下令，「不惜德機一架，以抵抗盟機」。數天之後，德國飛機逐漸增多，始能勢均力敵。此在海軍方面，協約國會用各式軍艦四千艘及小型船艦數千艘，掩護陸軍登陸。並在登陸之前，曾用大砲自口徑四英寸至至十六英寸之大砲六百四十門，同時向法海岸開炮轟擊，致使德國沿海炮隊無沒還擊，因此德方所稱的「大西洋長城」(Atlantic Wall)也就被協約國的海軍所炸毀了。屏障一除，就無法阻制協約軍登陸了，誠如英國首相邱吉爾向下議院發表演說稱：「我敢說這次登陸戰，刻正在極圓滿的情形下進行，昨夜此時所認為極可怕的若干危險和困難，現在都已所爲過去了。渡海行動已經完成，其損失比較預料的輕微得多，岸上炮兵的抵抗，因我空軍的轟炸而大見削弱，而我海軍的猛烈轟炸，更使其火力減至不足爲患的地步。沿廣大前線的登陸行動，均已奏效，且在內陸數英里的地方，還有傘兵，這次降落的規模，遠比以前爲大。要而言之

，這次盟軍已完成最初的階段了。」

這一次協約的成功，當然須歸功於英美兩國的長期準備，據羅斯福總統表示：侵歐日期，在一九四三年德黑蘭會議時早已決定，當時史太林亦曾表示滿意，自此美國即以大批軍隊的供應品，源源渡過大西洋，以備他日在法國北部海岸登陸之用。德黑蘭會議決定侵歐日期，原定爲五月杪或六月初，但屆時因氣候惡劣，乃延至六月初，迨至決定日期之後，又因氣候關係再延一日，始爲六月六日。由此可知英美軍政當局準備的週詳了。

英美聯軍在諾曼第半島登陸之後，即以攻取克恩城爲其主要目標，德方亦以該城地位重要，勢所必爭，雙方乃在該城之北，發生大規模的坦克車戰；惟在奧納河（Orne R.）口登陸之英軍，爲與在維爾河（Vire R.）河口登陸之美軍取得聯絡起見，一舉而佔領貝葉（Bayeux）古城；此在美軍亦於八日夜間佔領聖母教堂（Sainte Mere l' Eglise）於是英美聯軍一路向西南進攻聖羅（Saint Lo）另一路向西北進攻伊斯尼（Isigny）城，同時又有英美傘兵在雷賽（Lessay）與格朗維爾（Granville）兩城之間着陸，以取前後夾攻之效。但是德國駐在法國的兵力，相當充實，大抵有四十五師之衆，據英國新聞紀事報（News Chronicle）載稱，其中有機械化部七師；由羅美爾將軍統率，其實力不容忽視，此在協約國方面，侵歐軍總司令埃森霍威爾將軍麾下，共有八十師之譜，其諸曼第半島作戰者，僅有十五六師而已，所以雙方兵力，勢均力敵。不相上下；加以六月初的北法，氣候惡劣，使協約國不能充分利用空軍；海浪凶險，使海軍活動也受到限制，因此使埃森霍威爾將軍的計劃，即以利用整個諾曼第半島爲協約軍東進的根据地，沿塞納河而下，直搗巴黎，使法國的京城落入協約軍手中一項計劃，不能很快的實現。六月十一日協約軍在北法所佔據之海灘陣地（Beachhead）長五十一英里，深及十三英里。戰事重心，仍在聖羅城附近，克恩方面發生坦克車戰，亦在廢續作戰中。所以協約國

的戰線，係自基納維爾 (Quineville) 開始，經過蒙德堡 (Montebourg)，而至昂特維爾 (Monteville) 與加朗當 (Carantun)，直達聖羅城之東。地面雖然狹小，但是協約軍已獲得立足之點，絕無被擊退之虞了。英國首相邱吉爾爲鼓勵士氣起見，特偕同南菲聯邦總理史末資將軍，前往法前線慰軍。

美國第一軍長勃拉特萊將軍 (General Omar Bradley) 進攻奢埠，最爲得力，德軍抵抗，亦極猛烈，延至六月二十一日，勃拉特萊將軍始下令總攻奢埠之最後一道防線，及至薄暮，美軍侵入外衛線，至此德軍始知奢埠已不可久守，爰乃開始破壞港口設備船塢及碼頭等，準備放棄；廿三日協約國又以飛機千架，轟炸該港，一片焦土，於是奢埠乃入協約軍手中，惟港口設備已被德軍破壞殆盡，一時不能利用，作爲協約國的重要根据地，同時英軍圖攻克恩城，迄未成功，雙方坦克車均參加作戰，勝負未分，德國「希特勒青年軍」(Hitler Youth) 亦參加此役，更使法軍不易獲得進展。於是諾曼第戰爭乃陷於膠着狀態。但是到了七月初旬，諾曼第戰事重心移至蒂萊與克恩之間，雙方兵力達四十萬之衆，尤其是坦克車，不下兩千輛，德方爲阻止英軍東進起見，曾採用「水淹克恩城」的詭計，但終未能轉危爲安，德軍並於七月二十日放棄聖羅城，美軍乘勝進攻亞夫朗許 (Avranches)，八月四日美軍一戰而捷，佔領該城，並分兵進攻勒恩 (Reims) 及狄南 (Dinan) 兩重鎮，於是展開有力的流動戰 (Mobile Warfare) 而北法戰事重心於是乃由諾曼第半島移至勃萊丹桌半島 (Bretagne)。按之埃森霍威爾將軍的原定計劃，乃在自克恩城方面向東進攻巴黎，但遭德軍堅決抵抗，無法實現，因此乃自亞夫朗許城攻入勃萊丹桌半島，所有重鎮如勃萊斯特港 (Brest) 羅利恩 (Lorient) 聖奈才爾 (St Nazaire) 以及聖馬羅 (St Malo) 等處，均淪爲激戰之中心。同時美軍又向外展開戰線，將盎齊爾 (Angers) 勒孟斯 (Le Mans) 亞勒孔 (Allencou) 拉成一線，八月九日協約軍攻入勒孟斯城，亞勒孔城亦發生巷戰，因此夏特爾 (Chartres) 奧勒登 (Orlean) 都爾 (Tours)，同時告急，巴黎亦感

受威脅。西線戰局急轉直下，德軍抵抗似有立即崩潰之虞。

協約國爲加速德軍在北法崩潰起見，又決定於八月十五日在法國南部海岸登陸。英相邱吉爾適在羅馬視察，乃往科西嘉海上，親身目睹協約軍在法國南部海岸登陸，其時協約國海軍掩護陸軍登陸，實力相當偉大，計有戰鬪艦五艘，其中三艘爲美國之「特克薩斯」(Texas)號「納伐達」(Nevada)號及「亞爾康薩斯」(Arkansas)法國戰鬪艦「勞蘭」(Lorraine)號亦參加此役。此外尚有航空母艦九艘，巡洋艦二十五艘驅逐艦一百艘，水雷掃除艦及登陸船(Landing Craft)多艘。空軍亦足以控制上空，所以協約軍在土倫之東及在康尼斯(Cannes)與尼斯(Nice)之間，實行登陸，並未遭遇到何種重大困難，德軍實無法抵抗，即採取焦土政策，將尼斯，康尼斯，及聖特洛貝(St. Tropez)等處之港口設備，付之一炬。德軍在土倫軍港，雖曾負隅抵抗，但亦無力挽回大局，法國南部重鎮如馬賽里昂等，莫不岌岌可危，而法國國內軍(French Forces of the Interior)四出活動，頗有草木皆兵之感，德軍及維希份子，均聞風而遁。於是德軍抵抗乃成爲強弩之末，協約軍得法國國內軍之響應，無往而不利了。

第十一章 一九四四年的戰績

第一節 巴黎光復及法國的解放

一九四四年八月下旬，法國全國又充滿了法蘭西大革命時代的情緒，不論男女老幼，都沉浸在行見祖國解放的狂歡裡，並參加實際爭鬪，使協約國的軍事行動，獲得許多便利，盟軍在法國南北，驅逐德軍，勢如破竹，也是獲得當地法人協助的結果，茲將北法及南法的戰事，分述如下：

巴黎之戰，至八月二十日，實際上已經開始，協約軍總司令部進攻巴黎的計劃，大抵分三路進兵：北路在凡爾農（Vernon）與孟特斯（Mantes）二城之間，渡過塞納河，然後再沿塞納河而下，直搗巴黎。中路自阿祥當（Argentan）出發，經過特婁（Dreux）向東進攻凡爾賽城。南路則自夏特爾城出發，在其東北與德軍激戰數次，迨至援兵開到後，始向朗波葉（Rambouillet）猛攻，然後向東北凡爾賽城推進。此外尚有一路，自奧勒益城出發，先佔領貝蒂維埃城（Pethiviers）然後進攻埃當貝（Etampes）城，從而威脅巴黎的南郊。此時形勢，對於維希政府而言，可以說已經非常嚴重的了。貝當元首雖然堅持要留在維希，反對法國政府遷往東部某城，但在德軍的壓迫下，終於在八月二十日的清晨，離開了維希，但在臨行時向國人宣佈，從此他不再行使元首的職務；同時並向希特勒提出抗議，德方強迫法國遷都，實在違背了法德停戰協定的規定。駐留在巴黎的內閣總理賴伐爾和其他閣僚，看到巴黎的形勢，危在旦夕，早有遷都他處之意；所以不待德國的勸告，便離去巴黎，到法國東部的貝爾福（Belfort）去了。賴氏於八月二十五日接見軸心國記者，雖猶表示「法德合作」（Franco-Ger-

man Collaboration) 一項政策，仍不稍變，但已喪失了德國的信仰，行動不能自由，所謂維希政府也就名存實亡了。而且維希政府的財政部長賈達拉 (Pierre Cathala) 糧食部長加希尼 (M. Cassini) 及公共衛生部長格拉塞博士 (Dr. Grasset) 均已臨時反正，歸附英美了。

八月二十三日法國內軍總司令柯尼格將軍 (General Koenig) 宣佈巴黎與維希同時光復，在阿爾熱與倫敦的法國天主教堂，均鳴鐘慶祝法蘭西的解放。巴黎區內的德軍，為數有限，實力不足，法國國內軍會一度要求德軍和平撤退，以免地方糜爛，但為德軍所拒入，因此巴黎城內，乃發生巷戰，一般愛國志士均協助國內軍作戰，婦女參加工作的，也不一而足，法國國內軍會一度陷於困境，幸美國坦克車隊已衝入巴黎，與法軍取得聯絡，德方不得已，乃於二十三日宣佈放棄巴黎，德軍投降的不一萬餘人。特戈爾將軍亦於八月杪行抵巴黎，組織法國臨時政府，於八月三十日正式成立。閣員人選如次。

政府首長——特戈爾

外交部長——馬希格里 (Rene Massigli)

司法部長——孟東 (Francois de Menthon)

內政部長——巴斯蒂埃 (Emmanuel Bastier de la Vigerie)

陸軍部長——狄埃特爾 (Andre Diethelm)

海軍部長——賈基諾 (Louis Jaquinot)

殖民部長——普萊望 (Rene Pleven)

航空部長——格萊尼埃 (Fernand Grenier)

財政部長——孟特斯 (Piesre Mendes - France)

情報部長——龐萊 (Henri Bonnet)

交通及商船部長——梅葉 (Rene Mager)

生產及民食部長——傑柯比 (Paul Jacobi)

國民教育部長——賈比當 (Rene Capitant)

勞工及社會福利部長——蒂齊埃 (Andre Tixer)

特戈爾政府成立後，其第一步工作，即在逮捕法國的「合作者」(Collaborator)，加以相當的懲處，一般民衆檢舉親德份子，更不遺餘力，當法院開庭審判時，常坐滿了旁觀者，對於被告加以譴辱，高叫「死刑」(A Mort)被告竟不敢辯護，法院即判處死刑，旁觀者莫不拍手稱快，這種情景，和法蘭西大革命時，完全相同，法國被德軍佔領至完全解放，計時四年有餘，一旦重見天日，民衆的狂歡與其行動逾恒，也是當然的事情。

法國戰事發展至此地步，可謂已經到了最後階級。協約軍之任務，一方面在完成法蘭西全國的解放，另一方面則在如何直接進攻德國的本土。埃森霍威爾將軍將其所部，分三路進兵。

(1) 東路以美國巴東將軍 (General Patton) 之第三軍爲右翼，自巴黎向東北推進，至九月一日，即攻抵凡爾登 (Verdun) 其兵約有六師至八師之衆，加以坦克車隊實力充足，有進無退，德軍不得已於九月二日放棄凡爾登城，上次歐戰中之大戰場，竟不戰而入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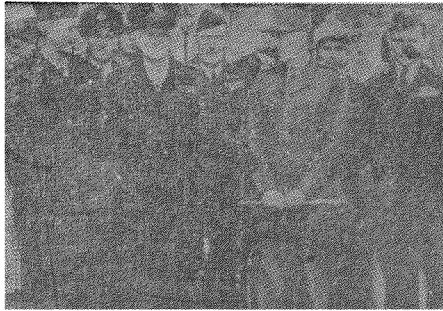
軍手中，美國坦克車衝鋒並乘勝前進，攻入勞蘭盆地（the Basin of Lorrain）。美國第三軍又分兩路進兵，一路進窺梅茲（Metz）南錫（Nancy）從而迫近法國馬奇諾防線，另有一路則賡續北上，佔領龍威（Longwy）及蒂翁維爾（Thionville）此外又以美國勃拉特萊將軍（General Omar Bradley）第一軍爲左翼，其任務乃在自貢比臬（Champagne）出發，攻入比境，故在其佔領梅齊埃爾（Mezieres）卓爾斯維爾（Charleville）及凡爾望（Verins）三地之後，即折向西方，攻取聖剛日（St. Quentin），繼續北進，攻陷凡倫西恩城（Valencienne）之後，即侵入比利時邊境，至蒙斯（Mons）城，從而威脅比京白魯塞爾城。美軍完成此項任務之後，便改變方向，由北進改爲東進，在羅佛（Louvain）列日（Liege）那繆爾（Namure）一線，展開空前激戰八日美軍攻陷列日，其先鋒離開德國的亞申城（Aachen）僅有十八英里之遙。十一日又復佔領佛維埃（Veriers），由此攻由坪（Eupen）區，更迫近德國家門了。美國第一軍另有一部份，攻入盧森堡者，於十三日攻陷京城。並渡過莫塞爾河（Moselle R.）

(2) 中路以英軍爲主幹，英國第二軍最初在奧斯河（Oise R.）之西，賴其坦克車隊的優勢，於九月一日一舉而攻陷塞納河上的重鎮亞眠（Amiens）並在索姆河北岸，獲得立足之點。因此使德軍無法扼守索姆河一線了，英軍乘勝北上，攻入亞拉斯（Arras）區，九月一日攻克杜埃（Douai）戰事迫近法比邊境，二日英國第二軍傾其全力，在多爾南城（Tournai）附近，侵入比利時境內。於是戰事重心，由法國移至比利時了。比國重鎮如根特（Ghent）盎凡威普（Antwerp）那繆爾等地，均發生戰事，德軍實力單薄，於九月六日自盎凡威普城退至亞爾倍運河（Albert Canal）比國民衆受愛國心的驅逐，參加實際鬪爭，予協約軍以極大的便利，英美每攻一地，常有比國內軍起而響應，故其攻克重鎮，易如反掌。九月十三日英軍攻克哈塞爾特城（Haselt），並繼續北進越過荷蘭邊界，進窺埃

恩特荷文城 (Eindhoven) 德軍以寡不敵衆，退至繆斯—舒爾特運河 (the Meuse-Scheldt)

(8) 西路沿海一帶，由加拿大第一軍作戰，先在塞納河之北岸，攻克盧昂 (Rouen)，然後沿塞納河而下，圖攻哈佛港，直至九月十三日始能完全佔領，但早已分出一部份兵力，隨着英軍攻入比利時境內去了，法國北部海岸，在作戰上已失去了重要性，德軍在勃萊斯特 (Brest) 洛利恩 (Lorient) 等港，雖然負隅抵抗，至死不屈，但是已無意義可言。

此在法國南部，以美國第七軍爲主幹，至八月抄，乃自登陸地帶，向北作大規模的推進，使法國整個南部完全解放，所有重要城市例如土倫，馬賽，里昂，維希伐倫斯 (Valence)，格萊諾勃爾 (Grenoble)，亞維濃 (Avignon)，尼米斯 (Nîmes)，蒙特貝里埃 (Montpellier) 等城，先後被美軍所克復，使整個羅尼河 (Rhône R.) 均在美軍控制之下，八月三十日美軍在馬恩河 (Marne) 之南，向東推進，攻入馬恩河上之城 (Chalons-Sur-Marne)。於是整個法國完全解放了。



第二節 羅馬尼亞的要求停戰

羅馬尼亞在上次大戰中，是站在協約國方面的，巴黎和會之後，獲得意外的收獲，其領土幾較戰前，增加了一倍，她從蘇俄取得了貝薩拉比亞 (Bessarabia)，並從保加利亞和匈牙利取得了布柯維

那 (Bukovina) 及外錫爾伐尼亞 (Transylvania) 等，但是物窮則變，領土固然擴充了，但是在內政上引起了種種的困難，這就是少數民族問題，使羅馬尼亞幾乎成爲民族最複雜的國家，而鄰國改約派的氣燄，又非常高漲，羅國政府不論在內政外交上，均感到困難，因此爲保全既得的土地計，一方面與土耳其，希臘，南斯拉夫等國組織小協商 (Little Entente)，以穩定巴爾幹半島的政局，使別國的改約派無法擡頭；另一方面則挾法國以自重，與法國訂有互助條約。在戰後的最初十年之中，確實收到相當的效果，但至希特勒上台之後，德國的國勢日盛，垂涎羅國的煤油，是婦孺皆知的事實；同時蘇聯對於東南歐洲各國，均有野心，羅國處此環境之中，頗有左右爲難之感。及至一九三九年上半年，希特勒侵略的野心，益加露骨；羅國更加岌岌可危，英相張伯倫始向羅提供諾言，保證英國對於羅國負有援助的義務。當時羅王也以此滿足，認爲羅國的安全，已取得了切實的保障，可以高枕無憂了。但是事與願違，歐洲大戰於九月一日爆發，而在德蘇之間，又有着一種諒解，波蘭既被德蘇瓜分，而德國對於東南歐洲，又抱着一種消極的態度，聽任蘇聯在巴爾幹半島爲所欲爲，以博得史太林的歡心，而希望藉此促進德蘇兩國間的友誼。同時史太林也認爲，這是千載難逢的機會，極力設法膨脹她的勢力，尤其是想伸入巴爾幹半島，蘇聯便正式向羅馬尼亞當局索還貝薩拉比亞及布柯維那的一部份。到了一九四〇年六月法國戰敗之後，歐洲大陸即陷於德國的統治之下，祇要獲得德國的同意，蘇聯的要求就可以如願以償。因此羅馬尼亞的國土便四分五裂，將貝薩拉比亞區割讓與蘇聯，又將外錫爾伐尼亞區割讓與匈牙利，並將杜勃魯伽 (Dobruja) 區，割讓與保加利亞。英國對於羅馬尼亞雖負有援助的義務，但爲時勢所限，亦已無能爲力。羅國人民目擊時艱，對於國王卡洛爾二世的政治，大爲失望，因此羅國法西斯派鐵衛團 (Iron Guard) 乃乘機而起，以德國國社黨的勢力爲背景，在羅國鼓動政變，迫令羅王卡洛爾二世遜位，擁立密蓋爾親王 (Prince Michael)。內閣總理一職亦由親德份子安

多納斯哥將軍 (General Antonesco) 繼任，鐵衛團領袖希瑪 (M. Gima) 亦出任內閣協理，不論對內對外，無不採取親德政策，不啻成了德國的附庸。時隔不久，至是年十月七日，德國又以旅行團的名義，和平進軍羅馬尼亞萊斯特城，於是羅馬國名存實亡，其與丹麥，挪威，荷蘭，比利時，法蘭西等國所處地位，初無二致。國內所有物資，尤其是糧食與煤油，盡入德國掌握之中，所謂安多納斯哥政府，不過德國的傀儡而已。希特勒於同年十一月間，召開維也納會議，希望巴爾幹半島各國，均能參加德義日三國同盟條約，羅馬尼亞，匈牙利，斯洛伐克邦，只得奉命參加，不敢違背，於是羅馬國乃落入軸心國集團中去了。

及至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二日，希特勒突然出兵進攻蘇聯，羅馬尼亞以收回失地爲名，亦向蘇聯宣戰，會同德軍攻入貝薩拉比亞區及布柯維那區，紅軍因猝不及防，爲德軍所乘，節節敗退，幾無法抵抗，因此羅馬國也達到了收回失地的目的，在國內廣事宣傳，慶祝兩區的解放。安多納斯哥將軍亦以此自詡，認爲這是他對於國家所建立的無上光榮的功績。在沒有眼光的人們看來，也深信不疑，但至德蘇戰爭踏進最後階段時，德軍敗退，幾有一洩千里之勢，匪特羅馬軍前所收復的失地，再度喪失殆盡，而且羅馬也在紅軍的威脅之下了。加以羅馬油田迭遭英美機羣的轟炸，物質的損失及平民的死傷，幾乎不能統計，因此一般人民乃發生懷疑羅馬國究竟爲何而戰。自此棄戰言和的心理，日見普遍，除了甘心爲德國利用的法西斯份子而外，沒有一個人不渴望和平的，自本年四月起，幾度和蘇聯談判和平，均因安多納斯哥將軍不識時務而致流產。但至本年八月下旬，秘密談判告成，羅王密蓋爾乃於八月二十三日夜間，命令羅馬軍停止對蘇作戰，並將安多納斯哥將軍免職，而內閣總理一職則由桑那特斯哥將軍 (General Constantin Sănătesco) 繼任。同時蘇聯當局宣佈蘇羅談判的經過，蘇聯會與本年四月十二日向安多納斯哥政府提出六項停戰條件：(一) 對德絕交，並與協約軍 (包括紅軍在內) 共同

奮鬥，俾能達到恢復羅馬尼亞獨立與主權之目的。(二)蘇羅兩國之疆界恢復至一九四〇年之狀態。(三)賠償蘇聯因戰事及羅軍佔領蘇聯土地所受之損失，(四)所有協約國及蘇聯之戰爭俘虜及被圈禁之平民，立即釋放返國。(五)蘇聯及其他協約國軍隊，倘爲戰局所需要，得自由通過羅國領土；羅國政府對於陸空海上之交通，儘量予以可能的援助。(六)蘇聯同意撤銷維也納仲裁公約對於外錫爾伐尼亞區之規定，並予以援助，以完成此項解放外錫爾伐尼亞區之任務。當時因爲安多納斯哥將軍的拒絕接受，談判失敗；但至後來，羅王密蓋爾及桑那特哥政府已同意接受上開六項條件了。

羅國投降的消息傳出之後，德國當然非常震動，會企圖利用若干少數法西斯份子，組織「羅馬尼亞國民政府」(Romanian National Government)，以資抵抗，但是大勢所趨，無法挽回，徒見其心勞日拙而已。而羅蘇談判順便，停戰協定於九月十三日在莫斯科簽字成立。

- (一) 羅馬尼亞賠償蘇聯損失七千五百萬鎊，於五年內付清。
- (二) 羅軍接受蘇聯軍官之指揮。
- (三) 目下仍在羅國境內之德匈兩國僑民，一律加以圈禁。
- (四) 蘇聯軍隊在羅國領土內得自由行動，羅國應將所有運輸設備，聽任蘇聯軍隊使用。
- (五) 羅蘇兩國疆界，將依照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八日之協定勘定之。
- (六) 羅國境內之蘇聯戰爭俘虜，立即釋放回國，運輸費用，由羅國負擔。
- (七) 羅國之政治犯，因其有親協約國或親蘇態度而被捕者，一律開釋。

路透社記者評論此項協定稱：此項條約匪特對於羅蘇兩國關係有重大影響，抑且具有世界政治之根本意義，良以此乃將來一切和約的準繩故也。

羅國投降之後，紅軍不久即開入羅京蒲伽萊斯特城，巴爾幹形勢頓時改觀，保加利亞亦繼羅國之

後，與協約國議和，同時南斯拉夫與希臘境內的遊擊隊，聞風響應，使德國駐軍不得不考慮撤退了。

第三節 芬蘭向蘇聯求和

芬蘭在歷史上向爲俄國的自治省，但是她的文化程度，遠在俄國之上，俄帝尼古拉二世很想同化她們，但終無結果。迨至一九一七年，俄國退出戰團而國內發生革命，芬蘭便乘機宣佈獨立。列強相繼予以承認，芬蘭乃於一九一七年七月十七日制定共和憲法，並於次年加入國際聯盟爲會員，成爲波羅的海沿岸共和國 (the Baltic Republic) 最強大的一國。根據芬蘇和約 (Dorpat Peace Treaty of Oct. 14, 1939) 蘇聯將在茂曼斯克 (Murmansk) 與挪威東部邊界間的一塊狹長地帶，割讓與芬蘭，芬蘭既有了貝陳加港 (Pechenga)，在北冰洋上就据有一不凍港。不過芬蘭在蘇議和談判之中，懷有極大的野心，會同蘇聯要求東加勒里亞 (Eastern Karelia)。未得要領，蘇方僅允許以自治權畀予該區居民，但是蘇聯始終未能履行諾言，芬蘭於一九二一年將此事訴諸國聯，未見奏效，對於蘇聯的勢力，更加耿耿在心，乃發起組織波羅的海同盟，以資抵抗蘇聯勢力的伸入。迨至一九三三年希特勒上台之後，德國東進的野心，日益露骨，使波羅的海沿岸各共和國均覺得惴惴不安，又復介於德蘇兩大之間，既不敢稍露親蘇的傾向，也不敢公開與德國親善，因此在外交上僅能表示中立，即所謂不願置身歐洲大國任何政治集團之中，以免被捲入政治漩渦，故在大戰爆發之前，英法蘇向這些小國提供安全保證，但懾於德國的威脅，始終不敢接受。及至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歐洲大戰爆發，德蘇訂有互不侵犯條約，化敵爲友，德國並爲博得蘇聯的歡心起見，聽任蘇聯在巴爾幹半島及波羅的海沿岸爲所欲爲，因此這些小國的命運，完全被握在蘇聯的手掌之中。蘇聯得此千載一時的機會，當即積極進行工作，替自身建築一道鞏固「外衛線」，以防他國的侵入。因此乃在外交上向這些小國施壓力，愛沙尼亞立

陶宛以及賴脫維亞三國先後屈服，接受蘇聯所提出的條件，獨有芬蘭一國始終不屈，蘇聯對芬蘭會提出三項要求：（一）芬蘭不得在埃倫特島（Åland Island）設防，且須割讓與蘇聯；（二）蘇聯得派兵駐在霍格蘭島（Hogland Island）；（三）芬蘭應允將漢戈埃港（Hangö）讓與蘇聯，建築為海軍根據地。

芬蘭外交部長艾爾柯（M. Ekkö）數度赴莫斯科，談判此事，均未商得妥協辦法，芬蘭軍事當局預料戰事不可避免，暗中積極準備，並實行局部動員，至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十日芬蘇衝突，正式爆發，紅軍原想一鼓而下芬蘭，最初動員兵力十個師團，約三十萬至四十萬人，聲勢相當浩大，惟因芬軍總司令馬納漢將軍（Marshal Mannerheim），早已建築了一條堅固的防線，這就是我們所謂的馬納漢防線。使紅軍不能按照預定的計劃進行，戰事在膠着的狀態之下，渡過了一九三九年的冬季，紅軍至一九四〇年二月初旬，才採取大規模的攻勢，芬軍以寡不敵衆，不得不自馬納漢防線撤退，二月二十九日紅軍又佔領維堡（Vi堡）自此芬軍大傷元氣，已不能作有效的抵抗，芬蘭政府迫不得已，乃於三月六日派遣代表團赴蘇議和，內閣總理里蒂（M. Ryti）也親自出馬，為該代表團的首席代表，與蘇聯當局進行談判，至三月十二日商有成議，簽訂停戰協定，自翌日正午起，雙方停止軍事行動。停戰協定的內容要點有三：

（1）加勒里亞地峽與維堡港，賴多伽湖（Lake Ladoga）西岸及北岸暨埃倫特島，割讓與蘇聯。

（2）芬蘭同意將漢戈埃半島租與蘇聯，以三十年為期，每年由蘇聯付給租金八百萬芬蘭馬克與芬蘭，而蘇聯在該半島及其附近島嶼，得建造海軍根據地。

（3）芬蘭同意將蘇聯與瑞典兩國間的運貨權讓與蘇聯；並為發展此項運貨工作計，雙方得建造最短的鐵路線。

北歐的和平，雖然暫時恢復，但在芬蘭人民的心裏，仇恨蘇聯的心理，與日俱深。到了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二日德蘇戰爭爆發的時候，芬蘭又站在德國方面對蘇聯作戰了。芬軍參戰的目的，當然在收復失地，但是在德國方面，則欲利用芬軍由北而南，攻佔蘇聯的北方重鎮列寧城，並從此長驅直下，進攻莫斯科。在戰事爆發之初，蘇聯三面受敵，節節敗退。此在芬蘭前線，也是如此，芬軍乘機規復失地，八月三十日攻克維堡港，並在加勒里地峽佔領了很大的地方，至九月中旬，芬軍已攻斯維爾河（R. Svir）切斷了史太林運河的交通，茂曼斯克鐵路的南端，也受芬軍的控制。自此以後，芬蘇戰事一直陷於停頓的狀態。戰場上既未發生大規模的戰事，雙方陣地也沒有重大變化，因此所謂芬蘇戰事，也就不復爲世人所重視。

迨至一九四三年冬季，紅軍發動冬季攻勢，無往而不勝，紅軍在列寧城區，也獲得空前大捷。德國在實際上也沒有餘力幫助芬軍，使芬蘭唯有走上蘇聯議和的一道路了。但是蘇聯的態度，是非常明顯的，她要芬蘭直接向蘇聯求和；換言之，就是要芬蘭向蘇聯無條件投降。芬蘭是倔強的民族，自然不十分容忍，因此芬蘇談判，若接若離，恍惚迷離，不可捉摸，美國乃以照會送達芬蘭政府，提出警告，並以斷絕邦交相要挾。芬蘭政府迫不得已，派遣前任內閣總理巴錫基維（Julius K. Paasikivi）前往瑞典京城，與蘇聯駐瑞典大使柯隆泰夫人（Madame Alexandra Kollontay）會晤，討論棄戰言和辦法，柯隆泰夫人當即提出五項要求：

（1）芬蘭應即與德國絕交，並將其境內之德軍加以圍禁，蘇聯政府表示其有協助芬蘭完成此項任務之意。

（2）恢復一九四〇年芬蘇條約，繼續有效。

（3）蘇聯及協約國的戰爭俘虜與被圍禁之平民，立即釋放返國。

(4) 芬蘭復員問題待至莫斯科會商解決。

(5) 賠款問題亦待至莫斯科會商決定。

芬蘭對於上項條件，自無接受可能，故對蘇聯所提出的覆文，含糊其詞，蘇聯不得要領，乃於三月十日正式聲明，芬蘭政府的答覆，完全不能滿意，並謂蘇聯於二月十九日所提出的條件，係最低限度的基本條件，唯有在芬蘭政府表示接受之後，始能進行停戰之談判。因此芬蘭內閣總理林哥美 (Premier Linkomies) 即將此事提交議會討論，並向議會提議：「因為蘇聯不能同意芬蘭平等的願望，且在接受其條件之前，不讓吾人有一解釋意見之機會，在此種情勢之下，不能有所抉擇，對於蘇聯所提要求，唯有予以反面的答覆。」議會討論一小時後，即將林哥美總理的提議通過，於是盛傳於一時的芬蘇議和便陷於僵局了。

及至一九四四年七八月間，歐洲戰事有驚人發展，尤其是巴爾幹半島的局勢，急轉直下，土耳其既與德國斷絕邦交，羅馬尼亞與保加利亞又相繼投降，使芬蘭不得不傾向和平，議和之說又起，至九月三日，芬蘭代表終於接受了蘇聯初步條件：(一) 對德絕交，並要求德國於九月十五日以前將其所有軍隊撤退回國，屆時德軍倘不能撤退，則將加以繳械，視同戰爭俘虜交與協約國。(二) 自九月四日上午八時起，芬蘇前線，實行停戰，芬蘭須派遣代表團前往莫斯科議和，芬蘭總統馬納漢將軍當即命令內閣總理哈克才爾 (Premier Hakkell) 率領代表團前往莫斯科，進行談判，至九月十六日停戰條件大體擬就，詎知哈克才爾總理突患腦充血病，無法負責進行談判，芬蘭政府乃改派外長恩克爾 (Carl Enckell) 乘坐飛機前往蘇聯，以代替哈克才爾的任務。芬蘇停戰協定乃於九月十九日在莫斯科簽字成立，其內容有下列各項：

(1) 芬蘭軍隊撤退至一九四〇年芬蘇和約所規定之邊界。

- (2) 芬蘭應將貝薩摩 (Petsamo) 區割讓與蘇聯。
- (3) 波爾加拉地峽 (The Isthmus of Porkkala) 租與蘇聯，作為軍事根據地，租期定為五十年。
- (4) 芬蘭南部及西南部所有空軍根據地，暫時交與協約國使用，芬蘭並須將其商船隊聽任協約國使用。

(5) 芬蘭應在物質上援助協約國，故須以某種物資接濟協約國。

(6) 芬蘭境內之德軍一律解除武裝，並須交與協約國，此在芬蘭軍隊亦須裁減至平時狀態。

(7) 芬蘭賠償蘇聯損失三萬萬美元，於六年內償清。

(8) 釋放所有政治犯，並須取消對於芬蘭共產黨的禁令。

(9) 交出所有戰爭犯罪者。

北歐的和平恢復之後，波羅的海沿岸各國的解放，也就變為輕而易舉的事情了。德軍退出芬蘭之後，也就不得不放棄立陶宛，愛沙尼亞及賴脫維亞三國了，歐洲戰局的面目，亦為之一變。使德國更走近崩潰的階段。

第四節 保加利亞的歸向協約國

保加利亞在上次大戰中，因為希望修改蒲伽萊斯特條約 (Bucharest Treaty)，欲收回割讓與希臘和羅馬尼亞兩國的土地，乃受了德奧的欺騙，與其簽訂同盟條約，卒於一九一五年十月十一日攻入塞爾維亞境內，因此保國乃成了協約國的敵人，至一九一八年九月，英法聯軍在塞爾維亞境內反攻保軍，此時德奧兩國早已戰到聲嘶力竭，無力相救，保國不得已乃於九月二十九日向協約國投降，請求停戰，匪特參戰的目的不能達到，抑且割地賠款，喪失了通達愛琴海的港口，成為巴爾幹半島上最弱

小的一國。戰後國王斐狄南（King Ferdinand）不得不遜位，由其幼子鮑里斯三世（Boris III）繼任。同時政權也就落入農民黨（the Agrarian Party）手中，專以壓迫中產階級爲事，國內常引起共產黨的暴動，又因爲在種族上，與蘇聯人民同屬於斯拉夫民族，保蘇兩國邦交，一直保持友好關係，保國頗有挾蘇聯以自重之意。對於現狀頗不滿意，改約派常常提出馬其頓獨立及直通愛琴海等問題，使希臘南斯拉夫以及羅馬尼亞等國，寢食不安，希南羅三國爲共同對抗保國起見，便與土耳其締結小協商，因此保國在外交上陷於孤立。但是保國地位重要，素有巴爾幹半島的心臟之稱，仍不失去她的重要性，她的一舉一動，均爲巴爾幹半島安危所繫，故在大戰爆發之初，保國宣佈中立，並表示對於紐宜萊和約（The Treaty of Neuilly）雖有修正的願望，但不願訴諸武力，俟至戰後用和平的方法解決。巴爾幹半島未立即被捲入戰爭渦漩，也可以說完全靠了保國的和平外交，不欲乘火打劫，引起戰端。

迨至一九四〇年法國戰敗之後，歐洲形勢完全改變，匈牙利羅馬尼亞在事實上早已成爲德國的附庸，中流砥柱的，唯有保國一國而已，希特勒乃於是年十一月二十日在維也納，召集巴爾幹會議，誘致羅馬尼亞，匈牙利，斯洛伐克邦暨保加利亞等國，均正式參加軸心國集團。會議的結果，匈牙利首先宣佈加入德義日三國同盟條約，其後羅斯兩國亦步匈國後塵，加入三國同盟條約，僅有南斯拉夫與保加利亞尙採取保留態度。保國當局鑒於時局的迫切，似有不得不參加同盟之勢，因此決定通知德方，準備參加，但至最後，因爲蘇聯態度明朗，又決定臨時作罷，使希特勒大失所望。保國內閣總理費洛夫（M. Filoff）發表演說，重申保國政策，其言略謂：「保國對於現行條約；雖贊成加以修正，但不願訴諸武力。俟至現行大戰結束歐洲各項問題解決之後，再設法使保國的民族願望獲得滿足。這種論調在德方聽來，不啻芒刺在背，德國外交部乃譴責費洛夫別有野心。由此可知保國在現行大戰爆

發之初，苟爲環境所容許，即不欲加入戰爭。但至德蘇戰爭爆發之後，羅匈同時向蘇聯宣戰，整個巴爾幹半島盡在德國勢力支配之下，保國不能例外，親德份子應運而起，掌握政權，甘爲德國的爪牙，在法理上，保國雖未向蘇聯宣戰，但在事實上，已非中立國可比。保國所出產的穀類，尤其是小麥和玉蜀黍，大半輸入德國，以緩和德國糧食恐慌。這種情形，維持兩年之久。但至一九四四年，現行大戰進入最後階段，保國當局爲民族的前途計，不得不重行考慮態度了。最後決定保國對於德蘇戰爭，採取絕對的中立政策，並向英美試探停戰條件。保國於八月廿六日發表公報，聲明保國立場稱：

「保國政府對於德蘇戰爭，堅決決定採取絕對的中立政策，茲爲實施此項決定計，乃通知所有外國軍隊，凡開入保國境內者，均須解除武裝。是以保國境內之德軍，均已解除武裝矣。同時保國已向英美政府請求停戰，請告以保國退出戰爭的條件」。莫斯科廣播電台對於保國政局，也發表消息稱：「保國政府已向蘇聯當局保證，採取絕對的中立政策，保國內閣總理特拉加諾夫 (M. Dragunov) 並告知蘇聯政府稱，德軍倘開入保境，當以反對，至於在保境之德軍，保國政府已向德軍司令長官，要求撤退，德軍倘若拒絕撤退，則當解除武裝」。

協約國方面接獲保國政府的通知之後，咸以爲保國問題即可迎刃而解。像羅國請求停戰一樣，殊不料保國政局又發生政潮，使特拉加諾夫總理不得不引咎辭職，而由繆拉維埃夫 (Constantin Muravieff) 組織新閣，對於外交政策，仍採取觀望態度。使蘇聯大失所望，蘇聯政府乃於九月五日對保國宣戰。並以照會一件送達保國公使。內稱：「蘇聯政府對於保國在德蘇戰爭中所採取之政策，不能不認爲已站在德國方面對蘇作戰。蘇聯有鑒於此，不能與保國繼續保持邦交，故與保國斷絕關係，並正式聲明，不僅保國已與蘇聯作戰，而且自今日起，蘇聯亦與保國作戰矣」。所以從九月五日午後五時起，蘇聯與保國已陷於交戰狀態之下了。保國政府接獲蘇聯宣戰書，不啻晴天霹靂，恐慌萬狀，不知如何應

付。內閣當夜召集緊急會議，最後決定，向蘇聯請求停戰；並自動與德國及其同盟國即法西斯義大利、克羅地亞、斯洛伐克、芬蘭、斷絕外交關係。蘇聯以保國已與德國絕交，當即表示可以考慮，與保國議和；同時紅軍亦於九月八日越過蘇保邊界，開入保境，其目的乃在先行佔領保國的伐爾那（Varna）港。繆拉維埃夫內閣對蘇態度，不免有前倨後恭之譏，不得不引咎去職，由前任總理喬治埃夫（Kimon Georgiev）東山再起，另行組閣，閣員各單如次：

內閣總理——喬治埃夫

外長兼財長——史德諾夫（Petro Stainoff）

陸軍部長——貝萊希夫上校（Colonel Damian Beresheff）

教育部長——米加爾特希夫教授（Prof. Mikalshheff）

公共工程部長——史特巴諾夫（Boris Stepanoff）

司法部長——尼特希夫（Christo Neisheff）

商業部長——尼哥夫（Dimitar Neikoff）

農業部長——巴夫洛夫（Wasil Pavloff）

鐵道部長——台爾香斯基（Angelo Dershansky）

新閣成立之後，立即派遣米蓋洛夫教授（Prof. Michaloff）前往莫斯科，與蘇聯當局進行談判，討論停戰條件，但在德國方面，仍利用少數不良份子，組織所謂保加利亞國民政府（Bulgarian National Government）以資對抗，由柴哥夫（M. Zankoff）主持其事，徒見其心勞日拙而已，紅軍已開入保境，佔領保京沙非亞及伐爾那港，並已從保境攻入希臘境內。迨至十月杪，保加利亞與英美蘇簽訂停戰協定，其要點如次：

(一) 保加利亞於九月九日對蘇聯停戰並在與德匈斷絕邦交之後，與所有協約國停止作戰，保國政府應解除德軍武裝，將德軍作為戰爭俘虜，交與協約國，德國僑民亦當予的圈禁。保國並應將其海陸空三軍置於蘇聯統帥之下，一俟對德作戰結束之後，保軍立即實行復員，並接受協約國的統制，其在平時，亦復相同。

(二) 保國官兵於一定的期限內，退出希臘南斯拉夫兩國。

(三) 蘇聯與協約國軍隊得在保國海陸空三方面移動。

(四) 所有協約國與蘇聯之戰爭俘虜，一律釋放，保國並須予以衣食及運輸上的便利。

(五) 保國境內所有親希特勒的組織，一律解散。

(六) 協約國僑民(包括希臘，南斯拉夫兩國僑民在內)所有產業，應即返還原主，至於德匈兩國僑民之產業，未得蘇聯統帥部的同意，不得任其輸出。

(七) 保國應將其所有軍艦交與蘇聯，作為對德匈作戰之用，保國商船隊亦交與蘇聯使用。

(八) 保國政府應籌劃款項及協約國所需要的貨物燃料及食物，交與協約國。

(九) 設立協約國統制委員會，得英美兩國的合作，監視保國履行上開各項條款，至和平條約簽字而後已。

第五節 土耳其的對德絕交

土耳其地居要衝，扼黑海與地中海間交通的咽喉，控制了達達納爾與博斯破魯斯兩海峽，所以土耳其在軍略上處於極關重要的地位，例如在上次世界大戰中，土國站在同盟國方面作戰，使協約國感到極大的困難。當其投入中歐帝國的集團之後，歐洲戰局就為之一變，不但英法和俄國間的聯繫，因

此割斷，使英法祇能坐視俄國與羅馬尼亞失敗，而不能予以救助，而且英法聯合艦隊迭次猛攻海峽，均遭受重大損失，德國軍艦避入海峽，英法對之也就無法可想。所以德國名將魯登道夫說：「如果土耳其不站在德國陣地上作戰，則大戰的結束或許等不到一九一八年了。」

戰後英美受了上次大戰的教訓，對於在土耳其的海峽問題，很早就想把它變成國際性，但在巴黎和會中，因為列強的利害衝突，意見分歧，未能商得成議，到了一九二〇年四月二十四日，英法邀請有關係各國舉行聖勒摩會議（San Remo Conference）討論近東問題，結果成立了一種塞佛爾條約（Treaty of Sevres）規定達達尼爾海峽國際化，即在海峽兩海岸劃為非武裝區域，後來一九二二年希土戰爭結束之後，列強復在瑞士的洛桑舉行會議，翌年七月二十四日簽訂洛桑條約，土耳其亦承認海峽開放一項原則，列強海空兩軍得自由通過兩海峽。沿海設為不設防區域，由國際聯盟設一海峽委員會管理，及至一九三六年三月七日德國片面聲明廢棄羅迦諾公約，並將軍隊開入萊茵河沿岸不設防區域，於是土耳其認為有例可援，即於三月二十四日正式通知國聯，援用國際公法上的「情勢變遷條款」要求在海峽沿岸得重行設防。洛桑條約簽字國乃於是年六月二十二日集議於瑞士的蒙特婁城（Montreux），對於土國要求無法拒絕，准予所請，因此土國要求乃得如願以償，自此土耳其在地中海上復居於極關重要的地位了。

在現行大戰爆發之前，英國當局即開始與土國進行談判，商訂互助協定，英國首相張伯倫，於一九三九年五月十二日向議院報告稱：「英土兩國政府於密切交換意見之後，繼之進行正式談判，已見雙方意見漸趨一致。目下此項談判尚在廢續進行之中，惟已商定締結相互性質的長期協定，以確保兩國安全。兩國政府並在協定成立之前，預先聲明：倘遇有侵略情事，足以在地中海引起戰爭，雙方即應切實合作，互相援助。」其後法國也與土耳其進行談判，至六月二十三日雙方同意先行發表宣言，

然後再簽訂正式協定。宣言內容，包括下列多點：（一）法土兩國為保障安全起見，當將締結正式協定；惟在此項協定成立之前，若果發生侵略舉動，致在地中海引起戰爭，則雙方準備通力合作，儘在可能範圍之內，互相援助。（二）關於散嘉克（Cyprus）問題，成立四項辦法。

迨至現行大戰爆發之後，英美兩國外交當局即加緊與土耳其進行談判，商訂英法土三國互助公約，直至一九三九年九月十九日，終於正式簽字成立。其要點有四：

（一）土耳其倘被歐洲任何一國侵略，或歐洲任何一國出於侵略舉動，致使地中海引起戰事，而土國亦牽入漩渦，則英法兩國應即予以援助。

（二）歐洲任何一國倘若出於侵略舉動，致使地中海引起戰事，英法兩國亦牽入漩渦，或英法兩國倘因履行一九三九年四月十三日向羅馬尼亞希臘兩國提供之保證而發生戰爭時，則土耳其應即予英法兩國以援助。

（三）歐洲任何一國，其獨立與中立之維持，乃英法土三國一致認為生存攸關者，倘遭歐洲其他一國侵略，則英法土三國應即進行磋商，以使聯合採取各項切實措置，以資應付。

（四）本約有效期間，定為十五年。

此項互助公約的成立，固可視英法戰時外交的一大勝利；但是德國駐土大使巴本（Franz von Papen），老奸巨滑，手段高妙，在英德外交戰中，大顯其身手，結果仍能拉住土耳其，保持中立地位而不變，並在一九四一年德蘇戰爭爆發前，兩國成立友好及互不侵犯條約，亦能與英土同盟條約，同時並存。這固然是巴本的功績，但是也是土耳其人民的傳統觀念所造成。凡閱讀歐洲現代史的人，莫不知道一八七八年的柏林會議，俾斯麥暗中支撐土耳其，使其「又在歐洲」，引起土國人民對於德國的好感，在上次大戰中土國站在同盟國方面參戰，其故在此。結果同盟國失敗，土耳其也大受影響

，但仍不能削弱土耳其人民的親德傾向。就是在頭腦清楚的人士們，充其量也不過主張中立，不偏不倚，靜待戰局發展，至最後階段，始決定動向，如此即可有百利而無一害。

土耳其的根本政策雖然如此，但是交戰國雙方，決不會聽其自然。德國要求土耳其的，是保持中立，即在中立之狀態之下，能以物資，源源供給德國，尤其是化學原料中的鉻（Chrome），此在英美蘇方面則盼望土耳其早日履行英土同盟條約，使現行大戰得早日結束。所以至羅斯福邱吉爾史太林三巨頭於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下旬在德黑蘭會晤討論如何縮短戰爭期間時，就決定誘致土耳其改變態度。散會後羅邱同赴埃及開羅，邀請土耳其總統，參加英美蘇土四國會議。後來因為蘇聯代表維辛斯基不及趕到，改開三強會議，土國總統伊斯美（Ismet Inonu）內閣總理薩拉茹格魯（Sakm Ceyraoglu）外交部長孟尼門茹格魯（M. Menemcuglu），均參加英美土三國會議，結果嚴守秘密，外人不得而知，土外長會語協約國記者稱：英土同盟關係經此次開羅會議，已益見增強，蘇土兩國邦交，亦極友好，與英土關係，不相上下。同時英國外相艾登亦向下議院報告稱：『至於土耳其問題，德黑蘭會議決定邀請土國總統參加英美蘇開羅會議，不料蘇聯代表維辛斯基，未能準時趕到。惟已將此次會晤之經過及決定，通知維辛斯基。余有極大希望，此次秘密會議將為英美蘇土四國他日合作奠定一鞏固基礎。土外長會向報界談稱，開羅會談，經過良好，結果遠大，故余敢謂，土耳其與美蘇兩國之關係，與英土邦交，同樣友好。彼知過去歷史者，必能明瞭此語之重要矣。』

自此國際上對於土耳其的動向，謠言紛起，不是說土耳其即將參戰，就是說土國將與德國斷絕邦交；但是土耳其當局仍極鎮靜，認為時機尚未成熟，魯莽從事，必致意外的後果瑞典日報（Svenska Dagbladet）評論土耳其態度稱：土耳其尙未能站在協約國方面參加作戰，其故有三：（1）土耳其準備作戰，尙未完成；（2）土耳其對於協約國援助其在東南歐洲作戰之能力，不能置信；（3）土

耳其國內鐵路交通困難，不能以大批軍械運往歐洲土耳其。因此種種，土國當局對於最後的決定，不得不慎重將事。仍處於交戰國雙方之間，不偏不倚，企圖苟安。但至一九四四年四月間，英美對於中立國以物資接濟德國之所為，已不能容忍，乃分別照會土耳其及瑞典，要求立即停止以物資供給德國，至六月中旬，英美蘇三國使節，開始與土耳其當局進行談判，提出具體計劃，一方面要求土耳其立即與德國斷絕經濟及外交關係，另一方面並要求土耳其將其國內的海空根據地供給協約國使用。其時戰局業已明朗化，東線方面蘇聯軍隊已迫近華沙，此在西線方面，英美聯軍進攻巴黎，指日可下，土耳其國內輿論界，莫不認為戰局已至最後決定階段，此時倘不有所決定，則坐失時機，後悔莫及了。土耳其國民大會於八月二日復會，土國政府即提出對德斷絕經濟及外交關係一案，內閣總理薩拉茹格魯並發表演說，闡明提出此案之理由，大意畧謂：自德軍佔領保加利亞之後，土國即已準備隨時保衛本國疆界，惟在英土之間有同盟關係之存在，故建議與德國斷絕經濟與外交關係。

土耳其宣佈對德絕交之後，德方雖以戰爭相威脅，但歐洲戰局，急轉直下，羅馬尼亞保加利亞芬蘭相繼停戰，巴爾幹局勢為之改觀；同時英美聯軍攻陷巴黎之後，長驅直入，法比荷先後解放，並已攻入德國本土，因此土耳其的參戰問題，頓時失去了它的重要性，而土耳其的動向，不復為世人所重視了。

第六節 波蘇糾紛的解決

波蘭在現代史上曾遭遇過三次瓜分，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得英美法的支持，始能成立一個獨立國家。但在地理上，波蘭介於二強之間，東面是蘇聯，西方是德國，而且這兩個國家對於她，都抱有非分之想，因此波蘭的處境非常困難，在外交上不得不以「兩面顧到」的手段來應付德蘇，可是仍

有技窮的時候，爲外人嘲笑她「朝秦暮楚」，波蘭命運的悲慘，終無法挽回，也是必然的結果。所以到了一九三九年八月下旬，德蘇互不侵犯條約成立之後，德國即藉口打通走廊及收回但澤市，進兵波蘭國境，引起這一次的世界大戰。

波蘭是戰後新興的小國，兵力有限，且在英法勸告之下，未能完成其軍事準備，所以至戰事爆發之後，波蘭措手不及，對於德軍所發動的閃電戰，幾乎無法抵抗，未及一月，德軍攻入華沙。而蘇聯又復於此時乘機侵入波境，相繼佔領羅夫（Lwow）與格洛特諾（Grodn）兩地，九月二十八日德蘇成立協定，劃分兩國在波境的新界線，北自比亞里斯多克（Bialystok）起，經過布萊斯特里多夫斯克（Brest-Litewsk）南至羅夫一線，線東屬俄，線西歸德國所有，於是波蘭又遭遇到第四次瓜分了。

波蘭全境既告淪陷，且被德蘇兩國瓜分，政府要人，均逃往羅馬尼亞，總統莫錫基（Ignace Moscichi）不得已自動辭職，流亡在巴黎的波蘭要人，便組織波蘭流亡政府（Polish Refugee Government），公推薛科斯基將軍（General Sikorski）爲內閣總理。至一九四〇年六月間，又隨英法聯軍退出法國而遷到倫敦。而國際局勢的千變萬化，令人目眩，波蘭流亡政府也不復爲世人所注意了。可是到了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二日德蘇戰爭爆發，德軍侵入蘇境，勢如破竹，於四星期內，攻抵史太林防線，蘇聯爲應付德國的攻勢起見，乃與英國締結同盟條約，協力對德作戰；並於七月三日，與波蘭流亡政府，簽訂恢復邦交與對德共同作戰的協定，八月間雙方又締結軍事協定，得在蘇聯境內組織波蘭軍隊，開往東線參加德蘇戰爭，不過波蘭當局對於蘇聯的疑慮，始終不能冰釋，薛科斯基總理爲明瞭蘇聯的真正意向起見，乃於一九四一年十二月間訪問莫斯科，並與史太林莫洛托夫進行談話，至離蘇反英時，發表了一種波蘇友好與互助的宣言。於是波蘭關係又進入一新階段。可是好景不常，一九四二年四月十日德軍當局招待外國記者前往斯摩倫斯克城參觀蘇聯殘殺波蘭士兵的「萬人坑」，揭破

蘇聯殘殺暴動，雖經蘇聯當局否認，並斥為德國嫁禍於蘇聯的一種宣傳陰謀。可是波蘭流亡政府總理薛科斯基將軍獲悉之後，即發表聲明：「一九三九年九月十七日一役中，波蘭士兵被紅軍俘獲者萬人，蘇聯設收容所三處以收容之。嗣後波蘇復交並訂軍事協定，波蘭政府會要求蘇聯，將此等俘虜全部釋放，蘇聯雖然表示接受，但在實際上，並無一人返國。茲今德方發表萬人坑，證據確實，實有請國際團體派員實地調查之必要」。蘇聯接獲薛科斯基將軍的聲明，便認為無異響應德國的宣傳攻勢，不啻與德國同調，乃於四月二十六日照會波蘭駐蘇聯使節，斷絕邦交，說明蘇聯的見解：（1）波蘭流亡政府對於蘇聯的態度，顯然異常，且蔑視同盟間的一切條約及正常途徑；（2）德方宣傳蘇聯殘殺波蘭士兵時，波蘭流亡政府亦乘此機會，採取敵對宣傳，復以機關報為工具，企圖擴大事件；（3）波蘭流亡政府不僅要求蘇聯政府說明此一事件，且更進一步要求日內瓦國際紅十字會調查真相。蘇聯鑒於以上各事，乃對於波蘭流亡政府，宣告斷絕邦交。」

波蘇復交未久又告斷絕，雖經英美從中斡旋，仍無好轉希望，七月四日薛科斯基將軍乘機殞命，波蘇關係陷於僵局，仍無法打開。所遺內閣總理一職，由副理米柯拉斯克（Stanislaw Mikolajczyk）繼任。米氏係波蘭農民黨領袖，素有親蘇的傾向，他上台後的最大任務，就是要設法打開波蘇間的僵局，但因兩國的邊界問題無法解決，始終不能實現。

這個問題的癥結乃在兩國的見解不同。波蘭方面堅持羅邱所發表的「大西洋憲章」，要求英美協助其恢復國土，至一九三九年八月間的舊疆界。此在蘇聯方面，則主張以民主主義的方法，舉行公民投票，決定波境烏克蘭西部，與白俄羅斯部份兩地區的歸屬，如此，這個問題，就無法解決了。到了一九四四年一月，這個問題，更加表面化了。波蘭流亡政府首先於一月五日發表宣言，堅持波境白俄羅斯與烏克蘭西部為波蘭所有。蘇聯政府乃於十日提出答覆，要求波蘭流亡政府接受以一九一九年「

寇松線」(Curzon Line of 1919) 爲波蘭東方邊界。所謂「寇松線」，即英國外相寇松勳爵 (Lord Curzon) 於英美法義四強會議中所提出之波蘇邊界案，此一界線，北面起自立陶宛邊界南端之格洛特諾，南至華沙以東之布萊斯特里多夫斯克，沿布格河 (Bug R.) 在魯布林 (Lublin) 城南，再以維斯多拉河 (Vistula R.) 爲界，直至捷波交界之喀爾巴阡山脈爲止。

波蘭流亡政府對此，當然不能接受，即在英美方面，對於蘇聯的要求，亦難於接受，英國保守黨機關報觀察者報 (The Observer) 評論此事，表示反對此項建議，並提出四項理由：(1) 此項建議足以在十年或廿年內再引起戰禍。(2) 足使波蘭完全依賴蘇聯的援助；(3) 此項嚴重問題未能澈底解決；(4) 違反大西洋憲章的規定。

由此可知波蘇邊界糾紛的不易解決了。英國外相艾登於一月十七日向英國下議院報告稱：「英國對於此事，甚爲注意，且與協約國保持密切接觸，吾人基本目的，乃在德蘇兩國之間，造成友好關係，但欲完成此事，對於歐洲的前途，必產生重大後果，惟吾人對於滿圓解決之可能性，尙未完全失望」。

波蘭流亡政府又於一月十五日發表公報，表示願與蘇聯進行談判，但蘇聯仍以邦交未曾恢復爲理由，予以拒絕，於是波蘇問題更不易解決，直至二月下旬，史太林致函英相邱吉爾，對於波蘇問題，聲明兩點：(一) 須以波蘭接受寇松線爲進行談判之基礎；(二) 聲明蘇聯願意建立一強大獨立的波蘭國家。邱吉爾首相接函後，認爲波蘇問題獲有轉機，立即訪問米柯拉斯克總理，轉交蘇聯所提出的條件，波蘭流亡政府乃提出對案：(一) 波蘭政府願意命令波蘭境內所有秘密團體，與紅軍通力合作；(二) 波蘭政府提議，對於邊界及領土問題，暫緩討論，至最後和平會議時，再行提出，目下暫時劃分臨時界線，界線以東之行政，由蘇聯主持，界線西區域的行政，則歸波蘭，波且蘭設立一種特別行

政機構，英美代表均參加在內。(三)蘇聯要求撤換閣員及將領，波蘭政府認爲此舉不啻直接干涉波蘭內政，故波蘭政府不能接受。(四)波蘭政府提出一簡單之要求，即雙方談判，不能基於「既成事實」(fait accompli)，波蘭參加談判，應處於平等地位。

波蘇問題既陷於僵局，留在蘇聯境內的波蘭流亡政客，便在莫斯科組織「波蘭民族解放委員會」(Polish Liberation Committee)由摩拉夫斯基(Mr. Morawski)爲主席，並成立波蘭人民軍(Polish Popular Army)，與紅軍駢肩作戰，至七月二十日蘇聯與波蘭民族解放委員會成立協定，規定該委員會在波蘭自由區內設立行政機構，負責處理民政，但蘇聯波軍總司令在波蘭戰區，握有最高權力。

波蘭民族解放委員會既獲得蘇聯在事實上的承認，乃於七月廿五日發表宣言，自稱爲「波蘭的唯一的合法機關」(Only legal Organ of the Poles)而斥在倫敦的波蘭流亡政府爲非法組織。最後並宣佈六大政綱：(一)肅清一九三九年九月時的叛國者；(二)對於大地產收歸國有；(三)對於德國及叛國者，採取報復手段；(四)將波蘭南方邊界推廣至奧特河(Order R.)；(五)將德國沿海區東普魯邦及西里西亞等區，併入波蘭；(六)參加斯拉夫聯盟，該聯盟足使上開各項計劃，得以實現。

這樣，波蘭流亡政府的地位更加微妙了，但是英國不願波蘇問題陷於不可挽回的僵局，仍一再勸告米柯拉斯克對蘇聯讓步，米氏爲整個民族國家的前途着想，也認爲有與蘇聯妥協的必要，因此便不得委屈求全，親自到莫斯科去一次，同時史太林也正式邀請米氏作蘇聯之行，米氏於八月一日行抵莫斯科，僅由外長羅瑪(Taddeusz Romer)同行，而波蘭民族解放委員會主席摩拉夫斯基亦於八月六日自魯布林行抵莫斯科，於是波蘇談判便有極大的發展。米氏行抵莫斯科之後，先與蘇聯外交人民委員長莫洛托夫會晤，作「非常坦白的討論」(Very frank discussion)然後與波蘭民族解放委員會代表進

行談判，但未能商有成議，因為米氏堅不承認一九二一年的波蘭憲法，所以談判只有陷於僵局，米氏乃作歸計，在離蘇之前，會見史太林，談話一小時半，事後向報界發表談話稱：『與波蘭民族解放委員會代表談判，或將繼續進行，雙方均已提出議案，至於摩氏所提之方案，至返抵倫敦後，自當縝密加以研究。此次談判，雖在友好空氣中進行，但未能成立任何協定。波蘭問題，為國際間將來能否合作之一大試驗』。米氏悄然返英，深知前途荆棘叢生，百念俱灰，乃憤然去職，波蘭流亡政府實行改組，由副理阿齊什夫斯基 (Thomas Arcezewski) 繼任內閣總理，克氏雖為社會主義者，但是對於蘇聯，仍抱敵對態度，故對於波蘇問題，有害無益，加以農民黨拒絕入閣，引起政潮，對於波蘭前途，更覺有無限的杞憂。蘇聯對此亦未加以承認，而對於波蘭民族解放委員會則予以盡量的支持，並更進一步，在魯布林組成波蘭臨時政府，由摩拉夫斯基任內閣總理兼外長，內閣名單如下：

(一) 內閣總理兼外長——摩拉夫斯基 (Edward Osuabe Morawski)

(二) 國防部長——齊米爾斯基 (General Zymierski)

(三) 內政部長——馬斯朗加 (Mr. Maslanka)

(四) 情報部長——馬汝索夫斯基 (Mr. Musuzowski)

臨時政府成立之後，摩拉夫斯基總理便發表廣播演說，內稱「波蘭臨時政府成立之後，決與蘇聯暨英美樹立友好關係，自將根據鄧巴頓橡樹會議所決定的計劃，參加世界集體安全制度，並願與所有民主國家樹立外交關係」。同時蘇聯立即予以承認，據塔斯社於一月五日發表消息稱：波蘭臨時政府於一月四日通知蘇聯政府，波蘭國民會議已決定將波蘭民族解放委員會改為波蘭臨時政府，並願與蘇聯樹立外交關係。互派外交使節；蘇聯政府已接受此項建議，並任駐波蘭外交代表。

這樣蘇聯無異於承認波蘭臨時政府了，英美對此當然要深感不安，不得不再度聲明，依然承認在

倫敦的波蘭流亡政府爲波蘭的合法政府，同時波蘭總統賴泰維資（President Rakiciewicz）也向波蘭人民呼籲，請波蘭人民一致擁護合法政府。雙胞胎的演出，使波蘇問題更難解決了。不過這個問題的久懸不決，足以影響到協約國間的團結，所以英美蘇三國亟欲解決這個問題。一九四五年二月初旬，羅斯福總統邱吉爾首相在克里米半島雅爾泰（Yalta）與史太林舉行三巨頭會議，便討論到這個問題，成立暫時的解決方案，據三巨頭所發表的聯合宣言，可知波蘇問題的解決是這樣的：（一）關於波蘭的邊界問題：東陲的邊界以「寇松線」爲標準；此在北邊及東邊，波蘭應得若干土地，以資補償，但波蘭的西方邊界的最後勘定，須等到和平會議中決定。（二）關於波蘭的內政問題：波蘭臨時政府須依據較廣大的民主基礎，加以改組，包括波蘭國內外所有民主領袖，並改稱爲波蘭全國統一臨時政府（Polish Provisional Government of National Unity），且須於最短期內，舉行公民投票，採用普遍選舉與秘密投票的方式，不加以任何限制。

波蘭流亡政府獲悉三巨頭的聯合宣言之後，大失所望，驚惶失措，不言可喻；流亡政府立即召集緊急會議，討論三巨頭聯合宣言後所造成的新局面。旋即發表公報，對於三巨頭會議的決定，表示拒絕，並舉出三項理由：（一）波蘭政府在克里米會議前，曾以備忘錄一件送達美國政府，聲明此次所作之決定，匪特波蘭未曾參加，抑且毫不知情。僅在正式發表前一小時，通知波蘭政府，故表示遺憾。（二）波蘭政府認爲依據寇松線而將波蘭東部割讓與他人，不啻爲「波蘭之第五次瓜分」，現由其同盟國爲之。（三）波蘭政府認爲將「外人指定之魯布林委員會」擴大組織而成波蘭全國統一臨時政府，不啻承認蘇聯干涉波蘭內政爲合法。同時波蘭內閣總理阿齊什夫斯基亦向報界發表談話稱：「波蘭人民不信蘇聯希望有一自由獨立的波蘭國家，波蘭現在紅軍佔領之下，舉行任何性質之選舉，均無意義可言。」此外，波蘭戰後事務部長沙比基（M. Sypkisi）亦發表談話稱：「以西方的土地來和波

蘭東部交換，不啻自己的幼子被騙去而換一個較大的義子，余認爲波蘭與蘇聯爲隣，戰後歐洲和平的最好保障，不是含辛茹苦的波蘭，而是友好的波蘭。」至於國際輿情對此，均表示不滿，尤其是美國報界一致加以抨擊，並發起一項運動，欲使美國代表在未來會議中，修正克里米會議的決定，衆議員奧孔斯基 (Representative Okonski) 竟指斥波蘭已被出賣，並謂自由受一暗傷，凡屬愛好自由的人民均受一暗傷，至於波蘭人民，對於擊潰國社黨的功績，較世界上任何一國爲大，

此在英國，下議院於三月一日討論波蘇問題，由保守黨議員彼德立克 (Major Petherick) 提出修正，並加以說明，其言有曰：「三國協定倘若付諸實行，則波蘭將喪失領土之半，人口的三分之一，並將喪失全國煤油百分之八十五，木料二分之一，化學工業之半以及水力之百分之四十強，所以這項協定，實與波蘇兩國自由締結之條約相違背，且與大西洋憲章南轅北轍，抑且與一九三九年之英波互助公約，背道而馳。」旋即由邱吉爾首相答曰：「吾人贊成蘇聯要求寇松線，並非吾人屈服於武力之前，余敢竭誠宣言，三強所處之立場，完全站立在合理的基礎上。協約國並已同意，波蘭在領土應得重大補償，此項領土包括但澤市，東普魯士一大部份，即柯尼堡之西及南暨上西里西距省。外謂波蘭將喪失領土之半，實爲欺人之談。」

第十一章 大戰的結束

第一節 蘇聯最後一次的『冬季攻勢』

一九四四年的夏季，紅軍在東線中路發動大規模的攻勢，從六月下旬起，德軍步步西退，相繼放棄奧沙（Orsha）維特勃斯克（Vitebsk），七月四日德軍又在明斯克（Minsk）波勃魯斯克（Bobruisk）一線，轉移新陣地，直至七月十日，維爾那（Vilna）的爭奪戰也開始了，紅軍便乘勝攻入立陶宛邊境，戰事愈演愈烈，達到最高點，不久德軍同時放棄維爾那和格洛特諾兩城，使紅軍圖攻華沙的計劃，更有實現的可能了。双方在華沙的東面，展開空前未有的大會戰，鏖戰達八星期之久，紅軍不惜任何代價，終於九月二十三日渡過布格河而抵華沙近郊，但是德方鑒於華沙的得失足以影響大局，也以全力堅守，所以華沙雖已是危城，但仍在德軍手中，不過愛沙尼亞的京城塔林和拉脫維亞的京城里加，均被紅軍佔領，而且紅軍的主力部隊，也開到東普魯士的邊境，嚴陣以待。當時紅軍倘若不改變進攻的目標，華沙早就陷落了，可是蘇聯當局的注意力，却集中在巴爾幹半島上，因為羅馬尼亞首先於八月間向蘇聯投降，宣佈對蘇停戰，接着保加利亞又於九月間，步羅馬的後塵，棄戰言和。加以東線南路的德軍，為拉直防線起見，又實行大規模的「避離運動」（Detachment Movement），使紅軍得以迅速向匈牙利東南部推進，蘇聯為席捲巴爾幹半島起見，乃集中重兵於多瑙河畔，企圖一舉而擊破德國聯軍的抵抗力，所以在華沙方面的戰事，不得不暫緩進行，而一心一意集中在巴爾幹半島作戰，十一月中旬，紅軍已在多瑙河上游建立橋頭堡，距匈牙利的京城布達佩斯僅三十英里，至十二月十二日，

紅軍突入匈京，至此匈牙利也不得不放下武器和蘇聯媾和了。

在巴爾幹戰爭至最後階段的時候，紅軍當局早作必要的準備，秣馬厲兵，以備在波蘭境內發動最後一次的冬季攻勢，爭取華沙，從而進窺德京柏林。所以到了十二月十二日，冬季攻勢發動了，規模之大，空前未有，單以紅軍的兵力一項而論，已極可觀，足使世界爲之震驚，總計步兵不下一百八十師之衆，其機械的配備，與空軍的輔助，亦爲前所未有的，所以紅軍在全線總反攻，以排山倒海之勢，對德軍重要據點，展開鉗形攻勢與包圍戰，將德軍衝成數截，幾使德軍無法抵抗，不得不步步西撤。紅軍發動冬季攻勢之第五日，德軍即宣佈放棄華沙廢墟，這是紅軍攻勢的第一個大收穫。

紅軍既佔領華沙，西進更形迅速，一月十九日紅軍攻入羅茲城 (Łódź)，二十五日戰事已移至波森 (Posen) 都倫 (Toren) 勃隆堡 (Bromberg) 之間，紅軍進展之速，實可與德國的閃電戰，相提並論，使德國當局也不得不承認東線戰局的嚴重了，不過在一月下旬，紅軍攻勢稍趨緩和，究其原因，有下列各端：(一) 紅軍離其原來陣地日遠，接濟困難，因此日增。(二) 步兵前進不能與機械化部隊，並駕齊驅。(三) 蘇聯坦克車隊所過之處，均需要重兵駐守。(四) 德軍扼守原來陣地，屹然不動，輒威脅蘇聯之運輸線。(五) 在各戰場之間，面積廣大，使蘇聯不易控制，並增加其供應上的困難。(六) 德軍抵抗的堅強。

當時的戰況非常混亂，爲便利讀者明瞭起見，特將各區戰況，分述如次：

(一) 東普魯士區——紅軍進攻東普魯士的目標，乃在先攻下哥尼斯堡 (Königsberg) 及愛爾平 (Elbing)，然後自維斯多拉河下流，進攻波蘭走廊，而抵但澤自由市，如此東普魯士便和德國本部完全隔絕了。這個作戰計劃，從一月十八日起，至二十八日就完成了預定的計劃，使東普魯士邦與德國本部的聯絡完全斷絕。

(一) 上西里西亞區——上西里西亞邦是德國的工業區，蘇聯當局對於該區的戰事，也非常重視，由第一烏克蘭戰線司令柯尼夫上將 (Marshal Koniev)，率領了紅軍七十師，向德軍陣地猛攻，第一個目標，就是在華沙——克拉科夫 (Cracow) 鐵路上的重鎮基埃爾塞 (Kielce) 城，其次是波蘭南部重工業中心克拉科夫與捷斯托科發 (Zetochowa) 兩城，紅軍攻勢進展順利，一月十七日德軍放棄基埃爾塞，十八日捷斯托科發城亦為紅軍所攻佔，同時克拉科夫城內發生巷戰，一月二十二日紅軍已攻抵德國邊境，突入上西里西亞德國工業地帶，二十三日上西里西亞首府俄伯痕 (Opeln) 亦告不守。柯尼夫上將威鎮前線，所向無敵，但是紅軍的目的，乃在攻佔勃萊斯勞 (Breslau)，從而自南面威脅柏林。二十六日紅軍果然越過俄伯痕北上，迫近勃萊斯勞。在城南的紅軍，且已渡過奧特河，在該河的西岸，建立橋頭堡。同時茹哥夫將軍的部隊，侵入了德國勃蘭登堡 (Brandenburg) 邦，向西疾進，大有直搗柏林之勢，但在奧特河畔，被德軍阻止，前進稍停，因此柯尼夫將軍的部隊，不得不加倍努力，向西推進，至二月十二日紅軍佔領里格尼茲 (Liegnitz)。另有一路紅軍已推進至波勃河 (Bober R.)，企圖進攻柯特勒斯 (Kathus)。惟德方鑒於戰局的危急，乃在奧特河沿岸佈置堅強陣地，誓死抵抗，藉以保衛柏林。因此柯尼夫將軍的部隊不得不暫緩前進了。

(三) 勃蘭登堡區——紅軍佔領華沙之後，即由茹哥夫上將率領大軍，正面進攻柏林，一月十九日紅軍佔領羅茲城，並在波森，勃隆堡暨都倫三角陣地，與德軍作殊死戰，二十五日波森，勃隆堡兩城，均發生巷戰，都倫亦被紅軍包圍；二十九日茹哥夫上將之部隊，已越過德波邊界，侵入德國勃蘭登堡區，二月一日紅軍佔領蘭芝堡 (Landsberg) 離柏林僅五十五英里。同時舒維林城 (Solwerin) 亦告陷落，紅軍乘勝西進，乃至法蘭克福 (Frankfort) 庫斯特林 (Kuestrin) 沙爾停 (Saldin) 一線，惟德方以奧特河之得失，有關柏林的安危，爰乃在奧特河西岸，嚴陣以待，希特勒鑒於時局的嚴重

，也命令前線將士，死守奧特河，雙方均遣兵調將，準備大會戰，因此奧特河之役，暫趨緩和，而陷於膠着狀態。柏林的危險也就減輕了幾分，不過戰事已迫近柏林城郊，奧特河畔的大戰，已可同為柏林的外衛戰了。前線的炮聲和火光，在柏林已能聽到見到，但是希特勒仍鼓吹「無條件的抵抗」(Unconditional Resistance) 命令德軍死守，街頭巷尾，都已設防，所以柏林已成爲一大堡壘，都市的面目全非，平民實行疏散，人心惶惶，不可終日，再加英美空軍當局，對於柏林又採取「恐怖空襲」(Terror Raid) 的辦法，企圖在心理上予德國人民一大打擊，迫令其無條件投降，因此市容整齊的柏林，竟變了一個水深火



熱的活地獄了。

羅邱史三巨頭在克里米半島的雅爾泰港俄皇的別墅舉行三國會談，以如何擊潰德國爲題，討論三國軍事行動問題；結果三國同意，從東南西北四方面，同時進攻德國，俾於最短期內擊潰德國，所以預料柏林大會戰，不久就要爆發了。

第二節 德國崩潰與投降

在國社黨統治下的德國，表面上雖然上下團結一致，但是暗中的分歧，不一而足，尤其是到了作戰將及五年六年的時候。希特勒本人及其信徒，對於戰爭的前途雖然也看得很清楚，德國已無戰勝的把握，但是仍抱着「不到黃河心不死」的態度，企圖繼續作戰下去。可是在一般人民及與原非國社黨的國防軍，早已厭戰，渴望和平早日實現，所以謀殺希特勒的計劃，早已在各方進行之中，到了一九四四年七月二十日終於爆發，希特勒身受重創而未死，真可謂僥天之幸。這一幕的動態，在這一一次的大戰中，是最富於戲劇性的串插了。我們假定希特勒倘若傷在要害而身死，那末戰事就有立即停止的可能，世界政局的面目就不完全改觀了嗎。因爲獨裁政治的基礎最爲脆弱，一切的一切，都依賴着領袖一身，萬一領袖去世，立即就有崩潰之虞。所以謀殺的消息一經傳出，立即震動了全世界。不過德國方面對於這件事的始末，未向外宣佈，僅由希特勒在病榻之側，發表廣播演說，報告經過，聊以安慰人心。演詞的內容，略謂德國軍官中有一部份不良份子陰謀詭計，企圖暗殺希特勒及參謀部將領，史都芬堡上校 (Colonel Count Stauffenburg) 於七月二十日乘參謀部開會之際，暗埋定時炸彈，當場爆炸，離希特勒僅有兩英尺之遙。除希特勒本人受傷而外，元首副官舒門特中將 (Lieut-General Rudolf Schmidt) 與戈林上將的部將波登沙茲將軍 (General Karl Bodenseitz) 等十餘人，均被炸傷。爆炸

力的強大，是很少見的。

出事之後，德國政局一度陷於混亂狀態，希特勒逝死的謠傳，散遍各地，但是國社黨的組織嚴密，臨度不亂，古特利安中將 (Lieut-General Guderian) 爲參謀長，德國海軍原有不穩表示，但在海軍總司令寶尼資將軍 (Admiral Karl Doenitz) 領導之下，首先通電，表示效忠領袖。此在空軍方面，戈林上將則使命登夫中將 (Colonel-General Stumpf) 德國空軍代理總司令，亦能控制全國空軍，而未發生意外，因此德國的政局漸趨穩定了，國外的謠言，也漸漸少了。事後查明，德國將領參加這一次陰謀的，牽連得很多，除史都芬堡中校立即被槍殺外，前任參謀長貝克將軍 (General Beck) 亦自殺死，奧爾勃利許將軍 (General Olbricht) 經軍事法庭審判後，就地正法，此外尚有八位將領由人民法庭審判 (一) 前陸軍上將維茲勒本 (Field-Marshal Von Witzleben) (二) 荷不納中將 (Colonel-General Hoepfner) (三) 史蒂夫少將 (Major-General Stieff) (四) 哈根上校 (Lieutenant Hagen) (五) 哈斯中將 (Lieut-General Hase) (六) 少校參謀員奈狄斯 (Lieut-Col. Bernadis) (七) 前任上尉克勞辛 (Captain Friedrich Karl Klausung) (八) 前任後備中尉華爾登堡 (Von Wartenburg)

一九四四年八月七日人民法庭開審，首先檢察官宣言被告罪狀，內稱「此八軍人，均曾參加七月廿日的暗殺元首事件，渠輩係叛國之徒，計劃暗殺元首，徹能奪取軍政大權，而與敵人締結不光榮的和平」然後分別審訊各犯人，均直認不諱，且言暗殺元首計劃，遠在一九四三年即已着手進行。定時炸彈的材料，係自英國運來德國。

暗殺希特勒元首事件的發生，無論如何，終是表示德國內部的不穩，人民心理已開始動搖了。

到了一九四五年的春天，戰事的演變，天天向着不利於德國的方面發展，不僅是德國的東邊的蘇聯軍隊，已迫近柏林城下；而且德國西邊的英美聯軍，也於三月廿三日渡過萊茵河，侵入德國內衛防線

。又因為聯合國在雅爾泰會議之後，英美蘇三國決意要從東南西北四方面進攻德國，俾能於最短期內結束對德戰爭，所以戰事愈演愈烈，已到了最高點；德國不僅在東南西北四方面遭受盟軍的攻擊，而且全國各地尤其是德國的工業區，遭受到英蘇空中堡壘的猛烈轟炸，地面上所有兵工廠及其他的建築，都被炸為一片瓦礫堆，不能安居，希特勒雖然也洞悉這種情形，也知道這樣作戰下去，對於德國的前途，有害無益；但是無論如何，終不願無條件投降，因此戰爭只能繼續下去。除非到了山窮水盡，使希特勒走頭無路，那末對德戰爭才有結束的一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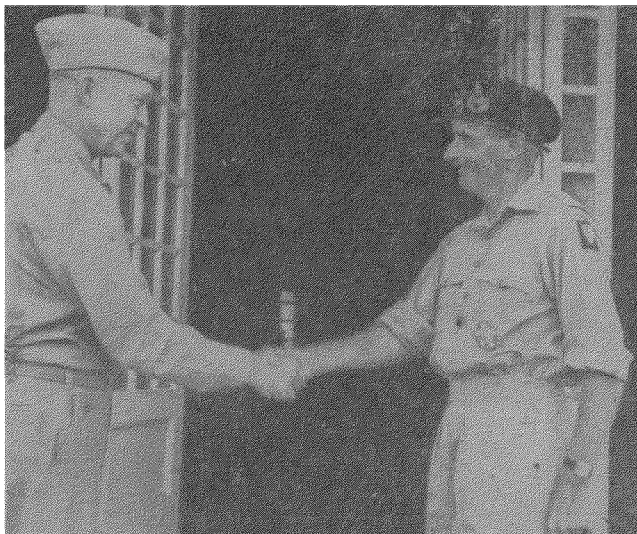


四月九日蘇聯軍隊既佔領

哥尼斯堡，美軍又渡過了易北河，柏林的形勢更加危急了，日本同盟社記者帶着非常感傷的情緒，拍發一電稱：「柏林不久即成爲戰場，已面臨非常嚴重的危機。記者憶及五年前希特勒元首佔領法國勝利歸來的時候，柏林是德國飾以鮮花國旗的首都；今日思之，不禁暗然淚下」。果然蘇聯軍隊於四月十三日首先攻入柏林。希特勒的末日已至，是無法逃避的了。同時接洽投降的活動，也在戰爭的幕後進行。

第一幕的主角，是國社黨的政治警察局長希姆萊，他曾經請托瑞典的柏奈多特伯爵作中間人，向英美兩國請降。他到了瑞典京城之後





，立即和英美外交使節接洽，轉達希姆萊求和降服的意向；英美兩國當局聞訊之後，在原則上當然可以接受希姆萊的求降，但是不能不堅持德國必須同時向英美蘇三國投降的要求；但是希姆萊對蘇聯的態度，是無法轉圓的，所以絕對不能接受英美的要求，因此這一幕求和的把戲，就此匆匆下場，希姆萊的人名也不復爲世人所提起。好在第一幕下場之後，第二幕就接踵而揭開了。

寶尼志海軍上將於五月四日發表聲明稱：「德國對於西方列強的戰爭，現已喪失意義，它僅足以使德國人民徒然流去可寶貴的鮮血；但是對於蘇聯的抵抗，仍當繼續作戰到底，以便把德國人民從可怕的布爾雪維克恐怖中拯救出來」。寶尼志將軍的用意，是非常明顯的，換句話說，就是德國可以向英美無條件投降，但是對於蘇聯却不能妥協，最耐人尋味的，莫過於五月五日德國的戰報，「我第九第十二兩軍餘部，業已突出蘇軍的重圍，到達美軍佔領區」。我們究研當時德國軍民的心理，一則由於德國人民的恐懼蘇聯

與痛恨蘇聯，另則由於軍政當局的別有用心，德國雖然戰敗了，但是仍舊企圖離開英美與蘇聯的關係，從中漁利，以便保全自己的地位與利益。當時寶尼志海軍上將的總司令部設在挪威某地，先與盟軍最高統帥部，取得接觸，試探出英美對於德國的態度，隨即派遣斐烈特堡海軍上將與蒙特戈美萊元帥會晤，談判德國北部單獨投降事宜，但是當他到了里姆斯埃帥總部開始進行談判的時候，却又發生了波折，就是發現斐烈特堡海軍上將並未奉到作無條件投降的全權，因此談判就無法進行；寶尼志求和心切，不得不另派新任參謀長約德爾中將（Colonel-General Jodl）充任全權代表；五日的晚上，約德爾雖然不斷地辯論和懇求，但是英美方面堅持着德國無條件投降？毫無結果，至七日清晨，德國終於接受了英美所提出的條件，屈膝投降了。降約於是日上午二點四十一分簽字，盟國代表是埃森霍威爾元帥的參謀長斯密士中將，共簽降約四份，簽字手續完畢之後，即由戰敗的德國代表約德爾用一種半哽咽的聲調說：「我簽了這個字之後，好也罷，不好也罷，從此德國軍民的命運，被掌握在勝利者的手裡了。在這五年餘的戰爭中，德國所犧牲的，恐怕比較世界上任何一個民族都要來得重大。」

英首相邱吉爾與美總統杜魯門，雖已準備好了一種勝利宣言，但是不知道爲了什麼緣故，他倆沒有和史太林接洽好，因此不能在五月七日發表聯合公報。第二天星期二，德國再對蘇聯正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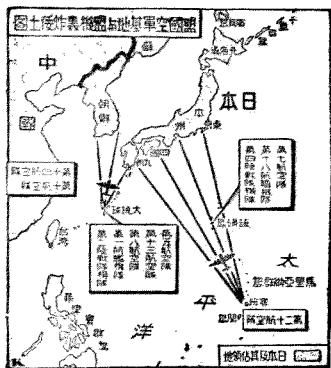
投降，白俄羅斯第一軍總司令茹哥夫元帥代表蘇聯，與德軍總司令季德爾元帥在柏林簽訂降書，賓尼志海軍上將也發表很沉痛的演說：「德國軍人已開始而做俘虜的艱苦的途上邁進，德國所憑藉的一切基礎，都已崩潰了，納粹黨已不能再繼續活動，一切權力，隨着德國的被佔領，亦將轉移每個佔領者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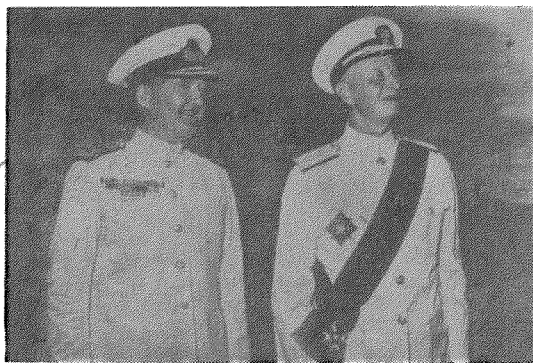
但是在另一方面，不論在倫敦華盛頓巴黎重慶以及其他國家的首都，聽到投降的消息，沒有一處不狂歡慶祝，禮拜堂的鐘聲四起，歡呼雷動，英美並把五月八日和五月九日定為「勝利日」聽任人民怎樣慶祝勝利。杜魯門總統首先向美國暨全世界作簡短的廣播，其言有曰：「同盟國軍隊經忠勇犧牲，在上帝保佑之下，業已迫令德國無條件投降。」但是最後又提醒人民說：「除非最後一個日本師團也無條件投降，大戰決不能視為終了了。」接着邱吉爾首相也發表演說：「歐洲的戰鬪行為，至五月九日上午十二時另一秒全部終止。」

德國投降的消息，固然使全世界的人民興奮萬分，但是希特勒的下場，也是世人最為關切的，有的說希特勒自殺了，有的說希特勒潛逃無蹤，因此便成了生死謎，誰也猜不出其中的道理，他的生死，姑置勿論，但是希特勒因何而失敗？為什麼不能重蹈拿破崙的覆轍呢？據美國陸軍參謀總長馬歇爾元帥的分析希特勒失敗的原因：（一）失敗於英倫之戰，德軍未能在英國登陸。（二）對蘇聯實力估計錯誤，致對蘇聯開戰；（三）史太林城一戰，蘇軍轉敗為勝，從此德軍一蹶不振；（四）非洲的喪失，在整個的戰略上，關係重大；（五）盟軍在北法登陸，德軍未能將其擊退，因此東西兩面受敵；（六）一九四四年十二月間德軍反攻，不僅未能奏效，反而喪失機械化部隊一師團；（七）德軍相信萊因河一線可以堅守，但為盟軍所突破，直搗漢堡來比錫及慕尼黑等地。

一九四四年尼米茲所領導的美國海軍，也從東方進迫日本，並於二月十六日出動強大海軍襲擊加羅林群島特魯克 (Truk) 日本海軍根據地及馬紹爾群島中的克瓦嘉倫島 (Kwajalein)，美軍於三天之內攻佔該島，日軍死傷萬人。同時美國空軍又發動空中攻勢，不斷地轟炸馬里亞納群島的狄尼安島 (Tinian) 關島及塞班島，這裡島嶼離開東京，約一千五百海里。六月十四日美軍開始在塞班島，登陸並從側面進攻關島，以期收復失地。美國海空軍的圍攻馬里亞納群島，不啻使日本本土感受一大威脅，因此日本便開出日本艦隊的主力來阻制美國海軍的前進；但是美國的海空軍早有特殊的配備，專們用在太平洋上作戰，這就是我們所稱的『機動艦隊』(Task Force)，由航空母艦戰艦驅逐艦巡洋艦運輸艦各若干艘，混合組成，它的特點，好比是一個流動性質的根據地，可以補償美國在地理上所處的劣勢。所以日本艦隊在塞班島附近海面出現之後，就給美國機動艦隊殲滅敵方海軍實力的機會，六月十九日美海軍即在太平洋上展開空前的血戰，結果日本艦隊狼狽而退，據美國海軍部戰報，此役共擊沉或擊傷日本軍艦十四艘，其中句括航空母艦五艘，戰艦一艘。七月八日塞班島完全在美軍掌握中了。

美軍佔領塞班島之後，接着發生狄尼安島之戰以及關島之役，美國又獲得相當的勝利，綜合起來，美國擊落日機九百架及軍艦五十艘，日本的元氣大傷，從此便一蹶不振，而美國在離開東京一千五百英里的地方。却擁有巨大的飛機場，可供美國巨型轟炸機 B-29 作為轟炸日本本土的根據地。於是日本境內的八幡製鐵廠及其海軍根據地佐世堡港也就不斷地遭到美國





超級空中堡壘的轟炸，使日本的軍火工業受一重大打擊。

所以在一九四四年的冬季，在廣大的太平洋上，也像在世界其他各地一樣，盟軍都佔着絕對的優勢，顯示出軸心國家崩潰的徵兆。麥克阿瑟元帥於十月二十日率領美軍在菲律賓賓群島中部的雷伊泰島登陸，世人沒有一個不表示震驚；日本的艦隊雖然不惜作孤注之一擲，在菲律賓濱群島的附近海面，與

美國海軍作殊死戰，但是結果，仍是日本失敗，美國第三艦隊與第七艦隊，均參加此役，從十月二十三日起至二十六日爲止，擊沉或擊傷日本的軍艦，至少有五十八艘。使日本艦隊的精華。完全喪失了，假定有一天美國艦隊侵入日本的領海，日本的海軍就無法保障她的國土了。所以盟國在太平洋，到了一九四四年的年終，早就奠定了戰敗日本的戰略基礎了。

一九四五年是大戰的勝利年，居然不出世人的預料，不僅在歐洲的大陸上，盟軍到處佔得優勝，就是在太平洋上也是如此。麥克阿瑟元帥統率的第六軍，便於一月九日進襲呂宋。美軍突如其來的在仁牙因灣登陸，使日軍倉皇失措，幾乎不能抵抗，美國第十四海軍陸戰隊向着呂宋平原，直迫馬尼刺；同時美國第一海軍陸戰隊也向着日軍佔領的北部各山頭陣地，掩護進攻部隊挺進。廿五日美軍佔領克拉克飛機場，離開馬尼刺僅有一半路程，二月四日美軍攻入馬尼刺城，於是橫遭日軍蹂躪的馬尼刺乃獲得自由與解放。到了四月十一日呂宋北部日軍有組織的抵抗，完全瓦

解，於是「菲律賓之戰」也就到了她的尾聲。

在美軍收復失地菲律賓羣島期間，美國軍事領袖便決定攻佔與日本本土更加接近的新根據地，一九四五年二月十九日，美軍在火山列島中的硫磺島登陸。查該島離開東京僅有七百五十英里，美軍不惜任何代價，與日軍作一個月的血戰，終於打败了日人，最後佔領了硫磺島，立即就在島上開闢廣大的飛機場，美國第十軍又於四月一日進攻硫球群島，因為該島距日本本土南端的九州島，僅有三百二十五英里。

在太平洋盟軍到處勝利的興奮之中，忽然傳出一個令人歎惜的噩耗，這就是羅斯福總統於四月十二日突然逝世，凡是聯合國的人民，沒有一個不表示哀悼，不過新任總統杜魯門立即宣誓就職，並宣稱：「繼續東西兩面作戰，以底於成功的結果」，使軸心國也不能聊以自慰。

五月七日德國無條件投降，使日本在這次大戰中孤立無援，太平洋戰爭也就踏入新階級。歐洲戰事結束之後，聯合國就可以集中全力來對付日本了，不僅英美可以將其所有士兵軍艦，以及配備東調，而且蘇聯也可以對日宣戰了。所以從德國投降以後，美國空軍即開始加強轟炸日本本土，第一次於五月十日以四百架超級空中堡壘轟炸日本本土及四國，隔了四天之後，又有五百架的B-29型的巨型轟炸機在名古屋的上空，投下燃燒彈三千三百噸，使日本的大城頓時成爲火窟。同時美國第三艦隊和英國艦隊逼近日本本土，不斷以海軍所屬空軍轟炸日本境內的軍事目標，使日本無法抵抗，只能坐視祖國橫遭飛機的濫炸，戰敗之勢已成，誰也不能挽回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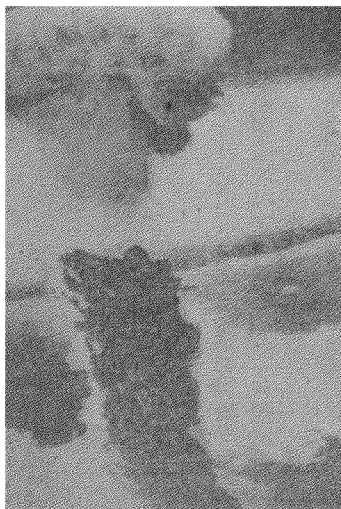
英美蘇三國元首爲了要決定怎樣管制戰敗的德國和如何結束對日戰爭，便約定於七月中旬在德國柏林的附進地方波茨坦鎮會晤，列在議事日程的首頁的，就是太平洋戰爭。英美爲了要早日結束太平洋戰爭起見，不惜任何代價，要誘致蘇聯對日宣戰，所以在波茨坦會議的初期，英美蘇三國就決定了



一種秘密協定，就是一方面英美允將千島羣島及南庫頁島讓與蘇聯，至於旅順和大連問題，由中蘇兩國政府直接談判解決。另一方面蘇聯允於適當期間，對日宣戰。惟在蘇聯對日宣戰之前，此次協定，暫守秘密，否則在蘇聯紅軍尚未調到遠東，日本就要先發制人。

波茨坦會議對日所表現的姿態，是剛柔並施，一方面發表宣言，誘致日本投降。另一方面，則以大規模的轟炸，迫令日本屈服，七月十七日三巨頭會晤之日，即派大批飛機轟炸上海；十九日又直接轟炸東京，二十四日再度轟炸日本海軍根據地神戶。日本被炸的慘狀，幾乎不忍目睹，這種大規模的轟炸，與其說是戰略的，

不如說是政治的，其唯一的目的，乃在迫令日人就範，接受英美所提出的條件。七月二十六日波茨坦宣言由四國元首署名發表，要求日本立即無條件投降，否則日本所遭遇的結果，將為一個迅速與完全的毀滅。最初日本猶抱着「寧為玉碎毋為瓦全」的



態度，拒不接受波茨坦宣言。可是到了八月五日，美國超級空中堡壘二架向日本的廣島投下了一顆原子炸彈，其爆炸力的猛烈，二千倍於以前使用的最大的炸彈，這一顆炸彈，不僅結束了這一次的大戰，而且也使世界步入了原子時代了。

與原子彈炸廣島同樣重要的事情，又接着發生，這就是中蘇進行談判，蘇聯決於八月八日對日宣戰，紅軍大舉進攻黑龍江日軍。這兩大威脅使日本不得不屈膝投降了，日本政府於八月十日委託瑞士瑞典兩國政府向中英美蘇四國提出了請降書。

至於講到日本投降經過，是非常曲折的。日本政府於八月十日正式請托瑞士瑞典兩國政府向中英美蘇四國表示願意接受波茨坦宣言，而與聯合國棄戰言和。所謂波茨坦宣言，對於日本共提出十二項條件，其中最重要的有下述各項：

- (一) 根本消滅日本的軍國主義及侵略思想。
- (二) 解除日本武裝，所有重工業一律停閉。
- (三) 在使人確信並獲得實際證明新秩序業已建立同時日本的戰鬥力量業已摧毀前，協約國軍隊爲了要保證基本目的實現，不得不在日本本土內佔領指定區域。
- (四) 開羅會議宣言中所特別指定的決定應加以實現，日本主權限於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國及若干由我們指定的小島。
- (五) 在解除武裝後，允許日本軍人回返他們各自的故鄉，並獲致機會過和平和生產的生活。

(六) 我們絕沒有奴役日本民族或是滅絕日本人民的意念。然而，我們將予一切戰爭罪犯包括一切對我們被俘人民施行暴刑的人們在內，以嚴厲的懲罰。日本政府應在日本人民之間復蘇民主傾向並排除一切妨礙加強此種傾向的阻礙。日本政府更須尊重言論，宗教及思想的自由，並尊重人的基本權

利。

(七) 日本允許保有能使它維持它的經濟和以物產支付充足賠償的工業企業，但日本不准保持這一類能使它武裝作爲戰爭之用的工業。爲了實現這一目的，日本准予輸入類別的原料和分別待遇的原料的取得。更進一步，日本將來亦能被允許參預世界貿易的關係。

(八) 協約國佔領軍一俟上述目的完全實現，和一個建基於日本人民自由表達意願的基礎之上的，具有和平意志的負責政府在日國內建成，將立即自日本撤回。

(九) 我們要求日本政府宣佈日本一切武裝力量無條件投降；以無條件投降呈現充足保證，担保日本政府決忠於履行投降所應完成之行爲；否則，日本所遭遇的結果將是一個迅速與完全的毀滅。

但是單單看了上文，還不能完全明瞭日本投降的條件，所以開羅宣言所列舉的條件，究有幾項，不得不抄錄在這裏，給讀者參攷：開羅宣言的要點有五：

(一) 中英美三國軍事領袖業已商就對日作戰計劃；

(二) 對日作戰目標乃在制止及懲罰日本之侵略；

(三) 剝奪日本於一九一八年所獲得之代管地；

(四) 中國東北四省以及台灣琉球群島交還中國；

(五) 朝鮮實行獨立。我國領袖返國後，對於開羅會議，曾發表公開演說，內稱：「羅斯福總統問我對於戰後日本的國體問題如何主張，我坦白的回覆他說，「這個問題我以爲除了日本軍閥必須根本剷除不能再讓他起來預問日本政治以外，至於他的國體如何，須待日本新進的覺悟份子自己出來解決。」我又說：「如果日本國民能起來對付戰爭禍首的軍閥而革命，澈底消除他侵略主義的思想，那我們就應該尊重他們國民自由的意志去選擇他們自己政府的形式。」羅斯福總統深以爲然。」

同時羅斯福總統於一九四三年的聖誕節的夜晚，向國民發表演說，也涉及開羅會議，他說：「關於開羅會議，我們匪特已能確定了軍略計劃，仰且曾討論及遠東的百年大計，遠東不久可重行建樹，質言之，有下列各端：（一）將財產返還其原主；（二）承認遠東各國之人民有建立自治政府之權，不加干涉；（三）永久消滅日本帝國為維持太平洋以及世界和平之先決條件云。」

但是日本在其請降書內要求保留天皇地位。盟國爲了早日結束戰爭起見，不得不遷就事實，經過數度會商之後，即決定委託美國國務卿貝爾納斯於八月十一日下午向日本發出覆文，表示接受日本所提出的請降書，但仍附以一項條件——如天皇聽命於盟國最高統帥的命令，則盟方將接受日方的和平建議。至於日本的政體將來由日本人民決定。這個覆文發出之後，直至十三日深夜，還沒有答覆，使世人焦慮萬狀，但是相信日本政府遲早必定接受。因爲日本除了走這條道路而外，實在沒路可走了。至十五日由天皇向日本人民廣播，接受盟方投降的條件。

一九四五年九月二日日本投降條約在美國的旗艦「密蘇里」號上簽字，盟方的代表是最高統帥麥克阿瑟元帥，於是太平洋戰爭就此宣告結束，煊赫一時不可一世的日本帝國也就降而爲二三等國。我們研究日本戰敗的原因，有下述各項：

（一）從經濟方面說：現代國際戰爭是物資的毀滅戰。在戰爭初起之際，日本得以橫掃太平洋，獲得了空前勝利。後來，由於同盟國家的經濟動員和作戰物資在大量的飛速增加，很快地趕上了日本，並且壓倒了日本，同時新武器如原子彈的發明更使日本在科學技術上顯得十二分落後。在這些方面佔了優勢之後，盟軍纔有力量發動決定性的反攻！

（二）從政治方面說：日本的極權政治，根本剝奪了人民的一切自由，把人民的生命當作一種戰爭工具，和民主主義的潮流完全背道而馳。日本軍閥們敢冒天下之大不韙，發動侵略戰爭，拿人民作

犧牲品來滿足個人的政治的慾望，戰爭利益根本違反了人民利益，自然得不到全體人民的擁護與支持。現代戰爭是人民戰爭，得不得人民衷心支持的戰爭，如何能夠獲得勝利？

(三)日本軍人迷信武力為萬能，而視外交為無用，因此國際上陷於孤立無援的境地；至德國戰敗之後，日本竟與世界為敵，怎樣會不失敗呢？

第四節 聯合國機構的誕生

聯合國機構的誕生，不知經過多少次的挫折，她是在一九四二年的元旦，人類最黑暗的時代開始萌芽的，那時正是太平洋戰爭爆發不久，聯合國在軍事上迭遭挫折，聯合國為準備作長期戰爭起見，乃發表一種聯合國的宣言，一方面表示接受大西洋憲章，並規定作戰目標，乃在尋求自由與確保正義；另一方面又規定每一個協約國均需以其全部的軍事的和經濟的資源供應作戰，不得與敵人單獨媾和。

一九四三年十月，美國務卿赫爾英外相艾登聯袂赴莫斯科，與莫洛托夫舉行三外長會議，這會議是為打破當時美英與蘇聯之間隔閡而召開的，因為必須涉及各盟國戰時與戰後合作問題，又因為這問題必涉及東西兩大戰場和未來的整個世界，就由中國參加，與英美蘇在十月三十日共同發布了「四國普遍安全宣言」，不獨對於戰時行動之共同措施有所確定，並且表示決心保證戰後之集體安全，在宣言中第四條規定着：

「彼等承認對於最早可舉實現之日期成立一普遍國際組織之必要，以愛好和平國家主權平等之原則為根據，此種國家無論大小均可為會員，以維持國際和平與安全。」

這是聯合國在正式文告中提出建立戰後和平安全機構的第一次，也是聯合國機構產生的法理根據

這是聯合機構的胚胎時期，可以說還沒有成形，而聯合國在軍事上逐漸佔優勢，預料離開全面勝利的時期已不遠，聯合國機構應在大戰結束之前，從長計議，以免臨時抱佛脚，因此中英美蘇四國的代表乃於一九四四年八月下旬在美國開鄧巴克橡樹會議，討論戰後國際新機構。決定了幾項原則：

- (一) 新國際組織的特點，乃在以武力制裁反國際和平的侵略者。
- (二) 國際爭端的解決，應本乎和平的手段與步驟。
- (三) 新國際組織的權力，不能為各聯合國的「太上政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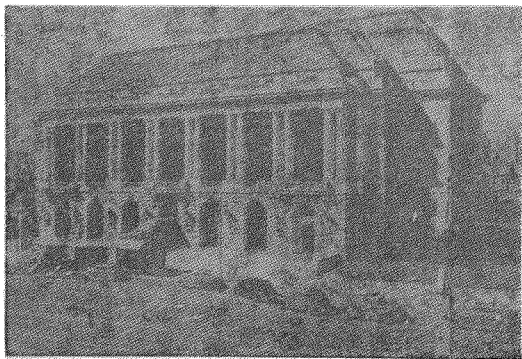
(四) 國際和平的建立，應以區域組織為基礎，以謀普遍的集體安全制度之能迅速展開。

一九四五年八月五日，聯合國宣言簽約各國在美國舊金山舉行會議，討論未來的國際新機構，結果通過了一種「聯合國憲章」，其宗旨有四：

(一) 維持國際和平及安全，並為此目的，採取有效集體辦法，以防止且消除對於和平之威脅，制止侵略行為或其他之破壞；並以和平方法且依正義及國際法之原則，調整或解決足以破壞和平之國際爭端或情勢。

(二) 發展國際間以尊重人民平等權利及自決原則為根據之友好關係，並採取其他適當辦法，以增強普遍和平。

(三) 促成國際合作，以解決國際間屬於經濟社會文化及人



類福利性質之國際問題。且及於全體人類之人權及基本自由之尊重。

(四) 構成一協調各國行動之中心，以達到上述共同目的。

至於聯合國組織和會員國應遵行的原則，也有下述七項：

(一) 本組織以一切愛好和平國家主權平等之原則為基礎。

(二) 會員國應依據會章，各盡其責，以保障會員國權利與利益。

(三) 會員國應以和平方法解決國際爭端，俾免危及國際和平與安全。

(四) 會員國在國際關係中，應避免與本組織宗旨不符之武力使用，或武力威脅。

(五) 會員國對於本組織根據會章所採之行動，應盡力予以援助。

(六) 凡受本組織制裁之國家，各會員國不得給予任何援助。

(七) 倘為維持國際和平與安全所必需時，本組織應使非會員國之行動亦符合上述宗旨。

誠然，聯合國機構是剛剛墜地的甯馨兒，誰也不能在他的呱呱啼泣聲中斷定他的終身事業；但是，我們把他的先天的後天的條件，仔細研究一下，悲觀的成份還有相當的大。

從先天方面去觀察，刻在倫敦舉行的聯合國大會，並不是聯合國在大戰期間所要組織的國際機構。因為在一九四二年的元旦，中英美蘇等國首先發表了一種「聯合國宣言」，後來到一九四三年歲末，中英美蘇四國又發表了一種「四國普遍安全宣言」，曾向世界各國的人民宣佈戰後國際新機構的原則；但至鄧巴克橡樹會議和舊金山會議，通過了一種「聯合國憲章」，就沒有完全採納過去所宣示的原則。就是在我國政府，對於聯合國憲章的批准，還抱着保留態度，希望聯合國的機構至將來召開大會時能加以修正，使其與我們的理想完全符合。至於他先天的病根在那裡呢？(一) 聯合國大會未能採取「國際的民主」作為最高原則，仍舊因襲了舊國聯的辦法，將國際政治交給少數強國去把持，而

真正愛好和平的國家，因其國小勢微，反而沒有發言權。過去國聯的行政院，有常任理事半常任理事和非常任理事之分，現在的安全理事會，也有常任理事與非常任理事之分，這種辦法顯然違背了「國際民主」的原則；時至今日，世界大事，應由全球愛好和平的國家，不問其大小，不論其強弱，站在平等的地位，共同討論，共同解決，這樣才能由和平的途徑解決一切國際糾紛；否則世界大事聽由少數的強國去擺佈，爲了謀得問題的表面解決，不惜犧牲弱小國家的利益，這種措置，徒然使國際關係更加複雜，更加微妙。聯合國大會開會未及數日，會議席上即發生了弱小國家爭取非常任理事的現象，又使熱望聯合國大會成功的人們，抽了一口冷氣。（二）聯合國憲章對於制止侵略，仍沒有規定出一種迅速有效的具體辦法。舊國聯對於日本侵略中國，對於義大利出兵東征非洲；對於德國吞併奧地利，均未能採取有效的制裁辦法，因此不得不崩潰。而今在這國際新機構的身上，又發現了舊國聯的缺陷。或許有人要問，這個缺陷爲什麼不能彌補呢？理由也很單純，一言以蔽之，乃在人類的進步尚未達到這個境界，在目前的情勢之下，誰不把國家主權看作最高？又誰不把民族看作第一？英國社會學者蕭伯納最近發表議論，主張放棄國家主權，在理論上沒有不贊成的，但是事實誰能辦得到呢？至少我們可以說此時此際的世界，離開國家主權消滅的時代，還有相當的距離。在這種場合，無論什麼偉大的公法學家，都不能彌補這個先天的缺陷。

再從後天的條件去觀察，聯合國大會呱呱墜地的時候，國際上的疑雲愁霧還沒有完全吹散；聯合國大會好比是一隻巨輪，在黑暗中行駛，不知經過多少次的掙扎，纔能望見對岸，但是現在還在半途，而且暗礁重重，稍不留心，就有觸礁的可能。目前國際上的重要問題，不一而足，其中亟待解決的，有下述各項：（一）原子炸彈秘密的管制問題；（二）巴爾幹問題；（三）東歐集團與西歐集團的對立問題；（四）中東的伊朗問題；（五）近東的土耳其問題。這些問題一天不能獲得徹底解決，國際局

勢就一天不能清。但要剛剛誕生的聯合國大會去討論，恐怕未必能商得一致同意，反而有損於聯合國大會的成長。因此一般人都主張，避重就輕，認為這次大會的工作僅限於「組織與程序」方面，而將這些現實的棘手的問題，留到日後解決。

不過以一般的情形而論，戰後的國際政治，經過莫斯科三國外長會議之後，在大體上已獲得解決了。

原來戰後所發生的一連串的國際問題，因為倫敦五國外長會議的不歡而散，都陷於僵局，無法解決。英美蘇三國爲了要打開這個僵局起見，乃有莫斯科三國外長會議的舉行，美國國務卿貝爾納斯不辭長途跋涉，親自到莫斯科去，與史太林莫洛托夫會晤，就各項國際問題成立妥協；英國外相貝文既唯美國的態度馬首是瞻，當然也不反對由英美蘇三國的團結一致，來穩定世界大局。所以三國外長會議的結果，打開了世界的僵局，解決了許多問題。下面是公報中的要點，也就是這次會議的具體成就：

(一)關於日本：在佔領日本的問題上面，美英蘇都同意美國可保留最高權力，但是所有盟國在日本的唯一行政當局麥克阿瑟將軍，須與一個新的對日聯合委員會，及與蘇聯首席參加的改組了的遠東委員會（前遠東顧問委員會）合作，以執行職務。

遠東顧問委員會改組爲遠東委員會，會徵得中國的同意，該會的總部將設在華盛頓，會中包括美國、英國、中國、法國、荷蘭、加拿大、澳洲、新西蘭、印度等十一國。

對日聯合委員會總部將設在東京，以麥克阿瑟將軍爲主席。

(二)關於中國：三強的外長重申遵守不干涉中國內政的政策，他們並且還同意認爲中國必須成爲國民政府領導之下的一個團結一致的民主的國家，而且內戰必須停止。

三強還同意，在實際可能的最早期限中，美蘇的軍隊從中國撤退。

(三)關於朝鮮：莫斯科會議擬定了將朝鮮建立為獨立國家的計劃，即成立一美蘇混合委員會，由美國在朝鮮南部，蘇聯在朝鮮北部，預定作五年的託管，在這個兩重的權威之下應當建立一朝鮮臨時民主政府，該政府將採一切必要步驟，以發展朝鮮的工業運輸和農產以及朝鮮之民族文化。

(四)關於原子能：三強同意成立一委員會，以考慮因原子能發明而產生之問題，他們同意美、英、加三個原子能強國，繼續保持原子炸彈的秘密，直到一個全世界的合作管制計劃制定了為止，這個計劃的成立，可能還在若干年之後。

(五)對於義大利、羅馬尼亞、保加利亞、匈牙利及芬蘭和約的籌備：

第一、由外長會議起草對義大利、羅馬尼亞、保加利亞、匈牙利及芬蘭的各和約時，祇有外長會議中是各該投降條款簽字國的會員，或者是根據柏林會議所通過關於設置外長會議協定的條款，被認為是各該投降條款簽字國的會員，才得參與，除非外長會議根據協定採取更進一步的行動，邀請外長會議中的別的會員，來參與商討和他們直接有關的諸問題。那就是說：

(甲)對義大利的和約條款，將由英國、美國、蘇聯和法國的外長起草。

(乙)對羅馬尼亞、保加利亞及匈牙利的各和約條款，將由蘇聯，美國和英國的外長起草。

(丙)對芬蘭的和約條款，將由蘇聯和英國的外長起草。

各外長代表們，當基於已就倫敦外長會議第一屆全會中討論過的各問題所商得的默契，立刻在倫敦恢復工作。

第二、當所有這些草約的籌備工作已經完成時，外長會議就將召開會議，以便考慮義大利、羅馬尼亞，保加利亞，匈牙利和芬蘭的各和約。這種會議，將由外長會議的五個會員，連同聯合國之中會

以實在的軍事力量對歐洲敵國積極作戰過的所有各會員國的會員組成。就是：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聯合王國，美利堅合衆國，中國，法蘭西，澳大利亞，比利時，白俄羅斯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巴西，加拿大，捷克斯洛伐克，阿比西尼亞，希臘，印度，荷蘭，紐西蘭，挪威，波蘭，南非聯邦，南斯拉夫，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這個會議的舉行，不得遲於一九四六年五月一日。

第三，等這個會議審議完畢以後，並考慮該會議的建議，對義大利，羅馬尼亞，保加利亞，匈牙利及芬蘭的各停戰條款的簽字國——爲了對義大利的和約，法國也被認爲是這樣的國家——就將起草各和約的最後全文。

第四，這樣起草的各和約的最後全文，將由派有代表出席會議而會和問題中的敵國交戰的那些國家的代表簽字。各和約的全文然後將提交會和問題中的敵國交戰的其他各聯合國國家。

第五，各和約一經在各該停戰條款上簽字的各該同盟國——在義大利和約的場合，法國也被認爲是這樣國家——一經簽字後，將立即生效。這些條約，並應由問題中的各該敵國批准。

從這個公報看來，不僅歐洲的僵局打開了，而且遠東的問題也獲得解決了。自此三國會議之後，接着又是一連串的「協調」與「讓步」的消息：（一）布勒登森林國際貨幣協定得二十七國的簽字而告成立；（二）英美對於蘇聯兼併波羅的海三國的「既成事實」，亦將表示讓步；（三）英美蘇對於西班牙的弗朗哥政府，將採取共同政策，英美有與西國斷絕邦交的可能；（四）關於伊朗問題英美亦願對蘇聯讓步；（五）聯合國大會開會之後將爲人類建立一嶄新的國際機構，以維持世界永久的和平。

附錄

聯合國憲章

序文

我聯合國人民同茲決心，欲免後世再遭今代人類兩度身歷慘不堪言之戰禍，重伸基本人權，人格尊嚴與價值，以及男女與大小各國平等權利之信念，創造適當環境，俾克維持正義，尊重由條約與國際法及其他淵源而起之義務，久而弗懈，促成大自由中之社會進步及較善之民生。

並為達此目的，力行容恕，彼此以善鄰之道，和睦相處，集中力量，以維持國際和平及安全。接受原則，確立方法以保證非為公共利益，不得使用武力，運用國際機構，以促成全球人民經濟及社會之進展。

用是發憤立志，務當同心協力，以竟厥功，爰由我各本國政府，經濟集舊金山之代表，各將所奉全權證書，互相校閱，均屬妥善，議定本聯合國憲章，並設立國際組織，定名聯合國。

第一章 宗旨及原則

第一條 聯合國之宗旨為：

一，維持國際和平及安全；並為此目的，採取有效集體辦法，以防止且消除對於和平之威脅，制

止侵略行為或其他和平之破壞，並以和平方法且依正義及國際之原則，調整或解決足以破壞和平之國際爭端或情勢。

二、發展國際間以尊重人民平等權利及自決原則為根據之友好關係，並採取其他適當辦法，以增強普遍和平。

三、促成國際合作，以解決國際間屬於經濟，社會，文化及人類福利性質之國際問題，且於全體人類之人權及基本自由之尊重。

四、構成一協調各國行動之中心，以達成上述共同目的。

第二條 為求實現第一條所述各宗旨起見，本組織及其會員國應遵行下列原則：

一、本組織係基於各會員國主權平等之原則。

二、各會員國應一秉善意，履行其依本憲章所担负之義務，以保證全體會員國由加入本組織而發生之權益。

三、各會員國應以和平方法解決其國際爭端，俾免危及國際和平，安全及正義。

四、各會員國在其國際關係上不得使用威脅或武力，或以與聯合國宗旨不符之任何其他方法，侵害任何會員國或國家之領土完整或政治獨立。

五、各會員國對於聯合國，依本憲章規定而採取之行動，應盡力予以協助。聯合國對於任何國家正在採取防止或執行行動時，各會員國對該國不得給予協助。

六、本組織在維持國際和平及安全必要範圍內，應保證非聯合國會員國遵行上述原則。

七、本憲章不得認為授權聯合國干涉在本質上屬於任何國家國內管轄之事件，且並不要求會員國將該項事件依本憲章提請解決，但此項原則不妨礙第七章內執行辦法之適用。

第二章 會員

第三條 凡曾經參加舊金山聯合國國際組織會議或前曾簽字於一九四二年一月一日聯合國宣言之國家，簽訂本憲章，且依憲章第一百一十條規定而予以批准者，均為聯合國之創始會員國。

第四條

一、凡其他愛好和平之國家，接受本憲章所載之義務，經本組織認為確能並願意履行該項義務者，得為聯合國會員國。

二、准許上述國家為聯合國會員國，將由大會經安全理事會之推薦以決議行之。

第五條 聯合國會員國，業經安全理事會對其採取防止或執行行動者，大會經安全理事會之建議，得停止其會員權利及特權之行使，此項權利及特權之行使，得由安全理事會恢復之。

第六條 聯合國之會員國中，有屢次違犯本憲章所載之原則者，大會經安全理事會之建議，得將其由本組織除名。

第三章 機關

第七條

一、茲設聯合國之主要機構如下：

大會，安全理事會，經濟暨社會理事會，託管理事會，國際法院及祕書處。

二、聯合國得依本憲章設立認為必需之輔助機關。

第八條 聯合國對於男女均得在其主要及輔助機關在平等條件之下，充任任何職務，不得加以限制。

第四章 大會

第九條

一、大會由聯合國所有會員國組織之。

二、每一會員國在大會之代表，不得超過五人。

第十條

大會得討論本憲章範圍內之任何問題或事項，或關於本憲章所規定任何機關之職權，並除第

十二條所規定外，得向聯合國會員國或安全理事會或兼向兩者提出對各該問題或事項之建議。

第十一條

一、大會得考慮關於維持國際和平及安全之合作之普通原則，包括軍縮及軍備管制之原則，並得向會員國安全理事會或兼能兩者提出對於該項原則之建議。

二、大會得討論聯合國任何會員國或安全理事會或非聯合國會員國依第三十五條第二項之規定向大會所提關於維持國際和平及安全之任何問題，除第十二條所規定外，並得向會員國或安全理事會或兼向兩者提出對於各項問題之建議，凡對於需要行動之各該項問題，應由大會於討論前或討論後提交安全理事會。

三、大會對於足以危及國際和平與安全之情勢，得提請安全理事會注意。

四、本條所載之大會權力並不限制第十條之概括範圍。

第十二條

一、當安全理事會對於任何爭端或情勢，正在執行本憲章所授予該會之職務時，大會非經安全理事會請求，對於該項爭端或情勢，不得提出任何建議。

第十三條

一、秘書長經安全理事會之同意，應於每次大會會議時，將安全理事會停止處理該項事件時，亦應立即通知大會，或在大會閉會期內通知聯合國會員國。

一、大會應發動研究，並作成建議：

(子) 以促進政治上之國際合作，並提倡國際法之逐漸發展與編纂。

(丑) 以促進經濟社會文化教育及衛生各部門之國際合作，且不分種族性別語言宗教，助成全體人類之人權及基本自由之實現。

二、大會關於本條第一項(丑)款所列事項之其他責任及職權，於第九章及第十章中規定之。

第十四條 大會對於所有認為足以妨害國際間公共福利或友好關係之任何情勢，不計其起原如何，包括由違反本憲章所載聯合國之宗旨及原則而起之情勢，得建議和平調整辦法，但以不違背第十二條之規定為限。

第十五條

一、大會應接收並審查安全理事會所送之常年及特別報告，該項報告應載有安理全事會對於維持國際和平與安全所已決定或採行辦法之陳述。

二、大會應接收並審查聯合國其他機關所送之報告。

第十六條 大會應執行第十二章及第十三章所授予關於國際託管制度之職務，包括關於非戰略防區託管協定之核准。

第十七條

一、大會應審查本組織之預算。

二、本組織之經費應由會員國依大會分派負擔。

三、大會應審查核經與第五十七條所指各種專門機關訂定之任何財政及預算辦法，並應審查該項專門機關之行政預算，以便向關係機構提出建議。

第十八條

一、大會之每一員國，應有一個投票權。

二、大會之對於重要問題之決議應以到會及投票之會員國三分之二之多數決定之。此項問題應包括：關於維持國際和平及安全之建議，安全理事會非常任理事國之選舉，經濟暨社會理事會理事國之選舉，依第八十六條第一項（寅）款所規定託管理事會理事國之選舉，對於新會員國加入聯合國之准許，會員國權利及特權之停止，會員國之除名，關於施行託管制度之問題，以及預算問題。

三、關於其他問題之決議包括另有何種事項應以三分之二之多數決定之問題，應以到會及投票之會員國過半數決定之。

第十九條 凡拖欠本組織財政款項之會員國，其拖欠數目如等於或超前兩年所應繳納之數目時，即喪失其在大會投票權，大會如認拖欠原因確由於該會員無法控制之情形者，得准許該會員國投票。

第二十條 大會每年應舉行常會，並於必要時，舉行特別會議，特別會議由秘書長經安全理事會或聯合國會員國過半數之請求召集之。

第二十一條 大會應自行制定其議事規則，大會應選舉每次會議之主席。

第二十二條 大會得設立其認為於行使職務所必需之輔助機關，

第五章 安全理事會

第二十三條

一、安全理事會以聯合國十一會員國組織之，中華民國，法蘭西，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大不列顛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美國，蘇聯，應為安全理事會常任理事國，大會應選舉聯合國其他六會員國為安全理事會非常任理事國，選舉時首宜充分斟酌聯合國各會員國於維持國際和平與安全及本組織其餘各宗旨上之貢獻，並宜充分斟酌地域上之公勻分配。

二、安全理事會非常任理事國任期定為二年，但第一次選舉非常任理事國時，其中三者之任期應為一年，任滿之理事國，不得即行連選。

三、安全理事會每一理事國應有代表一人。

第二十四條

一、為保證聯合國行動迅速有效起見，各會員國將維持國際和平及安全之主要責任，授予安全理事會，並同意安全理事會於履行此項責任下之職務時，即係代表各會員國。

二、安全理事會於履行此項職務時，應遵照聯合國之宗旨及原則，為履行此項職務而授予安全理事會之特定權力，於本憲章第六章，第七章，第八章，及第十二章內規定之。

三、安全理事會應將常年報告，並於必要時將特別報告，提送大會審查。

第二十五條 聯合國會員國同意依憲章之規定接受並履行安全理事會之決議。

第二十六條 為促進國際和平及安全之建立及維持，以儘量減少世界人力經濟資源之消耗於軍備起見，安全理事會藉第四十七條所指之軍事參謀團之協助，應負責擬具方案，提交聯合國會員國，以

建立軍備管制制度。

第二十七條

- 一、安全理事會每一理事國應有一個投票權，
- 二、安全理事會關於程序事項之決議，應以七理事國之可決票表決之。
- 三、安全理事會對於其他一切事項之決議，應以七理事國之可決票，包括全體常任理事會之同意票表決之。但對於第六章第三十二條第三項內各事項之決議，爭論當事國不得投票。

第二十八條

- 一、安全理事會之組織應使其能繼續不斷行使職務為要件，為此目的安全理事會之各理事國應有常駐本組織會所之代表。

- 二、安全理事會應舉行定期會議，每一理事國認為合宜時得派政府大員或其他特別擬定之代表出席。

- 三、在本組織會所以外，安全理事會得在認為最能便利其工作之其他地點舉行會談。

第二十九條 安全理事會得設立其認為於行使職務所必需之輔助機關。

第三十條 安全理事會應自行制定其議事規則，包括其推選主席之方法。

第三十一條 在安全理事會提出之任何問題，經其認為對於非安全理事會理事國之聯合國任何會員國之利益有特別關係時，該會員國得參加討論，但無投票權。

第三十二條 聯合國會員國而非為安全理事會之理事國，或非聯合國會員國之國家，如於安全理事會考慮中之爭端為當事國者，應被邀參加關於該項爭端之討論，但無投票權，安全理事會應規定其所認為公平之條件，以便非聯合國會員國之國家參加。

第六章 爭端之和平解決

第三十三條

一、任何爭端之當事國，於爭端之繼續存在足以危及國際和平與安全之維持時，應儘先以談判，調查，調停，和解，公斷，司法解決。區域機關或區域辦法之利用，或各該國自行選擇之其他和平方法，求得解決。

二、安全理事會認為必要時，應促請各當事國以此項方法解決其爭端。

第三十四條 安全理事會得調查任何爭端，或可能引起國際摩擦或惹起爭端之任何情勢，以斷定該項爭端或情勢之繼續存在是否足以危及國際和平與安全之維持。

第三十五條

一、聯合國任何會員國得將屬於第三十四條所指定之性質之任何爭端或情勢，提請安全理事會或大會注意。

二、非聯合國會員國之國家如為任何爭端之當事國時，經預先聲明，就該爭端而言，接受本憲章以規定和平解決之義務後，得將該項爭端提請大會或安全理事會注意。

三、大會關於按照本條所提請注意事項之進行步驟，應遵守第十一條及第十二條之規定。

第三十六條

一、屬於第三十三條所指之性質之爭端或相似之情勢，安全理事會在任何階段，得建議適當程序或調整方法。

二、安全理事會對於當事國為解決爭端業經採取之任何程序，應予以考慮。

三、安全理事會按照本條作成建議時，同時理應注意凡具有法律性質之爭端，在原則上，理應由當事國依國際法院規約之規定提交國際法院。

第三十七條

一、屬於第三十三條所指之性質之爭端，當事國如未能依該條所示方法解決時，應將該項爭端提交安全理事會。

二、安全理事會如認為該項爭端之繼續存在，在事實上足以危及國際和平與安全之維持時，應決定是否當依第三十六條採取行動或建議其所認為適當之解決案件。

第三十八條 安全理事會如經所有爭端當事國之請求，得向各當事國作成建議，以求爭端之和平解決，但以防礙第三十三條至第三十七條之規定為限。

第七章 對於和平之威脅和之破壞及侵略行為之應付方法

第三十九條 安全理事會應斷定任何和平之威脅，和平之破壞，或侵略行為之是否存在，並應作成建議，或抉擇依第四十一條及第四十二條規定之辦法，以維持或恢復國際和平及安全。

第四十條 為防止情勢之惡化，安事理事會在依第三十九條規定作成建議或決定辦法以前，得促請關係當事國遵行安全理事會所認為必要或合宜之臨時辦法，此項臨時辦法並不妨礙關係當事國之權利，要求或立場。安全理事會對於不遵行此項臨時辦法之情形，應予適當注意。

第四十一條 安全理事會得決定所應採武力以外之辦法，以實施其決議，並得促請聯合國會員國執行此項辦法。此項辦法得包括經濟關係，鐵道，海運，航空，郵，電，無線電及其他交通工具之局部或全部停止，以及外交關係之斷絕。

第四十二條 安全理事會如認爲第四十一條所規定之辦法爲不足或已經證明爲不足時，得採取必要之空海陸軍行動，以維持或恢復國際和平及安全，此項行動得包括聯合國會員國之空海陸軍示威，封鎖及其他軍事舉動。

第四十三條

一、聯合國各會員國爲求對於維持國際和平及安全有所貢獻起見，擔任於安全理事會發令時，並依特別協定，供給爲維持國際和平及安全所必需之軍隊協助及便利，包括過境權。

二、此項特別協定應規定軍隊之數目及種類，其準備程度及一般駐紮地點，以及所供便利及協助之性質。

三、此項特別協定應以安全理事會之主動，儘速議訂。此項協定應用安全理事會與會員國或由安全理事會與若干會員國之集團締結之，並由簽字國各依其憲法程序批准之。

第四十四條 安全理事會決定使用武力時，於要求安全理事會會員國依第四十三條供給軍隊以履行其義務之前，如經該會員國請求應請其遣派代表，參加安全理事會關於使用其軍事部隊之決議。

第四十五條 爲使聯合國能採取緊急軍事辦法起見，會員國應將其本國空軍部隊共同執行行動隨時供給調遣。此項部隊之實力與準備之程度，及其共同行動之計劃，應由安全理事會以軍事參謀團之協助，在第四十三條所指之特別協定範圍內決定之。

第四十六條 武力使用之計劃，由安全理事會以軍事參謀團之協助決定之。

第四十七條

一、茲設立軍事參謀團，以便對於安全理事會維持國際和平及安全之軍事需要問題，對於受該會所支配軍隊之使用及統率問題，對於軍備之管制及可能之軍縮問題，向該會貢獻意見並予以

協助。

二、軍事參謀團應由安全理事會各常任理事國之參謀總長或其代表組織之聯合國任何會員國在該團未有常任代表者，如於該團責任之履行在效率上必需該團參加其工作時，應由該團邀請參加。

三、軍事參謀團在安全理事會權力之下，對於受該會所支配之任何軍隊，負戰略上之指揮責任，關於該項軍隊之統率問題，應待以後處理。

四、軍事參謀團，經安全理事會之授權，並與區域內有關機關商議後，得設立區域分團。

第四十八條

一、執行安全理事會為維持國際和平及安全之決議所必要之行動，應由聯合國全體會員國或由若干會員擔任之，一依安全理事會之決定。

二、此項決議應由聯合國會員國以其直接行動及經其加入為會員之有關國際機關之行動履行之。

第四十九條 聯合國會員應通力合作，彼此協助，以執行安全理事會所決定之辦法。

第五十條 安全理事會對於任何國家採取防止或執行辦法時，其他國家，不論其是否為聯合國會員國，遇有因此項辦法之執行而引起之特殊經濟問題者，應有權與安全理事會商解決此項問題。

第五十一條 聯合國任何會員受武力攻擊時，在安全理事會採取必要辦法，以維持國際和平及安全以前，本憲章不得認為禁止行使單獨或集體自衛之自然權利，會員國因行使此項自衛權而採取之辦法，應立向安全理事會報告，此項辦法於任何方面不得影響該會按照本憲章隨時採取其認為必要行動之權責，以維持或恢復國際和平或安全。

第八章 區域辦法

第五十二條

一、本憲章不認爲排除區域辦法或區域關係，用以應付關於維持國際和平或安全而宜於區域行動之事件者；但以此項辦法或機關及其工作與聯合之宗旨及原則符合爲限。

二、締結此項辦法或設立此項機關之聯合國會員國，將地方爭端提交安全理事會以前，應依該項區域辦法，或由該項區域機關，力求和平解決。

三、安全理事會對於依區域辦法或由區域機關而求地方爭端之和平解決，不論其係由關係國主動，或由安全理事會提交者，應鼓勵其發展。

四、本條絕不妨礙第三十四條及第三十五條之適用。

第五十三條

一、安全理事會對於職權內之執行動，在適當情形下，應利用此項區域辦法或區域機關，如無安全理事會之授權，不得依區域辦法或由區域機關採取任何執行動；但關於依第一百零七條之規定對付本條第二項所指定之任何敵國之步驟，或在區域辦法內所取防備此等國家再施其侵略政策之步驟，截至本組織經各關係政府之請求，對於此等國家之再次侵略，能担负防止責任時爲止，不在此限。

二、本條第一項所稱敵國係指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爲本憲章任何簽字國之敵國而言。

第五十四條 關於維持國際和平及安全起見，依區域辦法或由區域機關所已採取或正在考慮之行動，不論何時應向安全理事會充分報告之。

第九章 國際經濟及社會合作

第五十五條 爲造成國際間以尊重人民平等權利及自決原則爲根據之和平友好關係所必要之安定及福利條件起見，聯合國應促進：（一）較高之生活程度，全民就業，及經濟與社會進展。（二）國際間經濟，社會，衛生及有關問題之解決；國際間文化及教育合作。（三）全體人類之人權及基本自由之普遍遵守與尊重，不分種族，性別，語言或宗教。

第五十六條 各會員國坦允採取共同及個別行動與本組織合作，以達成第五十五條所載之宗旨。

第五十七條

一、由各國政府間協定所成立之各種專門機關，依其組織之約章之規定，於經濟，社會，文化，教育，衛生，及其他有關部門負有廣大國際責任者，應依第六十三條之規定使與聯合國發生關係。

二、上述與聯合國發生關係之各專門機關，以下簡稱專門機關。

第五十八條 本組織應於適當情形，發動各關係國間之談判，以創設爲達成第五十五條規定宗旨所必要之新專門機關。

第六十條 履行本章所載本組織務之責任，屬於大會及大會權力下之經濟暨社會理事會。爲此目的，該理事會應有第十章所載之權力。

第十章 經濟暨社會理事會

第六十一條

一、經濟暨社會理事會由大會選舉聯合國十八會員國組織之。

二、除第三項所規定外，經濟暨社會理事會每年選舉理事六國，任期三三年，任滿之理事國得即行連選。

三、第一次選舉時，經濟暨社會理事會應選理事十八國，其中六國任期一年，另六國任期二年，一依大會所定辦法。

四、經濟暨社會理事會之每一理事國應有代表一人。

第六十二條

一、經濟暨社會理事會得作成發動關於國際經濟社會，文化，教育，衛生及及他有關事項之研究及報告，並得向大會，聯合國會員國，及關係專門機關，提出關於此種事項之建議案。

二、本理事會為增進全體人類之人權及基本自由之尊重及維護起見，得作成建議案。

三、本理事會得擬具關於其職權範圍以內事項之協約草案，提交大會。

四、本理事會得依聯合國之規則召集本理事會職務範圍以內事項之國際會議。

第六十三條

一、經濟暨社會理事會得與第五十七條所指定之任何專門機關訂立協定，訂明關係專門機關與聯合國發生關係之條件，該項協定須經大會之核准。

二、本理事會，為調整各種專門機關之工作，得與此種機關會商並得向其提出提議，並得向大會及聯合國會員國建議。

第六十四條

一、經濟暨社會理事會得取適當步驟，以取得專門機關之經常報告。本理事會得與聯合國會員國

及專門機關，商定辦法俾就實施本理事會之建議及大會對於本理事會職權範圍內事項之建議所採之步驟，取得報告。

二、本理事會得對於此項報告之意見提送大會。

第六十五條 經濟暨社會理事會向安全理事會供給情報，並因安全理事會之邀請，予以協助。

第六十六條

一、經濟暨社會理事會應履行其職權範圍內關於執行大會建議之職務。

二、經大會之許可，本理事會得應聯合國會員國或專門機關之請求，供其服務。

三、本理事會應履行本憲章他章所特定之其他職務，以及大會所授予之職務。

第六十七條

一、經濟暨社會理事會每一理事國應有一個投票權。

二、本理事會之決議，應以到會及投票之理事國過半數表決之。

第六十八條 經濟暨社會理事會應設立經濟與社會部門及以提倡人權爲目的之各種委員會，並得設立於行使職務所必需之其他委員會。

第六十九條 經濟暨社會理事會應請聯合國會員國參加討論本理事會對於該國有特別關係上之任何事件，但無投票權。

第七十條 經濟暨社會理事會得商定辦法使專門機關之代表無投票而參加本理事會及本理事會所設各委員會之討論，或使本理事會之代表參加此項專門機關之討論。

第七十一條 經濟暨社會理事會得採取適當辦法，俾與各種非政府組織會商有關於本理事會職權範圍內之事件。此項辦法得與國際組織商定之，並於適當情形下，經與關係聯合國會員國會商後，得

與該國內組織商定之。

第七十二條

一、經濟暨社會理事會應自行制定其議事規則，包括其推選主席之方法。

二、經濟暨社會理事會應依其規則舉行必要之會議。此項規則應包括因理事國過半數之請求而召集會議之條款。

第十一章 關於非自治領土之宣言

第七十三條 聯合國各會員國，於其所負有或擔承管理責任之領土，其人民尙未臻自治之充分程度者，承認以領土居民之福利爲至上之原則，並接受在本憲章所建立之和平及安全制度下，以充量增進領土居民福利之義務爲「神聖之信託」，且爲此目的。

(子) 於充分尊重關係人民之文化下，保證其政治，經濟，社會，及教育之進展，予以公平待遇，且保障其不受虐待。

(丑) 按各領土及其人民特殊之環境，及其進化之階級，發展自治，對各該人民之政治願望，予以適當之注意，並助其自由政治制度之逐漸發展。

(寅) 促進國際和平及安全。

(卯) 提倡建設計劃，以求進步、獎勵研究，各國彼此合作，並於適當之時間及場合與專門國際團體合作，以求本條所載社會，經濟，及科學目的之實現。

(辰) 在不違背安全及憲法之限制下，按時將關於各會員國分別負責管理領土內之經濟，社會，及教育情形之統計及具有專門性質之情報，遞送秘書長，以供參考本憲章第十二章及第十三

章所規定之領土，不在此限。

第七十四條 聯合國各會員國共同承諾對於本章規定之領土，一如對於本國區域，其政策必須以善鄰之道爲圭臬，並於社會，經濟，及商業上，對世界各國之利益及幸福，予以充分之注意。

第十二章 國際託管制度

第七十五條 聯合國在其權力下，應設立國際託管制度，以管理並監督憑此後個別協定而置於該制度之領土。此項領土以下簡稱託管領土。

第七十六條 按據本憲章第一條所載聯合國之宗旨，託管制度之基本目的應爲：

(子) 促進國際和平及安全。

(丑) 增進託管領土居民之政治，經濟，社會，及教育之進展；並以適合各領土及其人民之特殊情形及關係人民自由表示之願望爲原則，且按照各託管協定之條款，增進其趨向自治或獨立之逐漸發展。

(寅) 不分種族，性別，語言，或宗教，提倡全體人類之人權及基本自由之尊重，並激發世界人民互相維繫之意識。

(卯) 於社會，經濟，及商業事件上，保證聯合國全體會員國及其國民之平等待遇，及各該國民於司法裁判上之平等待遇，但不妨礙上述目的之達成，且不違背第八十條之規定爲限。

第七十七條

一，託管制度適用於依託管協定所置於該制度下之下列各種類之領土：

(子) 現在委任統治下之領土。

(丑)因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果或將自敵國割離之領土。

(寅)負管理責任之國家自願置於該制度下之領土。

二，關於上列種類中之何種領土將置於託管制度之下，及其條件，爲此後協定所當規定之事項。

第七十八條 凡領土已成爲聯合國之會員國者，不適用託管制度，聯合國會員國間之關係，應基於尊重主權平等之原則。

第七十九條 置於託管制度下之每一領土之託管條款，及其更改或修正，應由直接關係各國，包括聯合國之會員國而爲委任統治地之受託國者，予以議定，其核准應依第八十三條及第八十五條之規定。

第八十條

一，除依第七十七條，第七十九條及第八十一條所訂置各領土於託管制度下之個別託管協定另有議定外，並在該項協定未經締結以前，本章任何規定絕對不得解釋爲任何方式變更任何國家或人民之權利，或聯合國會員國個別簽訂之現有國際約章之條款。

二，本條第一項不得解釋爲對於依第七十七條之規定而訂置委任統治地或其他領土於託管制度下之協定，授以延展商訂之理由。

第八十一條 凡託管協定均應載有管理領土之條款，並指定管理託管領土之當局，該項當局以下簡稱管理當局，得爲一個或數個國家，或爲聯合國本身。

第八十二條 於任何託管協定內，得指定一個或數個戰略防區，包括該項協定下之託管領土之一部或全部，但該項協定並不妨礙依第四十三條而訂立之任何特別協定。

第八十三條

一、聯合國關於戰略防區之各項職務，包括此項託管協定條款之核准，及其更改或修正，應由安全理事會行使之。

二、第七十六條所規定之基本目的，適用於每一戰略防區之人民。

三、安全理事會以不違背託管協定之規定且不妨礙安全之考慮為限，應利用託管理事會之協助，以履行聯合國託管制度下關於戰略防區內之政治，經濟，社會，及教育事件之職務。

第八十四條 管理當局有保證託管領土對於維持國際和平及安全盡其本分之義務。該當局為此目的得利用託管領土之志願軍，便利，及協助，以履行該當局對於安全理事會所負關於此點之義務，並以實行地方自衛，且在託管領土內維持法律與秩序。

第八十五條

一、聯合國關於一切非戰略防區託管協定之職務，包括此項託管協定條款之核准及其更改或修正，應由大會行使之。

二、託管理事會於大會權力下應協助大會履行上述之職務。

第十三章 託管理事會

第八十六條

一、託管理事會應由下列聯合國會員國組織之：

(子) 管理託管領土之會員國家。

(丑) 第二十三條所列名之國家照規非管理託管領土者。

(寅) 大會選舉必要數額之非會員國，任期三年，俾使託管理事會理事之總數，於聯合國

會員國中之管理領土者及不管理者之間，得以平均分配。

二、託管理事會之每一理事國家派一特別合格之人員，以代表之。

第八十七條 大會及其權力下之託管理事會履行職務時得：

(子) 審查管理當局所送之報告。

(丑) 會同管理當局接受並審查請願書。

(寅) 與管理當局商定時間，按期視察各託管領土。

(卯) 依託管協定之條款，採取上述其他行動。

第八十八條 託管理事會應擬定關於各託管領土居民之政治，經濟，社會及教育進展之問題單，就大會職權範圍內，各託管領土之管理當局應根據該項問題單向大會提出常年報告。

第八十九條

一、託管理事會之每一理事國應有一個投票權。

二、託管理事會之決議應以到會及投票之理事國過半數表決之。

第九十條

一、託管理事會應自行制定其議事規則，包括其推選主席之方法。

二、託管理事會應依其所定規則舉行必要之會議。此項規則應包括關於經該會理事國過半數之請求而召集會議之規定。

第九十一條 託管理事會於適當時，應利用經濟暨社會理事會之協助，並對於各關係事項，利用專門機關之協助。

第十四章 國際法院

第九十二條 國際法院爲聯合國之主要司法機關，應依所附規約執行其職務。該項規約係以國際常設法院之規約爲根據，並爲本憲章之構成部分。

第九十三條

一、聯合國各會員國爲國際法院規約之當然當事國。

二、非聯合國會員國之國家得爲國際法院規約當事國之條件，應由大會經安全理事會之建議就各別情形決定之。

第九十四條

一、聯合國每一會員國爲任何案件之當事國者，承諾遵行國際法院之判決。

二、遇有一造不履行依法院判決應負之義務時，他造得向安全理事會申述。安全理事會如認爲必要時，得作建議或決定應採辦法，以執行判決。

第九十五條 本憲章不得認爲禁止聯合國會員國依據現有或以後締結之協定，將其爭端託付其他法院解決。

第九十六條

一、大會或安全理事會對於任何法律問題得請國際法院發表諮詢意見。

第十五章 秘書處

第九十七條 秘書處置秘書長一人及本組織所需之辦事人員若干人。秘書長應由大會經安全理事會之

推薦委派之。祕書長爲本組織之行政首長。

第九十八條 祕書長在大會，安全理事會，經濟暨社會理事會及託管理事會之一切會議，應以祕書長資格行使職務，並應執行各該機關所託付之其他職務。祕書長應向大會提送關於本組織工作之常年報告。

第九十九條 祕書長得將其所認爲可能威脅國際和平及安全之任何事件，提請安全理事會注意。

第一百條

一、祕書長及辦事人員於執行職務時，不得請求或接受本組織以外任何政府或其他當局之訓示，並應避免足以妨礙其國際官員地位之行動。祕書長及辦事人員專對本組織負責。

二、聯合國各會員國承諾尊重祕書長及辦事人員責任之專屬國際性，決不設法影響其責任之履行。

第一百零一條

一、辦事人員由祕書長依大會所定章程委派之。

二、適當之辦事人員應長期分配於經濟暨社會理事會，託管理事會，並於必要時，分配於聯合國其他之機關。此項辦事人員組成祕書處之一部。

三、辦事人員之備用及其服務條件之決定，應以求達效率，才幹，及忠誠之最高標準爲首要考慮。徵聘辦事人員事，於可能範圍內，應充分注意地域上之普及。

第十六章 雜項條款

第一百零二條

一、本憲章發生效力後，聯合國任何會員國所締結之一切條約及國際協定應儘速在祕書處登記。
二、當事國對於未經依本條第一項規定登記之條約或國際協定，不得向聯合國任何機關援引之。
第一百零三條 聯合國會員國在本憲章下之義務與其任何其他國際協定所負之義務有衝突時，其在本憲章下之義務應居優先。

第一百零四 本組織於每一會員國之領土內，應享受於執行其職務及達成其宗旨所必需之法律行為能力。

第一百零五條

一、本組織於每一會員國之領土內，應享受於達成其宗旨所必需之特權及豁免。

二、聯合國會員國之代表及本組織之職員，亦應同樣享受於其獨力行使關於本組織之職務所必需之特權及豁免。

三、爲明定本條第一項及第二項之施行細則起見，大會得作成建議，或爲此目的向聯合國會員國提議協約。

第十七章 過渡安全辦法

第一百零六條 在第四十三條所稱之特別協定尙未生效，因而安全理事會認爲尙不得開始履行第四十

二條所規定之責任前，一九四三年十月三十日在莫斯科簽訂四國宣言之當事國及法蘭西應依該宣言第五項之規定，互相洽商，並於必要時，與聯合國其他會員國洽商，以代表本組織採取爲持維國際和平及安全宗旨所必要之聯合國行動。

第一百零七條 本憲章並不取消或禁止負行動責任之政府對於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本憲章任何簽字國

之敵國，因該次戰爭而採取或受權執行之行動。

第十八章 修正

第一百零八條 本憲章之修正案經大會會員國三分之二表決並由聯合國會員國之三分之二包括安全理事會全體常任理事國，各依其憲法程序批准後，對於聯合國所有會員國發生效力。

第一百零九條

一、聯合國會員國，爲檢討本憲章得以大會會員二分之一表決，經安全理事會任何七理事國之表決，確定日期及地點，舉行全體會議，聯合國每一會員國在全體會議中應有一個投票權。

二、全體會議以三分之二表決所建議對於憲章之任何更改，應經聯合國會員國三分之二，包括安全理事會全體常任理事國，各依其憲法程序批准後，發生效力。

三、如於本憲章生效後大會第十屆年會前，此項全體會議尙未舉行時，應將召集全體會議之提議列入大會該屆年會之議事日程，如得大會會員國過半數及安全理事會任何七理事國之表決，此項會議應即舉行。

第十九章 批准及簽字

第一百一十條

一、本憲章應由簽字國各依其憲法程序批准之。

二、批准應交存美利堅合眾國政府，該政府應於每一批准書交存時通知各簽字國，如本組織秘書長業經委派時並應通知秘書長。

三、一俟美利堅合衆國政府通知已有中華民國，法蘭西，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大不列顛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與美利堅合衆國，以及其他簽字國之過半數將批准書交存時，本憲章即發生效力，美利堅合衆國政府應擬就此項交存批准之議定書並將副本分送所有簽字國。

四、本憲章簽字國於憲章發生效力後批准者，應自其各將批准書交存之日起爲聯合國之創始會員國。

第一百一十一條 本憲章應留存美利堅合衆國政府之檔庫，其中，法，俄，英及西文各本同一作準。該國政府將正式副本分送其他簽字國政府。

爲此聯合國各會員國政府之代表謹簽字於本憲章，以昭信守。

一千九百四十五年六月二十六日簽訂於舊金山

